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分

丙午 月第二年第 册

京話日報

655-682

本館開設北京前
門外五道廟路西

東京新聞



東京日報

華商
京話日報

電話南分局
號三十七百

本報價目
零售每張銀元一
每月銀元三十枚
每月報費訂工三百文
正月後本報送
同裝訂不收費

一月費銀四毛
七月費銀二元五角
一月費銀四毛

代派處 成

本報今日添送附張不加分文
大清郵政司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興泰永
涼席雨傘發莊自運金剛鑽貨真價實
格外從廉開設打磨廠觀音閣前路南
便是
與泰永主人白

雙眼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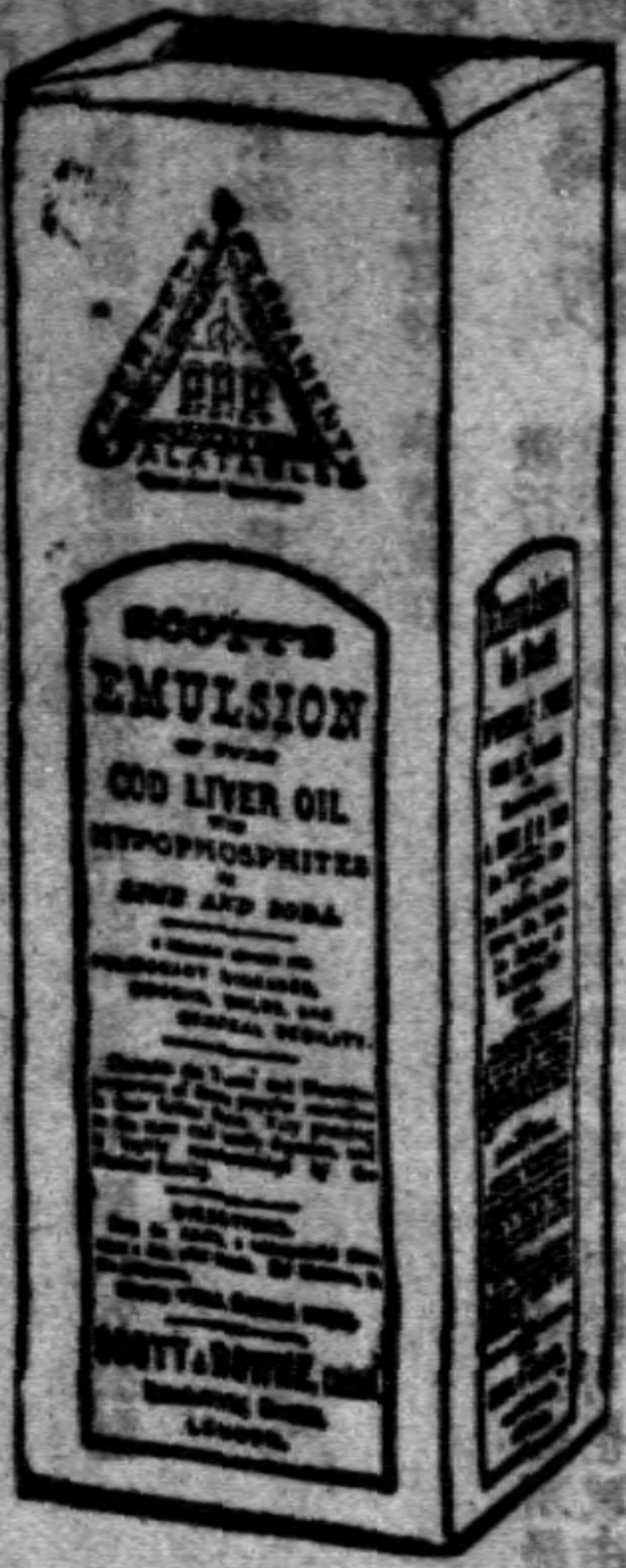
日本大醫院北
田口參天堂
本日定價小瓶十錢中瓶十錢世

本堂監製大學醫學博士大日本帝國醫科大學堂所屬醫院
方虔心修合專治時行日疾 火熱眼症 膠黏腫痛 白翳
盲盲 赤筋肉 乏養維開 羞明畏光 迎風流淚 藥物
不明等症 無論老弱男女 所有一切眼症 均點用此藥水
效驗靈妙 迥與別家所製不同 真不易得之妙藥也

雙眼藥裡頭也有這麼個
很靈的很好的啊

經售處
北京前門外信昌洋行
北京琉璃廠中街西大藥房
北京大柵欄內中街西大藥房

英商
病者宜知



茂生洋行批發

天津

司各脫乳白魚肝油 乃病者無上
之食品也
能治咳嗽傷風及胸膈肺腫
有病者 司各脫魚肝油 而購別號之
不服食 司各脫魚肝油 魚肝油則其奏效
魚油 之藥力比 十
購魚肝油者宜購真司各脫之魚肝油今日服
之而健康亦從今日始矣





京新日報

華商
京話日報

電話南分局
號三十七百

零售每張銀元一收
每月銀元三十枚
每月報費訂工三百文
正月後本報送
同裝訂不收費

贈日曆每月五卷一
七日曆每月四卷四
一月書成書四毛

代派提成

本報今日添送附張不加分文
大清郵政司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興泰永
京需雨傘發莊自運金剛鑽貨真價實
格外從廉開設打磨廠觀音閣前路南
便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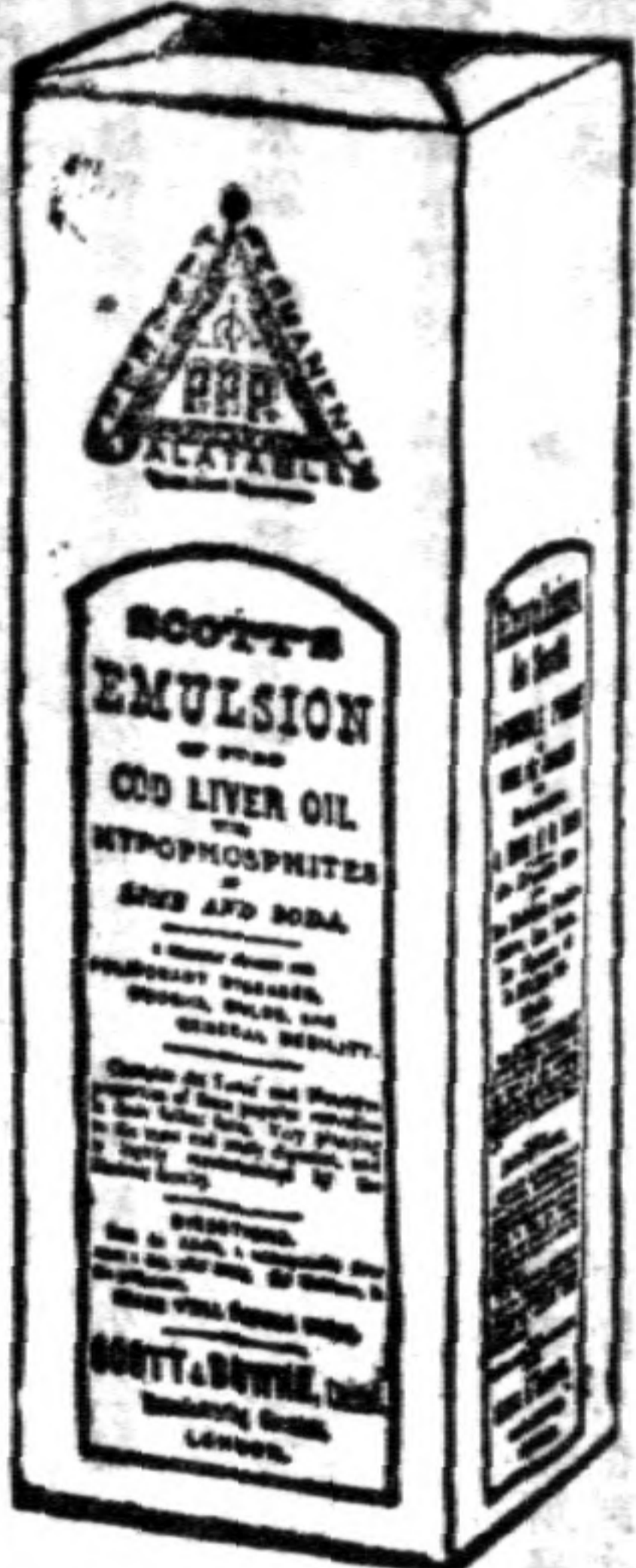


日本大坂北濱
田口參天堂
本日定價小瓶十錢中瓶廿錢

本堂醫製大學和藥總辦大日本帝國醫科大學堂所屬醫院
方虛心修合 專治時行日疾 火熱眼症 眵黏腫痛 白翳
盲盲 赤筋翳肉 乏疲難開 羞明畏光 迎風流淚 霧物
不明等症 無論老弱男女 所有一切眼症 均點用此藥水
効驗靈妙 迥與別家所製不同 真不易得之妙藥也

經售處
北京前門外信昌洋行
北京琉璃廠中西大藥房
北京大柵欄內中西大藥房

英國藥
病者宜知



茂生洋行批發

天津

司各脫乳白魚肝油 乃病者無上
之食品也
能治咳嗽傷風及胸膈肺腫
有病者 司各脫魚肝油 而購別號之
魚油 諸別號者 十
購魚肝油者宜購真司各脫之魚肝油今日服
之而健康亦從今日始矣



纔到的新貨

寧波布

敝行新到各色新式花樣外國寧波布零票批發格外公道

美術畫

水彩 墨紙 油畫 扇頭

電氣帶

孝子宜知 病者宜知

新式速寫版

敝行特於各種寫版取長捨短組織成此最新最完全之速寫版貴官商如與甲版者請至敝行面談可也或由郵信示知敝行即差人接至面試亦可

北京崇文門大街

日華洋行 電話總局三十九號

金剛石牙粉



此粉為牙中最高益於衛生之牙世界各國無不稱許所以於博覽會皆領有優等賞牌行於去秋販來貴地即蒙士商讚賞等相購買現在愈銷愈廣如有未嘗試用者請至敝行先贈一小包試用可也今特將各樣圖載佈知

玻璃盒 洋鐵盒 木盒 紙袋

裝潢精雅傑然可觀 價二角
自帶元鏡無須另覓 價一角
失手落地決不相傷 價七分
牙粉加多選異他項 價三分

本舖

日本東京日本橋馬場町平尾贊平
大坂南久賣寺町分此平尾贊平

謹白

北京丹鳳公司 精製上等火柴

本公司特推行實業創
造火柴丁精實根數
極滿業經中貨特將批
發各處錄左
京內批發處
一在前門大街泰昌洋
貨店 一在前門大街
同元公洋貨店 一在
東珠市口合生洋貨
店 一在馬市大街
元記洋貨店 一在東
四牌樓德義洋貨店
一在西四牌樓德和成
洋貨店
京外批發處
一在通州西大街中和
齋舖表店 嗣後外埠
欲經理者請到本公司
面議 北京崇文門外

雲龍紙煙

啓者三井洋行專售
日本政府精造各種
紙烟揀選上等材料
俾人吸食決無傷身
之虞真衛生之佳品
也仕商賜顧請至
煤市街榮豐恒面商
不悞主顧 (T.S.S.)
天津昌記號謹啓

天津昌記號謹啓

永年人壽保險公司

本公司經理人體伯
向在中國各省承辦
保人壽險等事信義
昭著遐邇知名今在
北京長安街路北設
立分公司 貴官紳
商如欲保壽險即請
移步敝分行詳閱章
程可也

演說

◎ 在理人借報演說 ◎

京外石約成稿 字金甫

前幾天見京話日報上 屢次說在理的事情 足見人家苦口良言 一片熱心 提倡宗教 不遺餘力了 如今我不揣淺陋 把本會的宗旨 演說演說 請諸位爺台聽一聽 (一在理就稱爺 也是在理的習氣 也是勉勵人的好法子) 諸位心照 在下是個糊塗在理的 道理道規 一槩不知道 只因四十年前 受了鴉片煙的流毒 幾乎作了花子國的人物 當年手中有幾個糟錢 無理取鬧 拿鴉片煙作樂 每天總得幾錢黑土煙膏 好借着顯白顯白自己的闊 噯呀 可怕呀 好厲害的鴉片煙呀 沒幾年的工夫 把我弄了箇足槍大癮 簡直的就要支持不住 當會折押 無論怎樣 變著法兒也得過癮 (這裏頭什麼主意 都能擠對出來 殺句真個的罷 不喫飯都成 不抽煙可受不了) 一來二去 越弄越窮 越窮越提不起串兒來 可就貧無了推之地了 這還不算 一身骨瘦如柴 無病常似有病 十天半月 未必出一回恭 煙毒燒腔 竟想吃涼的 人家是鮮桃鮮菓 自己可開塊冰兒含着 再加上懶得梳洗 小辮兒起樓子 短頭髮倒有二指多長 臉上的油泥 至少也有五分厚 高興拿鏡子一照 自己都得吓一跳 三分像人 七分像鬼 蓋上蒙臉紙兒 簡直就得哭啦 比較起南非洲的華工來 稱得起是一般無二 從此父母見了就罵 妻子看見也不答理 親戚朋友一照面就躲 (怕借錢) 一進烟館門兒 先問有錢沒有 自己還逞著說呢 有 人家說 拿來 說你先給我挑上罷 人家說 不行 再往下對付 人家連眼也不抬了 咳 你有千著變化 他有一定之規 反正是兩個字 不除 沒了法子 揉揉眼淚 擦擦鼻涕 再上別處碰去吧 到了別的烟館 還是照方兒喫炒肉 倆字 不除 這可真應了一句俗語 叫作一文錢逼倒英雄漢 唉 回想有錢的時候 是怎麼樣樣子 而今竟到了這步田地 鴉片呀鴉片 你把我害苦了 我也把你恨透了 因而狠了狠心 (要斷洋烟非狠心不可) 拿定主意 這纔去存理 於是托親賴友 (早先在理 非有妥實保人不行 不圖現在這們容易 給當家的倆錢兒

就可以稱罷)你賤吧 藥壺兒 藥碟兒 都架弄起來了 到那兒一坐 先擺上這兩樣門面 同座要有抽旱烟的 他可憐透啦 其實全是習氣 你要問他真理呀 三個字 不知道 在理沒幾天 他又叭啦了 立刻就遭踏在理的 這類人目下很多 (當家的們也該整頓整頓才好) 到天津在了理 回家養烟 難受萬分 七日夜不能合眼 親友們都替我不好受 就有勸我再抽的 (開塗) 我抱定宗旨 死了也不再上當啦 過了些日子 居然復了元兒了 漫漫的也喫的多了 身體也發達了 父母也不罵了 妻子也看的起了 親戚朋友也不躲我了 連在兜不賒給烟的烟館 都作情我了 連我自己 也覺悟周正的多了 哈哈 不但這個 以先所拋的產業 不知不覺的 也都回來了 列位請看 在理的到了這箇地步 稱得起是順序了罷 在里求的是順序 所以一切事情 就沒有不順序的 推其故 也不是由於捧齋 也不是由於下恭 實在是 由於戒烟 戒烟以後 身體壯健 有振作的精神 無論幹甚麼事 都能耐勞苦 所以才日見起色 要是一定給攪雜上點子迷信 那可就失了在理的本義了 還是我糊塗在理人說的話 不知列位以為怎麼樣

變新舊

宣城縣不收國民捐○中外日報說 安徽宣城縣 有位廩生 叫作萬羣傑 家裏很有錢 人也挺明白 聽說國民捐 知道是件要緊的事 拿出五千塊銀元 送到本縣 請給匯到省城 這不是件好事嗎 縣裏大老爺 大不以爲然 告訴萬廩生說 你是一個小民 捐了這們些個款項 我是一箇知縣 又當怎麼樣 我沒有力量 不能夠跟着你學 不管理你的事 廩生拿准了主意 一定要報捐 轉着灣子 寫信給平江學務處 沈道台聞知 寄電給宣城縣知縣 嚴嚴的申訪了一頓 縣官不懂得時勢艱難 攔着國民盡義務 實在糊塗 沈道臺要面稟周制台 加給萬知縣的處分

正太路工情形○正太鐵路開車 現時已到娘子關 襄陽界內 地還沒買完 工程司各段長 都是外國人 每月的糜費很重 伺候洋人的細崽 合各處工匠 全倚仗洋人勢力 胡作非爲 欺侮同種 上月平定州地面 有某段工人 霸佔某村兩個民女 種種野蠻舉動 萬分可恨 鐵路運材料的車 按村攤催 嘴說 是照數發價 等判給錢的時候 任意剋扣 逞凶鬧事 一言難盡 鄉下人被逼急了 偶然有控告的 委

主治婦人胎前產後諸症 調赤白帶下 蓋小兒之藥天下繁多 此膏中玉聖之 專治風寒 專治小兒 專治...

趕緊整頓 也是山西省的大幸福

俄人明撓開礦○黑龍江程將軍 因本省礦產最厚 現在金牛山 朝陽山 馬鞍山 懷驢洞 共計四處煤礦

派佐領德純為總辦 帶着人去開採 忽有俄人出頭干預 不准動工 電達外務部 請跟俄公使理論

俄員考查軍政○俄國武員 考察我國軍政 赴山東湖北等處遊歷 由外部電知各督撫 以便隨時保護

林公使有日來京 新任駐京日公使林權助君 聽說西六月二十二號 由東京起身 路過韓國 並奉天各埠

順便遊歷 然後來京接任 大約西七月初十日前後 准可以到京

哈爾濱要出機關報○俄人在哈爾濱地方 決計開設華字機關報 以為籠絡人心的打算 現時把機器鉛字等物 全都辦齊 並由北京聘請通人主筆

本 京 新 聞

旗下衙門也有了一線光明○正營旗漢軍 現任的三位堂官 全都是熱心人 辦理旗務 盡心盡力 近因改

練氣鎗 兵丁不很熟習 自己捐廉 置買鎗支 由警官理頭 請了兩位熱心人 來當教習 旗下衙門

有這樣文明舉動 實在是少見 警官喜歡的了不得 不收薪水 都願意來盡義務 除了教練氣鎗 還要

教教時操 三位堂官 又因旗下兵丁 多半無學問 仿照識字義塾的辦法 特派旗員 教給各兵識字

並預備各種報紙 天天對他們演講 無論甚麼事 只要在上的一提倡 沒有不容易辦的 三位堂官 既

然如此熱心 我們要奉勸一句話 旗下的弊病太多 也得想法子治理治理 果真辦好 其餘二十三圍山

有了榜樣 自然也就要整頓 旗務一清楚 國家可就有了轉機啦

可惜市場)東安市場 一天比一天蕭條 舖戶都不能支持 紛紛要關閉 市場所修的房屋 現在還沒有完

工 打算停止 又有許多碍難處 接著往下修 未必再有人租 經理人進退兩難 實在不得箇主意 初

開辦的時候 有多們熱鬧 大小買賣 爭著往裡搬 被拆棚攤 得了這等好地方 沒有不知足的 俗語

有句話 樂極生悲 轉眼的工夫 冷靜到這般光景 各項舖戶 誰也不賣錢 面面相覷 彼此對着發

愁 建立市場 本是轉貼尚情 各街修馬路 各街都要立市場 若照這宗辦法 簡直的不如不辦

俄蒙同遊○前次有蒙古人二名 帶領兩名俄國人 在猪家胡同遊逛 走到金玉茶室門口 剛要進門 看門人見有外國人 把門關上 俄蒙人一齊大鬧 把燈打破 巡捕過來彈壓 俄人趕快逃跑 蒙人被拿到局問明 罰了錢陪買玻璃 逃跑的俄人 也被巡局拿住 寫了名子 纔把他放走

洋學生大鬧卜蓬萊○昨天下午 卜蓬萊烟樓 來了一羣洋學生(德華學堂的學生 宗旨在所 不在華文 可以叫洋學生)吸完了大烟 瞋著不賒帳 大動野蠻(學生吸大烟 祇有德華學堂的學生)經各局巡捕來彈壓 纔算完事 唏

京造的汽水不乾淨○暑熱天氣 人人都愛喝酸梅湯 自興出汽水之後 因為是一宗潔淨東西 大家都拿他解渴 酸梅湯也就沒人愛喝了 汽水因此暢銷 京城裡頭 日本人先來製造 也有貪圖小利的 不用熱汽水 京城井水 雜質太多 於衛生很有妨碍 願製造汽水的 多多考求

國恥○大觀樓廣貨舖 擺列各樣女鞋 各報也說過好幾次 昨天到大觀樓賓宴樓 見各舖子裏頭 家家擺着纏足女鞋 這種熱鬧地方 來往的外國人太多 擺着這樣東西 實在有傷國體

好大的謠言○庚子年的大變故 全是由謠言所起 丟了好些利權 出了好些賠款 稍有些血性的人 大概也都醒悟了 無知的人 甚麼事理也不懂 好好端端 又造開了謠言 說庚子年的碑文 有二四加一五的話語 正是應在今年 閏四月就是二四 本年歲在丙午 午五同音 正是二四加一五 老團可就快到了 燒洋樓 殺教匪 就在今年 噯呀 好大的謠言 有警察責任的 千萬多留神 訪准了造謠言的人 非重重治罪不可

各省新聞

信風小阻撓路工(奉天) 奉省馬路工程 在離城九十里地方 鑿山取石 土人迷惑風水 借詞關阻 其實 是首事某人 打算包辦這宗碎石 賣給路工局 所以調唆土人 出頭阻撓 現由巡警總局 派人去認真勸導

手工發達 湖北) 公立工業傳習所 附設在華興工廠 所出的白墨龍扣一切的小件頭 共有十餘種貨物 現在省城設立發行所 買賣十分興旺

啓者本學堂實以培養人才起見選同鄉人暫借三里河七街迤東路南天落酒行院內共同設立所有課程均

上諭 官報

閏四月三十日內務府 肅監旗值日無引 見 壽者等謝管新舊營房 恩 召見軍機
皇上明日辦事後卯正至 地壇行禮畢還海
上諭甘肅寧夏府知府員缺著趙惟熙補授欽此

電報

俄國派考查員○路透電報說 俄國議院 現派出專員二名 前往敝羅斯杜克埠 考查地方情形 據說虐殺
的事情 比較當年的阿鐵薩 更是加倍殘忍
英員會晤○又說 英國羅斯查爾杜公爵 跟外相克列君 彼此會晤
猶太人設法自保○又說 猶太人內 有某某富戶等 因保護同種起見 現時正在設法運動
英議院停止會議○又說 英首相巴爾曼君 聲明本國議院 打算在西歷八九月間 停止會議 等秋令再定
期開會

覆函

熱心旗務者台鑒 昨奉來稿 熱心旗務 字字淚珠 敬佩之至 但本館屢談旗務 得罪旗人甚多 每每有
野蠻舉動 幾不可以情理相喻 昨因二十五日中華報 登有旗務弊端 玉茹本人 來本館大鬧 指為本
館貪賄 一定要交出來稿之人 出言無理 謂本館藉此斂財 每日收入國民捐無數 大發財源 如此昏
憤 不足與較矣 但報律有更正之條 如須更正 俟本館覆查無訛 必為更正 且當引誤傳之過 斷不
護短 然亦不能憑一面之詞 即為更正 玉茹一槩不知 連日來本館咆哮 不知其意欲何為 本館又托
訪友 詳查底裡 如係誤傳 即為更正 否則據事直書 再當宣布一次 似此情形 真不必再談旗務矣
人格如此 令人灰心 辱稿敬謹收藏 以誌不忘可也 即請 大安 本館敬啟

新戲

日排登以供同志共賞並擬約集同人籌款呈請專利年限他處暫勿排演是幸（另印單本登舉出售）

〔二十續〕

女子愛國

生白郭仁兄真是公心爲國、說的一些不差、就請憂葵先生、寫封家信、請令兄早早回國、這漆室縣一縣的學堂、都歸令兄一人總管其事、且白若叫家兄回來、與學生們講論學問、自然該當効勞、若仲總管這許多學堂、還是郭叔叔年高有德、衆人賓服、千萬不必推辭、生白不錯、下官也是這樣說、還是請郭仁兄作一總管、照料一切、千萬不必再辭、末白爲兄遵命就是、且白事不宜遲、奴就告辭、先去見那鍾華仁、畢可興、叫他二人在女學堂等候、大老爺太太郭叔叔一同到齊、商議開學之事、生白諸事全仗憂葵先生費心、下官隨後就到、且上馬行、生白郭仁兄請至書房用過茶飯、傳令下去、外邊伺候、打道女學堂去者、末下生夫人同下、〔以上二本〕

小且扮畢可興上、白我畢可興前日與憂葵姐姐商議、把我一處房子、報効入官、開一坐女學堂、好一個大老爺、就把縣官太太的簪環衣服、都變賣了、作爲女學堂裏的花費、今天就要開學、我與鍾家妹妹、俱算是創辦之人、應該早到學堂去看看、也曾命丫環去請鍾家妹妹前來、我且在此等他、唱畢可興坐窗前心中盤算、思想起國家事難開蒼天、聽說是外國女多有能幹、有女子能製造火車戰船、我因此對天發了愿、想勸我國衆嫗、莫學那風流爲下賤、須知道女志士也能把氣數轉還、卜縣尊他要把女學開辦、這就是女世界最好機關、但願得女教化越行越遠、幾千萬好姐妹努力向前、白咳、仔細想來、這震旦國要再見興隆、就專在這學堂一件事了、真是好生要緊呀、小且扮鍾華仁上、扣門介、姐姐開門來、畢聽介、白門外有人叫門、想是鍾家妹妹來了、待我看來、開門見介、果然是鍾家妹妹到了、請坐、妹妹你從那裏來的、鍾白我從憂葵姐姐家中來、他言說女學堂之事、已經辦妥、他先在家裏與他兄長寫一封家信、命你我二人去女學堂中等候、他隨後就來、畢白如此你我不必耽擱了、快快都走罷、同下、〔未完〕

演說

◎白雲觀開學的演說◎

高仁峒

本觀開學的這天 特請熱心志士 演說開學的宗旨 佛教學堂 也來祝賀 在下非常歡喜 今人有一段演說 登在報上 請大家都看一看 我本是一個下士 多年隱在元門 作了方丈 若論道士廟宇 白雲觀總算第一 我有何德何能 到得這等好地步呢 想到這裏 不敢以方外自居 金冠紫袍 是國家賜的 廟宇產業 是善士捐的 此恩此德 時刻想要答報 聽說有()旨提撥廟產 辦理學堂 爲國家培養人才 我的心理 很是願意 後來又奉()諭旨 保護廟產 皇恩浩蕩 更是感激不盡了 拿()主意 趕快自立學堂 苦於我在學界是外行 無處著手 這裏問問 那裡看看 費盡了心思 好容易纔算辦成 回想立意的時候 阻力非常之大 教中各道友 大半不以爲然 全說我是多事 元門的規矩 就是念經 爲甚麼你要立學堂呢 彼此爭執 差一點沒鬧出笑話來 幸虧有明白人幫忙 纔把學堂立成 招了五十餘名學生 衣帽膳饌 全是本觀預備 等待款項富餘 還要往大裏擴充 先寫信給各省常住 勸他們一律立小學堂 本觀的學堂 如有成效 將來改爲中學 再立一處道教學務公所 專專研究學務 幾年工夫 學生都可以成材 無論是那一教的人 都曉得合羣愛衆 再不能鬧出庚子那樣的禍了 我願衆道友快快的明白 多辦學堂 大家一齊心 道教雖然衰微 焉知不因此振興起來 國家也就不小看僧們了 印度婆羅門教徒 因爲沒國家思想 一個勁的優念經 到底擋不住作英國的奴隸 你說可憐不可憐 再勸各學生 既肯來學 就得專心上進 常言說的話 後生可畏 現在雖是小學生 幾年之後 豈不都成了豪傑英雄了嗎 學生二字 不可看輕 國強國弱 全在諸生 勉力能 勉力罷 人人都有了學問 國家還能够不強嗎 我還作了幾句詩 等明日寫出來 請教請教

要緊新聞

官強盜○湖北人洪某 捐了一個佐雜小官 到南京候補 爲人頗有點才幹 充當編元局委員 因奉上司委派 前往丹徒縣出差 去拜縣官郭大令 請進去會面 可巧有個老捕快 認的他是大盜洪三 趕緊密裏縣官 縣官叫捕快全班具結 聲明准是此人 就預備酒席 邀洪某赴宴 在席上擒住 郭大令親身押解 連夜進省 面稟朱臬曰 派發審委員 細加推問 堅不供認 但有先破案的盜犯 指明實是盜首洪三 臬台因爲他是有孝人員 怕萬一情節不實 就動刑訊 暫押待質所 一面稟明制台請示 咳 如今官場雜濫 無奇不有 大盜捐佐雜 並不算什麼希罕 再說那些沒天良的職官 所作所爲 跟強盜又有什麼分別呢

法總統查問謠言○駐上海法總領事 奉法總統電諭 說閱着報紙所登 中國廣西邊境 有法兵佔據要地一語 中國跟東京連界 平素彼此相安 毫無干涉 况法屬地面 先歸武員治理 由去年春天 改歸文員管轄 豈有用兵侵佔的事 叫電致兩廣制台 查明這些個話 究竟從那裏來的 岑宮保接電之後 回覆法總領事道 此事已派離州道細查 據訪全是匪人捏造謠言 偏貼匿名單 意在惑亂民心 業已嚴禁訪拿 如果拿住造謠言的人 必然寫信去對照

俄人阻撓墾務○黑龍江程將軍 電達外務部 說北郭爾羅斯蒙古旗 開墾荒地 業已丈放 現時忽有俄人 到那裡阻撓 自稱由哈爾濱鐵路公司派他來 帶着蒙旗地契 在蒙古人手內所買 要按契把地段交付俄人 查蒙古人私賣地畝 公家斷不能承認 總該向俄公使理論

雲貴總督被人奉參○駐法使臣電奏 力參雲貴一制軍 年老糊塗 把滇省路礦利權 全拱手讓給法人 將來由越南東京 直進雲南 鐵路修成 雲南就在法人手掌中了 當時不覺其害 其實害處很大 請趕緊另派賢員 跟法人力爭

降隊仗勢擾民○奉天洮南府 四月半前後 有由昌圖去的三個日本人 隨帶投降鬍匪二十餘名 據說是調查北路人口 到處查問的時候 所帶降隊 百般騷擾 民不聊生 頭目叫做劉文閣 倚仗日人勢力 任意橫行 無惡不作 被害的又不知多少了 鬍匪如此不夠格兒 所以成不了大事

拘拿鹽船的交涉○近口有中國官員 在廣東洋面 拿住幾隻販私的鹽船 這一幫船戶 全是入過西洋籍的 華人 因此葡萄牙公使 跟中國爭論 硬說此次鹽斤 是由香港買去 運往廈門的 並沒在中國海口上岸 中國不能拘拿 現時這一案事 外務部跟葡萄牙公使 正在交涉

本京新聞

材料太次○內務府某員外郎 打發家人 給某大臣送禮 經門丁回明 一概收下 應賞的力錢 只給兩吊 送禮的家人 跟大臣宅裡的門丁 彼此相熟 隨便問了一問 爲甚麼只給兩吊錢 門丁答道 說你別提啦 所送的禮物 不合我們大人的心 他老人家直叨叨 材料太次 不能夠用 勉強收下 所以纔賞了兩吊錢 這件事情不知確不確 請內務府朋友打聽打聽罷

官立學堂的現象○現在講求教育 官民一力興學 近年以來 官立民立各學堂 實在的也不少 若論經費 官學堂所遭踢的 比較民立學堂 總得加上好幾倍 若論功效 民立學堂 反倒佔了先 追究所以然 叫人也莫名其妙 某官立學堂 腐敗情形 報上也說了好幾次 新任監督 年紀太輕 簡直是少不更事 初到堂的時候 下諭給各教習 叫人家開履歷 弄出許多笑話來 不知怎樣了結 好在監督的權力 大 任性妄爲 無人敢說話 不昇班小班 就是打麻雀 種種情形 說了出來 也是白費筆墨 關心學務的人 惟有痛哭就是了

厨子自誇○順天學堂 有一個厨子 爲人假明白 習氣還是很大 鼻烟一聞 眼睛一斜 自己就誇起口來了 我在某府裡頭 管廚多年 每逢請客 離了我不行 我的手藝高著哪 差不多的我還不伺候 可惜後運不佳 落到這個窮地方 給洋學生來作飯 他這樣的誇口 不止一次 習以爲常 大家也都不在意 後來被提調聞知 立刻把厨子辭去

新學生守舊例○有兩個學生 身穿白操衣 頭頂小草帽 舉動文明 居然是個維新人 走在大柵欄 沒見他們商量 每人都買了一捲神符 拿着就要走 旁人問道 二位既在學堂 講求實在學問 迷信的東西 何必還要買他 學生回說 神符是迷信東西 我們未嘗不知道 年中的老例 不得不如此 既知無益 一定還要去作 見事沒有絕斷 真是中國人的特別性 細想起來 不止這兩個學生嘔

這也不算新鮮事○地安門外頭 銀定橋下 河水涸乾 鑽出來好幾個烏龜 大小不一 彷彿是母子一羣 蹣跚蹣跚 全都爬到岸上來 這也不算新鮮事 無知的人看見 可就吵吵起來了 我是龍王出現 不久就可下雨了 我們快燒香罷 中國有個俗例 要說誰是烏龜(俗叫忘八)那就算是罵人 既不願當烏龜 爲甚麼又要給烏龜燒香呢 真不可解

各省新聞

合肥停辦警務(安徽) 安徽撫台 接到巡警部寄電 說警察是當今要政 合肥縣警兵 跟紳士張道源的家丁 究竟爲什麼爭鬧 以致警務停辦 請把詳細情形 查明回電 撫台一面電覆警部 一面諭令臬台 派員去認真查辦

教民爭鬥(安徽) 安徽南陵耶穌教民 跟青陽縣天主教民 不知因爲什麼事 聚衆百餘人 彼此爭鬥 南陵蕭大令 飛稟海關道 由童觀察派員前往 到那裡設法調停 商界開國民捐演說(南京) 江甯政界學界 因爲國民捐的事 前在劉忠誠公祠 業已分日期開會演說 現有商會熱心人 於上月十八日 在復成橋本會 大開演說 約定午後兩點鐘開會 五點鐘散會

來函

(凡此等來函均係個人之事照例收費北京風氣初開易招物議本館並不收費幸勿被他人所誤是幸)

貴報大主筆鑒敬啓者頃閱 貴報載有德華學堂(洋學生大鬧小蓬萊)一節此係新來之學生所爲因伊等不通華文(不通華文豈可學洋文)未曾受過文明教育方有此野蠻之事萬不可一槩而論叩求 貴報登出以辨黑白實爲德便即頌 著安 德華學堂舊班學生頓首拜

貴報閏四月十四日新聞欄內有問案開心一條牽涉警巡潤昌挾仇將裁縫送局並捏造些節外生枝的事此事因某宅家人台隆興估衣舖要底子錢彼此口角到該警二十四段巡捕處成訟 並非五十二段(警巡潤昌與該裁縫作街坊平日並無嫌隙因該裁縫素不安分每日異常修飾手拿拉子唱些傷風敗俗小曲潤昌屢行動阻此亦警察應盡之責並非有仇適某宅家人赴估衣局要底子錢裁縫亦在其內並非因打算說台潤昌挾仇一併送局事關職守即乞更正並候 著安 寶夢伯代白

官報

五月初一日 理藩院 光祿寺 八旗兩翼值日無引 見 李侯假滿請 安 振貝子請假五日 福貝子請假十日 召見軍機

外城巡警總廳示

查京城地面 每年拐帶的案子 總有一二百件 實是地方的大害 我想這些拐賣人口的 都以為這個事情 不甚要緊 所以幹這箇事的很多 沒知道大清律上 是個什麼罪名 例上載著 凡用法子拐了人家婦女 小孩 當做妻妾兒孫的 不論良賤 已經賣 還沒賣 只要用法子拐來的 被拐的人不知道拐騙情由 為首的是一個秋後絞罪 為從的是一個流罪 若是用藥跟一切邪法迷拐 為首的是現決的絞罪 為從的充軍 罪名很重 (何況拐賣) 現在滿街都有巡警 各處都有探訪隊兵 破案很是容易 我們還怕城外地方太大 破案不能很快 因此要出這張告示告訴你們 以後無論什麼人 如有知道拐人的人 把他扭送來廳 或查有實情 亦准來廳告發 本廳審問是實 一定重重有賞 現在定了個賞格 凡將拐匪扭送來廳 已經審實 每一名獎銀元五十元 來廳告發 從此拿獲審實 每一名獎銀元三十元 巡警訪兵拿着 也是一樣的獎賞 你們這些拐人的 可要趁早回頭 等到破案到官 後悔可就晚了 切切特示

電報

英報論華工事 ○路透電報說 英國自由黨報上 有篇論說 要求英政府 應禁止華工來南非洲 並把寄居南非洲的華人 趕緊驅逐出境 又每日報上說 英國政府大員 不敢決定驅逐華工 無非在非洲地方 空留下一個話柄

俄國內亂的近情 ○德京電報說 俄國民情擾亂 光景很是不安 全國都有革命風潮 工匠等又聯成一氣 同時罷工 要求政府改變政治 到處情形如此 頗為危險 德皇巡幸 ○又說 德皇維廉 打算在巡幸北海以前 跟俾羅公爵會面 現時前往諾爾達尼府 召見俾羅公

爵 以便商量政治

新戲

牛欄勞人為義順和班編撰此戲已經出盡排演費 外城總商會獎賞給銀牌一面本館將原本逐日排登以供同志共賞並擬約樂同人為該班呈請專利年限他班暫勿排演是幸 (另印單本登舉出售)

〔廿一續〕

女子愛國

樓上切末 木頭牌樓 中間寫開範學堂四字 左寫化民二字 右寫輔世二字 鍾舉二人同上 鍾舉叫一聲舉家姐同行結伴。作行走介舉唱借二人同心友骨肉一般。鍾唱看前面是誰家樓臺莊院。舉白這就是新學校來到眼前。舉白到此就是女學校門首了、借二人一同進去 進介鍾白 進了大門又進二門 前後看介白姊姊這一片房產、共有多少間 舉白瓦房二十五六間、還有一大塊空地、將來可以添蓋房子 鍾白聽說外國小學堂的房子、都是二四百間一所、將來我國也有那一天就好了 舉白外國學堂比我國多的多、不論男女小孩、到了七八歲、不進學堂、就算是犯了國家政令、定要罰他的父母出錢、所以他國裏的人、沒有一個不認識字的、沒有一箇不會生利的、我國的學堂、是剛纔動手辦、自然不能齊全 鍾白等到我國學堂、也越添越多、越修越大、全國的人都變成好人、大街之上、沒有破衣爛衫、赤身露體、面如像鬼的、伸手討要、那時候成了太平世界、纔叫人心裏痛快呢 舉白那可就稱了憂葵姊姊的心了 鍾白你我且到後邊去坐坐、等著憂葵姊姊來了看他怎樣安排 二人同下 雜扮四巡捕上白 今日女學堂開學、大老爺恐怕愚民無知有壞人起鬧事、故此命我等前去彈壓地面、你我弟兄們須要留心在意就此去者 同下 丑扮醉漢上白 醉裡狂言醒後怕。一心要把新學罵。他說維新的功勞大。我看全是虛假話。我姓吳名叫吳玉、是漆室縣的一個秀才胸中雖沒有大經濟、却是醫卜星相樣樣懂得一點、平日給人看看風水、算算卦、批批八字、把這些鄉下老兒哄得十分信服、無非是朦朧喝、勉強度日 四巡捕從下場暗走上聽丑白這且不言、如今來了一位新官下大老爺、一到任就與民間講究新理新學、把民人的心思智慧、漸漸的都說得開通了、他這一講新學不要緊、可是於我們這朦朧喝、大有不便、我想要改行幹別的罷、我這個歲數幹甚麼也來不及了、這可怎們好呢、我沒有別的法子、還是給他一個胡造謠言、不是說天上現出四個字、就是說地下挖出一塊碑、專拿從前舊話惑亂人心、總叫他們新學講不成就好了、

〔未完〕

演

●愛國須從小事起●

現在的中國人 不比從前了 也很知道愛國的意思了 如爭鐵路 抵制美約 創辦國民捐 總算是最有成效的事 但是事情太大 一時也不能如了願 並且這類事 總得仗着富道提倡 專憑下邊人也辦不成 所以說要人人都知道愛國 非從小事起不可 怎麼見得呢 常言說的好 凡事輕而益舉 即如愛國戒指 愛國餅等類 雖不是要緊的事 也可以提人一箇醒兒 還有一件最有關係的東西 就是愛國紙烟 烟捲的風氣大開 中國又添了一箇漏卮 工藝商局 想要挽回利權 造出愛國烟來 借此試一試 便知道我國人民的程度 有沒有國家思想 可惜愛國烟的味兒總不好 人人都不愛吸 我也不能一定說他好 但是我嘗了嘗 也不見有什麼壞味道 不過是跟不上洋烟捲兒就是了 打聽打聽工藝商局 因爲名叫愛國烟 就不能不全用中國材料 若是改用美國烟葉 配合的得了法 准跟外國烟一樣 既用了外國材料 價錢自然是要貴 鬧到歸齊 還是把利權讓給了外人 想想這個烟的名子 未免有些個名不副實了罷

我再說說外人愛國的意思 請大家聽一聽 我朋友到過法國 嘗了嘗法國烟 味兒並不好 吸多了真要腦袋疼 想買外國來的好烟 不但價錢貴 買着還是很艱難 法國本地烟 他們本國人 也是不願意吸 只因愛國心盛 本國人總得吸本國烟 吸了外國烟 必定被人恥笑 到了日本國 更是了不得 不但本國吸本國烟 還能用外國烟 由本國作成功 再賣給外國人吸 孔雀是美國烟 由日本人成做 雲龍也是美國烟 一概都成了日本的出口貨 他們本國 並沒人吸 外國的例 凡別國入口煙酒 海關的稅 非常重大 生材料進口 可就減輕許多 (烟葉算是生材料 向來沒生喫烟葉的 不像中國的例 本國烟葉的稅 反比外國來的烟絲烟捲重 不知是怎麼管理) 既做成貨之後 再運出口賣給外國 可就沒有稅了 (不像中國 土貨出口稅 反比洋貨進口稅重) 雖然這麼說 日本造烟 用美國材料 究竟比用日本材料貴的多

日本人造的雲龍烟 爲什麼不用日本材料 要用外國材料呢 因爲日本烟並不好 還趕不上中國烟葉 美國烟最對中國人的口味 (做成此等烟 由專局考驗 賣與中國 不准賣與本國人 本國人亦決不肯吸) (未完)

要緊新聞

西班牙開議商約 (西班牙國 現跟我國開議商約 就由駐上海總領事 跟我國商約大臣會議 按照西領事

的本意 打算每條陸續交出 比方先議定這一條 接着再續議那一條 由兩大 電商外務部 台北洋大

臣 全都下以爲然 業已回電 囑咐按照各國的舊例 一齊開出 以使彼此商議

許星使不很得意 ○前任出使奧國許大臣 此次到京 就候了一個月 纔出來請安 預備○召見 因前有反

對立憲的條陳 所以政府很不喜歡 日前○召見的時候 奏對的也大稱○旨

奉省改定官制從緩 ○奉天改定新官制 奏摺到京 奉○旨交政務處會議 本打○議准頒行 後來政府諸公

因此項官制 與立憲大有關係 將來各省都得一律推行 不過先由奉省試辦 不能不格外慎重 等出

洋五大臣回國 會同商定章程 然後再奏明辦理

保護達賴喇嘛回藏 ○前庫倫延大臣來電 說達賴喇嘛 已經走到代臣漢地面 據英人傳說 俄國有一員武

官 帶領二三十名兵 護送達賴回藏 駐俄胡大臣電報 說駐俄英公使 也有這個話 問他從那裏聽來

的 據說由俄國外部得信 所以我國政府 諭令延大臣 常常留意 日前烏里雅蘇台參贊奎大臣 有電

來京 說達賴已到札雅班第達胡圖克崗游牧地方 大有不肯前進的意思 請諭知西寧辦事大臣 派員前

往 迎護入藏 以免他由著性子逗遛

警部要派專員出洋 ○日本政府 舉辦警察 三十幾年的功夫 仿照歐美各國 隨時改良 纔能夠精益求精

辦到現今的地步 比較各國警察 更是完全 各國也都佩服 我國設立巡警部 辦理警務 畧有成效

但開辦日子太淺 不能處處合法 還得細加講求 慢慢的改良 巡警部堂官 現已奏奉○諭旨 派內

閣中書呂鏡 並往東洋調查 已照會日本使館 妥爲照料

法律學堂開辦日期 ○聽說法律學堂 定期五月二十日後 考試報名各生 分別去取 開學上課的日子 大

約總在七月初

本京

苦口良言○前月二十五日 中華報上 議論相責漢會缺的事 苦口良言 所為是挽回弊政 國家好有轉機

本旗堂官見報 惱羞變怒 說近來洋報可惡 非把他們毀壞了不可 授意玉芾等五人 來本館吵鬧了好幾回 那種野蠻的舉動 真出情理之外 報館論事 一秉大公 毫無成見 玉芾如此豪橫 我們也不敢自信 托了訪友 細細覆查 那知報上的話語 還沒說盡 除了海某一人 是因勞績得缺 其餘四個人 全是用錢買來的 言明引見後過付一半 玉芾因為沒錢 正在出賣房產 此人糊塗萬分 說對了他的病 一定不認帳 寫了一張稟帖 到外廳去告狀 收呈上的看了半天 不懂他說的是甚麼話 因此也沒准(寫出這種稟帖來 旗下的人材可憐)安心毀報館 却有一個巧著兒 仿造一張假報 這些妨礙治安的話 拿著報紙去告狀 一告一個准

原來如此○上月二十七日報上 說本館房後梁家園 那一片空地 很夠一處大工廠 原有的義學 向來歸周君管理 如肯讓出 或是作個價錢 大可以名利雙收 不料昨接朋友一封信 據說這處房子 雖由周君掌管 並不是他一姓的私產 不過年深日久 沒人過問 可就算是他的家業了 大概順天府理 還許有百年前的舊案 也許查的出來 這樣說起 周姓雖有契據 也是用公款置買的 既稱為義學 已經是在公中 本不能再算私產 況且這位周君 終日困在鴉片烟牀 毫無理想 那肯辦這樣又文明又體面的事 若在從前 由官場硬動壓力 只怕他就答應了 以上都是來信說的話 我們上次報內 空把此君捧了一場 誰知周君的為人 原來如此

公爺的片子隨便送人○有箇常六四兒 外號叫小公爺 在某府理當差 倚勢欺人 無所不至 有人要惹着他 拿出公爺的片子來 立刻就要送官廳 上月二十三日 帶著府裡的豪奴 各拿馬棒 在大草廠大院 打倒水的 打的頭破血流 不知為甚麼事 打完之後 拿着公爺的片子 還要送人家 松三奶奶 蓋財主 用頭說合 纔算拉倒 打人的時候 是在福姓的門口 見他們打的利害 出來攔阻 本是一番好意 沒想到得罪了小公爺 正事沒說合完 又要拿片子送福姓 你說夠多們利害 公爺的片子 隨便送人也未免看得太輕了

大夫該打○安定門裏頭 有一個大夫 才學有限 主顧很多 宅門子姑娘老太太 更信服他的了不得 因為甚麼呢 婦女的見解太淺 最喜歡戴高帽子 大夫揣摩透了這番意思 見了婦女 格外的恭維 人要誇西山煤是白的 他必說是親眼見過 某宅老太太 跟他說閑話 題到洋報 萬不可看 大夫答道 老太太真是聖明 洋報這宗東西 實在是看不得的 洋紙洋墨 裡頭都有洋藥 最能奪人眼光 有一個學生專愛看洋報 勸了他多少回 始終不肯聽 那兩隻眼睛 都作下病了 自己還不醒悟呢 恁瞧著罷 兩箇眼珠子 早晚都吊了出來 老太太大驚小怪 喊叫起來 這可怎麼好哇 這可怎麼好哇 我們中國的人 真叫洋報給毒透了 將來全成了瞎子 那可怎麼治呀 大夫的綽號叫一邊 如此的惑亂人心 實在該打 好在他的綽號叫一邊 若是邊數多了 謠言可更大了

教書匠大鬧講報處○上月三十日 會友講報處 演說學房誦的事 剛一張嘴 旁邊有一個人 立刻就答應 指著鼻子說道 我就是個教書匠 教書多年 全家借此餬口 出了你們這類講報的人 把我們真給害苦了 有小孩子的人家 聽了你們的話 甘心隨洋鬼子 都叫孩子去進學堂 我們教書的人 簡直的全都挨了餓 僭們就是仇人 今天倒要較量較量 演說的人很有涵養 不但不同他爭論 心裡反倒可憐 他用好話來相勸 教書匠無話回答 哼了幾聲 都都囊囊就走了 可憐

北京明細全圖還須修改○前承常迺心君 送本館一張北京明細全圖 已經登報鳴謝 較比刻字舖所賣 文明白倍 又顯明 又精細 印刷的也好 但子細看了一編 禮戶吏三處衙門 全未分出 順天府的形勢 也不對 街巷的記號 不應套印紅色 還必是印刷局的錯 望趕緊修改修改

各省新聞

重用學堂人才（安徽）安徽恩中丞 遵州練兵處所定章程 招練新軍一協 由江南陸軍內 電調官長十餘員 到安徽幫辦營務 就在其中挑選陸師 卒業生宋芳賓 派充新軍協統 陸師修業生蔣興權 派充新軍標統 認真舉辦 改良一切軍政 委用的意思很重 責任却也不輕 諸君總該好好的辦理呀

演練自由車（湖北）今年秋季大操 傳遞消息 除電話外 馬匹最靈最快 現時湖北軍隊八鎮統制 因自由車比馬匹更快 特傳諭各營 挑選目兵多名 練習這種自由車（大約就是腳踏車）以便臨時應用

聘請幕友 東交民巷六號 元可成

上諭 宮門

五月初二日外務部 欽天監 侍衛處值日 吏部引 見七十七名 直隸總兵張懷芝請 訓 前荊州將軍清
 銳到京請 安 景福出口外賜奠回京請 安 甘肅知府趙惟熙謝 恩 色楞額續假十日
 召見軍機 張懷芝 趙惟熙 清銳
 上諭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岑春煊奏廣東廣肇高欽等府州屬被災情
 形一摺本年入春以後廣州等屬大雨如注西北兩屬同時暴漲以致圍基衝決桑禾俱損房屋倒塌多傷人口小民
 蕩析離居覽奏殊深憫惻着頒發帑銀五萬兩由廣東藩庫給發並著該署督迅飭派出各員認真查勘妥籌賑撫毋
 任一夫失所用副朝廷軫念災黎之至意欽此

電報

大連灣開為自由港○東京來電說 大連灣海口 現由日政府議定 決計開為自由港 以便振興商務 並把
 華船裝載貨物 抽收出口稅 另定新章 由下月一律免稅
 日本大員赴韓○又說 日本駐韓統監伊藤侯爵 現因有要緊事件 由東京起身 前往韓國
 俄兵要求○德京電報說 俄國哥薩克聯隊 要求議院 請把兵部尚書的權力 設法壓制 以保聯軍的利益
 猶太人被殺○又說 俄國比依爾蘇的庫地方 居住的猶太人 現有幾名 慘被俄國殺害

詩

● 觀中開學詩以誌之 ●

高雲溪草

雲開霧散見青天 溪水新泉樂意添 道在目前求即是 人緣普結便神仙
 白日飛昇切莫期 雲光山色望迷離 觀中桃李新光艷 自手編籬好護持 立定脚跟擔道義 小開智慧大慈悲
 學人更願人學我 堂奧深深築始基

新戲

此戲係人等義順和班編撰此戲已經出臺并演蒙 外城總商會嘉獎並賞給銀牌一面本館將原本逐日排登以供同志共賞並擬約同人籌款呈請專利年限他處翻印勿排演是幸 (另印單本登單出售)

〔廿二續〕

女子愛國

四巡捕上前喝問白那小子你別不懂得好歹咧、你是甚麼人、敢在此胡言亂語、你睜開眼睛看看、這是學堂重地、丑罵白其嗎、你說學堂重地、昏了心的大老爺纔開這學堂呢、他自己愛講新學也就罷了、還要叫我們一縣的人全都跟著他學、連婦女們都變成外國樣子、可惜了兒的銀錢、幹這無益的事、巡捕白難到你就不怕打官司嗎、把你帶到衙門押起來就好了 丑白對嘴、我正沒有落子呢、把我押起來、我到有喫飯的地方了、巡捕用白繩穿頭髮拉下切末一齊撒下生扮知縣冠帶上雜扮皂役人等隨上生問白今日放告之期、衙門以外有何事故、巡捕帶丑上白此人大罵女學堂請大老爺治罪丑見官作酒醒驚懼之狀跪地白求大老爺恕罪、知縣白你是甚麼樣人、敢在背地裏毀謗新政、想必是你因我講究新學你心中有些不服、丑沉吟慢慢白大老爺小的不敢不服、我想你老人家自己一箇人愛講新學、講就是啦、何必又要叫大家衆人都要跟著學新學、知縣白你好糊塗、這講新學不是爲一個人長了本事就算完了、是要叫全國的人都知道從前的錯處、現今的難處、好大家同心想法子保住這國、所以本官費了苦心開女學堂、是要叫男男女女全都知道愛國的事、你怎麼到看不起來了、丑白小人聽見人說、一進外國堂裡喫了迷魂藥、從此就不能回頭了、我恐怕老鄉親們都上這個當、故此醉後胆大亂說出來、知縣哈哈大笑白這是五六十年前的謠言假話、虧你到如今還信這無影無踪的言語叫人來、巡捕走近縣官白帶領此人到女學堂內講堂之上、叫他看看我供的是那一位聖人、再來回話、巡捕帶丑下知縣喚家人白去到書房說我請郭老先生有話商議、郭到堂上白縣尊相喚何事、知縣白現有密問一案、下官不知其詳、請仁兄在旁陪審、郭旁坐介巡捕帶丑上丑抱牌位不跪高聲稟白大老爺學堂供的是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神位、知縣起接牌位安在桌上丑跪下白我作地方官遇見這艱難的時候、不能不叫人學本領長智謀、大家都得愛國愛羣、好抵制外來的禍害、難道我忍心害人、叫百姓們都向着外國不成嗎 (未完)

今有回國馬文遠家杜崇文門外花兒市東兩鐵轎舖把路北祖傳售賣爐火小藥丹專治一切男婦大小病疔百發百中

演 說

◎愛國須從小事起◎ (續昨)

照著昨天所說的話 日本人豈不替美國銷貨了碼 其中也有個緣故 煙葉固然是有美國貨 內中可也兌著好些日本煙 這是一 其餘煙盒等類 都是日本做的 材料費也不在煙葉以下 這是一 再說機器人工等項 那一樣不給本國人生利 如此說來 雖用美國煙葉子 分去的利益 究竟不多了 爲什麼在本國吸的煙 不攪一點美國煙葉子呢 人家處處有思想 決不肯握着耳朵偷鈴鐺 一則怕慣壞了本國人的脾胃 將來非外國煙不可 二則爭奪利權的地方 雖小事也不肯讓人 你看日本人的用心 還了得呀 到了咱們中國人 可就大反了個兒了 專門喜歡吸外國煙 心裡頭早存了一個見解 以爲外國煙總是好乾 中國煙雖好 也要說不好 不是說味兒不止咧 就是說捲的鬆咧 或又嫌捲得太緊咧 又是說燒的快不 禁抽咧 還有說攔下不滅也是毛病 其實這些毛病 外國煙也都免不了 可見都是瞎挑眼 依我奉勸 大家也學學法國人 學學日本人 勉強著都吸備們中國煙 等到日子久了 吸服了口味 自然也就不想吸外國煙了 爲什麼我說這個話呢 我從前也是愛喫孔雀煙 自從愛國煙出來 我可就愛定了國了 現在是吸的很合口味 無論好歹 總是中國材料做成的 就算工藝局賺錢 橫豎沒讓外人賺了去 這麼一想 那愛國的心思 自然就生出來了 (諸位聽明白 我可沒有股份) 現在聽說 工藝局的主意 要把愛國煙 改良一改良 改良的法子 還是不肯用美國葉子 不過挑選中國最好的葉子 再加上點外國的香料 (不得已) 唉 依我奉勸工藝局 不必這麼拘泥咧 我們中國人的程度 現在還萬趕不上法國合日本 既是喜愛美國煙 就何妨仿照日本的辦法 加些美國葉子呢 人家賣給外人 我們實在本國 價錢雖大一點 也不要緊 自然有人愛吸 專專的顧名譽 不肯用美國葉子 恐怕出了貨 還是銷不動嘔 中國的規矩 照例是利權外溢 這都是人民沒有教化的結果 至於別件物件 也都是如此 都喜用外國貨 人人有個自己眼不

起自己的心 工藝上頭 又無人提倡 如何爭得過外人 要說製造改良 那一樣不當改 豈但紙牌捲嗎 我今天偶爾提起煙來 所以就煙捲說說 奉勸大家 凡日用的東西 樣樣都要留點心 可以不用洋貨的 總是不用的好 雖說是小事 小事究竟容易改 積小成大 於愛國的實事 大有關係 正合愛國煙盒上的話了 勿言細故 弱弱存焉

莫信謠言

自從入夏以來 總沒有下過透雨 糧價飛漲 人心惶惶 南省又大鬧水災 飢民乘勢搶劫 到處搗亂 這個信息 傳到了北方 人心更是不安 ○朝廷憂勤時局 痛恤民生 頒發內帑 辦理急賑 並電○諭各督撫認真施救 必求實惠均霑 不容胥吏中飽 一面嚴密稽查 奸匪無從生心 還恐怕各省籌款艱難 或因捐稅繁擾 有碍小民的生計 上月二十日 本月初二日 兩次特降○諭旨 普告天下 所有整頓官方 愛惜民命的地方 真是無微不至 凡是大清國百姓 都當激發天良 仰體○朝廷這番德意 各安生業 斷不可輕信謠言 無事生非 自己駭嚇自己 又是何苦來呢 近接各省電報 南方的大水 已經消退 補種晚稻 很來得及 江西安徽各教案 一概了結 江浙因米鬧事的案子 也都解散的清清楚楚 不致再有意外變亂 廣東水災 亦不甚大 所以纔頒發了五萬兩帑銀 長江以北各省 也都得了透雨 民情很是安靜 這樣說來 南北水旱 還不致鬧成大災 就有一兩處不收成的地方 所佔地面 並不遠大 一經賑撫 大約也就沒有多少飢民 並且鐵路已通 南北有了偏災 運送米糧 很是靈便 不久糧價也就平定了 斷斷無碍大局 近來的謠言 全是些馬後砲 南省已經安靜了許多日子 北省還在這裏造謠言 大概都是些無見識的愚人 聽風就是雨 並不是真實消息 我們既得着了這個信 恐大家還沒知道 趕緊聲明明白 願大家莫信謠言 安安頓頓的過日子 不要自己搗亂纔是

要緊新聞

俄人指派交涉總辦○據某報上說 俄公使環科第 奉他們本國政府命令 照會外務部 請派道員周冕 充

當哈爾濱鐵路交涉局總辦 照舊辦理中俄交涉 經外部嚴詞拒絕 並沒答應 某報所說的情形 十分詳細 不知真假

常德府定期開商埠○湖南龍中丞來電 據說常德府地方 前經奏准 開為通商口岸 當時派員查驗地基 劃定租界 以便開放 現據委員稟報 租界地段 業已劃清 諸事都預備齊了 照會駐長沙各領事 定准五月十一日 會同舉行開埠禮 請外部知照駐京各公使

駁法商要求銅礦○雲南丁制軍 有電到京 說有法商大羅公司 要求在昭通開挖銅礦 但昭通屬下各礦產 是我國官廠開辦 斷難許洋商來奪利權 請示辦法 聽說外務部回電 叫他照會法領事 嚴行批駁

中俄議約緩期○外務部接俄公使照會 說現時天氣暑熱 要出城到西山避暑 貴部跟使館的來往文書 還可以照常投遞 所有中俄議約 暫緩日期 等會面再議

吉江紳商議收商務權○吉江兩省的商務利權 多半歸入俄人之手 現時兩省紳商 稟請將軍 准其在吉林 黑龍江哈爾濱等處 設立商業會議所 凡有關商務的事情 都由所中稟商辦理 已蒙將軍批准了

力保障腦利權○英公使照會外務部 說福建現設官腦局 定出樟腦專賣章程 不准英商入閩販腦 與英國利權 頗有妨碍 實在不合公法 請趕緊停辦 外部按照來文 電問閩浙總督 現得回電 說閩省設立官局 專賣樟腦 不准洋商販運 是我國應有的利權 與別國毫不相干 雖然有碍英人利益 這是中國的主權 萬難停辦 以後再有各國照會 無理要求 請大部嚴詞回覆 自保主權

本京新聞

劉老道又快發財○正陽門關帝廟 香烟最盛 到了初一十五 燒香的來來往往 擁擠不動 老道所得香資 不在少處 指佛吃飯 也就足夠他使用了 貪心不足 按年還要打網 每逢五月十一 在福壽堂裏

舉辦神會 請人去助善 隨帶香資十吊 各了心愿 可憐這般迷信人 省吃儉用 按年給老道送錢 想著是打點好了神仙 必可以永保平安 神仙是已死的古人 焉能管這些個閑事 拿錢給老道去揮霍 真是優到極處了

城隍老爺又出來當差○大宛兩縣的城隍老爺 年例要出巡 名為出巡 實是給官面上當當差 若非如此 還

大德信街義和荷苞店 西河沿城隍廟 東四牌樓六條胡同福增公洋貨店 錦州街西門寶香閣香貨店 寶香閣香貨店 寶香閣香貨店

項就拉倒了 肅王在工總局的時候 因這種事情 大傷風化 嚴嚴禁止 在我們想 這種無益的事 從此就永不再見了罷 那知道肅王一走 沒人再管 本年四月二十二 五月初一 宛平縣的城隍老爺 連天的又出巡 那些迷信人 幾年沒了心願 本都覺著不合式 今年得了機會 歡喜非常 挂燈的 打扇的 裝罪人的 格外加多 只顧了叫城隍老爺當差 可就忘了國恥了 外洋博物院裡 不不又添了 多少像片 警察有正俗的責任 也就不聞不問 叫人真不可解 警部裡頭 難道也有了說兒了嗎

巡警竊敗二則○上月二十八日 上午七點鐘 有人往東文學社 走到河沿兩通碑的破廟 見有二名巡警 把警棍立在旁邊 倚著碑脖子上 口唱歌曲(手拿灌鉛糖 來到洋學堂 不高不矮的一個洋學生)唱的 很是高興 這是一件事 ●又三十那天 有人走到趕聯市廟前 見一巡警 把警棍杵在地上 蹲在石頭 上打盹 可巧來了一箇賣杏仁茶的 他這繞起來了 說今兒個來的怎麼這樣晚哪 賣杏仁茶的回答的好 不是我晚了 是你又睡著了 這又是一件事 此等事要是件件登 恐怕報紙容不下 以後不登就是了

提督衙門無法整頓○提督衙門滿廳 專管收文 是一個最闊的差使 兩翼各官廳 每逢呈遞案件 照例都 得有花銷 看事作價 數目却不一定 好在廳上的老爺能應酬 還不至格外勒索 若有外省來文 那可 就沒考較了 真是漫天要價 隨便訛人 所得賍款 清清楚楚都記在賬上 等到十天一分肥 頭班某姓 自名惡霸 一個人就要得七成 所餘三成 各外郎均分 本衙門司案科 弊病更不少 外營各官 個個都有敬奉 經承某人 萬惡已極 無論那一訊 若不應酬他 遇有交手的事 管保就給你個不自在 舖戶開張 更得花錢 只要肯多出價 就侵佔官衙 他也說與例相合 去年臘月 西四牌樓 開了個 羊肉鋪 花的錢很多 大概是佔著官衙呢 這些事情 本是提督衙門的老例 報上也說過好幾回了 那 中堂憂心國事 未嘗不用心整頓 但是這類的衙門 弊病已深 無法整頓 如同疔瘡一般 臭爛的不能 醫治 打算保全身體 非把池痛痛快快的剝了去不可 (又來招罵)

送客也有免票○正陽門火車站 現定罰章 賣有送客票 凡到月台送客的 都得買票 此等辦法 外國也 未嘗沒有 但是人家的章程 不分中外貴賤 一律照辦 中國可是不然 未買送客票 先預備一千多分 免票 分送各國人 為是人家用著方便 本國有勢力的人 大概也可以領免票 所有送客票一項 專為 本國小民預備的 唉

本報外埠各埠均有代售處 凡欲閱者請向各埠代售處或本報發行所定閱 每份取洋一分 每月取洋三角 半年取洋一元五角 全年取洋二元五角 凡欲定閱者請向本報發行所或各埠代售處定閱 本報發行所設在天津法租界二十一號路 電話二一四號

上諭

五月初三日商部 鑾儀衛 廂黃旗值日無引 見 英華恭送壽物覆 命 錫光請假兩個月修墓 值年旗奏

派稽查七倉 派出奎俊 召見軍機 皇上明日辦事後還宮 覲見畢還海 欽此

縣知縣虞汝鈞歸 縣知縣劉能新興縣知縣鄒增祜候補知縣許登章均着傳旨嘉獎 恩府礪石通判張順氣

躁才疏偏信差役乳源縣知縣內克家縱差滋擾不洽輿情候補知縣許登章均着傳旨嘉獎 恩府礪石通判張順氣

勤前署恩平縣知縣候補知縣楊本楨才庸庸懦 務多疏均著以府經歷縣丞降補海康縣知縣 縣知縣呂光琦性

近迂謹人地不宜均着開缺另補長甯縣知縣張光銑年力就衰難期振作着勒令休致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欽此 廩生信頤著以侍衛用 吳昌溶著外用 甘肅平慶涇固化道著熱麟補授 福建閩清縣知縣 著阮希元補授 直隸寧晉

衡授補安徽涇縣知縣 著邱寶生補授 福建永福縣知縣 著銘金補授 廣東靈山縣知縣 著劉整補授 截取舉人

芝田著以直隸州州同用 鄭文彩著以鹽庫各大使用 余祖昭著以直隸州州同用 張百培著以鹽庫各大使用 除廷

麟著以鹽庫各大使用 奉天開原縣訓導王懋著以教職用 筆帖式著麟補授 工部筆帖式著承紹補授 吏

科筆帖式著啓綿補授 欽天監筆帖式著忠格補授 都察院筆帖式著伊嵩補授 翰林撰文三缺著長紹補授 吏

學瀾補授 湖廣道監察御史員缺著葉在琦補授 山東道監察御史員缺著徐定超補授 截取陝西道監察御史張世

培福建道監察御史楊世清俱著照例用 保送分發山西補用知府萬理清保送分發四川補用清隸州州同阿勒精

阿指分山東補用直隸州知州賈裕師俱著照例發往保送知府缺盛京兵部員外郎延彬著以知府分發省分補

用保送撫民同知裁缺盛京禮部助教增福著交部記名以撫民同知用 保送知縣裁缺盛京戶部筆帖式明安刑部

筆帖式申福成瑞戶部筆帖式景福融和兵部筆帖式廖清工部筆帖式騰激俱著 記名知縣用 明安刑部

撫衙筆帖式榮善發往原省照例用 京察刑部郎中士廷銓著准其 等加一級交軍機處記名以道 存用 卓異

升補江西鹽法道文炳著准其升補 並於知府任內每次卓異加 級開復前山西直隸州用 遇缺儘先補用 知縣趙

之燮著准其開復原官升階 仍發 省照例用 擬補福建布庫大使趙裕春奏補吉林將軍衙門銀庫主事 康俱著

准其補授 奏留吏部學習主事 托普劉方岳俱著准其留部保舉 吉林總站官印和 庫筆帖式常魁著照例用 大政殿

六品官員缺着銘恩補授 欽此

新戲

日排登以供同志共賞並擬約樂同人爲此呈請專前年限他重暫勿排演是幸 (另印單本登單出售)

〔廿二續〕

女子愛國

同眼相看郭粹存問郭仁兄你可知道此人素日在鄉黨中間、有甚麼挑詞架訟不仁不義的事情、本官今天把他一併治罪 郭回答白 稟縣尊此人姓吳、名叫吳明玉、他平日雖是迂腐不懂時務、却還不是刁生劣監不安本分之流、縣尊可以寬恩這一次、叫他具安分結、以後改過、取保發落、丑白 幸虧郭先生這幾句救我性命、到底還是老鄉親照應的好 知縣白 既是郭仁兄知道此人、尙非刁生劣監、無有挑詞架訟的事情、本官有個辦法、把他送交閱報處叫他天天看報、等到十天之後再來回話、如能醒悟明白、我再派他作一講報之人、將功折罪、帶下去罷 知縣郭問下丑白 幸虧我還認識字可以看報、又可以混飯喫、我今天好險呀下 丑扮憂奏上白 我魯憂葵方纔從郵政局與兄長寄信回來看天色尙早、想來鍾畢兩位妹妹已在學堂等候許久了、待我快到堂中去看看、來此已是不免進去、進介白 兩位妹妹在那裡 鍾畢從下場上迎見介白 姊姊來到了、且白 兩位妹妹等候許久了 鍾白 我二人正盼着姊姊來、說說學堂之事、怎麼辦法 且白 學堂裡有用得着王大娘之處、鍾妹妹快去把他找來、鍾白 學堂裡怎麼會用得着他、且白 女學堂第一要規矩嚴肅、一概男子不許進門、這堂門口必得用一箇上歲數的女子、管門司事、我想叫王大娘作這個管門司事的、每月給他四兩銀子、還有兩頓飯喫、鍾白 此人不大信服姊姊、爲何還要用他、且白 正因爲他不大信服我、所以我更得用他、叫他親眼看看、我作的這不是對不起人的事、他自然信服我、連他也可以變好了、鍾白 姊姊真是寬宏大量的君子、等我去找他來 鍾出門唱 魯姊姊他真有容人的量。勸化人費盡了百計千方。到叫我幼年人學些禮讓。我且去告與那王氏街坊。鍾下 又上 丑扮四十多婆子同上 口念白 大學校、小學校、新近又添女學校、不學針線學鎗砲、開口就說愛同胞、不知道可靠不可靠、白 鍾小姊你說漆室女在女學堂裏等着我、有事商量、快到了沒有 鍾白 眼前就到、抬頭觀看、這是一座新立學堂、跟我一齊進去、見面介 丑白 魯姑娘喚我前來、有何事故、 (未完)

演 說

◎ 李墨林 ◎

這篇演說的意思 並不是替李墨林出氣 此人熱血有餘 見解欠明 沒學力的人 勉強求著開通 不但自己亂撞頭 還許把好事帶累壞 所可憐的地方 出在一箇傭工人 偏偏又遇著一箇頑固娘長親 沒法子勸化人 只好自己吃苦子罷

李墨林祖居山東 早已入了宛平縣的民籍 自幼兒喪了父 母寡家貧 沒有力量入學 勉強跟着街房認字 不過一年的功夫 就往開平給人家傭工 平日省喫儉用 把工錢寄回家裏養母 雖是箇下等社會朋友 却有幾樣兒好處 一則天生有點兒記性 聽過見過的事 能夠永遠不忘 又是心直口快 不懂得曲曲灣灣 還是很乾淨一個腦子 從來沒甚麼迷信 您想這樣一個人格兒 雖未能飽讀詩書 未能發明真理 憑他這點天真 也將就算是箇可造之才了罷 唉 誰知道貧賤困人 終年在四方糊口 又遇老母病重 回家奉母 手中並沒有積蓄 只好當費折押 老母去世 差一點不能夠葬埋 只得把家裡零碎東西 一箇腦子出賣 辦完了大事 真是一貪如洗 無計謀生 緊接着自己生起病來 好容易對付著活了 一時不能出去傭工 仰仗着有個娘舅 還肯收留他 盼望著趕緊復了元 好去自食其力 這一天在大街上溜病 看見許多人 圍繞着一塊木牌 全都抬着頭細看 也有念念叨叨的 也有跟人打聽的 內中就有一箇老人 向那少年說道 咳 咳 左不是一張洋報不咧 作什麼佔住了看他呀 就是看他一年半載 也不能夠升官發財 碰巧了入了圈套 不定生出什麼事來呢 走罷 走罷 腿佔乏了也是報怨自己 李墨林乍聽洋報一字 心裏信以為真 走到跟前一看 字句很容易懂 從頭至尾把報看完 反倒添了許多心事 報上說的話 全都是忠君愛國 合羣保種的道理 就讓登些各國新聞 也沒有諂媚洋人的口氣 爲甚麼叫他洋報呢 從此用了點兒功夫 每日到街上看報 那知不看還可 看過之後 到像鴉片煙癮一般 越吸癮越大 簡直的一天也離不開了 想到自家雖窮 也算是一箇國民 四萬萬同胞裏 自己也是一分子 看了幾天報 好像得着光明眼藥一般 把兩隻瞎眼治好 不但看見了天日 連自家的面目 也能對著鏡子認清 這是有生以來 第一件的喜事 想着把這等好藥 再去治治旁人的眼睛 又想自家娘舅 待我不薄 我既想去勸旁人 不如先

北京大紗帽胡同聚大昌謹白

從他老人家勸起 第二天從相好的舖子裡 借了些看過的報 到了娘舅家 翻來覆去的念叨 念完了又講 講完了又勸 遇着一個冷字 還去現問旁人 整整的念了幾天 指望把娘舅勸醒 呵呀 良藥苦口 反 招出多少麻煩來 娘舅舅母 嚇得胆戰心寒 就連全家大小 也都驚疑不定 都說聽見人吵吵 (是誰聽見 的) 老團又要進京了 這回大師兄再來 一定要暫草除根 李墨林既念洋報 他還不是教民嗎 再要把他 留在家 必定受害 求你救我全家性命 從今日搬出門去罷 快快斷絕了這門親 李墨林聽見這些話 一 定要替報紙鳴冤 說我搬出去容易 可要把這洋字兒分清 娘舅到底想想 是洋報不是洋報呢 爺兒倆個 越說越擰 始終沒能辨清楚 (辨的也可笑) 聽說他的娘舅 跟前任駐法公使出過洋 這樣看來 腦子不清 楚的人 出洋也是無益

要緊新聞

保薦大員辦理鹽務○東三省將軍 屢次會議 打算把關外鹽政 想法子改好 趕緊自行開辦 以免外人干 預 現由趙將軍具奏 保舉史都統念祖 作為督辦

會議山西工賑情形○政務處大臣會議 山西一省 乾旱的最久 如介休等縣 竟有連年不見透雨地方 遭 樣旱災 民間怎麼得了 現時晉省正修鐵路 應專招本省工人承修 以工代賑 再由鄰省借運糧米 趕 辦賑濟 以救災荒 議定後就要具奏了

滿洲分清權限○日本政黨中人傳記 日本各大臣 在內閣會議 議定把南滿洲行政權 交還中國 以免俄 人在北滿洲 有所藉口 至於保護東清鐵路 維持滿洲通商口岸各利益 那些事情 還歸日本自行辦理 以上都是伊藤侯爵的話 起先還有人反對 後來也就照此定議了

議派駐印度領事○現據官場傳說 政務王大臣會商 打算在印度地方 添派中國領事官 以便保護華商 前年就有此意 如今方纔定准 聽說要派津海關梁敦彥 前往駐紮 商部的條陳被駁○商部前次具奏 請設立商業模範銀行 摺子上去 奉○旨交財政處戶部議奏 現經兩處 會議 說商業銀行 照例由股東公舉總理 或有用官為總理的 必須由戶部奏派 現在戶部並無設立此

大... 蓋小兒之樂天下... 專治外...

京 大德福街後和荷苞店 西河沿城縣店 東四牌樓六德胡同裕增和洋貨店 瑞興號西門寶香閣香舖店 吉有慶寶舖通書書舖

等銀行的定章 所請派 清穆總理 碍難照准 並說說原奏所籌股本 也被議駁 按舉行新政 原沒有什麼必須如此的定章 照這樣拘牽舊例 固執成見 新政還怎麼個辦法呀 推薦人才○外務部設立育才館 派張部郎元濟 充當總辦 並諭令保薦人才 聽說部郎保舉了許多人 其中有陳錦濤 伍光建 王寵惠 王寵佑 這四位都是廣東人 其餘的還不知是誰

本京新報

學生碰了大人的轎班車○有級學堂 董姓學生 前天早晨 坐着車上學 走到丁字街 迎頭來了一頂大轎 站在旁邊 趕緊把轎子讓過去 驀子性急勒不住 猛然往前一跑 了不得啦 碰了大人的轎班車啦 其實並沒碰壞 趕轎班車的 一定不答應 舉起馬鞭子來 痛打一頓 學生的車夫 受傷很重 學生坐在車裏 躲閃不開 也就挨了幾鞭子 頭臉都破爛 轎班車夫 還算有點人心 見他們臉上都有傷 自己的怨氣 也沒有了 跨上車沿 揚揚得意 趕着就走了 奉告各學生 走在街上 多加小心 千萬別碰了大人的轎班車 挨了窩心打 沒地方訴委曲 記著 記著

館役嫌麻煩○八旗某學堂 有生理學功課一門 堂裡預備着儀器 專為學生考究 教習怕他們不細心 每次講課 必要囑咐 如不明白 就去細看儀器 有一天教習告假 各人溫習舊課 頭班師範生 想要看看儀器 到了講堂 遇著館役不高興 說了些個閑話 嫌學生們搗亂 調唆監學 給他來出氣 監學聽了一面之詞 立刻開點單 把學生叫齊 一名一名的就問起來了 如同審賊一般 定要見個水落石出 到底是誰領的頭兒 某學生出頭承認 說道 有教習的話 如不明白 准我們看儀器 學堂既有儀器 就是為學生用的 我們今天看儀器 也不犯甚麼條規 監學被人問住 無話可說 惱羞變怒 給某學生記大過一次 下了八個字的考語「擅動儀器 出言不遜」哈哈 這還了得嗎 臨完了面告眾人 以後教習說話 全都不算 師範班學生 因此很動公憤 教習某君 也覺著很難過 但是監學的權力太大 誰又能把他怎麼樣呢 近來本報 屢次議論學堂的事 淺見的人想著 報館跟學堂 必是過意不去 豈不知道 現今的學務 非同兒戲 中國轉弱為強 就在這一線生路了 認真辦理 還怕無濟於事 再要選就一兩個人的私心 任意胡鬧 中國的前途 還有甚麼指望呀 報館議論學堂 正是保全學堂 正是保全國家 真熱心的人 自然能夠明白

七兩銀子要蓋一間房○有個鄉下朋友 議論仰山窪的工程 叫入聽着 很可詫異 他說每房一間 連工帶料 只發七兩銀子 別人問道 怎麼那樣便宜呢 鄉下人說 你老是京城裡的人 手大眼大 想着這個是便宜 據我們鄉下老兒看起來 實在不便宜 又怎麼說呢 房跟房不同 像京城裡的瓦房 七兩銀子要蓋一間 固然是便宜了 仰山窪的房子 你老可沒看見叻 一間一間的 如同紙糊的一樣 剛蓋起來 就嘩啦了 聽說還傷了幾個人 這樣的房子 七兩銀子一間 你說上當不上當 別人又說 你這箇鄉下人 真是大胆 不知底細 也要議論官事 仰山窪的房子 每間不止發七兩 鄉下人說 若再發的多 了 那可更上當啦

北京要立商團○上海設立商團 很有成效 吳幼齡觀察 在北京地方 也要創立商團 聯絡各銀行 暫且試辦 有了效驗 慢慢再推廣 按商團這事 不但是自治的根基 各省商人 借此也可以能結團體 還有一樣好處 隨便操練操練身子 辦起事來 格外的都有精神 維新時代 商團是萬不可缺的

好沒出息的時候選知府○買良為娼的葛少奇 冒稱候選知府張鑑渠 憑匪犯馮四等叔姪三人 勾串捏造 誘買東光縣郭姓女為娼 郭姓父母 尋找來京 在南分廳第二區喊告 經區官鄭淑綸究出實情 巡官辛桂芳設法捕拿 要犯並未漏網 郭女在景泉班為娼 名叫紅寶 亦一併送交總廳 葛少奇的行爲 簡直是第二箇壞事高 又加一層冒稱職官的罪名 你說可惡不可惡

各省新聞

站長挾妓被革 (天津) 鐵路站長徐某 日前帶領妓女 進戲園子聽戲 經袁宮保查出來了 把徐某撤革 聽候查辦 並派委員密查 車站上有無弊病 由委員查實 車站舞弊情形 分款開單 稟明宮保 把某站長全都革拿 本要認真懲辦 後來胡督辦到津 說明他們的病根 知道是有仗腰眼子的人 一概都從輕發落了

因捐鬧事 (直隸) 平山縣地方 因舉辦巡警 抽收捐款 百姓聚眾抗捐 正定段鎮軍 帶兵前往彈壓 聽說愚民起鬧 有拆毀公堂的事 不知道怎樣了結

查出輪船私載火藥 (湖北) 日前有某輪船進口 經洋關杆子手 查出裝載火藥極多 已經由船上起出來 暫存瑞記洋油棧 總不免有一番麻煩

肺肝如見

罷工惡習中外各國屢見報端 究未有如京城趨向各工之狡惡尤甚者也 查稅 諸無心人或做則無有稅 雖有稅 則不能爲主理各舖照舊發價 發活何所其斷代持乃於閏四月二十五日開京話日報有工人罷工

五月初四日吏部 翰林院 正黃旗值日無引 見 濤貝勒謝賞壽物 恩 筆設謝稽查七倉 恩 分省補用

知府廷彬謝 恩 王十珍謝賞頭品頂戴 恩 唐紹儀等同鄉官謝 恩 額勒春請假十日 召見軍機

本月初五日戶部 宗人府 乾清宮法蘭西使臣巴思德 恩 覲見呈遞國書 恩 順天府奏京師得雨四寸有餘

甘肅平慶涇固化道熙麟謝 恩 正白旗值日無引 見 德本因伊子授撰文謝 恩 山西補用知府萬

理清謝 恩 召見軍機 張世培 恩 江西鹽法道文炳謝 恩 張世培楊聖清預備 恩 不見 順天府奏京師得雨四寸有餘

四月分驗到人員名單(郎中) 劉亮藻 綱孟廣善楊述傳 (員外郎) 劉盛芾葉青楊濤瑩 (主事) 夏偕復張有

挺陳輅徐仁輔陶善培鮑世爵 來祖梅兆禧張權吳和狝七蔭光朱桂生潘毓樞潘其相 天樞 (大理寺寺丞)

劉文湘(光祿寺署正) 張有垣(內閣中書) 常棟華蕭丙炎沈觀宸 震蕭端潔徐崇立 曾維藩 嵩齡 王鍾裕麥凱

勛蘇相瑞李鍾璠 博李崇鈺 士憲章 魏鼎助潘毓樞 軒黨激 蕭兆蓉 楊玉衡 尹克昌 江 曾維藩 嵩齡 王鍾裕麥凱

務) 鄧文錫 鍾馥 馮吉 郭恩 徐家俊 蔣鴻達 藍沆 (京府經歷) 張潤泉 (刑部司獄) 陳 曾驥 陳濂 于成 章余忠餘

劉毓琛 方維鈺 張森年 高宗培 (鑾儀衛經歷) 王芷升 徐悌青 (翰林院待詔) 劉海鵬 十季寅 鄂壽 吳光鑾 孫成壽

府) 承恩 鳳林 于嘉禾 尹肇熙 李宗潮 (鹽運司) 葛廷齡 盛同頤 (同知) 吳佐宸 康樸 劉安科 慶恩 吳光鑾 孫成壽

崔曝 賓賢 直隸州知州) 于崇慶 周林 羅庚齡 (知州) 夏獻芬 黃玉方 王 謝霖 恩 溥 劉藻 裴壽 恩 成 陳恩 梓李

潘徐德基 陳業 彭澤 銑房 慶五 李廣藻 杜崇澤 王植 趙鶴 郭維琪 李國琳 劉文翰 鄭紹宗 夏鴻遠 孔昭賢 (通判)

劉恩華 楊啟家 丁業 焜 萬鴻 鈞 馮敦庸 郝垣 沈永康 楊誥 孫繼貴 李烈 欽 宋阜 冷 干 輝 祺 英 廣明 (知縣) 阮希元 連

德魁 汪立元 溥 緇 志 溥 鴻 詔 潘松 丁惟晉 林佩 綬 李昂 吳松 蔭 普 榮 趙 廷 清 任 光 斗 李 祖 像 裘 兆 蓉 王 鑑 清 裴 維 信 依

昌阿 張炳文 衛天爵 李恩 慶 陳守謙 陳炳 衡 高銘 金王 祖 詢 士 熾 昌 朱 槐 之 馬 駿 聲 胡 文 麟 程 蔭 南 程 濟 瀛 鄭 安 科 陶

緒 泰 曹 九 愷 萬 啓 型 李 彥 銘 秦 錫 光 張 序 王 寶 瑩 裕 昌 彭 書 年 楊 守 敬 尊 逢 年 張 游 姜 迺 竹 蔡 思 幹 江 仁 徵 黃 斗 元 岳

溥 周 秉 道 錢 昌 祚 孫 南 選 劉 炳 南 崔 鈞 邱 寶 生 邊 祖 祥 文 拯 惟 康 溥 學 瀾 何 南 傑 余 士 榮 林 欣 榮 周 之 德 李 錫 金 黃 葆

奇 麥 汝 良 王 熙 昌 邢 允 箴 林 鈞 李 式 曾 馮 卓 英 鄭 錫 仁 王 翊 辰 邢 其 翰 楊 兆 斌 朱 廷 英 馮 宗 岱 黃 文 德 王 鴻 卿 葛 三

趙 傳 慶 廖 鳴 韶 張 思 敬 李 魁 談 長 庚 朱 光 謙 曹 源 曾 邱 寶 樹 錢 葆 青 馮 庚 潘 鴻 觀 林 炳 華 陳 光 燾 張 麟 李 鼎 謝 紹 曾 李

熊 韓 海 甲 李 壬 林 徐 良 弼 王 會 林 牛 鑾 宜 翰 吳 惟 藩 崇 勛 李 金 波 陳 祖 培 魏 敦 詩 方 恩 第 張 洪 熙 鍾 長 庚 李 十 萬 孫

慶 鳳 陳 達 萬 姚 金 培 王 樹 銘 蕭 基 豫 錢 朝 選 (布 經 歷) 楊 繼 忠 申 曾 祓 雷 福 培 張 如 棟 (布 理 問) 董 一 甫 州

同) 趙 鴻 飛 魏 祚 臣 (州 同) 陳 肇 保 邊 崇 善 張 贊 長 朱 雲 泰 (按 經 歷) 吳 景 死 魯 其 昌 孫 庚 (鹽 經 歷) 鮑 一 甫 州

(直州判) 曹學詩 陳思曾 溥 思 僑 楊 同 昇 楊 光 樾 張 朝 甲 (州 判) 一 惠 樹 卿 冀 國 政 王 作 梅 康 鎮 業 梁 榮 棟 一 甫 州

連 英 王 昌 善 王 執 中 (布 庫 大 使) 展 式 衡 趙 裕 香 顧 忠 翰 李 超 林 沈 錫 萬 文 澄 樊 金 (批 驗 所 大 使) 姚 文 煥 (鹽

大使) 李紹祖 祝華春 沈頤 范雲 罇 尹肇 燕 黃 龔 張 壽 增 任 萬 源 李 麟 閣 方 文 格 祚 紹 曾 延 樟 呂 萬 圻 齊 桂 泰 高 溶 朱

加 曹 任 鴻 鈞 湯 元 勳 張 菱 新

呈濟良所原稟

具呈人陳氏多年隱瞞合盤托出仰求 貴所紳士代為轉達 總廳存案以杜後患永斷葛藤俾氏歸宗擇配憑媒嫁夫氏本姓陳係江蘇元和縣人落生後父已去世因母無乳托義母沈范氏撫養不久親母又去世義母費盡苦心撫養成立歷二十年如一日無異所生奈沈門家計艱難流落申江衣食不贍幾至凍餓雖有范氏母舅范子林范鳳鳴范阿興兄弟三人各不相顧看看待斃矣義母萬不得已託姓洪氏寄身青樓氏隨其左右相依為命義母之失節未始非氏身累之也沉淪數載不遇知音魔障紛乘虧累愈甚義母曾對氏言曰無論如何不忍再令汝為娼矣乃命蹇時乖事勢相逼不能完厥初志債戶盈門點金無術義母屢尋短見幸俱獲救氏既哀其遇又傷命薄人力不能勝天大復何尤遂定計賣身補債託石洪媛媛償清即嫁斷不戀此烟花此賤身為娼之實在情形無絲毫隱飾者也迨去歲北京創辦樂戶妓捐由申江來京在皮條營開設洪厲小班義母歷盡艱辛受盡驚恐積勞成病時作時止方冀趁此時光宿累清債便可急流勇退殊不料樂極生悲義母一病不起就醫在津遠爾長逝氏伶仃孤苦孑然一身范氏義母舅等自仰給於我母女後亦時時往還認爲親串世態炎涼不足一噓今義母既故宿債已清氏雖失節立志自拔擬即日改換門楣姊妹行數人亦一一爲之擇配本身擇同鄉朱明善嫁之爲妻其人少年老成絕非輕薄子弟並有媒妁爲証恐日後義母舅無理取鬧用特投 所稟明伏祈轉達 總廳准予存案並求從速批示永斷往來以絕後患實爲 德便 再范氏義母舅三人品格不高難免不覬覦氏身別生枝節所有洪厲班一切牛財擬變價之後分贈伊兄弟三人恩至義盡藉表區區如其不知進退或有訛索等情尙乞 矜恤保護以渡餘生不勝哀懇之至此稟

陳氏即洪媛媛歸宗嫁夫光明正大范氏兄弟既忍置於前坐視不救今復變置生財酌量分潤恩至義盡似不當再牛枝節特人心叵測欲本所代呈 總廳存案亦先事豫防之道不爲過慮候 總廳批示再行飭知可也 濟良所批

外城總廳批示

據濟良所紳董函送妓女洪媛媛歸宗嫁夫懇予立案等情查閱稟詞情殊可憫該女幼爲沈范氏所養流徙爲娼託姓洪氏沈范氏今已身故該女立志歸宗憑媒嫁與朱明善爲妻妓女從良本得自由范氏雖屬義母舅然既令爲娼在法當絕何況范氏兄弟以窮無賴子仰給於娼門度活者更無親誼之可言允宜永斷往來以免再生枝節該女願將洪厲班中一切財產變價分給更屬恩至義盡倫范子林范鳳鳴范阿興等敢於霸阻從良及將來向該女夫家藉端滋鬧准其投案稟請懲究以示矜全而杜刁惡除照會濟良所遵照外准將原呈存案可也此批

安內土兒胡同安醫館理婦 本號由外洋會館專辦書報諸君應各 色紙張發售各字號請認明皮紙黃白也

來函

京話日報館大主筆台鑒 連日○貴報登載愛國演說一篇 實在真說著中國人的毛病 佩服之至 就如綢緞罷 中國的綢緞 總算甲於天下 無奈中國人的脾氣太壞 一見了外國貨 真跟見了親人一般 其實外國緞子 是半絲半棉的 那絲多半是從中國買了去 人家兌上一半棉料 不過做的畧微精緻點 就賣起大價來 反把錢賺了去 諸如此類的甚多 一時也說不盡 真是可惜可歎 幅面比中國摹本窄好幾寸 問問價錢 每尺倒要貴一兩多銀子 新的時候 原比中國緞子光亮 只要做成衣服 經烙鐵一烙 已經不如沒做的時候亮了 何況再穿過幾天呢 算起來每做一件衣服 總比用中國緞子 加上兩三倍的價錢 穿的日子 又減兩三倍 這些毛病 在穿的人 也未嘗不知道 無如毛病改不了 不穿外國緞子 總覺著不闊 總覺著不時興（婦女尤甚）並且身穿外國緞子 再戴上一幅洋眼鏡 洋草帽 嘴裏吹着洋烟捲 就算是合洋派 備洋務 那裡還有什麼愛國的心思（外國東西 不如中國的 尙且如此 其餘的更不必說了）至於貴報上說 勸我們也學學日本 搵一點美國烟葉（明知貴報是反話）這件事我們也計算過 不但與愛國烟的意思不合 只怕我們再多賠幾倍錢 與銷路還是無益 現在我們要推廣銷路 已經是減着價賤賣 中國人的毛病 是認貴不認賤 認假不認真 不信拿我們的煙 裝在外國匣內 賣起大價來 准有人要 總要拿錢送到人手裡 心裡纔舒坦 怎麼見得呢 天津的北洋煙草 上海的三星公司 他們的煙 都搵着有美國葉子 味道也很好 與外國煙彷彿 市面上照舊還是不認 銷路也還是不廣 可見中國人的人格 憑你說破了嘴 也是不中用的 如今我們只好認定了宗旨 儘管往好裏改良 總以跟外國煙味彷彿爲度 吸煙的人 若再不肯吸 那也就無法了 就算我們的煙 仍舊賣不大開 賺不了錢 還是小事 中國的前途大局 可就真不堪設想了 可歎可歎 貴報維持風化 感人最快 望將此信登在報上 再爲喚醒喚醒 中國幸甚 敝局幸甚 此請 台安

北京工藝商局主人謹啓

要緊新聞

按吸煙本是一件最小的事 吸中國烟也是吸 吸外國烟也是吸 何妨大家都吸中國烟 借此也發一發愛國的心思呢 若說小事 可以不必認真 那大事可就更沒指望了 請看人家 還是認定宗旨 照舊不肯用外國葉子 (依我說還是先兌點美國葉子好 等大家有了愛國心 再慢慢的撤去 也就不嫌壞了) 真是從此不能發達 把好好的事 給就快壞了 我們看管 也是不忍 衆位何妨動動心 學學法國人和日本人呢

本館加註

催定鴨綠江伐木合同 ○鴨綠江右岸木料 久被日軍採伐取用 現由趙將軍電達政府 請照會日公使 催諭日本商人 趕緊前往奉天 議定辦法 要再往後遲延 恐怕本地商民不答應 萬一有激變情形 奉省不能擔任錯失 按鴨綠江右岸林木 在中日會議東三省條約的時候 議定設立公司 歸中日合辦 另詳細合同 如今趙將軍催議辦法 大概就指的是這個合同 所說激變一層 想來是中國商人 恨日人獨攬利權 致有怨言 但中日條約 在這一欸載明「中日股東 利權均攤」將來議訂合同 必須認定這兩句話 不可含糊

會議整頓各省學堂 ○學部堂司各官 因近來各省學堂 無端的常要起風波 實在與教育的進步有碍 現在商議 行知各省督撫 等提學使到任後 趕緊查明官私學堂 共有多少處 一併報部 並細心挑選教員 從嚴約束學生 由各提學使 按照地方情形 師生程度 分別明定條規 真請督撫 斟酌辦理 以免學堂內常出笑話

俄國知照新設領事 ○俄公使照會外務部 說俄國新設奉天領事 凡是東三省地面 合蒙古各處 一切商務交涉 全由奉省領事辦理 請貴部查照

解餉委員受累 ○向來各省派解京餉 總得找戶部書吏 說好了花費 餉銀纔能交庫 不致有什麼留難 但這是多年的陋規 相沿已久 却有個一定的數目 每萬兩須費多少 或五十或六十 按地丁關稅各省分別 各省委員 可以預先計算 在正項以外 另預備此項銀兩 到京後交了部費 諸事全由書吏包辦

辦的很妥當 現改歸司官經手 還是免不了勒索 並且有口袋扛抬等費 名目很多 無從計算 補平一層更很 每萬有補四五十兩的 至少也得二十兩 統計各種花銷 比書吏不止加倍 所以解餉的委員 近來人人叫苦

駐俄胡大臣的密電○駐俄胡星使 電達外務部 說俄國政府 前派礦師工程師 前往蒙古伊犁新疆等處 借名游歷 其實是查看路礦地勢 聽說這些個暗查員 已經陸續回國 據實稟報俄政府 可見俄人居心 真不可測 請趕緊求對付的法子 以免被外人暗算

日訪員前赴滿蒙○現有日本訪事員 分頭前往滿洲蒙古 調查現在的情形 並各國寄居的人數 俄國遲延撤兵○俄國政府 由滿洲撤兵的事 借口轉運艱難 又因本國跟西伯利亞 屢天起亂 不免故意 遲延 現今哈爾濱一帶 還有二十幾萬戰兵 大約不到十八個月 斷不能撤退 聽說要向日本 商量展 限 日本的意思 也打算通融着答應

本京新聞

博物院裏又添了兩張像片○廣渠門裏臥佛寺 年年是五月節開廟 到了這天 熱鬧的了不得 今年廟期 更不必說了 各項買賣 各樣雜耍 燒香的 閑逛的 廟裏廟外 擁擠不動 有個外國人 帶着快境 也去逛廟 進了山門 裏面有許多人 圍在一處 不知是作甚麼的 擠進去一看 是箇攤子 一拐一拐的 在那裡唱曲兒哪 洋人看着新鮮 就給他拍了一箇像 又往裡走 遇見個唱秧歌的 也給他拍了 個像 前後遊了一遍 坐在人力車上 想要出廟去 這羣無知的人 不懂羞恥 以為還是美事 圍着人家的車 一動不動 洋人笑嘻嘻的 對着衆人直點頭 隨手拿出一把銅元 嘩啦啦扔了下來 衆人唏唏哈哈 滿地亂搶 洋人大笑一聲 車可就拉着跑了 唉 丟人

木廠子真叫字號○東華門南池子 有個合盛祥木廠 東家某姓 也在廠內住 使喚箇跟班的 年紀太輕 不知好歹 借著主人寵愛 常在外邊惹事 前天下午 坐在木廠子門口 四下張望 彷彿是瘋子一般 這個當口 街坊家的婦人 從旁經過 跟班的不懂人事 故意說輕薄話 婦人大怒 很挖苦了他幾句 他自己不知道錯 跑進木廠 跟主人訴委曲 遭了些謠言 把主人騙住 發下話來 叫他找人家不答應

跟班的得了這句話 胆子立刻就大了 闖進街坊院子 要打婦人的丈夫 可巧男子沒在家 婦人的婆
 母 出來同他講理 麻煩了半天 一定不走 婆媳無法 跑到木廠子去大罵 後經巡捕解勸 纔算拉倒
 嘆 木廠子裏跟班的 也敢如此麼

富商害人○日本人山中 收押洋車 本是一件犯法的事 日本使館 早就應當禁止 直到如今 並不追究
 由著他的性子 一天一天的去害人 真是一件奇怪事 各處當商 都看出便宜來了 這一家子 那一
 家子 全都收開了車了 海甸乾元當 東直門富源當 報上已經說過 惟獨彰儀門裏豐聚當 收的車最
 多 這幾天的工夫 收了足有一百多輛 這種貪利害人法子 爭回了利權 也實在不體面
 玉器行要請工人聽演說○京中各玉器行 每逢會議 另添演說 已登本報 按玉器行會議 全是張羅買賣
 的人 琢磨玉器的工人 向來不去會議 現在添演說 自然也沒工人去聽 長盛齋朱鐵言 因琢磨玉器
 也是一宗工藝 不可不叫他們明白 每逢演說 打算請他們去聽 不知同行願意不願意

各省新聞

漁業公司的成效(奉天) 奉省沿海一帶 開辦漁業公司 三月裡委黃太守家傑 跟日本清利公司 議定合
 辦 現時剛開辦一箇月 已經收漁稅五萬 兩國各得一半 聽說這件事 清利公司很把持「一定」多
 有掣肘的地方 不能由華官作主 其實所收的數目 還不止此

興化縣學堂停課(江蘇) 揚州興化縣 有一羣賣力氣的苦人 因為跟官立的鹽棧 大相反對 都是些下等
 人 舉動不免粗鹵 地方官員 指為學界中人 從中煽惑 硬加上不法棍徒等字樣 以致各學堂一律停
 課 這幾天還沒了結 恐怕要鬧出禍來

私弊難除(江西) 饒州景德鎮統稅卡委員 曹太守樹藩 私受紅錢 被人卜控 經上司派統稅局文案羅大
 令文昭 前往密查 羅大令又信用家丁 所查的情形 多有不實 並有受賄的實在憑據 總局另委楊別
 駕翁(聽說是提調的親戚)再去嚴密訪查 可不知查的實不實了

兩市上市(清江) 今年南方天氣 熱的稍為晚些 所以直到閏四月 纔有新繭上市 一開盤的價錢 湖繭
 每斤五百一十文 後來繭繭的多了 減到五百二十文 其餘的繭價 每斤止三百八十文

官門

五月初六日禮部 太常寺 正紅旗值日 戶部引 見五名 禮部九名 工部五名 理藩院七名 光祿寺二名 正書蒙一名 喇白漢七名 鑲紅滿四名 內務府二十三名 順天府尹袁樹勛到京請 安 穆精額由口外賜奠回京請 安 敬中堂等專摺謝賞粽子 恩 楊聖清預備 召見 振貝子續假五日 陳兆文請假五日 召見軍機 楊聖清 袁樹勛

電報

日人開滿洲博覽會○東京來電說 日本政府 現已議定 要在滿洲地方 大開博覽會 韓臣因亂事被拘○又說 韓國各員 並內務府等官 因亂黨滋事 有消息相通的話 牽連在內 因此被拘的 很有幾個人 聽說駐韓總監伊藤侯爵 已由東京到了韓京

火山炸裂○又說 日本熊本左近 阿蘇火山 現有炸裂的情形

俄外相實在辭職○德京電報說 俄國外相格列密斯金君 打算辭職一說 實有其事

俄公爵回彼得堡○又說 俄國烏羅基密爾公爵 現已起身 仍回俄京

各欽使會銜的條陳○倫敦電報說 中國出使英法德美各大臣 聯銜具奏 大槩是請力行新政 共計三條

〔一〕請趕緊議定立憲制度 〔二〕請宣布地方自治章程 〔三〕請頒行言論集會條例

英副領事停止辦公○上海來電說 駐廣州英總領事 接奉駐京英公使行知 叫把廈門英副領事館 暫行停止辦事 怎們個意思 還沒有下文

英德和睦○德京電報說 德國派專員 前往英京 倫敦台埠紳商 大為歡迎 又大排筵宴 請大法官禮杜君 德國駐英公使 彼此對說祝詞 並表明兩國永遠和睦的意思

德皇對眾宣言○又說 德皇在諾爾達基羅地方 宣明德國海軍 並大小商輪 日見進步情形 又說德國的政策 總以和平為主

俄伯爵有起用的信○又說 法京現有傳言 俄國維的伯爵 頗有起用消息

法議院相信政府○又說 法國議院 因政府改革民政 大家都表同情 並聲明相信的意思

法議院相信政府○又說

法京現有傳言 俄國維的伯爵 頗有起用消息

法議院相信政府○又說 法國議院 因政府改革民政 大家都表同情 並聲明相信的意思

新戲

中國勞人為義順和班編撰此戲已得出版演業 外城總商會嘉獎並賞給銀牌一面本館將原本逐日排登以供同志共賞並擬約樂同人為該班呈請專利年限他處暫勿排演是幸 (另印單本登舉出售)

〔廿四續〕

女子愛國

且白只因卞大老爺新立女學堂命我當女教習、我想女學堂第一要規矩嚴肅、一槩男子不許進門、這管門司事的人、是最要緊的、打算叫你在司事房裏、管零碎事、每月送你四兩銀子、還有喫有喝、問你愿意不愿意、丑白那敢情好、我求之不得的、姑娘放心罷、我破著我這點精神、早早晚晚裡裡外外、全都照管到了、總叫學堂的規矩一點也不能錯、真個的你們識文斷字的人、都知道勸人讀書、我們這鄉下老婆子就不知道好歹香臭、難道我就不會變一個兩面人嗎、且笑白這就是了、王大娘你可要好好的改呀 丑白那是自然、一定要給姑娘作臉的、你聽外邊鑼響、許是縣官來到了、雜扮皂差伺候 生扮知縣騎馬上 夫人坐車上到門下馬下車 抬頭看介 生白 果然一座好女學堂 依次進介 日見介 生白 憂葵先生多受辛勞了 且指引二人介 這一位是鍾華仁、這一位是畢可興 二人拜揖見介 生白 兩位姑娘慷慨好義、叫這一縣的人民受益不淺、下官當面謝過 鍾華仁白 大老爺忠心為國、民女敢不發出天良 夫人向鍾舉白 這位就是捐銀子的鍾姑娘、這位就是捐房子的畢姑娘、真是可欽可敬哪 二人拜揖介 夫人向魯白 難得你漆室縣三位賢德姑娘、都湊在一處了 末白 出了二位有名的賢人、我們同鄉也大大的有些光彩 生看丑介白 這是何人 且白 此人叫做王大娘、可以作學堂裏一箇女管事的 生白 但憑憂葵先生分派 丑請安謝 官介 夫人白 房子二十幾間、住二十個女學生、到也合式 生白 請問憂葵先生、這學堂裏邊、應該怎樣安置、且白 前院兩間作司事房、中層五間作講堂、後層五間作藏書樓、東廂房作為喫飯廳、西廂房作為寄宿舍、後面大院作為體操場、這不過是小小規模、暫且將就、等將來有錢再推廣、越大越好 生白 算計十分周到 畢白 民女有一言、不知當講不當講 生白 有話請講何妨 畢白 這添室縣的女學、是從此為始、請大老爺寫一塊匾、懸掛講堂之上、也好叫後來的人看看、作個記念、

〔未完〕

演 說

◎ 國 粹 ◎

滿洲一分子

滿洲的舊俗 清文 弓箭 髮辮 這三樣事 都可以算是祖遺的制度 現在弓箭已經廢了 清文不久也就
 要失傳 就剩這條辮子做幌子 有人極力的維持 保護髮辮 就算保存國粹 意思却也不錯 若滅盡了滿
 洲的風俗 大清國的外貌 還從那裏顯得出來呢 再把髮辮和滿洲文字 兩兩一比較 要保存國粹 髮辮
 要緊呢 還是滿文要緊呀 這條辮子 本是毫無用處 在人身上一不但無益 並且於衛生有害 未從要做
 甚麼事 先得張羅他 不把他盤起來 辦事總不利速 不然他便跟着瞎搗亂 碍事的地方很多 穿件新衣
 服 一天的功夫 辮油就給你毀壞了 潰上了辮油 刷洗都不容易 在當兵的弟兄 更喫了這條辮子的虧
 跟人打上交手仗 叫人揪着了辮子 性命可就算交代啦 這不是有害人身的一宗東西嗎 留着髮辮 就
 算保存國粹 人民所受的損處 可就一言難盡了 請問治理國家的大人 是要保人民呢 還是要害人民呀
 即便捨不得割吊他 把他盤在帽子裏 究竟比搭拉着好看 人身也少受些累 豈不便當的多了麼
 滿洲的國粹 並不在形貌 如今的打扮 早就改變了許多 真正國粹 就是清文 如今倒看的很輕 滿洲
 真懂清文的 十個人裡 不定有一兩箇沒有 現在各國交通 那一國強 那國的文字要緊 外人學漢文
 也不是尊重中國人 爲的是辦理交涉 人家好喫不了虧 政府若注重清文 外人一定也要學清文了 俄羅
 斯跟中國交通最早 當時中國的聲勢大 所以俄人就學過清文 清文是○太祖高皇帝創造 合着國語的聲
 音作成 實在是○本朝的國粹 髮辮並不創在○本朝 自古胡人的裝束 就是梳髮辮 要把髮辮也認作國
 粹 未免是胡拉亂扯了 保存有害無益的髮辮 不如保存有益無害的文字 再要按着時勢談起來 說句該
 打的話 兩樣都可以廢去 既講保存國粹 何不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理 振興振興 中國歷代帝
 王 雖不是一姓相傳 治國平天下的大經大法 可是千古不磨 要維新就得復古 不認真的復古 斷不能
 夠維新 這纔叫作國粹 這纔叫作中國的國粹 中國的國粹 就是大清國的國粹

要緊新聞

俄人嚴防偵探○哈爾濱的俄人 遇有中日兩國人 前去遊歷 防範的很嚴 總疑心是為窺探軍務 往往被他們誤害

俄人辯論日本報的話○日本某報登載 日本某訪事員 發了一個議論 說從今以後 松花江的航路權 不能再叫俄人得去了 有個俄國人 名叫考朴斯克 極力辯駁 說照一千八百五十五年 所定愛理條約 俄國在滿洲地方 應有行船最大的權力 此約要並沒作廢 不論滿洲開放不開放 俄國自能照約辦理

政治館開辦消息○政務處奏設政治館 等五大臣回國後 纔能開辦 由提調以下 應派編書各人員 就用 五大臣的隨員充當 並不另派外人 政府的意思 開館時候 先把各國官制 各國憲法 各國財政 趕緊編譯出來 以便細細參考 挑選最妥當的照辦

黑龍江請免被佔地租○俄國東清鐵路公司 在吉江兩省 變盡方法 硬佔民地 報上說過了幾次 現由 程將軍電商戶部 說呼蘭府所屬界內 東清鐵路相近地段 被俄人佔去 約有二萬三千餘畝 屢次照會 俄提督 請他交還 俄人借詞推諉 總不肯交 民間種不着地 還得照例交租 未免太苦 應請暫准寬免 戶部回電說 這頃地畝 由什麼時候被佔 請免租稅 是不是奏准有案 詳細回覆到部 再行定奪

按俄人侵佔民地 實在違背公法 很可以據理力爭 要是一味的懼怕外人 不敢說實話 才沒收回的 日子了 這樣膽小 只怕東三省地面 都要變成俄國地土了

籌款項推廣礦務○塔爾巴哈台辦事大臣 電達商部 說哈屬礦產最旺 煤油更是大宗 前次有俄商要求 業已批駁 由官庫撥款 自己開挖 目下大有成效 出產很多 但是用土法開採 究竟難得厚利 現打算添籌官款十萬兩 再招商股十萬兩 作為官商合辦 改用西法 必可大開利源 已經選派委員 往上海置辦機器 請商部札行上海道 妥為照料

議駁荷蘭人招工○粵督岑宮保來電 說荷蘭國人 要在廣東招募華工 前往澳洲開礦 他們定的章程 很不妥當 業已駁回 荷蘭公使若到外部要求 總得他把章程改好 纔可答應 免得華工受虐待

清查關外荒地○政府行知奉天將軍 叫把奉省墾務 通盤籌畫 現時開墾各項地畝 圍場牧地 有王公大

神 專治婦人胎前產後經血不調赤白帶下 蓋小兒之藥天下繁多 此膏坤中至聖之 專治風寒 傷分十症 冰珠白

員莊田 有八旗官地 也有民間私產 國初撥收的時候 政令寬大 並沒十分認真 到後來慢慢開闢 免不了你侵我佔 糾纏不清 直到今日 弊病很多 應一律丈量清楚 查明頭緒 分別招領 總要全數 開墾 不可再有開荒 並把辦理的情形 隨時詳細報部

造就鐵路人才○督辦鐵路大臣袁宮保 跟唐侍郎商議 打算把鐵路學堂 推廣學生額數 多多造就人才 專預備各省取用 並另立鐵路速成一科 以便早早卒業 分派各站 充當站長 免得再出弊端

警部調查外省報館○聽說巡警部寄電出去 通行沿江沿海各省 叫查明各處口岸 所有華字報館 共計多少家 並一切內容宗旨 趕緊詳細回電 大約這一番行查 是為頒行報律起見

本京新聞

學堂的笑話五則○某學堂裡 鬧的笑話很多 檢他最可樂的 今天說上幾件

●學堂裡頭 有兩箇木匠 每人每月 工錢四元 這幾個月以來 總辦給錢 木匠沒了法 去問總辦 總辦是位外國人 學著中國話說「現在沒錢 有由錢千 明命天田再來和碩罷」木匠不答應 非叫他給錢不可 總辦著急 大聲說道

「木匠 匠槍老勞 不要著找急計 我給你請安啦」

●二班某學生 是正月入的學 按月交學費五元 從來沒有欠過 上月的時候 忽然又合人要錢 總辦說啦 三月裏沒給學費 共欠十五元 學生回

說 我全給過了 現有收條為憑 為甚麼還要訛人

●德文教習某君 很能巴結外國人 近來得了提調 更敢胡作非為了 學堂裏頭 每月所進學費 全入自己的腰包 算學教習 向他要薪水 不但不給

還說了好些個閑話 全堂學生 動了公憤 一齊罷學 後來把某教習辭出 纔算完事

●上一個禮拜 有人去找學生 進到學堂裏 鎖門恭候 一個人也沒有 問了問館役 敢情都逛小班去了

●三班有個 新學生 是四川人 自稱是德國學生 想想他够多們無恥 人情事理 一點不懂 時常還出外招搖 有

一天高興 跑到石頭胡同去鬧撞 被妓女給罵了出來 不知是為甚麼事

好人難作○高子江創立演說會 一溜胡同書館 本要出來帮忙 已登本報 主人是箇未開化的人 被人調

唆 居然變了卦 說茶館裡頭 若要添演說 與生意大有妨碍 頑固人聽了 也不以為然 居然就沒人

來唱曲兒啦 高君因為是公益事 不能強人所難 既不願意 只好作為罷論 跟同仁閱報社 商量明白

每天借地演說 現正收拾一切 本月二十九日 一准開辦

反話動人○通志閱報社 近日演說問答 頗有神情 有個文華章 故意裝作糊塗人 把那種頑固迷信的樣子 形容的逼真逼肖 別人來勸導 還彷彿不醒悟似的 一味的直說糊塗話 一問一答 實在能夠感動人 會友講報處 前天大鬧的教書匠 也是故意裝作的 用反話動人 意思也不錯 但是人格不高 問答的時候 總要點破了纔好 反而烘托 也不可太過火 恐怕大家一悞會 倒弄得沒趣味了

學生求籤○前天有人從前天洞路過 看見兩名學生 年紀都不到二十歲 身穿黃色操衣 外單沙塘月夏布長衫 (認不清是那箇學堂的) 氣象倒也文明 一邊走一邊閒談 誰和進了關帝廟 各人燒了一股香 各人求了一枝籤 兩人對看籤語 一同出廟去了 噯呀 學生學生 如今的時局 全仗着學生明白 把這些迷信的舊風俗 極力破除 怎麼倒領着頭兒迷信 鬧起這種事故由子來了呢 平時自稱文明 到了無心流露的時候 還是毫無見解 像這樣的人 恐怕不止這兩個學生囉

妨碍治安○前門旗盤街 車輛人馬 紛紛來往 有多們衝突 昨天有一個人 身上的打扮 像是箇保標的 手拿花槍 楞頭楞腦 站在街心裡頭 就練起武來了 你想想那個地方 可以練武嗎 一枝花槍 要的飛花滾雪 就難免不出危險 站崗巡捕 不但不攔阻 反隨着衆人看熱鬧 站在一旁直誇獎 也忘了自己的責任了 近來很有人議論 說各處巡捕 比從前退化的多 就這一件事上看來 實在不怪人說

各省新聞

邵州鎮已經開市 (揚州) 甘泉縣邵伯鎮 因米價昂貴 鄉民搗亂 鬧成罷市 經本縣宋大令 會同地方紳董 極力勸諭 業已照常開市

拆去城牆 (黑龍江) 江省城池 寬長不夠二里 非常狹窄 程將軍要把城牆拆去 四周推廣 以便興修學堂 設立各局所 將來開通口岸 也不至十分爲難 黑龍江的地方 近來很開化 斷不至有人阻撓了

仿照法製鹽 (廣東) 粵省官場 打算仿造洋鹽 早有此說 前次派呂陳兩大令 前往日本 考查農務 順便到日本產鹽地方 把熬煉新法 販賣收稅 各種辦法 一一詳細查明 以便仿造 聽說廣東大員 很注意改良煉鹽 等委員查明回來 必要照法製辦

罷工惡習中外各國屢見報端究未有如京城總商各工之狡惡尤甚者也查稅 諸無工人成做則無有就桂無有就桂

上諭

五月初七日兵部 太僕寺 廂白旗值日 宗人府引 見九名 兵部三十一名 刑部六名 都察院一名 廂紅蒙六名 廂紅漢八名 江甯布政使繼昌請 訓 熙麟 王廷銓預備 召見 芬車請假十日 召見軍機 繼昌 熙麟 王廷銓

上諭前因京師入夏以來雨澤稀少當經派禮親王世鐸等虔詣覺生寺等處恭代拈香朕復親詣 大高殿拈香虔申祈禱仰荷 昊蒼眷佑連日滉沛甘霖朕心實深寅感尤宜敬謹報謝用答 天庥本月初九日朕親詣 大高殿拈香派醇親王載灃前詣覺生寺恭代拈香 時應旨仍派順承郡王訥勒赫 昭顯廟仍派貝勒載洵 宣仁廟仍派貝勒載濤 凝和廟仍派貝子溥倫同於是日分詣拈香仍冀頻邀 鴻貺甘澍應時以慰農望欽此

電報

法政留學生畢業○東京來電說 中歷五月初四日 東京法政大學 舉行畢業典禮 內有中國留學生二百三十名 一同卒業 領取文憑

杭州美領事裁撤○上海來電說 駐杭州美領事館 奉美政府命令 就在本月裁撤 所有現辦各事件 並將來一切交涉 全由上海總領事兼管

美總統的意見○路透電報說 美國大總統羅斯福 對紐約猶太人聲明 俄國俾羅斯杜克地方 猶太人被殺的事 大總統很抱不平 但外邊紛紛議論 與各國政治 頗有妨礙 各國官場 也都無可如何

俄兵謀叛○又說 俄國全境各處 所有陸軍兵隊 都有擾亂情形 瑩巴斯杜堡守備隊 奪去三尊大砲 意在謀叛 但被官兵圍攻 業已不敢對敵 阿鐵薩卑的人民 恐怕艦隊叛亂 開砲攻打街市 人心惶惶 很不安靜 其餘滋事地方 還有好幾處

俄議員大動公憤○又說 俄國內務大臣 跟法部大臣 在議院之內 演說俾羅斯杜克虐殺的事情 口氣之間 頗有辨白袒護的意思 各議員很動公憤 連聲大呼 說一定是虐殺 我等都要辭職 大眾紛紛喧鬧

兩大臣話沒說完 只好暫退 摩國條約簽押○又說 摩洛哥國王 因阿爾塞士拉斯會議 跟各國議定的條約 現時業已簽押

新戲

日排登以供同志共賞並擬約集同人籌辦班星請專利年限他班暫勿排演是幸
（另印單本登舉出售）

〔廿五續〕

女子愛國

生白這是當要有的 末白這匾上四個字、必要想得妥當方妙 生白下官想起四箇字來、衆位以爲何如 末白是那四箇字 生白這女學堂教訓出來的、將來都是國民賢母、就寫母教根源四字罷 末白妥當之極 生白這匾上落款、須我們大家一齊列名纔是 且白就請大老爺先寫 生提筆介白我寫上下良法 且白我寫上魯至道 鍾白我寫上鍾華仁 畢白我寫上畢可興 末白我寫上郭粹存 且白應該夫人寫了 夫人白請老爺替寫了罷 生想介急介白我怎麼就會忘懷了、寫萬氏二字麼 且問夫人介夫人名字是那兩個字、說出來寫上 夫人白老爺知道 生想介急介白我怎麼就會忘懷了、偏是想他不起來了 且笑白大老爺快快想想、當初是在那個地方、問過夫人名字、就可以想起來了 夫人低頭羞介生白夫人就再說說何妨 夫人白老爺憂國憂民、連爲妻的名字都忘了、妻不是叫萬年長麼 生喜介白哦哦哦、想起來了、想起來了、當初招贅時節、在洞房裏對聯之上、看見有夫人的名字、下官真好糊塗、這兩年憂心國事、就把風流佳話、全都拋在九霄雲外去了、哈哈 提筆寫口念介萬年長等全立 白待我再念上一遍、卜良法、魯至道、鍾華仁、畢可興、郭粹存、萬年長、呵呀、這也巧了、怎麼我們幾箇人的名字、湊起來竟成了幾句吉祥的話了 且白待大家一齊看來 又念一遍卜魯鍾畢郭萬且白果然妙呀、這鍾華仁畢可興、分明說是我國必可興旺、到成了一個天然的頌詞了 末白這般湊巧、或者小小學堂、也能作些大事、把我國氣運挽回 生白果能挽回、真是朝廷之福也 唱休說是氣運衰不能回挽。郭仁兄一句話點破機關。女學堂是衆人同心來辦。這件事莫當作尋常等閒。倘若是教成了幾個真才幹。大英雄真豪傑就在此間。我眼看五大洲心中祝讚。小學堂與國家同享萬年。多虧了漆室女他盡心參贊。我再把新教法細問一番。白這學堂的教法、比不得家中念書、今日下官在此、要請憂葵先生當面演習演習、給衆人觀看、也好知道憂葵先生教化人的一片苦心 且唱 大老爺你要看教習操演。不由得我憂葵喜上心間。這本是保國家第一妙算。富強的真根本全在裏邊。我也曾勸衆人多把報看。我也曾勸同伴休把足纏。我也曾憂國家半夜悲歎。我也曾勸縣尊毀變妝奩。千思萬念都是怕民智淺。怕的是無智巧、不能與外國爭權。幸喜得到而今女學開辦。我盡心又竭力理所當然。倘能夠教學生成材一半。我一片心對天地死也不冤

〔未完〕

演說

◎燒火請風水◎

誠芝田

前幾天乾燥非常 又刮了幾場大風 塵沙滿目 懶得出門 悶在家裏看報 看到三十日的演說 忽想起一件可笑的事來 不由的就自己發笑 有人看見我的神情 這個說我看瘋了 那箇說我看傻了 我都不去管他 那段演說 是留聲老先生作的 題目是禍福由人 看罷之後 心下想起庚子前的一件事 是甚麼事呢 就是燒着了火 請人看風水 費了多少心思 耗了多少錢財 要問是怎們個原由 聽我慢慢的講來 西城阜成門 宮門口內路西 原有一家紙舖 字號是西德興 買賣做的很興旺 所有西北一帶的住戶 大半都買他的紙張 從光緒二十二年夏天 不記日期 約有掌燈的時候 舖裡的夥計不小心 可就着起了火來了 一連就是四五家 您就別提啦 瞧熱鬧的 真是人山人海 擁擠不動 有說他這舖子不公道的 人心都壞了 所以遭這箇報 又有說火燒旺地的 種種的無稽之談 真是無奇不有 後來趕緊修理門面 請風水先生看過 留了一箇小後門 沒有多少日子 可就又開了張了 你說巧不巧 不上幾個月的工夫 他的後房又燒着了 幸虧沒着起來 左右隣還沒受連累 掌櫃的同管事的 可就都傻啦 說這是怎麼回事呢 好好的爲甚麼又着啦 這可是怪事 這必定有了毛病了 莫若再請一位風水先生 詳細的看看罷 簡斷捷說 立刻就將風水先生請到「燒火請風水 真是一件怪事」先生到了舖子門口 左張右望 看了半天 嘍呀 先生說不好啦 怪不得你這舖子着火呢 舖子貼的地方 正在火字兒上 怎見得在火字上呢 聽先生說罷 由宮門口中岔 往北到中廊下口兒 是火字一撇 由中岔路南羊肉舖起 往北到天仙庵 是火字那一捺 東邊老虎洞 是左邊一點 西岔是右邊一小撇 大家一想 可不是嗎 真是先生高見 傻頭傻腦的央求 問有甚麼治法沒有 先生得了勁兒了 說這條胡同 當初必有人看過 這北邊必有鎮物 生尅治化 是一定的道理「胡說」萬不能錯的「生意」又故意的問道 這胡同北邊 應當有一座小廟 一羣大傻子

齊聲說道：『有有有』又問廟裏有一根旗杆罷。大家又說：『不錯不錯。葡萄園東邊，路北有一座小土地廟，廟牆外有一根旗杆。春景天刮大風的時候，廟裡有棵大椿樹，樹被風刮倒，把旗杆打壞。先生又裝着呆說：『啊，怪不得呢。你們趕緊修旗杆罷。』修好了，包管沒事。這一條胡同的舖子聽見，都嚇了一大跳。沒着火，都說便宜便宜。『傻的可憐。』若不虧先生指教，我們這一帶的舖子，必然是都保不住。大家當真商議起來，湊錢修旗杆。修旗杆就得修廟，忙了一陣子好的，修的眞馬利。選了一箇好日子，熱熱鬧鬧就開了光。了。箇舖子裏的人，箇箇都去燒香上供。誰也，落下。從此可就沒着火。這話且不題。到了二十六年，洋兵進城，小廟的主人，害怕的了不得，怕是洋人燒廟，把紅廟牆也給刷黑了。旗杆也砍倒了。二十七年那時候，可巧西德興又不小心，好好的又燒着啦。一羣沒知識的可憐人，匆匆忙忙，又把小廟旗杆修好。西德興紙舖，當時也就沒整理。新近這纔開張，你要勸他不必信風水，他可還是不聽。可惜瞎花的那些錢，薑點貨也是好的。你說冤不冤呀。再勸各舖戶的人，小心小心。現在雖然得了透雨，乾燥的太久了，還保不住要着火。廚房的廚子，跟小徒弟們，一天忙到晚，那有不困乏的理。燈兒咧，火兒咧，莫若掌櫃的管管。到了臨睡的時候，查點查點，那纔免得了這些事。

要緊新聞

請看照會俄公使的話○日前外務部衙門，照會俄公使，說中俄條約以內，所有伐木開礦，並估買民地等事，至今總沒議定。請諭令駐滿洲的俄員，把各項無理舉動，趕緊停止。然後再議。說的話很是強硬。按我國辦理外交，向來不敢說硬話。自從唐侍郎到外部後，每遇非理的交涉，嚴詞駁問，毫不退讓。可見中國外交上，也有了點兒進步。

日本人真會謀利○前有日本商人，叫做降旗元太郎，在奉天復州地面，強買鹽斤，不上捐稅。經營銷局連次批駁，降旗自知無理，願意把鹽斤賣出，就由督銷局收回。單說這一出一入，降旗已得一萬餘元的利息。飽載而去。你說日本人會牛利不會。

有治人胎前產後血不調赤白帶下 益小兒之藥天下無雙 此膏坤中至聖之 專治風寒 暑分十症 冰珠白 補膏

駁外人干預路政○外商兩部會議 各省鐵路要政 每逢初要開辦 必有外人出來阻撓 或是任意要求 應由外務部知照各國公使 除各省已修的鐵路 不在數內 其餘要修及修的枝路幹路 全由中國官員 並各省紳商 自行集股辦理 往後無論那一國 再要干預路政 全都照此議駁 以免外人再說話

劃一各路鐵軌○現據商部人說 各省路軌 大小不一 與交通最有窒礙 倘要一齊更改 所費太多 一時也難辦不到 但將來續修的路工 車輪跟鐵軌尺寸 務必歸成一律 纔是久遠的辦法

華茶滯銷○駐俄胡大臣來電 說俄人本愛喫中國茶 是一天離不開的 近來哈克圖科布多等處 販運茶葉 去的 比較從前 日見其少 考查原故 實因俄國自行種茶 邊在華茶裡售賣 貪圖分華商的利益 蒙古地方 現有俄商設立公司 專門研究製茶的方法 台一切香色口味 每塊內攪俄茶多少 製成蒙古茶磚 所有蒙古各部落 並俄國全境 這一項茶 銷場極旺 中國茶商 大受賠累 再不設法改良 中國茶就要斷莊了

本京新聞

內廷演戲○每逢節年 內廷有照例的官戲 今年立夏以來 沒見透雨 ○兩宮十分焦心 所有端陽節的節戲 已經奉○諭停止 前大得了雨 ○兩宮非常歡喜 這纔照舊演戲

又一個衣冠敗類○去年城隍廟廟會 有夥子衣冠中人起鬪 中華報上 已經說過 今年城隍廟 野蠻的事 情 更透別致了 初五日午後 來了一位闊少爺 同着二個日本人 一男二女 都是滿臉的灰塵 還跟著十幾個惡少 不知是朋友是下人 一齊進了正殿 少爺荒荒張張 趕緊就點香 把香點著 送到洋人面前 要叫人家拈香 洋人不肯依從 只是優樂 少爺覺著無臉 賭氣子把香摔去 城隍老爺 鬧了滿身的香灰 招得看熱鬧的人 擠了個風雨不透 出了正殿 又進茶棚要喝茶 那些婦女們 東藏西躲 不知往那裏去纔好 少爺還不足興 走出廟外 找來兩個巡捕 對著人家說道 你們這般巡捕 可要好 好兒保護洋人 萬一弄成了交涉 你我都吃罪不起 巡捕恐怕鬧事 也就不敢離開 在茶棚門口 來回 的照料 他們出了廟門 打打鬧鬧 滿街上招說 這位少爺 還是一個世家子呢 衣冠敗類 真正是無 來出 不提名姓 容他自己去改過罷

瓜爾佳氏殉夫○京報出洋學生吉賓 身故後妻子殉節 已見各報 今由他父親來說 吉賓在日本振武學校畢業 回國時候 路上得了個頭疼病 回家後勉強支持 到各處向親友演說 因此勞神 病勢加重 又被庸醫所誤 於閏月二十二日身死 兒媳瓜爾佳氏 識字明理 最是賢孝 痛夫情切 當日就哭死過去 了 已由本族請旌 並蒙鐵帥賞賜卹銀 一併安葬 這個情節 十分可憐

昇平樓主人實在開通○前因高子江借茶館講報 被頑固人所阻 作為罷論 我們聽者 氣悶的了不得 端陽那天 在陶然亭遇著穆子光 (就是賓宴樓內昇平茶樓主人) 對他商量 想著每天晚上 在茶樓上演說 並宣講各報 穆子光實在開通 這件事正對他的意思 又怕房東不願意 答應借用前樓二個月 如有 人不願意 三個月後再搬 就從本月十五日開辦 每日晚上八點鐘起 十點鐘止 到那時候 茶座已散 也就候不了做買賣 有願盡義務的講員 請三天內來信 以便奉約 輪流到場 借此又可以研究演說 也免得常說車轂輪話 穆子光預備茶水 借用桌椅 分文不取 如不願飲大壺茶 自己另買 亦無不可 朱陳嫁娶○前次洪媛媛遞稟立案 已蒙總廳批示 准其歸宗嫁夫 丈夫姓朱他姓陳 古人詩上說「畫出朱 東嫁娶圖」倒也跟這件車湊合 (北京畫報 大可以畫這箇圖) 定於本日迎娶 男家住在鐵廠 既在濟良 所遞稟 總算濟良所一段佳話了

各省新聞

嚴辦私收費用的船戶 (鎮江) 太古碼頭 有船戶詳貴 自立駁船頭的名目 專在租界江邊一帶 私收各划 船碼頭費 被英領事寶君查知 因民船船戶 不該在英界碼頭 勒索花費 吩咐巡捕 把詳貴拘送洋務 局 請照例懲辦 並寫信給鎮江關道 請轉飭地方官 出告示嚴禁

工業發達 (江北) 徐州北門外夾河街 所設的實業勸工廠 現在已見實效 發賣的貨物 計分出棉物 絲 物 毛羽 化學 機器 食物 木工等類 共有五十七種

仿造景泰藍 (廣東) 北京所出的景泰藍 在美國賽會 已得過超等功牌 近有廣東人 也能製造此物 摹 仿的很不錯 但只能做零碎小件 要打算推廣起來 製造各等徽章 和一切器皿 總得加一番精細工夫 才能夠賽的過人

罷工惡習中外各國屢見報端究未有如京城鑪向各工之狡惡尤甚者也查靴 舖無上人成做則無有靴鞋無有靴鞋 罷工惡習中外各國屢見報端究未有如京城鑪向各工之狡惡尤甚者也查靴 舖無上人成做則無有靴鞋無有靴鞋

官門

五月初八日刑部 都察院 大理寺 廂紅旗值日無引 見 前山西學政寶熙到京請安並謝 恩 成章因伊子補主事謝 恩 文炳預備召見 溥綱請假十日 順天府奏京師得雨四寸有餘 召見軍機 文炳 寶熙 皇上明日卯初二刻至 大高殿拈香畢還海

外城巡警總廳批

前據商人李福奎稟請在濟良所領娶常俊兒為妻一節當經本廳批示並照會濟良所查明去後茲據該所紳士袁鑑等稟稱李福奎實無妻妾並係作有生業之人常俊兒亦情願相從彼此毫無勉強等語該商人所請應照准仰該所照章取具李福奎願書送廳存案此批

右仰北京濟良所紳士袁鑑等准此

電報

俄議院要另立政府○路透社電報說 俄國議院議定 要求把政府大員 一律撤退 另行設立新政府 由議院斟酌考查 以定去留

美人代抱不平○又說 美國上議院宣布 美國百姓 因俄國猶太人 被俄官無故慘殺 很替猶太人不平 美民都大動公憤

懲辦犯法的公司○又說 美國華盛頓檢察長官 因斯坦達杜煤油公司 違犯法律 現打算從重懲辦 俄員被刺○又說 俄國有一員巡警官 上年一個月工夫 殺害無罪的人民 有一百二十名之多 情形十分

殘忍 日前在瓦爾索地方 被人用槍把他打死 諾爾威國王即位○又說 諾爾威國王波昆 現在特倫塞京城 舉行即位典禮 德國宗室顯理親王 也奉旨

前往慶賀 非洲土人謀亂○又說 南非洲克列坦報告 因斯西 諾磁敏里 以上各處 有土人謀亂 目下因斯西地方

法工罷市○又說 法國各處化金工匠 現時一律停工 已被亂黨佔據

掛失票在本地衙門存案若華洋人等拾去一體作廢特此聲明

新戲

日排登以供同志共賞並擬約樂同人爲該班呈請專限他班暫勿排演是幸
（另印單本登舉出售）

（廿六續）

女子愛國

掩淚介生夫人齊驚訝介夫人白憂葵姑娘說起教習之事、爲何這般傷感 且白咳夫人那 唱你不知外國人他計謀深遠我恐怕喚不醒同胞人萬萬千千。生夫人齊點頭稱敬介且白大老爺要看學堂的教法、奴家先有一言奉生白憂葵先生有何話說 且白這講堂的規矩、須聽教習作主、旁人不能攪越商量 生白那箇自然、下官不敢攪亂 且白如此大老爺縣太太郭叔叔俱請坐定、待我當面演來、叫衆女學生們走上 雜扮四女子手夾石板上且白還得兩位妹妹、作領班的學生 鍾舉夾石板站中間雜分站兩邊中間高桌上挂黑木頭牌且上旁邊椅子上站用粉筆在牌上畫一長圓圖旁寫地球二字 手持小棍指畫木牌對衆人白 世間上的人、生在天底下地上頭、不可不知道天地日月、是怎樣光景、衆位知道這地是圓的麼 衆白我們知道這地是平的、不知道是圓的 且白地彷彿是個球一樣、比方從上海開船動身、帶一個羅盤、打准方向、一直往西走、再往西走、再往西走、總不改方向、走上一年多、不知不覺又從外國走回上海來了、這就是從地這面、繞過地那面、轉了一箇圈、豈不是個圓的嗎 衆說異介鍾白請問教習地有多大 且白若是單算南北東西這個圓圈、共有九萬多里、若是按一里一里四方塊算、還更多呢 舉白這可大極了、天下沒有比地再大的了。且白地並不大、也不過是一箇星星那們大 衆驚訝鍾白 我們看天上星星、大的纔有酒盃那們大、怎麼說地也就是這們大一點 且白天空共有八個大行星、地球是第五箇大行星、有四箇比地球大的、有三個比地球小的、你們就可以知道那星星有多們大了、地有多們大了 鍾白這八箇星都是何名 且白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連地球共爲八星 鍾白這地球是人人腳踏着的、那七星也是人天天看得見的麼 且白那七星有天天看得見的、有幾年見一回的、有幾十年見一回的、正是因爲地轉、所以有時看得見、有時看不見 鍾白那個是天天看得見的 且白天快亮的時候、東邊有一箇大星星、名爲啓明星、又叫長庚星、那就是金星、地球大小、比他差不多、其餘那六星、有大有小、也都彷彿 鍾白噫呀怪呀、太陽比地是大是小 且白天中間不論何物、全靠着一個太陽、太陽比地大善好幾百萬里呢 鍾白月亮比地大多小 且白天月亮比地小約多多了

〔未完〕

演 說

● 書 獃 子 ●

諸 君

書獃子的名子 人所共知 不但京人有這句話 連鄉下哥兒們 都管迂老夫子叫書獃子 可見書獃子的不通 真成了全國的無用人了 街面上的朋友 心裏看不起文人 管着不明白世務的人 叫作挾書包的出身 辦點大小事情 始終是固執不化 從幼年聽見這些話 先也透着點兒不解 想着那些讀書人 要從皮毛上看去 一位一位「博袍大袖 高視闊步」(這兩句話 是宋朝人叅程大先生的言語) 走道兒漫漫騰騰 說起話來 吞吞吐吐 那一種拘泥氣 真是難受 若談道人家的學問 論理該應無所不通 上知天時 下明地利 人情物理 件件了然 熟記古今興衰 懂得些得失利害 齊家治國平天下 事事不出人家掌心 比到不讀書的人 那纔真是獃子一樣 爲什麼讀書明理 大眾反叫他獃子呢 後來入了學房 自家各兒去考查 身臨其境 這纔漸漸明白 哦 是了 哦 是了 敢則念書雖是好事 擱不住獃念死書 自從講書起手 整天際不離高頭講章 再搭上學詩學字 直到開筆作八股文 已經鬧得頭暈眼花 不是平上去入 就是者也焉哉 勉強對付着全了篇 腦氣筋早傷了一半(如今新學 比到舊學還要費心 只是有用精神 不至送在無用地方) 再搭上功名富貴 官迷財迷 外帶着麼酒色迷 天天顛倒夢想 如醉如痴 本就是一肚子傻學問 又加上滿心的傻思想 天長日久 這個人還不變成獃子嗎 問他獃病的由來 多半因爲讀書而起 衆人稱作書獃子 也算是名稱其實了 只是現今時勢 跟先前大不相同 先前中國的天下 是關着門兒過日子 這般獃子作了獃官 還可以管理那羣獃百姓 如同一缸清水 鷄尾大魚領着無數小魚 一院子青草 幾隻大鷄鉗着許多小鷄 沒有東西來害他 原可以慢游自在 從打海禁大開 萬國交通 五大洲的強國 一齊想著往前趕 說句文話罷 叫作躑足先登 這一下子可不好啦 彷彿半空中飛來一羣大鳥 有鷓鴣有老鷹 見了魚也撈 看見鷄也抱 嚇得缸裡大魚 使勁的往水草底下一藏 草地上母雞公雞 也

全向四下亂跑 賸下小個的雞魚(比百姓)只好任憑著鴿子老鷹抄去當點心 中國官到了此時 還不都變成
 馱子了嗎 如今大家要求自立 先得開通民智 要開民智 先從讀書人開起 能求讀書人不歎 作官的可
 就有用了 百姓也就不傻了 我們中國的前途 或者還有個萬一乾指望

要緊新聞

華商處處喫虧○上海商會 電稟商部 因常關出口棉紗 有要加稅的話 未免華商太喫虧 請咨照戶部外
 務部 暫求緩辦 但外部已得了江督的電 說棉紗一項 洋關稅重 常關稅輕 商船都奔常關上稅 又

要躲避厘捐 弄得厘稅兩虧 實在不合算 請按照洋關稅章 一律徵收 不知能辦到不能
 美政府辨明謠傳○美國政府 看見華字各報 登載着舊金山的事 受損傷的華人 原舊地基 不准再蓋房

屋 一律擱出口岸 叫他們到別處去立碼頭 這些箇話 實在靠不住 有電到京 柔公使照會外務部
 辨明這件事 地震後重新修蓋 必得好好籌畫 不能輕易動工 外邊的話 有傷邦交 不可聽信外務部

答道 中國政府 也沒聽信這些話 報上的言語 我們却沒很留心 請不必過慮
 各省請立政治研究所○有位都老爺說話 ○朝廷愛法自強 設立考查政治館 民情風俗 各省不同 請通

行各將軍督撫 在省會地方 設立政治研究所 保舉深通法政 熟悉情形的官紳 充當議員 就地改變
 已交政務處會議去了

禁止借名勒捐○政府通行各省 叫傳諭屬下地方官 不准借用美名 勒派捐款 私自肥己 聽說此次的行
 知 是為河南永甯縣的事 借口國民捐 勒索入己 因此鬧事 所以有這一番委派 唉 國民捐都可以

入己 真真叫人想不到
 各使館照常辦事○駐京各使館中人說 各公使往京外避暑 離京城無論遠近 遇有外務部來文 關係國家

大事的照會 要緊會晤的交涉 全都是連夜飛遞 斷不能少有耽擱
 厘金改歸商辦的回電○張季直狀元 前有條陳 請把各省厘金 改歸商人包辦 由戶商兩部 寄電到各省

商議此事 江蘇陳撫台 接電之後 札行牙厘總局 現據回稟 說蘇省每年 約收制錢一百六十萬吊
 各處捐局 所收落地貨厘金 還不在內 如果歸商承辦 每年能照數認繳 或者可以試辦 不然就斷

難准行 已據情回覆戶商兩部

神 專治婦人胎前產後經血不調赤白帶下 蓋小兒之藥天下繁多 神 此膏坤中至聖之 專治風寒 虛分十症 專治外痔腫毒人不合口
 血崩成漏或腹痛腰痛或木抽筋或保不能屈指未有見效是 神 藥專治婦人百數 十靈氣麻木 痛各症

本京新聞

西人野蠻○京漢火車 有個查票的比國人 名叫得桑 苛待華人 無所不至 客座裡頭 若有婦女 分外的更無禮 所作所為 大損鐵路的名譽 公司裡頭 未必能夠知道罷

公立蒙學○阜城閱報社 添設蒙學堂 已經開辦 招生三十名 一概不收學費

學生無理○平則門大街 三義軒書館 本月初五日 去了個學生 坐在板燈上 高聲短氣 唱開了小曲 掌櫃的攔他 說人家正在聽書 請先別唱曲兒 學生不言不語 站起來就走了 這不是完了嗎 工夫不大 他又回來 兜了一手巾猪肉饅頭 放在桌子當中 就喫起來啦 書館是回回買賣 別人都過來勸他 不可如此無理 學生更惱了 道着字號說 我叫常榮 在紅廟兒學堂 決不含糊 街上的土話 出在學生口理 實在難聽得很

外務警章○新定外務警章 第二十三條 說外國的狗 若是咬了人 應當把他拴上 送交原主 原主要不叫傷害 千萬不可動手 由挨咬的跟狗主商議 (巡捕不必管了) 按中國政體 本沒有治外法權 警察這件事 是各國文明政治 有保護外人的責任 就有治理外人的法權 既然辦警察 就得遵守警章 看起現在的辦法 真是叫人不可解 不但不能治外人 連一條外國狗 都不能去管他 萬一中國狗咬了外國人 又該當怎麼樣呀

仙姑被拿○有個劉普氏 看香為生 鬧騰了十幾年 在南橫街一帶 常常騙人 姑娘老太太 最愛上他的當 新近被巡捕抄去 問明之後 要發在各區遊街 編了一段歌 一面遊街一面唱 全是悔過勸人的話 等警聽罷 怪聲怪氣 唱出來一定可笑

停賣月台票○正陽門車站 前定章程 凡到月台候客的 都得買票 報上已經說過 火車站上 前天又出了告白 月台票一項 暫且停賣 說是有應商量的事 可不知是甚麼事

叫花子頭兒真訛人○北京的叫花子 也有一種頭目人 俗叫杆兒上的 又叫包月的 大小買賣 若是按月給他錢 一切叫花子 全不去登櫃台 舖戶開張挂匾 都得給他錢 却有一個定章 先拿大買賣說 當舖開張 照例十兩 驢市胡同仁惠當 現在改為寶善當 掌櫃的人很開通 見報紙上頭 議論過花子頭兒的事 疑疑惑惑 想要不化這筆錢 他的心裡 可又很害怕 因為甚麼呢 倘要得罪了花子頭兒 說

一箇口號 上 簡直的就不得了 合北京的叫花子 管保都能調了來 圍着門口兒一鬧 那不更麻煩了嗎 巡捕雖有保護的責任 多少年的老例 恐怕也改不過來啦

日兵打人○本月初六日 下午四點鐘 有一個人 坐着人力車 經過南御河橋 拉車腳疼 不能再走 央水坐車人 下車另僱 坐車人看他可憐 也就答應下來了 正在下車工夫 日本兵就趕了過來 舉起馬棒 把拉車的痛打 坐車的是外鄉人 沒見過這番情形 問拉車的 爲甚麼挨打 日兵不通華語 疑惑辱罵他 揪住坐車人 也給打了一大頓 嘴裏呢呢哪哪 還繙了半天日本話 看他的神氣 一定是罵人哪 不准停車 很可以好說 爲甚麼打人罵人呀 文明國裏 有這等的兵 也算是一個大污點

城隍飛跑○今年城隍爺出巡 比往年不同 轎子抬到街上 一溜烟兒的飛跑 好像是有甚麼原故似的 正在希奇 可巧就有人吵嚷 說這次城隍出巡 已經真明了總廳 批准之後 再三的囑咐 千萬別招搖 偷被報館知道 又要來瞎嘈嘈

北衙門照舊刑訊○奉○旨停刑訊 已經一年多多了 北衙門問案 始終不改舊章 不曉得是怎麼回事 每一動刑 必比人打得皮開肉綻 鮮血直流 那種慘忍法 實在不忍說 西城有個旗丁 爲一件不要緊的事 北衙門傳去問話 當天沒能夠放回 到第二天 家裏人去瞧看 費了許多的事 纔能進得衙門口 見了本人 敢情挨了打了 兩腮腫爛 痛的都不能說話 已經停止刑訊 不要緊的案子 還敢如此 當年的非刑 可想而知 咳 提督衙門 真是個黑暗地獄

各國新聞

裁撤護衛〔日本〕日本各大臣 都有隨侍的護衛 他們政府 現在議准 除了首相 合樞密院議長 別的大臣 一律裁去護衛 回想四十年前 日本封建時代 有好幾百箇大名〔大名如同中國的州縣〕都用着很多護衛 出門的時候 必要帶一羣 跟中國官場情形 分毫不差 如今變法維新 各官全不用護衛 日本的政體 真是大有進步了 盼著罷 盼著罷 大人先生 多咱能夠少用跟人 中國也就有了進步了 唉 就怕失了官體

官門鈔

五月初九日工部 鴻臚寺 正藍旗值日無引 見 鐵公等由口外賜奠回京請 安 綿文因伊子姪留署謝 恩 溥良因伊子補員外謝 恩 良泰續假五日 召見軍機

順天府告示

為出白話告示事 曉諭軍民人等知悉 照得巡警部衙門 前數天 據外城巡警總廳 轉據探訪局直報 訪得遵化州地方 有一箇老道 混造謠言 他說大降大災 人民遭害 如肯與他錢米 他就能替人求免 你們大家聽聽 世界上 可有這個理麼 他還說了些沒根沒絆的話 當時被遵化州訪明拿住 問明照例治罪 祇因至今 浮言未息 人心惶亂 恐怕還有這等樣人 在外謠言惑眾 不能不趕緊查拿 以防後患 因此咨照本衙門 通飭各州縣 一體遵照 查和尚老道 設法騙人錢財 大半如此 雖說人人心中明白 偏又專好聽他瞎話 你說我道 以訛傳訛 到處如此 實在可恨 故特出這白話告示 並通飭各州縣地方官 選派明白妥當差役 會同本地巡警局 嚴密查訪 爾軍民商賈 大男少婦 均要各自明白道理 不可亂聽謠言 為匪徒所惑 以致自誤身家 到那時候 後悔可就晚了 如果城鄉地方上 有這樣造謠言惑眾的人 立即知會本處巡警紳董 設法將他拿住 送到當官 嚴行審訊 問明之後 必定盡法懲治 並准領有賞稿 如敢藉此挾嫌 信口誣讒好人 亦必從重究辦 本部堂言出法隨 決不寬貸 懷之特示

電報

俄議員責問政府○路透電報說 俄國議員 因政府所辦各事 大為反對 在議院極力駁問 說的話很是得體 大家全都贊成 據說政府大員 專用壓制手段 勒取民財 單靠收入私囊 貪圖肥己 百姓萬分窮苦 實係被虐政所困 內務大臣回答道 小民窮困情形 目下很不好辦 議員要求政府辭職的話 竟不回答

美總統督催河工○德京電報說 美總統羅斯福 諭令巴拿馬運河工程師 務必趕緊完工 並在河工以上 親自來往督催

新戲

特選勞人爲義順和班編撰此戲已經出盡排演蒙 外城總商會贈給銀牌一面本館將原本逐日排登以供同志共賞並擬約樂同人爲該班呈請專利年限他處暫勿排演是幸 (另印單本登舉出售)

〔廿七續〕

女子愛國

鍾白怎們看着月亮像與太陽一般大且白太陽離地遠、月亮離地近、所以看像一般大、其實月亮小好些呢 鍾白地球既是圓的、難道在空中懸着不成 且白不錯、正是懸的、因爲被太陽的熱氣吸起在空中、所以掉不下來、不但懸着、他還天天轉動呢 舉白地天天轉、人怎麼不覺得 且白天天早上太陽從東出來、晚上太陽從西進去、並不是太陽出來進去、就是地轉、地從西往東轉、十二個時辰轉一週、地是慢慢的轉、太陽也是慢慢的歪、地這面對着太陽、就是白天、地那面背著太陽、就是黑夜、太陽是永不動位的 鍾白太陽才不動位、難道古書上說太陽出在東海、落在西山、也是假的不成 且白爾雅書上說太陽出東入西、這話實在不真、古人沒有把全個地球看明、坐在家裡猜度、所以有猜不對的地處、如今地球是全個打通了、外國人沒有不走到地方、沒有不考查的事情、所以全都知道了、一點隱藏也沒有了、學生門牛在這箇時候、不能不與各國爭強鬪智、將來要在地球上立大功大業、這地球是萬不可不先知道的呀 生立起身 白憂葵先生說這些話、是當真果有其事麼 且從椅上下來對衆白這是有親身去過、親眼看見、有憑有據的事情、今天不過隨便演說、我明天把書本地圖帶進來、與學生們細細講論、就明白了 生對夫人白夫人你想若是不立學堂、再過一萬年、愚民也不知道這些事、快快叫你我的兒子進小學堂、跟隨憂葵的哥哥去學罷 夫人白這學堂真是好事、將來漆室縣的黎民、大開知識、全是憂葵姑娘費心費力、立學堂的好處哇 且掩淚頓足介白咳 大老爺太太說起此話、奴家到想起一件古事來了 〔未完〕

演說

◎ 迷信誤事 ◎

今年沒等請鐵牌 居然也會見了透雨 可見求神許願的事 總是機緣湊巧 碰上了大眾就說真靈 碰不上就罵拉倒 報紙有改良風俗的責任 見景生情 總要破人迷信 神道設教 本是中國的舊習氣 自古至今 經過多少聖君賢相 並沒禁止到這層 是甚麼原故呢 當年司馬溫公 到江南作官 不許百姓們胡鬧 把所有的五通神祠 拆毀的乾乾淨淨 迎神賽會等事 可是沒有怎樣禁止 ○太祖龍興遼東 未曾入關以前 也沒有許多祭典 除了祭天祭祖 不講究甚麼神佛 定鼎以後 不便改去前明舊制 原有的壇廟 還照着祭典舉行 知道內地的民情 不能不用神道設教 相沿已久 已經成了風俗 民智不火開通 凡事不明白真理 猛孤丁全改了舊俗 必定反要生出意外來 說句文話 這就叫「脩其教不易其俗」 一直傳到如今 怎麼又要破起迷信來了呢 說起來話也長了 一箇人信了神佛 諸事全靠著禱告 有點頭痛腦熱 不過求籤問卦 或是弄點兒香灰 不然就是求仙方兒 因為病本不重 不服藥也能好 那些尋常果子藥 喫下去也無傷害 既願意求神佛 只好由着他求去了 真要是大病臨身 又是極危極險 急忙去請名醫 還未必救得過來 再要是信神信鬼 專指望有求必應 那就叫至死不悟了 不但太無情理 也未免把人命看輕 中國五十年前 並無敵國外患 偶然有刀兵水火 也不至搖動全局 正似傷風咳嗽一樣 斷斷的送不了命 自從海禁開後 如同一箇人元氣已傷 百病乘虛而入 平時本就不懂得衛生 又遇見瘟疫傳染 再由他禱告神佛 至死不悟 請問諸位熱心朋友 是急呀 還是不急 可嘆愚民無知 實在至死不悟 無論何等大事 全想著倚靠神佛 死在眼前 還盼着老佛爺來救命呢 不看看印度老哥 當了奴隸 給英人作著苦工 他們還是念佛不絕口 又不敢大聲兒念叨 只得在嘴裡咕咕 真止佛理 也是不懂 這箇傻樣子 還會有翻身的日子嗎 唉 且先不必笑話人家呦 想想我們庚子以前 是從甚麼上誤的事 庚子以後

又有幾箇人真正開通 如今還是糊裏糊塗 動不動見神見鬼 因此誤的事 實在不少 實在不少

要緊新聞

京漢鐵路照常開車○京漢鐵路 在彰德府那一段 被水冲壞 由北去的車 就到彰德 由南來的車 就到汝州 現接正定來信 所有冲壞的地方 業已一律修好 再過幾天 就可照常開車

行查各省軍器○練兵處會商 現時整頓武備 軍器最爲要緊 各省新買的槍砲 合舊存的器械 並詳細造報 實在無從稽查 應當咨行各省 把舊存新置各式軍器 一齊造成清冊 咨報練兵處 以憑查考

將軍督撫分城○官場傳來消息 從前有裁撤各省將軍的話 現時又改了辦法 所有成都江甯杭州福州廣州等將軍 向跟督撫同城 要仿照甯夏荊州兩處的例 跟督撫分城駐紮 又說以後將軍出缺 不分滿漢 一律簡放 好除去滿漢的界限

俄人霸佔林業○程將軍電達外務部 說黑龍江省窩集一帶 深林的樹木 非常茂盛 向來歸中俄兩國採伐 現被俄一邊霸佔 請照會俄公使 務必爭回林業的利權

庫倫邊事○庫倫有一家活佛 他的封號 叫做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 爲人最奢華 由着性兒耍闊 銀錢隨便亂用 在家住的是洋樓 出門坐的是馬車 給他管事的喇嘛 也絕不勸阻 整天際任意胡鬧 不懂什麼叫國家思想 現因欠外人的款項 無法歸還 竟自把邊地利權 輕輕的讓給外人 尋來前任某大臣手

內 活佛託駐庫倫的俄國大員 俄政府借銀八萬兩 用至寶金經作押 借約上面 由庫倫大臣加蓋印信 將來還款的時候 不論土地喇嘛僧民 都可以作抵 目下因爲這件事 庫倫很受連累 辦事大臣

再不趕緊想法子 恐怕各蒙古部落 難保不吃大虧

京旗陸軍的苦情○保定京旗陸軍兵丁 所穿的軍裝 全由本人餉銀內坐扣 要按理說 這軍衣 自然應該歸本人了 不同官物 用完了還得繳回 近又聽說 京旗兵遇有更調 或爲別的事離營 還把軍裝扣

留 名爲充公 其實卻入了官長的腰櫃 〔這話有點不敢信〕又說第四標新隊 排長頭目 原舊的操衣 已被第一協扣留 全行變賣 新調的營頭 又得另做軍衣 重新扣餉 兵丁們辛辛苦苦 一年到頭 所得有限 那裡攔的住屢次剋扣 這種習氣 老營盤相沿已久 新軍不當如此 第一標一營 比別營更利

害 管理的大員 總該體恤兵艱 認真查一查纔對

本京新聞

熱心教育○有位陳岫清 深通英文 爲人很熱心 尙友小學堂 要另添英文一班 正在請教習 陳君得知

情願去盡義務 每天授課一點半鐘 無論那裏的學生 都可以去附學 但是外國語言 非小學堂功課

新曲感人○福祿軒八角鼓 前次所演新曲 很能夠感動人 大家聽到心裡 沉思靜想 人人恍然大悟 八

角鼓子 本沒有甚麼意思 現在一改良 居然也能够感動人 足見事在人爲 辦的得法 模樣有用 有

一路古怪人 遇見不合心的事 不知改變 一來就禁止 因噎廢食 絕不是辦事的人才

好賭的請看○唐渠門外雙井村 有個土四 兒子小三兒 最不知好歹 整天整夜 在外邊賭錢 王四教訓他

始終不聽 本月初一日 又去賭錢 直到後半夜 他纔回家 叫門不開 翻身跳牆 王四疑惑有賊

立刻就開槍 偏偏湊巧 打在致命處 噯呦的一聲就死了 出來一看 糟了 敢情是自己的兒子 合家

大小 放聲大哭 念念叨叨的說 小三兒呀 小三兒呀 你若不好賭錢 焉能糟這樣的報呢 不錯

好野蠻的日本人○高碑店關帝廟 本月初三日 演唱神戲 去了三個日本人 帶著一箇華人 打算進廟裏

去看看 會首出來攔阻 說廟裡全是堂客 不准官客進去 男女混雜 恐怕出閑話 日本人不聽 非要

進去不可 會首無法 就叫警兵去勸他 日本人犯了蠻性 拔出槍刺 對准了警兵左脇 狠狠的扎了一

下子 不容讓話 跟著就鬧起來了 熱鬧場中 大耍槍刺 傷人無數 還刺死老少兩口 這件事情 錯

處全在日本人 現在經官 日本人倒打一耙 說是搶了他的錢啦 強國的說話 隨便

兩吊錢能夠買命○西直門外娘娘廟 頑固人最是相信 初十五 熱鬧非常 燒香的 還愿的 實在不少

本月初一 有一個老太太 手拿紙糊小孩 前去還愿 有人問道 老太太呀 您這個紙糊小孩 是多

少錢買的呀 老太太說 兩吊大個錢 那個人說 兩吊錢太多一點 老太太說 不多不多 我若不花這

兩吊錢 我孫子的性命 早就拉倒了 兩吊錢能買人命 可也真是太便宜 這樣的老太太 不止一有多

少 早要與了女學 萬也不致如此

臭得更利害○廊房頭條胡同 有一塊空場 臭泥臭水 堆積的太多 氣味實在薰人 前些日子 本報業已

說過 昨天下午 有人從那裡經過 見有三兩個人 慢調斯理 在那裏收拾 骯髒東西 全都翻騰起來

臭氣薰人 比從前更加利害 既要收拾 就得馬馬利利的繞行 別照著挖溝似的 打開蓋兒 慢慢拿他解悶 那可真要薰死人 還有一件事情不解 這邊收拾 那邊照舊准人出恭 你說奇怪不奇怪 大兵的毛病發作○協巡營管理地面 雖說後來不如從前 王統領的那番精神 總算沒白耗 初接手鬧了一回事 以後總沒有出亂子 如今的新巡捕 太不夠格 第一不講體育 一點威儀也沒有 亂子可就出來了 初六日後河地方 有姜軍七名 把三等下處砸毀 並有打傷人的情形 巡捕前來捕拿 姜軍逃跑 警巡恒某 很能夠盡責任 捨命的往下追 追到壇根一帶 姜軍拔出槍刺來 把恒某刺傷多處(本國兵出營不該帶兵器)當時並未拿獲 探訪局得報 派探兵急速探查 居然拿住了四名 姜軍得信 一定又得往回要了 老營混子的脾氣 向來不守法律 就知道護短 探訪局解到總廳 也不是還姜軍不還

各省新聞

辭退英文教習(江西)客籍學堂 因英文教習王君 在講堂授課 聲音不很響亮 全堂都聽不清楚 各學生約齊不上堂 請總辦吳觀察 把王教習辭退 各教習全都不服 紛紛爭論 吳總辦沒了法子 把為首

鬧事的學生沈某 記大過兩次 敷衍了事

洋商阻撓裁立線杆(鎮江)鎮江電報委員 奉電政大臣委派 隨同洋員畢德生 測量地勢 把鐵路應用的電桿電線 一律安置妥當 不料這一天 剛栽了一根桿子 就有英商吉林 出來阻撓 幸虧洋員畢君 勸他不必干預 纔算完事

假扮洋裝被打(漢口)紫竹菴巷內 有個姓傅的婦人 賣娼為生 他本夫很不安分 胆敢假扮東洋裝 冒充學界中人 被本地流氓看破 在當街揪住就打 好容易掙拔起來 一溜烟兒逃跑 流氓在後緊追 追到他妻子房內 傅某藏躲 不敢出頭 衆人一擁進去 被他妻子攔住 用好話央求 這纔一齊散去 本來是嗎 自從立了學堂 什麼人都要裝學生 真該打

巡警當堂破刺(清江)有一天夜裏 已過四更 第三同崗兵 見有兩個人 冒雨挖堤 上前盤問 自稱是山陽縣差 並憑據 行跡可疑 帶到同裏候審 兩個人一箇姓楊 一個姓關 到局後罵不絕聲 巡警

王彥臣 用話攔阻他們 竟敢不服 楊姓掏出兩把尖刀 猛向王巡警亂扎 幸虧旁邊的兵丁 把刀奪下 業已扎傷九處 傷痕很重 趕緊送醫院裡去救治 楊關兩個人 中總局送縣審辦

因做學徒於本月初五日往各處取銀票不知何時夫去請豐厚銀莊列字四百七十號京足二百兩小票一張今在該號掛失票在本地衙門存案若華洋人等拾去一體作廢特此聲明
謙和瑞爐房具

門

五月初十日內務府 肅監旗值日 吏部引 見六十名 太僕寺三名 大理寺三名 山東參將劉雲會謝 恩
湖南臬司莊慶良請 訓 全善 預備 召見 王中堂續假十五日 掌儀司奏十五日祭 奉先殿恭王行 禮 召見軍機 全善 莊慶良

電報

新城民變 ○本館昨晚接杭州電 杭州屬下 新城縣知縣 不知因甚麼案子 殺了一人 縣民鼓譟

把城外教堂燒毀 聚眾圍城 初九日就破了城 幸虧教士預先逃避 省城派官兵前往 大約不難撲滅

電文不甚詳細 揣度情形 必是縣官媚外的果報 南昌江大令 為民身死 不得伸冤 以後中國州縣

功名心重 誰不媚外 越媚外越出禍端 越出禍端 外人越有得說 一波初平 一波又起 中國存亡

始終就在這教案上嘍〔哭〕愛國的人入了教 細細的思存思存罷

聘洋員為陸軍將士 ○上海電報說 中國出洋大臣 在諾爾威國 聘定陸軍將士數名 大約在秋天來華

雷船的馬力最快 ○東京電報說 日本為英國定造的滅魚雷艇 現已商定開工 此船的馬力 一點鐘能行三

十六海里 環球各國的船隻 沒有比他再快的了

那達爾的亂情 ○路透電報說 南非洲那達爾地方 亂匪現又猖獗 由馬普木羅等處 添調黨羽 增長軍威

匪徒的人數 大約有二萬五千名

美富戶打死工程師 ○又說 美國富戶波理 在麻基遜街喀甸茶園 用槍打死工程師斯坦菲爾社 起事的原

故 波理跟一箇歌妓 彼此約定婚姻 歌妓長的十分美貌 常跟斯坦菲爾社親近 波理心懷妒嫉 因此

逞凶 波理合他的妻子 全被捕拿 文明國也有這種事

電車出軌 ○又說 英京倫敦電車出軌 由高路直撞下來 碰壞在街上行走的靈板車 合自行車 馬車 還

有幾間房子 車上的搭客 由窗戶裏跳下來 摔死了三名 受傷的二十一名

新戲

此戲勞人爲義順和班編撰此戲已經出盡排演蒙 外城德勝廟嘉獎並賞給銀牌一面本館將原本逐日排登以供同志共賞並擬約集同人爲該班呈請專利年限他區暫勿排演是幸 (另印單本登舉出售)

〔廿八續〕

女子愛國

生白憂葵先生想起古時何事、白且奴家想起古時有一段寓言、據說神農皇帝、駕前有一位公主、因赴東海、遇見大風淹死在海內、這位公主魂魄不散、化成一個小鳥、名曰精衛冤禽、住在西邊發鳩山上、每天每日、口啣小石子、飛到東海邊上、把石子丟下海去、後來兩山神女見他可憐、問他何必如此勞苦、他道我一心要把東海填乾了、好叫後來的人不再淹死、奴家今日想叫天下的人全都進學堂、也好比小鳥兒填海一般、雖知道大功難成、却怎能忍心不管、大料要普遍勸醒世人、也是不容易的呀 說罷大哭介生白據下官看來却也不然、天下治久必亂、亂久必治、這學堂就是治國的根本、等到將來學校大行、把一個衰弱貧窮的舊國、變成又富又強的新世界、那時候必有人思想當初、誰人創立此法、都說道憂葵姑娘真是震日國重興再造的第一位功臣了、哈哈、本來真是第一位功臣、且白只要能有效驗、那敢想到功勞、衆學生們退下去罷、雜四人退生白衆位不必回去、請至後面、擺宴賀功、大家喫一盃慶成酒罷、且鍾畢夫人末生同下

〔以上四本 已完〕

今日中國十分可危、不能不靠新政挽救、又恐新政行之太驟、愚民耳目未經、莫明其故、所以欲借演戲說出時勢艱難、使衆人漸漸知覺、可免許多驚惶損害、此鄙人之心也此戲借漆室女典故、說魯一變至於道、中國必可興旺、情節穿場、大概如此、惟腔調板眼走場規矩、一概不懂、還請名班大家斟酌、該添減更改、求其合式能唱爲度、詞句粗俗無妨也

演 說

● 覆 巢 ●

今年乾旱了許久 春天總沒過透雨 有一夜五更時候 忽起了一陣風 我睡不著 正在看書 猛聽得後院子裏 大響了一聲 好像倒塌了房子一般 緊接着喜鵲咋咋的亂叫 不大工夫 東方已經發了亮 我走到後院一看 呵呀 怪不得呢 敢則院裏一棵大槐樹 被風刮斷了一大枝 枝子上有個喜鵲窩 被風吹在地 下 喜鵲還爬在窩裡滾出來 窩既然摔壞 請問字著的鵲蛋 還會有整的沒有呀 惹的那些喜鵲 朝着樹枝子亂叫 好似嘆息他們被了難 一個個無家可歸 聲音很透著淒慘 古人說過的「覆巢之下無完卵」家長遇害 子孫們也難保全 好比鳥窩落地 鳥蛋必要摔破 又說「樹大招風風損樹」雖然樹老根深 壞在枯枝子太多 一遇狂風 必遭危險 喜 窩敗壞 也算時勢造定 不能說他是意外飛災

我有個毛病 最愛說庚子年的舊事 這也是痛定思痛 諸位可別嫌絮煩 但願人人不忘庚子年 大清國還許有箇轉機 今天題起喜鵲窩落地 又想到二十六年 自從拳匪放火殺人 糊塗人認爲義民 自家殺自家 大家並沒看破 等待聯軍入京 北京城內外 真像枯樹的斷枝 自己的家室 和今天的喜鵲窩一樣 在這將巢之下 還能找得出太平來嗎 可嘆那些無憂的人 一處處家破人亡 還在那裏想生計 諸位臨時沒走的 大約都嘗著了苦啦罷 良善好人不用說 單怪那造言生事的人 怎麼就會那樣無恥 早上跟隨大師兄 去殺好人 晚間紅包頭一摘 胸前早就掛上了字了 不論舖戶住家兒 得搶他們就搶 咳 他們雖則這樣機靈 又何嘗落個完卵呢 就有死在當舖的 也有東西到了手 立刻便宜了旁人的 也有爲藏財寶物 被外國人打死性命的 最高興的朋友 是得著東西最多 盡着力胡花亂賭 不滿幾天兒把錢劫完 未免覺著後悔 輕車熟路 拿著香火當引着 因此送了命的 真也不記其數 大家那般情形 還不像風括鵲窩墜地 鳥兒飛了蛋兒打了嗎 嗟呀 大清國如同大樹 我們國民如同鵲窩 既想保全鳥兒窩 先當保全大

樹 這棵老樹 樹根子雖深 枯乾枝子可不少 不把死樹枝子脩去 一定不能長出新條 再遇見大風大雨 就要連根兒拔啦 險呀

要緊新聞

軍國民主義○河南衛輝府 正在招募常備軍 有一位常秀才 名德潤 知道中國衰弱 由於讀書人不尙武 非提倡軍國民主義不可「全國的國民 無人不當兵 便稱得起軍國民」特意約同王寶鼎 王金玉 趙開基 趙開疆 這幾位先生 全都是讀書人 一齊投軍入伍 替河南人做個臉 各學堂的師生 大家約會 等他們起身的時候 都要到南關車站送行

議辦庫倫郵政○京城到庫倫的郵政 至今並未舉辦 這一項利權 可就叫俄人佔了去了 現時一定要辦

庫倫辦事大臣 已經奉到部文 叫他查明情形 趕緊來回信 好派人去辦理

會議大連灣事件○外務部照會日公使 請電達日政府 大連灣開商埠的事 得派妥實官員 來中國會議

華人入洋籍的交涉○上海西班牙領事 任意招華人入籍 發給保護的執照 各國領事 都不以為然 上海

道場觀察 屢次照會 請把入籍的華人 一概註銷 來回說了多少次 總沒能辦成功 此事大違公法

打算告知梁公使 跟西班牙外部 當面商議 西班牙政府 因為華人入籍 也不以為然 特派駐京公使

前往上海查辦

留學生的苦情○駐日楊公使 辦事不妥 屢次跟學生起衝突 振武學校理頭 有個曹敏勛 到公使館裏見

因為過了鐘點 不再見客 曹學生有要緊的事 一定求見 門丁大怒 彼此就吵鬧起來 學生把所領

紙牌 撕了個粉碎 氣憤憤的走了 公使聽說 立時大怒 寫信給學堂監督 把他開除 到第二天 全

堂學生 聯名稟留 公使見事不好 又寫信安慰曹學生 許他補入別的學堂 公使辦事 限定時刻 原

為交涉事多 借此好歇息歇息 過時不見客 說的是外客 自己的學生 怎麼也算成了客呢 振武學校

規矩很嚴 沒有要緊的事 不准出門 請一次假 不定要費多少事 趕到欽差府 沒想到過了時候 大

人不賞見 自然要著急 不知體諒人情 一味的拿架子 問問自己 到底是那一國的欽差

湖南請辦賑捐○湖南龐中丞電奏 本省水災 被淹的地面太寬 災民流離失所 急等賑濟 現時款項不多

實在周濟不過來 請開辦賑捐 限定一年 到期停止 已經戶部議准了

政治館電催提調○京城要立政治館 專預備考查各國的政治 編譯成書 好挑選仿照辦理 前派山西學台

湖南劉道台 充當提調 出洋五大臣 近來的摺奏很多 立等編定 政務處寄電到山西湖南 催提調

趕緊來京 考查吉江政治○吉林 黑龍江 事事都不好辦 漁業 林木 鐵路 礦產 開墾 打獵 郵政 稅務 每

逢一舉辦 外人就跟着干預 外務部各堂 打算奏派委員 前去考查 定准章程 好認真的舉辦

肅王奏明蒙古大概情形○肅王到了蒙古 已有摺奏到京 所查情形 全都說明 應當整頓的辦法 另外又

有片奏 商部裡頭 接肅王來電 請給代奏 在蒙古地方 要多立工廠 大開利源

本京新聞

錢法真糟糕○北京錢法 始終整頓不好 告示出了無其數 白費紙張 決無一點効驗 銅元 現錢 票子

總也不能一律 按現在說 現錢換銅元 每吊得加四十文 小民吃虧 一定有人獲利 從先的報上

說得都聚煩了 不能收毀 也就不便再說了

市政會議○外城總分廳各員 昨天在平介會館 約定紳商 會議市政 以後凡有上下不通的弊 一舉刪

定准章程 每旬逢八 大家會議一次 中國下情不達 就因為彼此不聯絡 雖然立了商會 還是有名

無實 總廳道們一提倡 北京外城的警察 必定可以整齊了

巡捕可敬○有父子兩箇 拉人力為生 本是旗人 因為錢糧不夠喫 不得不賣力氣 爺兒兩個 一推一拉

看着很可憐 前天晚上 拉判舊鼓樓大街 兒子受暑 不能行走 父親正在著急 站崗巡捕看見 問

明情由 說道 國家不强 旗人纔到這步田地 歎息了半天 拿出一盒寶丹 給他灌了下去 工夫不大

居然就好了 這個巡捕姓佟 保護得力 便是能盡責任

劉振標指認大兵○昨天本京新聞 有姜軍刺傷警巡的事 今天打聽明白 所拿到的四名 除劉振標是從前

的逃兵 其餘三人 都是下處的混混 並不是動手的人 摔砸東西 搶奪首飾 是南苑的兵 一名張廣

福〔正凶〕一名程得福 還跑了一箇張玉申 探訪局得着信 當天夜裏就拿獲 真也算是能辦案 送到

大... 西河... 廣... 廣... 廣...

總辦 因爲正凶脫逃 派人押著劉振標 到南苑去指認 如果認不清 也就算沒有這回事了

值班房可怕○城牆上值班的 本是各旗馬甲 自從亂後 改歸步營 城上值班房 却不一律 有搭窩棚的 有住房子的 窩棚雖不方便 還不至怎樣惡心 惟有那住房的 聽着真是可怕 一溜歪斜 眼看着就要坍塌 不定那一天 嘩啦啦一聲 值班的老哥兒們 樂子可就大了

請看洋商的用心○美國商人 前次施送烟捲 各報已經說過 昨天上午 海岱門外西夾道 又看見一個外國人 手拿日記本 見了賣烟捲的就問 丁字烟 孔雀烟 鷄牌烟 電車烟 (沒國家思想的人 最喜歡吸這幾種 吸到嘴裏 吮著滋味 還贊歎呢 到底是另一個味兒) 那一樣能銷多少 那一樣有人愛買 多少錢壹的 賣多少錢 一切細情 全記在本子上 愛吸洋烟捲的人 子細想想 這是何意

換虎出洞○王府井大街 路西有一個冥衣舖 帶買烟捲 如有熟人 還可以兌換銀兩 前天去了一個人

自稱姓寶 要換一塊錢 冥衣舖因爲不認識 推托不收 寶姓說 我住家離這裏不遠 跟某宅是至交

換一塊錢 難道還不行嗎 冥衣舖掌櫃的 跟某宅本來交買賣 提到這裡 也不好意思不換了 答應之

後 問是要現錢要票子 寶姓沒安好心 點名要集成號的新票 冥衣舖查點了半天 一張也沒有 打發

徒弟 到了集成錢舖 換得一張新票 蓋上自己戳子 趕緊交給寶姓 到第二天 又有別人 拿票子來

換錢 掌櫃的一看 有本舖戳記 並沒細問 就把票子收下了 等他走後 拿着票子 往集成號取錢

敢情是假的 托了某宅 去找寶姓 不但不承認 反倒不答應 冥衣舖無法 只好忍肚子疼能 各處細

打聽 寶姓並非別人 原來就是寶通 有名使假票子的人 用的這箇手段 外號叫換虎出洞 現住在表

背胡同 請巡捕去查一查

美兵挾妓冶游○本月初九日 有兩個美國兵 帶著兩個妓女 去看馬戲 進了園門 要坐在女客座裡 外

國園主 再三攔阻 始終不准 美兵無法 只得分坐 他的心裡 可是很不合式 一忽兒坐下 一忽

兒站起來 抓耳撓腮 急的直冒汗 實在忍耐不住 找出園主 補買包箱票 這纔同妓女坐在一處 挾

妓冶遊 本是野蠻風俗 文明國的人 也是如此 可見那一國都有野蠻

巡捕放鷹○內城某段 有一個巡捕 最貪玩樂 養着一箇老鷹 天天拿他解悶 早晚沒事 脊梁一光 小

辦一盤 也忘了自己是巡捕 笑笑嘻嘻 放開了老鷹 哈哈 真會作樂

各省新聞

軍人不許乘車馬出遊〔江甯〕南京各軍兵丁官員 每逢禮拜的日子 出去遊逛 坐車騎馬 道路上來往不
斷 督練公所聽說 以為軍人的本分 只應該練習勤勞 不可太安逸 特意札行各營 以後軍人出遊
一概不許乘用車馬 如再不遵 由站崗警兵 扭送營務局罰辦

藩台為難〔陝西〕陝西司同各軍 一切款項 出入不清 沒法子計算 現奉部文 叫查明數目 造冊報部
各官沒主意 紛紛的去請示藩台 藩台更是着急 只好想法子不辦 已派人進京運動
縣官開槍打人〔湖北〕湖北有人傳言 有一位知縣 開槍打死人 一共傷了五條性命 說的有憑有據 不
知道是那一個縣

破格用人〔廣東〕高鳳岐大令 本在浙江試用 岑宮保把他調到廣東 派在總督衙門當文案 餘外又派了
兩件事 稽查學務處 並兼本處提調 辦理各事 都有成效 岑宮保因他可靠 現在又委署梧州府 此
等用人法 真是破除成例了 舉辦新政 本不必拘泥 只要有大才 官職雖小 不妨重用

來函

大主筆閣下 昨見○貴報的演說 井工藝商局的來函 我心裏頭 頗有一點感動 我想我既是中國人 中
國的東西很多 為什麼一定要用外國東西呢 在下本非富餘之家 外國緞子是從沒穿過 就有一兩件綢衣
服 因為有點應酬 也不得不做一兩件 家裡婦女小孩們 可是輕易不給做綢衣 至於洋布 那可免不了
要用 等着到富華公司看看織的布 我可專要用富華的布 不用洋布了 丹鳳的火柴也很好 那愛國煙乍
出來的時候 也買過好幾匣來着 可正中貴報上所說的話了 嫌他味兒有點不好 捲的忽鬆忽緊 現在
又買來看看 可是捲的勻得多 想是從前初做 有點不在行 其實并不算毛病 煙味又未免覺著不合口
所以我就中止不吸 如今見貴報所載 心裡很覺著明白了好些 從此以後 不開他們改良不改良 我可是
吸定了愛國煙了 除非工藝局不做了 我再改吸別的 只我一人如此用心 別人跟我學不跟我學 我可不
能強勸 橫豎我但能不用外國貨的地方 我總不用就是了 也不枉費貴報一片苦心 到底有一個人感動了
若果人人都像我這麼用心 中國可就真快富強啦 可喜可賀 專此敬請 撰安 識時子頓首

諭旨 官門

五月十一日理藩院 光祿寺 八旗兩翼值日無引 見 振貝子假滿請 安 山東叅將宋國元謝 恩 裁缺
布特哈副都護雙福到京請 安 備貝子 松公 陳兆文各續假十日 召見軍機
旨廢生張元驥著內用繼馥着外用翰林院侍講員缺著文斌補授江西道監察御史員缺著葉芾棠補授山東道監察
御史員缺著李春溥補授兵部漢字掌主事著瑜琦補授截取繁缺知府翰林院編修汪鳳梁著照例用余堃李哲明
夏孫桐俱着以簡缺知府用士砥斌着照例用刑部郎中孫文翰着以簡缺知府用截取缺國子監學正李式典着
照例用保送分發知府刑部員外郎祁師曾著以知府分發省分補用擬補內閣中書沈觀宸着准其補授俸滿江蘇
常州府知府德元著回任捐復前浙江平湖縣知縣金廷棟著准其捐復原官照例用分發直隸補用道李鴻秩安徽
補用道陳師禮直隸試用道楊先達張建勳江蘇試用道陳光淞李鴻翰吳耀金直隸試用知府彭世桐福建試用知
府鄭勛江蘇補用同知方悅魯山東試用同知裴景元山西補用直隸州知州李如棠王恩國四川試用直隸州知州
張遐齡山西補用知州左忠第周襄四川試用知州殷有澂安徽補用通判時粵璜山東試用通判吳新畬山西試用
通判吳鍾源湖北試用通判樊希訓四川試用通判向遠源廣東試用通判蔡堯熾廣西試用通判閔世榮兩淮試用
鹽運判汪銘恩安徽試用直隸州州同黃宗澤江蘇補用知縣趙錄策山東補用知縣土汝漢江西補用知縣吳永焯
湖南補用知縣江瀚四川補用知縣焦兆鴻江蘇試用知縣陳鳳鈞孫鼎陞王文炯黃際清程孝頤胡紹猷陳守杭俱
着照例發往欽此

電報

土國預備戰事○德京電報說 土耳其國 跟亞拉比亞國 現時正在預備開戰
山東鐵路近情○又說 山東鐵路 此次分利 約三分有零 又派總領事那普君 充當總辦 又鐵路商務
日見興旺 因大加推廣商務 打算再添造車輛 現已商定辦法 又要在濟南府以西 添設倉庫 為貨物
起卸方便

俄國派定軍團長○又說 俄國政府 派連○漢木夫將軍 作為西比利亞第三軍團長

長谷川洋行廣告

啓者本行在北京專門醫井之業辦理數年之久人所共知此次本主人新看以化學石井口鑿開耐久而且光潔定
價格外公道倘蒙貴商賜顧者移玉敝行面議商定可也此啓
北京東單牌樓羊肉胡同長谷川洋行謹啓

演說

◎ 儒道同源 ◎

平常的議論 開口就說三教九流 還有句老生常談 說三教本是一理 你要問他所以然 也說不出個實在道理 據我們想着 中國向有的僧道儒 祇可分作兩教 除了佛教以外 俗家道家 原本出在一門 今天我放開胆子說說 給大家添些愛力 說得不是的地方 還承諸位道友賜教 千萬不可胡亂挑眼

中國所傳的佛教 二千年以前 並沒傳來 自從漢武帝夜夢金人 佛法纔入中原 南北朝的時代 一天勝似一天 傳到唐朝 那真算是佛教發揚了 所苦的是 佛法到了中國 沒有人發明上乘的真理 也沒有繙譯出多少佛經 如今所念的 多一半有聲無詞 又有人說 在漢武帝之先 中國已經有了佛教 佛教的遲早 且不必深考 橫豎是出在外洋 跟天主耶穌教是一樣 不過佛教宗旨大 沒有國界 也不想著借教亂人 印度猶太 當年全跟中國不通 連回回教也都是後來纔有 惟獨道教 可跟別的教門不同 中國中古的時候 就用神道設教 神道的名目雖多 總以上帝為主 道士觀裡供的玉皇 就是上帝 道教尊黃帝為祖 我們中國的同胞 誰不是黃帝子孫呀 老子李耳 跟孔子本是同教 老子雖有道德五千言 並未曾自立一派 如今道教諸神 也合俗人家彷彿 從旁又多出仙家一門 那不過是道家的厭世派 故意託詞 諸如正陽重陽 呂祖邱祖 全是生前有道 死後崇拜他 就跟儒家的先賢先哲 配享文廟一樣 至於道家的打扮 也合前朝相同 與俗家並沒分別 再說道教的道字 也本著修道之謂教那句書 如此看來 道家一門 本是神道教中侍奉香火的人 說他合俗家一樣也可 說俗家全是道教也無不可 所說的這些話 爲着何來呢 只因白雲觀創立學堂 高方丈費了大事 未曾開學之先 同門鬧了好多衝突 頑固道友 硬說是亂了道規 如此不開化 總出於見解短淺 門戶分得太清 豈知元門的教理 看着功德最重 〔感應篇上說 欲成天仙 當立三千六百善 也是勸化人修好 只是行善定出數目 未免太奇〕白

雲觀常住 算是道教第一叢林 他在元朝 本是邱祖的長春宮 邱祖生在宋末元初 俗家是登州人氏 生平清修得道 一切鬼神符咒等事 也絕口不談 (不像張天師 出賣風雲雷雨 還有諸邪迴避 衆神免祭的告條) 以正心修身爲道 以慈悲愛衆爲行 中年游歷過西域 作了一卷西游日記 (跟唐三藏取經的事 全不相干) 當年遼主金主 前後宣召他赴朝 邱祖並沒有應詔 後來重陽師知道了 很不以邱祖爲然 我你我既是 道 處處皆可作功德 借著行兵打仗的事 正可保全無限生靈 你既分出南朝北朝 這便不是四海同胞的思想了 邱祖追悔不及 後來元主又召他 立刻前去 一見元主 先勸他不可濫殺 元生很受善言 因此保全了許多生命 (功德) 如今立了道教學堂 正是邱祖愛衆的本意 就連佛教 耶穌教 回回等教 本來不跟儒家同宗 他們大衆 因爲生在中國 死活逃不出這塊土 時局如此可危 不能不動一動愛國的心 何況我們這羣讀書的儒 還好意思拿孔子當招牌 騙騙功名富貴 就算拉倒了罷 總而言之 僧也罷 道也罷 回回 教民也罷 儒也罷 無論那教 全是同胞 同樂同憂 同生同死 中國能自立 大家都平安 中國不保全 大家都難活 道家講究清靜無爲 叫做厭世派 厭世也出於愛世 愛的無法救只好不愛 在從前海禁不通 原無不可 到了如今的時代 老道友啊 還能到甚麼地方高隱去呀

要聞 新聞

日員會議 ○奉天來信說 前月三十日 日本福島少將 傳齊各處軍政官 並各營兵官 在瀋陽軍政衙門 大開會議 商定經營滿洲的計策

俄皇的忠告 ○考察政治端戴兩大臣 到了俄國 蒙俄皇格外優待 俄皇告訴兩大臣說 貴國採用立憲制度 務必多加慎重 萬不可輕舉妄動 自相擾亂 請看俄國的情形 就是中國的榜樣 俄國雖改立憲 並不是真心實意 專制的舊見解 不能除去 實是自找麻煩 今反來勸我們 這番厚情 很得感謝

三翰林赴西洋游學 ○翰林院修撰駱成驥 編修林開謨 袁勵準 全都要赴西洋游學 翰林院裡頭的人 出洋游歷的 雖然不少 游學的却不多 赴西洋游學的更不多 這三位太史公 不辭辛苦 海外去求學 實在叫人佩服

法律學堂要聘日教習○日本法學博士 岡田朝太郎學問很好 法律學堂 現正沒有總教習 法律大臣的意見 要請他去充當 學堂聘用外國教員 就為教授功課 別的事都管不着 堂中權限 總要分清 莫再像警務學堂了

西藏通商○駐藏有大臣 電達外務部 說接印度總督照會 江孜 噶太克〔地名〕已經在中英藏約內聲明 開為口岸 請趕緊按照原議 一律開放 以便通商 既然載入條約 自然應當照辦 請外部簡派熟悉 交涉人員 並知照總稅務司 派人前往 定期開埠 聽說就派張京卿辦理

津鎮鐵路派定幫辦○政府前派袁宮保 作為津鎮鐵路督辦大臣 並派幫辦 現在聽說 派定孫寶琦京卿 充當幫辦大臣 幫助袁宮保 跟英德兩國會商 以便趁早開工

喇嘛變為俄國人○有人在雍和宮門外 看見有三四個俄人 跟廟裏的喇嘛閒談 上前問他 怎麼跟俄人相 熟 據喇嘛說 這也是我們的同伴 所以在此說說話兒 這個人聽說 很是希奇 喇嘛又說道 您不必 大驚小怪 我說給您聽聽罷 原來內外各蒙古部落 多半跟俄國連界 近二十年來 俄人常常威逼著 勒令蒙古入籍 剛纔我談話的 全是察哈爾口外的喇嘛 本來沒辦子 換上衣帽 就變成俄國人了 問的人無可再說 低頭嘆氣 慢慢的溜了走

本京新聞

半日暑假○龍泉寺小學堂 昨天季考 本應放暑假 開辦日子不多 學生們的功課 恐怕要因此荒廢 通融辦理 放假半日 早晨用功 午後散學 各學堂的章程 放假日期 本來太多 年假 暑假 星期停課 按年合算 總得佔四五個月 空耗光陰 實在可惜 放假的用意 不過是講求衛生 中國風氣初開 尋常人家 不知衛生的很多 學生們放了假 反不如在學堂裏相宜 內城的學堂 聽說也有這們辦的 這個法子真不錯

路工局的老爺敗壞路政○東四轉樓 到北新橋 修造馬路 所有碍路線的東西 一律折去 五條胡同口外 恒興順乾菓舖 炒栗子的鍋台 至今可是沒有拆 並不是不碍路線 因為舖東是局裡的老爺 所以還 纔不拆 有碍路線 舖戶 趕緊告訴東家 快鑽謀路工局的差使罷 進了路工局 一切都可以商量了

國民捐也成了隨喜○有個浮誇鋪的人 給我們寄來一封信 設國民捐的事 本是各人的義務 扯平均算 每人都得捐一兩 貧苦人不能上捐 就仗著富貴人來拉扯 中等的人 不能替窮人出力 自己可就得名認捐 那纔合乎道理 上月的時候 同行也有人報捐 這個齊 那個齊 一連七家 共捐二十元 七家鋪子 事業全不小 每家夥友 都有十、四位 七家共計 一百來人 每人的家屬 按三四口算 一共也有四百來人 另有捐項呀 還是隨後續捐呢 正在猜疑 就有人說了 七家鋪子 並不明國民捐的本意 只見別人上捐 自己不得不隨喜 寫了二十元 各舖夥友 還想著是多了呢(內中有一家 因為賺錢 可賣過愛國餅) 來信人雖有熱心 也是不知事 隨喜上捐的 何止七家浮誇鋪呢

打井挂紅布○民智不開 事事總離不了迷信 蓋房子上樑 先要挑好日子 樑上挂一塊紅布 燒香上供念喜歌 事故由子可就多了 無理取鬧 不值一笑 西直門外 高亮橋北邊 新打一眼井 上邊也拴著一塊紅布 說是可以避邪 新井最乾淨 若被人給充了 從此就不能出好水啦 有了這塊紅布 任甚麼也不怕 照這樣說起來 外國的井水 全都不能乾淨了

短教育○本月初六日 高亮橋北洩水溝 吊死一個人 年紀不過三十來歲 很是可惜 揣度情形 必有甚麼難事 看熱鬧的人 圍一大羣 議論紛紛 聽著實在可樂 甚麼鬼招死的咧 又甚麼惡五月咧 你一言 我一語 現的逼真逼切 鬼既無形 從那裏會招人 要說惡五月 更是不足憑信了 其餘十一個月 難道就沒有尋死的嗎 人民糊塗 實在是短教育

各省新聞

發賣地保(順天)通州吏目段某 現在丁憂 所遺的缺 委派胡某代理 推說有病 一定不接印 是甚麼原故呢 吏目的進項很少 專仗著賣地保 段某在任 所有地保的缺 已經都賣完了 無缺再賣 接印也是賠錢 正堂周大老爺 倒很明白這些事 新近對段某說 地保的缺 你是都賣完了 銀子也都到手 淨剩了賠錢的事 胡某人那肯接印 一箇代理 誰願意賠錢呀 段某閉口無言 一句話也沒有說的 辦理巡警 地保都當裁去 袁宮保已有明文 通飭各州縣 通州地保 不但不能裁 還敢照舊發賣 胆子真是不小了

前 蘇 壽 堂 傳 戲 主 德 聽 戲 給 執 州 稽 查 保 護 法 律 及 刑 凡 我 戲 界 人 等

蜜蜂山的墾務〔吉林〕蜜蜂山一帶 地土最肥 可惜一片間荒 總沒開墾 要趕緊招民認領 用屯田練兵 的辦法 大興農政 不出幾年 利源必能興旺 邊防也不致空虛 實在是最好的計策 封疆大員 何妨 認真的辦一辦

假冒紙烟牌號 安徽〔蕪湖西門外大街 吳順興 申祥和 兩家洋貨店 販賣最次的紙烟 裝入英美公司 各等空烟盒內 朦混圖利 被公司辦事人查明 搜出憑據 稟請英領事 照會海關道 札蕪湖縣究辦 兩家商人 自知無理 央人到公司求情免罰 不再用假貨冒充 可不知公司准不准 咳 中國商人大沒 出息 自己不講求製造 假冒人家的牌號 被人查出 不願認罰 還去討饒 真真可羞 英國商船人被傷〔廣東〕岑宮保接外部咨文 據英國代理公使照會 說有英國商船 同英國砲船〔船名勞 賓〕閏四月初十日 停泊三水縣跟梧州交界 這一天午後五點鐘 忽有幾名華人 從岸上開槍 轟傷商 船人一名 不知為什麼緣故 請趕緊查辦

來函

貴館主人台鑒 本月初五日 在下走到西直門 看見兩位女學生 身穿便衣 頭戴操帽 舉動文雅 女界裏也有了光明 想到這裡 喜歡的了不得 忽又轉念 風氣初開 少見多怪的人 難免不猜疑 奉求貴館 普勸女學生 出了學堂 不便戴操帽 真心求學 不在皮毛叻 誠芝田拜啓

回民呼冤○今有甘肅寧夏府屬靈州甯夏縣河中堡回民王玉森等來京上控因由本縣領荒地五千畝開墾興水利 三年內不交租地熟田成除交租外數百家將依此為命忽有甯夏豪紳高登科靈州許相等捏稱回漢不能相處呈稟 靈州廖牧加以運動勒令回民具退舉甘結回民若不具結廖牧則以重刑勒逼數百家數千口回民用盡血力耗盡財 帛一旦統歸漢人收種置數千回民於待斃之鄉勢將逼反明理人來京上控又苦無門可投亦不知那衙門管理此案 令人聞之實在可憫伏望當道大人憐此遠民代為主張以救若干回民之命庶不致釀成他變甘省回漢雜處歷年相 安何言不能相處所以常起沖突者實由官場不惜民隱一起爭端必釀巨禍時事多艱之秋有地方之責者當如何仰 體 朝廷德意裨小民各得其所萬一因此小事釀成他變將何以上對君父呀 聞甘省有馬善士者遇漢回有事時 常從中調處甚得平允此事卜控必有不能調停之勢

官報

五月十二日外務部 欽天監 侍衛處值日無引 見 曾廣鑾假滿請 安 出使大臣蔭昌到京請 安 伊犁 領隊大臣峻昌請 訓 成章因伊姪以外用謝 恩 道府李鴻秩等謝 恩 汪鳳梁預備 召見 色楞額續 假五日 景恩 德壽各請假十日 召見軍機 皇太后 皇上明日辦事後還宮 親見畢至 頤和園駐蹕

電報

定戕害英員的罪名○路透電報說 埃及人在坦達地方 戕殺英國武官一案 現由埃及政府 在犯事地方宣 布 把首犯四名 定為就地正法 從犯四名 罰他永遠當苦工 又有十二名監禁 並加笞刑五十

英屬地震○又說 英國南威爾斯地方 地震的很利害 坍塌了許多房子 斯晚塞斯 紐何爾杜 喀基布 這幾處地方 並左近各村庄 所有烟筒 也都震毀 各處居住人民 受傷的不少

那達爾官兵戰勝○又說 南非洲那達爾兵隊 在馬魯木杜地方 出隊偵探 跟一隊亂黨相遇 亂黨雖帶着 槍砲 施放不靈 被生擒的兩名 打死六十名 其餘一千多名 全被擊退

弭兵會開議從緩○德京電報說 各國在海牙府 要大開弭兵會議 現已決定改期 緩到明年開議 俄兵又亂○又說 俄國兵隊 現時又有謀亂情形

俄國議立新政府○又說 俄國議院議長 稟請另立新政府 所有議員 必須多數承認 纔能會議選舉 俄國政府不安○又說 俄國政府各大員 現因被議員駁斥 頗有不安的情形

俄兵防堵○又說 俄國南境所屬各州縣 現時發下軍令 諭知各營兵隊 嚴行預備防堵 俄兵從軍的年限○又說 俄國兵員從軍 現已議定年限 計步隊砲隊三年 其餘各隊四年 水兵五年 通 國全照此例

德華銀行議行鈔票○又說 德華銀行 在膠州議定 打算發行鈔票 以便通用 大約青島並其餘各處 全 都一律行使 就在本年底發行 又派定總領事那普君 充當德華銀行總辦

印 敬啟者敝堂開設在京已逾數年久蒙貴仕商賞識曷勝榮幸之至現今敝堂主人大有擴張之意 惜重本修葺新式洋樓添設印字 局分爲三部一曰鉛字部二曰石印部三曰製本部並與日本東京最著名之築地商安設最新奇之機器悉心研究期於斯造之完 於

演說

◎ 日新閱報社期年紀念演說 ◎

哈哈 快呀 轉眼的工夫 又到十月十四了 去年的今天 本社開辦 在那時候 沒想到准能立成 閱報處本是一箇新花樣 庚子以前 誰也沒聽見說過 如今風氣初開 東北城的人 多半還是很頑固 猛孤！立了閱報社 心裡猜着 必定要生許多阻力 恐怕對付不好 碰巧了就許散開 真沒想到 不但閱報處立成 還添設了一箇半日學堂 我們日新閱報社 雖不敢自誇有成效 同人的血心 總算沒白費 往實在裡說 我們並沒費甚麼事 全仗著熱心人幫忙 警察保護 今日到了一年期 想大家必都喜歡罷

京城內外 閱報演講所 已立了二三十處 社會的風氣 一天比一天開通 同胞的程度 一天比一天進步 真是可喜 真是可喜

今日日新閱報社 公請各社同志光臨 作個永遠紀念 這是一件極文明的事 本社同人 有許多的心願 就著今天 也要台衆位商量 第一就是國民捐 各人應擔勸導的責任 每逢咱們講報 總要拿這箇富宗旨 再說我們各社的茶會 以後也是萬不可缺的 每月擇一個適中的地方 大家聚會一次 研究研究演說的學問 也是彼此有益 但願同志諸君 始終如一 認真往下辦 轉弱爲強 焉知不在此一舉呢

◎ 辦警務的老爺請看 ◎

白雲觀道士蔡然彬 改十之五

京城首善之區 從庚子後 可就出了僧道會啦 九城地方 每月總算起來 也可以集成四千餘吊錢 甚麼叫僧道會呢 沒有受過戒律的窮民 或雜巾辮髮 或挽上髮髻 到舖戶門外 強討惡化 攪擾的市面 家家日不了生 鬧的沒了法子 找出人來 按月拿花消 簡直的说罷 僧道兩教 也有了桿兒上的了 凡遇遊方僧道 到舖戶化緣 有他一出頭 管保都攔住 您猜怎們著 他托這項錢攬了去 吃喝嫖賭 甚麼事都幹的出來 強橫的包攬條街 巧滑的也抽收三五戶 真正貧僧道 不用打算再化一文錢 前門一帶 這箇風氣最盛 每月每家三吊錢 數目湊起來 實在不少 要把這項歸了公 與國家真有無窮的利益 可

要聽明白 不是奪窮人飯碗子 去上國捐 各家所出的錢 歸併在一起 積成巨款 大大的立幾處工廠 就把沿街乞討的一羣無業人 搜羅搜羅 除去瞎癩啞癩 缺手缺脚的殘廢不計外 餘者教他學習成了手工 一個個都是國家生利的人 請想想這個利益大不大 這件事情 莫把他看作不要緊 國體民風 一齊在內 當真打算辦成功 警務中人 總得豁出一番辛苦來 不從做下一層入手 風俗萬也改不了良 天捉小結 夜夜拿賊犯 窮餓的還是窮餓 專快活了到日子取錢的匪類啦 輦轂之下 實在的不成個體統

要緊新聞

端大臣由荷蘭回國○考察政治端大臣 閏四月三十日 由荷蘭搭船 起身回國 六月初間 大約可到上海 改土歸流○廣西各土司 承襲世職 多半是些下等人 就知道作威作福 虐待土民 在地方上有損無益 政府會議 要咨照廣西撫台 查看情形 改土歸流 認整頓

洋商運動熱河金礦 熱河避暑山莊 有兩處金礦 某國洋商 借名游歷 時常去暗查 廷都統電告外務部 設是那裏的金礦 某國人運動了好幾次 恐怕失了利權 嚴行駁回 現在貼出告示 不准外人進內遊 逛 一面添派巡兵 常去巡查

赫稅司出京避暑(赫總稅務司) 前次跟稅務大臣宴會 據說五月前後 就要出京 前往北戴河避暑 所有 海關事件 全交裴式楷代辦

義國親王到京(義國親王) 初十日晚車進京 駐在義國使館 十三日(親兒) 呈遞義皇的畫像 又聽說義 國公使 還要預備筵席 公請各公使 跟義國親王會面

洋員無禮○上月某日 天津火車 開往山海關 剛剛到站 見了一件奇怪事 鐵路巡警長 王義才參將 手拿扇子 在那裡指揮巡兵 無心之中 誤碰了稽查洋員 王參將知道失禮 趕忙作揖 連連的自認不 是 洋稽查怒氣不消 伸出大巴掌 痛打王參將 旁邊人全都不平 王參將倒也大量 並沒跟他計較 請禁華工赴美○秘魯領事 電稟外交部 說美國公司 打算招募華工 前往巴拿馬開挖運河 那裏的障礙 太重 請禁華工 千萬不可去 商部覆電 已經通飭各省 認真查禁 關阻日人運木的交涉○有個日本人 由高山城販運木料 經過羊玉理 木稅局的巡役 盤查不服 沒法攔

專治婦人胎前產後經血不調赤白帶下 蓋小兒之藥天下家多 此膏中至聖之 專治風寒 痰分十症 冰珠白 膏

日人不守公理 稟明日本稅務司 硬說中國巡役 攔搶木料 稅務司聽 面之詞 面見交涉局總辦 據說清韓兩國 向中鴨綠江分界 日人所運的木料 全是韓國的出產 今中國稅局巡丁 無故搶劫 是什麼道理 總辦辨論了半天 日官也是不說理 告訴這項木料 就攔了兩三天 少得五萬元的利息 應由中國包賠 看審兩國的邦交 減半懲罰 總辦不敢私自答應 又不教駁回 很覺為難 湖南公舉鐵路坐辦○袁大京兆 經眾人舉為鐵路總辦 現任府尹 萬難兼顧 湖南紳商 又打算公舉余肇康 作為湖南鐵路坐辦 就近經理 其餘緊要的大事 還由袁大京兆節制 烟台濰縣議修鐵路○烟台口岸 買賣本來極熱鬧 自從青島大興商務 兩邊一比較 可就吃虧多了 現由紳士議定 從烟台修造鐵路 直通濰縣 跟膠濟鐵路交通 衆紳商一齊認股 定期開辦

本京新聞

認真教養○梁家園煖廠 說是改為教養局 所收貧民 並沒教他們作工藝 一天一天的 除了吃飯 無事可作 既不做事 也就沒有進項 照舊出來要小錢 這樣的教養局 只可叫作花子店 梁巨川侍讀 看著太不像事 教養二字 要往實在裏去作 由貧民裡頭 挑選年輕力壯的人 學習各項工藝 每人每日 籌給三百文 不准再出來叫化 如其辦理得見效 還要推廣 丟小孩的請看○上月時候 內城西局 收了一個迷路小孩 自稱小禿兒 年約八九歲 赤身無衣 十分可慘 因為沒人認領 暫交習藝所收養 所裏各官 一見都愛惜他 大家捐錢 給他作衣裳 又教他認字 讀書 一切飲食 也都待的不錯 丟小孩的 要是苦人家 認明後可以不必就領

洋商着急○愛國紙烟 銷路本不錯（專仗着愛國君子照顧）現在又要改良 將來必要暢銷 外國商人 因此可就着了急了 千方百計 想要來抵制 安定門大街 前天見一個外國人 帶着一輛車 滿載各牌美國烟 所有兩旁舖戶 按家分送 西城各街 昨天也都送過 隨着看熱鬧的 如要烟捲 洋人就肯送 若其心裏着急 豈肯到處捨烟 我勸洋商 不必着急 中國人的秉性 諸位還不知道嗎 本國的東西 向來不喜歡 愛國烟無論怎樣改良 與外國烟的銷路 絕沒有妨碍 真有至死不悟的人○崇文門和局 當差的胡某 外號叫胡瘋子 書符念咒 給人治病 騙財家事 還不足怪 可憐糊塗人 全把他當作神仙 有個姓韓的 妻子牛奶瘡 不找大夫 恭恭敬敬 來請胡神仙 喝

大德信街長和尙商店 西門外成德店 城內德門外寶香齋香舖 皆有發賣通商各書

你看他作法罷 吩咐大家 把屋門關好 叫病人站在屋門裏 他站在屋門外 隔著門縫兒 用手暗畫 左一撇 右一抹 不知都畫些個甚麼 嘴裏都都裏裏 大概是念咒 治了一個月 毫無一點效驗 轉 某信定了神仙 始終不求醫 可算是死不悟了 前天本報演說 議論迷信的事 頭疼腦熱 不服藥本 也能好 真要大病臨身 還去信神信鬼 簡直的就叫至死不悟 演說的話 不過是憑空議論 沒有想到 真有這類的人 可憐 可憐

各省新聞

後來的麻煩(順天) 前任房山縣 立了一處閱報社 預備各種報紙 叫人觀看 知縣又想到一層 不識字 的人 不能夠看報 自己抽著工夫 還要去演講演講 日子不久 大見効驗 商民人等 受他感動的不 少 後任接印 事情可就糟了糕 不但不演講 連報紙全部不預備 近來有人去看報 桌子上頭 有幾 張舊報 大概全是二三月的 門丁趙某 人倒明白 勸主人預備報紙 到時也去演講一回 盡盡自己的 責任 主人不以為然 反怪門丁不是 說前任辦事太荒唐 竟願了自己討好 不管後來的麻煩 我雖不 便裁撤 可也不必認真 有幾張洋報就得咧 何必再花錢呢

整頓鐵路積弊(直隸) 山海關內外鐵路 所有各車站 弊病都不少 舞弊的人 已經拿獲幾名 押在臨運 縣 目下各站站長 全行更調 (大約還是廣東人) 免得再作弊 並派有稽查委員 隨時在各處暗訪 盤查教士的行爲(江蘇) 蘇州護龍街 美國耶穌教浸埋會總教士 忽接郵政局匿名信 信內說會中教士金 士止 不守教規 聲名很壞 實在劣迹 可並沒詳細指明 既不便澈底清查 又不便不理 特發傳單 本會教民 有人知道金教士的行爲 務必據實稟明 以便秉公查辦

候補道請入聯隊(湖北) 候補道梅觀察光義 由日本振武學校 卒業回省 現又稟請入日軍聯隊 張宮保 大為嘉獎 按司道大員 肯入聯隊學習 實在難得 中國官場 人人都肯如此 何愁國家不强 番民請求實業(四川) 龍安府屬下 蔣子瓦舍等寨 平民番民雜居 開地很多 前有某紳士 在府城提倡 養蠶種桑的法子 各寨番民 很被感動 湊了一大宗款項 購買桑秧幾千株 分栽各寨空地 每天由各 番民 輪留澆水 極力保護 預備明年養蠶

啓者僕來華日 擬推新景象 尙勝欣佩 但學堂雖已林立 而體操尙少 專門業中 東人上之同志者 設立文 武學堂 於明倫堂 大有裨於 精神中 取效如 有願學者 請速到本學堂 隨時許入 學光緒三十二年五

請到昇平茶樓聽講 員 各盡義務 願聽講者 屆時光臨為幸 觀音寺賓宴樓上昇平茶樓主人啓

自刊

五月十三日商部 鑾儀衛 兩黃旗值日無引 見 召見軍機

皇太后 皇上升 乾清宮義國巴樂禮使臣偕同義國親王費爾迪安德觀見

電報

英商會議○上海來電 本口岸英商會議 因滿洲考查專員 回到上海 說大連灣設立海關 所有韓國境內 運到滿洲的貨物 應當設法限制 又遼河拆毀的鐵橋 還沒修理 來往船隻不便 商務滯碍 大為嘆 虧 當趕快動工修築 以上各情 稟請駐京公使 跟外部商議 德美商人公稟○又說 德美兩國商人 打算仿照英商辦法 稟請駐京公使 替他們商議滿洲事件 日學生游歷滿韓○東京電報 日本學生 在政府稟明 要到朝鮮滿洲地面 考查一切情形

專件

◎市政公議會續增簡章

一本會以平介館為會議處 一會期改定每月三次逢八集會即以本月十八日為第一期 一每期上午十鐘開會 二鐘散會逾時不到者不候 一本會應提議交議事件須於前數日刊刻報告傳知在會員董如有建白可略具說帖 屆期集議說帖文法不論深淺以簡明為主 一關於本會調查事件應於甲會期調查乙會期集議 一議董應舉幹 事二員由各紳商投票公舉屆期將票封交本會當眾公拆公閱以最多數為及格 一諸公如有演說請預叙節略一 篇庶演說時不致挂漏聽者亦可詳細研究惟字跡不求工楷 一本廳所定幹事員銜不列後

(汪立元劍齋專任招待之責) (殷錚鐵菴 胡位咸澤山 專任編輯報告擬稿事件) (樂達義印孫 賀 廷梓馥階 專任調查之責) (劉書記炳蔡 專任繕寫收發事件)

第一期提議事件

京城各項營業呈報開市所用呈稿均不一律且批准之後發照與否從前亦無一定辦法現在本廳印有開市報單及 營業執照擬酌籌照費若干申 部核示辦理但能籌與否及如何分別等次在會諸君各具說帖於十八日決定施行

或問乎曾西曰 吾子與子路孰賢 曾西蹴然曰 吾先子之所畏也 曰 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 曾西粲然不悅曰 爾何曾比子於管仲 管仲得君 如彼其專也 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也 功烈如彼其卑也 爾何曾比子於是

比子於是

孟子向公孫丑說道 你但知管仲晏子 奇功盖世 不知道他們的作爲 久被聖門不取 今先說說管仲 連

當日曾西〔曾子之孫〕都不願跟他比較 有人問過曾西 說你的品學 自家揣度着 比子路如何 曾西很

有不安的神色 說子路是聖門的高弟子 聞人說他過失 不但不怒 反倒滿心的歡喜 見義勇爲 他老人

家的學問 真是光明正大 我祖當年 已經敬服的了不得 我小子是何等人 那敢跟他老先生比高低呢

〔要論文法 這是一層陪襯 又是未抑先揚的筆法〕那人又跟着問道 你既不敢比子路 不知與那齊國的

管仲 又是誰弱誰強 曾西聞聽 神色很不好看 大爲不悅 答道 呵呀 你怎麼這樣冒昧 竟把我比起

管仲來了呀 我雖不敢比子路 究竟與管仲不同 管仲相桓公 一味的全是霸術 桓公待他很重 不但輕

看高子 連鮑叔隰朋 也是連類而及的 君相相得 如此之專 管仲行國政 四十餘年之久〔始於魯莊公

十三年 終於魯僖公十四年〕所修的政治 也沒甚麼與衆不同 我雖不高明 却不願同管仲

相比 這是怎麼話說的 以上的言語 都是孟子口中 述說曾西的舊話 管仲相齊 平生所立的功業 本

不算小 南伐楚 北戰戎 西會葵邱 東定淮郢 內政外交 遠結近取 就時論事 正是齊國出色的人才

爲什麼曾西題起他來 很透着看不起呢 孟子說過「仲尼之徒 無道桓文之事者」當日管仲相齊 所有

點功勞 却專霸在霸術上着意 平日的用心 跟王道往往相反 王道不尚武功 有時不得已用兵 所爲保

全百姓 謀求到業 開疆拓土 拿着民命換功名 絕不問百姓的生死 就算民心樂從 也出在假意牢籠

中古的世界 人心總算樸實 收服他們 也還容易 又遇着管仲那樣權術 人人願替他用命 成功立業

所以不其艱難 曾西說他 功烈如彼之卑 正是看不起齊桓的故事 孟夫子引用這些話 認定仲尼之徒 真是大賢的見解 把七雄五霸 看成了創世的英雄 不看成救世的神聖 就如迄今時事 辦理外交 喜用 霸功 辦理內政 也有時要行不道 比戰國可就強多了

擇印 敬啓者敝堂開設在京已逾數年久蒙貴仕商賞識曷勝榮幸之至現今敝堂主人大有擴充之意 惜重本修葺新式洋樓添設印字 局分爲三部 一曰鉛字 二曰石印 三曰裝本 部部與日本東京最著名之築地商安設置最新奇之機器悉心研究期於新進之完

演說

◎防患未然◎

鄉下人

前次報上說 武清縣的栢樹神 府尹大人看見 立刻叫本處知縣察辦 知縣太爺着了慌 親身下鄉去看 纔知道果然不錯 縣太爺動怒 當時就叫人鋸樹 鎖拿了助善的愚民 闕散了燒香的百姓 又把修廟的材 料運回縣衙 預備充公 把各處地保傳來 叫他們當堂具結 往後再開謠言 加倍的治罪 又差人到各村 暗訪 恐怕還有這些事情 那裡知道呢 真是無獨有偶 離楊村不遠 有箇新村 那裏有位柳老爺 鬧的 比栢樹神還凶 這又是怎麼檔子事情呢 新村街外 有棵老柳樹 那天有箇賣油的路過 坐在樹底下歇着 一時乏困的難過 倚着樹就睡着了 您哪想 一箇賣力氣的人 走了一身透汗 睡着了被風一吹 還有 不得病的嗎 醒來就覺頭疼 糊猜亂想 心想這棵柳樹 必是成了氣耗啦能 沒睡的時候 怎麼頭就不疼 呢 爬在地上 朝着柳樹磕頭 嘴裡還禱告着 您哪要赦我的罪過 病好了必來燒香 正巧有箇婦人 在 旁邊井台上打水 他又喝了口水 慢慢的走回去 過了兩天病好 真來給柳樹還願 這就吵嚷開了 都說 柳老爺真靈 有人來問病 必得在那井上取水當藥 本村地保怕招事 不許大家燒香 就有箇奸詐婦人 自稱柳仙上了體 (又鬧上體嗎 喝) 說我本是一位正神 你們可不許不信 憑他什麼王法 也管不了僧們 看香 從此越鬧越凶 遠近無人不信 直到栢老爺被革 柳老爺這纔棄官逃走 諸位請想 報紙上若不講 說這等事 府尹大人那能知道 知縣不齊拿栢仙 栢老爺也不能被革 往後越出越多 不鬧到練拳設壇不 止了 這就叫妖由人興 怎見得妖由人興呢 聽我說個早証 當年有位舉子 進京赴考 路過一處破廟 進去隨便溜達 見廟裡沒 有僧人 院子棹兒上放着筆硯 舉子一時高興 在牆上畫了一面琵琶 這本是出在無心 從北京回來 又 由廟外路過 喝 可了不得啦 敢則這座廟煥然一新 又有許多男女還願 向別人一打聽 都說廟裡琵琶 大仙臨凡 凡事有求必應 這位舉子心裏納罕 走進廟裏一看 呦 可不是自家畫的琵琶嗎 面前有鮮化

菓品 大家全都向上瞎傻頭 舉子恐怕惑了衆 忙向大家分說 苦苦的爭論了半天 呵呀 任你說破了舌頭 沒有一箇人再肯信 反說舉子造謠言 那時要有報紙 也可以說給地方官聽聽了

安 案 新 聞

俄人加重鐵路運費○南滿洲發行貨物 是日人獨佔的利權 俄人看着動心 南來各貨 火車價全要加重一倍 爲是阻滯日本貨的銷路 這番用意 雖說爲抵制日本 但往北運的貨 不全是日本貨 中國貨也佔半 此等辦法 與中俄陸路通商條約 顯然違背 外務部裏 也得要想箇法子問問纔好

德國兵官被竊○巡警部接外務部咨文 札行內外城總廳 據說駐京德國使館 兵官余君 新近被竊 所失財物很多 叫通行各分廳 一體嚴密查拿

禁止麪粉出口○現有南方商人 由上海電稟商部 請特准麪粉出口 以便轉運暢銷 商部堂官 因麪粉是米糧一類 也應當禁止出口 現時南省地方 米價正貴 飢民急等賑濟 必須多預備糧食 所請運麪出口一層 批駁不准

保守海權○外務部會議 現時南洋所屬 海島裡面 有某國洋商 預備機器輪船 設立捕魚公司 漁業一項 與海權大有關係 歐洲各國 界限分的最嚴 斷不容別國侵佔 中國漁業公司 目下已經成立 總得認真保守 極力維持 聽說正在商議呢 要想法子阻止

日本留學近事三則○駐日楊公使 知照各學堂 所有中國留學生 無論官費自費 籍貫 姓名 三代 在本國居住何處 在東京居住何處 叫一律開個清單 以備查考

中國留學生 現由日本政府 交派警察衙門 監督稽查 所有各處客棧 常有巡警官員 前去查問 中國留學生 目下已添到一萬多人 每月陸續現到的 還不下五六百人 東京地方 又開了幾處學校 全是爲中國人預備的 可見中國留學的越多 日本的利益越大

總是華商吃虧○華商在哈爾濱 製造麵粉 俄人一定不答應 外務部堂官 屢次照會俄公使 請把那裏的麵粉公司 改爲中俄合辦 俄人拿定了主意 到底還是不依

提學使定日起身○各提學使會議 定歸十五日前後 挨次請○訓 本月底就可以出京 由上海前往日本

專治婦人胎前產後經血不調赤白帶下 蓋小兒之藥天下繁多 此膏中主聖之 專治風寒 藥方十五

本京新聞

熱心人自立教會○匯文書院 院長劉光第 人極明白 愛國愛羣的思想 發於至誠 打算自立教會 凡是中國奉教人 就歸本會管理 近年以來 中國所出的教案 實在太多 簡直無法可辦 割地賠款 大損國權 細說起來 真真可哭 如今有了明白人 自立教會 以前的冤障 從此都可以消除 真是中國的大幸福

又勸醒了一個○阜成閱報處講員 李子岐 蔣義峯 演說很有口才 緊鄰有座上鞋舖 掌櫃的孫起雲 時常偷工夫去聽 這天演說國民捐 把孫掌櫃的熱心打動 自家情愿提倡 共約了十二位同行 分頭往各舖勸導 大眾商量定了 從六月初一日起手 每上一雙鞋 抽出一文錢來 湊足了六個月 交戶部銀行一次 手藝人都有這樣思想 作官的老爺們聽聽

不教而誅○各處街巷 任意大小便 本來太野蠻 打算禁止 先得多修茅廁 那纔招不出怨言來 如今辦事 不是如此 新定的章程 看見出恭的就罰錢 可又不預先攔阻 小便二吊四吊五毛不等 大便六吊七吊八吊不等 昨日一天 第二區地面 共罰十七起 爲甚麼這樣多呢 預先並沒出告示 大家多不知道 那能夠不被罰 罰錢的意思 本是禁止再犯 不是借此籌款 茅廁沒備齊 忽然間就這們罰 真是不教而誅了

不貪便宜○洋商到處送烟 已經說過多次 那天他們路過總門前 問守衛巡捕 廳裏有多少人 巡捕說 人是很多 一時也算不清 洋人拿過煙捲兩大匣 求他們給分送 巡捕推辭 一定不收 洋人問道 你是嫌煙不好嗎 巡捕說 並非嫌不好 我們有個規矩很嚴 向來不貪便宜 法兵夜演行軍隊○本月十一日夜裏 駐京法國衛兵 操演行軍隊 十點鐘出前門起身 順著牆根 一直出西便門 十二點鐘 進平則門 預先跟外務部聲明 留門放行

破廟折賣木料○泡子河慈雲寺 原是一座古廟 庚子那一年 被洋兵燒毀 只剩了五間樓房 本廟住持 沒錢使用 所有木料 如今都賣給教會了 不久就要拆卸 舖東的管家打夥計○新街口天德堂藥舖 是內務府繼宅所開 本月十一日 宅裡管家去抓藥 包好之後 問夥計們 給他打出多少錢來 夥計說四百錢 管家大怒 瞪著眼睛嚷道 向來都是六百 爲甚麼今天少打二百 衆夥友怕得罪管家 緊趕都過來賠不是 說每次抓藥 全經我們的手 這個夥計 不知細情

大興街義和荷包店 西河沿武藝店 東四牌樓六條胡同裕增公洋貨店 河南 保府 天津 皆有股商補商奇德藥房

求您擔待擔待 有了這個好面子 也就可以拉倒啦罷 那知道抬舉的太高 管家老爺的脾氣 更發作起來了 跑進櫃台 揪住夥計 輪圓了巴掌 打了個大嘴巴 說話之間 衣裳也脫了 小辮子也盤上了 粗著脖子紅著臉 撒村大罵 買賣人不敢惹事 喜笑言開 用好話來對付 足有半天的工夫 管家老爺 自己罵得乏了 纔算息臺

各省新聞

日兵駐守鐵路〔奉天〕昌圖到公主嶺一段鐵路 已出俄國派員 交付日本接管 守路的俄兵 全行撤退

日人按照條約 派兵一千三百二十名 分駐在鐵路一帶

仕學館的傳聞〔河南〕仕學館裏頭 考取最優等的學員 已經傳知到館肄業 某學員剛一入學 就嫌預備的棹椅不精緻 從屋裏全給扔出來 經教習勸解 並許他隨後再換 纔得將就了事 聽說河南的人 不論誰 一入了學堂 立刻就添習氣 真是怪事

總巡打學生〔江西〕南昌警察北局總巡 知縣梅兆璜 坐着轎子 由洗馬池街路過 陸軍小學堂學生陳君

走的太忙 誤碰了轎子 梅總巡大怒 喝令轎夫拘拿 陳學生正要分辨 竟目不容說話 吩咐跟隨的人 硬給打了幾十個嘴巴 陳君是陳觀察的少爺 陳觀察聽見兒子挨打 十分氣憤 立時上院 稟見吳

撫曰 面求查辦 現在學界偏發傳單 商議爭論的法子 還不知怎樣了結

新兵都通文理〔湖北〕騎兵的管帶 由黃陂地方 招回的新兵 其中舉貢千員 約計有十分之二 齊太守奉委考試 文理全都平順 內有李炎陽謝芳幾個人的卷子 更是很好 攔在從前科場裏 也得要佔先

來函

貴報所登孀婦陳氏一案延仁係案中人茲將原委叙明非為慎刑司辨而此案自明該氏係鄙人同族已故崇壽之妻先父因念其寒苦不時資助殆後崇壽病故以及連嫁二女均先父一力贊助並勸該氏墳塋居住撥給餘地養贍伊將地典出並又砍伐祖墳樹木以致先父鬱氣而亡今又而鄙人託賴即將每年祭田租銀五十兩劃給彼仍來贖擾又幫主七八十金四月又來需索辭以無項彼即誣賴霸佔家產向警部控告茲由部歸司審辦彼謂該司拘情鄙人將原委叙清則該婦之心術可知矣

啓者僕來華日擊維新景象曷勝欣佩但學堂雖已林立而體操尚少專門愛樂中東人士之同志者設立文

上諭

五月十四日吏部 翰林院 正黃旗值日無引 見 額勒春續假十日 王廷式預備 召見

召見軍機 王廷式

上諭前據御史黃昌年奏參江西藩司周浩訛詐徇私各款當經諭令張之洞確查茲據查明覆奏該藩司貪污縱恣把持省權專任私人貽誤大局周浩著即行革職等語開辦銅元購辦機器諸多不實不盡及官銀號款項並未移還着吳重熹再行澈底嚴查照數追繳以重公款江西補用知府崔湘鑽營謬妄生事害民永新縣知縣張善鐸貪污卑賤小人之尤均着革職永不叙用江蘇補用直隸州知州吳壽貪詐惡劣公款不清試用知縣與錫光營謀署缺不知廉恥指分江蘇知州徐履泰鄙俗迎合多招物議江西候補知縣張學勤歷充優差損公肥私試用道陳際清險惡摺搖行同無賴均著即行革職江西候補道繆德榮濫廁要差衰老著無能著勒令回籍候補知府王祖蔭巧滑專擅難容表率著以州同降補知縣王祖彝品行卑污敗壞風氣丁憂知縣崔寶瑛行徑猥鄙指摘交加知縣朱士元倚勢招搖聲名極劣試用巡檢董鴻品行污下衣冠敗類均著即行革職幕中華牧生著查明有無職銜即行斥革並遞解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華玉堂馮心畚馮履卿馮冕均著一併驅逐不准逗遛江西司事金朝正著拿獲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家丁熊濱着拿獲解回原籍監禁一年限滿仍嚴加管束不准出外生事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電報

美紳聘定律師○路透電報 美國富紳波理 殺害工程師一案 他的妻子 並沒被拿 日前還到獄裡 看望他丈夫 聽說聘請著名大律師 立定合同 替他辨別

埃及凶犯定罪○又說 埃及人戕害英武官 案內已有四人 定為絞罪 六人定為答罪

日本推廣賽會○東京電報說 日本商議賽會的事 雖名為本國賽會 實在是萬國賽會 現已推廣辦理 預備一切 聽說估計款項 共籌一千萬元 定期明治四十三年開會

俄輪由海參威開行○又說 俄參威輪船公司 現由俄政府幫助款項 從海參威到長崎上海等處 業已一律開行

開行

講書

曰 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 而子爲我願之乎 曰 管仲以其君霸 晏子以其君顯 管仲晏子 猶不足爲與

第一箇曰字 還是孟子的話 說管仲爲人 曾西都不肯比他 何況是我 你莫非以爲我願爲管仲嗎 諸位請想想 照着公孫丑所問 是說管仲晏子二人 孟子此番對答 却單單題到管仲 當年曾西 都不願比他 却未曾說到晏子 公孫丑所問兩個人 孟子只答了一半 這是什麼講究呢 這件事註解家並未發明 要照我們糊塗想頭 當時孟子的意思 是心裡不滿管仲 並沒有不滿晏子 因爲晏子爲人 比較管仲 正道的許多 孔夫子也說過「晏平仲善與人交 久而敬之」題到了管夷吾 就說「管仲之器小哉」又說「管仲而不知禮 孰不知禮」你看孔夫子前後所說 已是看得管子很輕 看待晏子很重了 既說管仲器小 又說他不能知禮 兩句話加在一人 這人的分量 也就可想而知 何況管仲的相業 並沒想到四海蒼生 上不能匡扶王室 下不能叫天下歸心 雖助成桓公的霸業 也算不了蓋世奇功 孔子既不以他爲然 曾西也不願與他相比 今天問道孟子 一定是更不愛聽了 晏平仲爲人 却是個忠厚長者 生平的好處 心裡還懂得尊周 喫虧所遇的齊君 也是不大談王道 但是他比管夷吾爲人 到底好着許多 所以孟子回答公孫丑 說管仲不說晏子了 以上全是孟子的意思 當時沒能細講 下邊這箇曰字 却是公孫丑所說 聽了孟子這些話 又跟進一步問道 齊桓公的爲人 不過也是中人之主 却能挾天子令諸侯 諸侯拱手聽命 列入五霸 專憑桓公的本領 未必能夠如此 全虧管仲一人主張 盡心竭力 功勞也就不在小處 景公更是一個平常人物 也能夠尙德緩刑 人人稱爲賢主 作成齊國一位名君 要不是晏子爲相 景公也到不了這個地步 爲甚麼把管仲晏子 列爲平等呢 想是當時的評品 並沒有甚麼分別 題起來總是二人並稱 所以公孫丑很納悶 聽了孟子的言語 反倒莫名其妙

敬啟者 敝堂開設在京已逾數年 久蒙貴仕商賞識 曷勝榮幸 之至 現今 敝堂主人 大有擴充之意 惜重本修葺 新式洋樓 添設印字

機器 悉心研究 以期於斯 爲之完

演說

◎遙吟俯唱戲會在昌平州演說◎

年年我們到昌平來 借着走局交友 並可以瞻仰瞻仰此地的風俗 昨天我們一進城 看見巡警也設了學堂也立了 工藝局 閱報處 也都有了 比去年已經大有進步 但有一樣 官紳既是提倡 還得認真的去辦理 不可專講外貌 徒有其名

自從庚子後 處受外人的欺侮 其中也有個自然的道理 想要不受欺侮 不在兵戰 先在學戰 講求學戰 就得多立學堂 教育普及 自然轉弱為強 那也就沒人來欺侮了 還有一個原故 就是外債太多 歸還不清 遇事牽制 萬也強不起來 如今要自強 先得清外債 清外債總得大家出力 常有糊塗人說 國家的債 與百姓無干 豈不知國債就是民債 明着你不幫忙 加捐加稅 暗中都得出錢 現在辦理國民捐 所為是還清國債 快快的好自強 北京已有收捐處 諸位明白我的話 請去快上捐

昨天我們初到 還聽一件可喜的事 本處志士朱君 會同紳董 商量着要立女學堂 這是最要緊的事 小孩全仗母教 婦女有學問 不但不能請母教 還都把孩子給教壞了 甚麼麻虎子咧 老貓兒咧 全都是迷惑孩子的事 女學的好處 一時也說不盡 貴處的女學 果真立成 實是昌平州的大幸福 今天我們唱戲演說 州官史大老爺 並諸位紳董 都來贊成 很是榮幸 不但與我們有光 足見貴處的風氣 已經是大開了 會首還發了熱心 拿出二十兩銀子 報効國民捐 託我們替他交 有了這個引線 以後認捐的 必然少不了 不便再說他借神佛歛錢

我們戲會 今天主要演烈士投海一齣 這齣戲很能夠感動人 諸位一聽 必然要嘆惜潘烈士 既要嘆惜 就當去學學烈士 可也不必投海 長個愛國的思想 就算學了烈士了 高麗人不知愛國 眼看就要滅亡 借們再不知愛國 便跟高麗一樣 也就要滅亡了 潘烈士投海 就為勸醒大家 千萬別學高麗 國家滅亡 苦處太多 今天沒有工夫 不能細說 大家聽罷新戲 自然就明白了

要緊新聞

洋行私藏軍火○漢口海關稅務人員 因爲一件事 到瑞記洋行訪查 留神一看 查出許多軍器藥彈 全藏在棧房內 一面禁止他挪移 一面稟報稅務司 並派員細查 是由那裡運來的 運到漢口 是什麼意見

調查的情形 極爲嚴密 但聽說這項軍火 是某國兵船私運來的 據洋行人供稱 商人並不知底裏 因爲沒法推辭 暫時替他存放 官場因此事關係重大 要認真的查辦 從重議罰

外部定會晤日期○外務部各堂商議 跟各國公使會晤 定准每禮拜一 禮拜五 作爲會晤的日期 前一天 預定時刻 以便中外各員 按鐘點到衙門面談 免的彼此等候 另外有要緊事件 臨時知照

黑龍江軍裝被搶不確○黑龍江將軍 派米小游觀察 採辦軍裝 由天津運解回省 傳說有半路被搶的話 現得黑龍江確信 宋觀察已把軍裝全數運到 只有姓范的委員 在昌圖地方 盤川銀兩被搶 另有工匠一名 被馬賊用槍打死 除此以外 並沒什麼損失

越南人的慘情○有一位雲南人 由越南來京 據說初到越南境內 正遇見那裏殺人 細細的打聽 敢情是

爲偷看新書 那個時候 正是越南舉行科場 法人所定的章程 還叫用詩賦八股考試 有稍爲明白時務的 稟請法人 改作策論 (會作策論 也未必就通時務) 法人大怒 立時就辦了斬首的罪名 咳 照

這樣看起來 要改策論 都犯殺罪 更不必說設立學堂了 出洋游學 定有滅門之禍 可見越南亡國史的話 一字不假 我國內地同胞 請過細想想 這種情形 夠多們慘呀

康平縣日人命案○奉天康平縣地方 有畫圖的日本人 到民人邢起發家 強姦婦女 激成命案 現據瀋陽來信說 這一案的凶犯 已經由日人要回 總得叫縣官認賠款六千元 纔能了事 有人出來說合 打算

請縣官出銀一千五百元 作爲完結 無奈署知縣劉大令 一貧如洗 康平又是極苦的缺 就把行囊衣服 全都典當 也怕湊不上這一欸

又有販賣豬仔的漢奸○廣東各屬地方 近來有一種漢奸 到處引誘愚民 騙往秘魯等處 去做苦工 其實

跟從前販賣豬仔一樣 已經拐騙了許多人 陸續着偷偷出省 官場得信 派人密查 這種人的行踪 十分嚴密 總沒能破案 萬一拿住 應富照拐賣良家子女的例 從嚴治罪 按這件事情 各報上苦口相勸

專治過人胎前產後經血不調赤白帶下 蓋小兒之藥天下繁多 此膏坤中至聖之 專治風寒 分十症 冰珠白 藥膏

去的人還是不斷 總由民間苦人太多 無法謀生 年輕力壯的好百姓 被飢寒所逼 跑到外洋 給人
家當牛馬 簡直就是去送死 北方荒地 很可以安置游民 關心民命的督撫大員 何妨想個法子救救人

五大臣隨員到了上海○上海來信說 上月二十九日 德國輪船入口 考察政治大臣的隨員 有七位搭此船
回國 七人都是誰呢 王伊 光裕 唐元湛 朱綸雲 唐文源 金鼎峙 蔡琦 另外有端大臣的公子

並廣東新甯人陳煦 陳君在美國波士頓地方 居住了二十四年 深通電學 此次回國 是端大臣替北洋
聘請的 舉荐到袁宮保那裏 辦理電政 大約一個月內 五大臣可到上海 戴尙書在廣東暫住 順便修
墓 然後再回京覆命

禁查私賣礦產 政府得湖南消息 有本省商人 要把某處嶺山 私自賣給法國人 電行湖南撫台 把此事
澈底查明 嚴禁私買私賣

駁問雜支款項○練兵處所定新章 由統制直到隊官 全有公費銀兩 數目很多 原預備作各項費用 湖北
新近的報銷 還有雜支名目 練兵處行文去問 各軍官員公費 究竟是幹什麼用的 所有支銷各款 練
兵處不能承認

鐵路人員加添薪水○督辦津榆鐵路大臣袁宮保 會同胡侍郎 議定新章 把鐵路一切雜款 化私為公 各
站長委員 由十月起 一概加添薪水 全按雙分支領 不准再稍有弊病 從今以後 要查出有作弊的事
就按照軍法懲辦

美國要設山東領事○美國政府 為推廣山東商務 打算在濟南青島兩處 設立領事館 現時正在籌款 美
人山東的商務 要是大興起來 德國暗中必得吃虧 必不能獨佔利權了

俄人在哈爾濱設總督○現有俄國消息 要在哈爾濱地方 設立遠東總督 專辦吉江兩省的事 俄人這番舉
動 也跟日本的關東總督 一樣用意

外務部給福建的回電○前有英國兵船 在福建沿海等處 測量地勢 經署督崇將軍 叫屬下攔阻 一面電
達外務部 現由外務部回電 說英船在那裡測量 業已報明本部 准其前往 不必阻止

漁業森林合辦○木蘭縣辛九丹大令 勸化紳商 招集商股六萬元 開辦森林有限公司 已經奉上司批准照
辦 但聽說原定的章程 漁業一項 就在森林公司裡邊 不知是怎麼簡辦法 候來信再登

專治通人胎前產後諸症不調赤白帶下... 廣東省城西門寶香閣香舖... 曾有股買補商香舖...

本京新聞

破壞路政的深心○恒興順乾菓舖 炒栗子鍋台 有碍路線 屢次催著叫拆 掌櫃的倚仗東家勢力 一味支

吾 至今不拆 東家梁成熙 在東局當委員 兼充路工局書記 為人頑固 向來不守法律 東局裏頭

新近把他請去 商量此事 先還推諉不拆 再三相勸 勉強著算是答應 有勢力的人 真是難說話 提

起敗壞路政 不止一位梁成熙 八條胡同輪船公所 前面房屋 碍著路線好幾尺 報上也說過一次 請

他拆讓 只拆一半 還佔著三尺官街 再也不肯拆 恒利銀號 拆了也不修 便道的石牙 不能栽立

催他修理 他說本舖門面 跟廟牆一般齊 廟裏一拆 馬上就可動工 催廟裡拆讓 便說無力再修 那

處廟產很多 並不是真無力 跟恒利號定約 彼此推諉 故意的破壞路政 你說夠多們可惡

巡捕犯警章二則○本月十三日 夜晚十點鐘 馬戲散後 王府井大街 行人很多 走到霞公府口外 見避

風閣裡頭 巡捕臥在裏面大睡 鼾聲如雷 睡的很香甜

王府井三條胡同 又有一個巡捕 站在避風閣前頭 對着甬路小便

昇平樓第一期演說○賓宴樓上昇平茶樓 舖東穆子光 托本館約請各報社講員 每日由晚八點鐘起 到十

點鐘止 請左近各商家 入座聽講 昨天第一日開會 來聽的人 坐位擠滿 大家肅靜無聲 很透著文

明 可惜講員太少 城外報社人 並沒有到 所到的幾位 都是後門安定門的熱心人

小賊放胆○協巡兵未撤的時候 過十二點鐘 不提燈籠 不能在街上走 那些巡兵 來的生硬 很懂盤

查行人 自從換了本地的土巡捕 隨便的多多了 昨夜落雨的時候 站崗巡捕 多半躲避起來 小賊就

趁此生心 下道廟路東人家 被竊了兩身衣服 還有人止在酣睡 賊來揪他的褲子 驚醒之後 賊由衙門

逃跑 並無巡捕攔阻 可惜協巡營的兵 所留的六成 全都調在偏僻地方去了 第一區地面最繁雜 新

巡捕又不管事 真是有若無

又一個迷路小孩○前門大街 昨天又有一個迷路小孩 在同義洋貨店門口 來回打轉 年約四五歲 赤著

身體 只穿一個藍兜肚 禿頭無髮 兩眼發直 有人問他話 總也不言話 站崗巡捕 已把他帶回第一

區 招人認領 這箇巡捕不錯

賣烟捲的勸人○地安門大街 擺烟捲攤子的鄭靜泉 本是個頑固人 自己有分錢糧 看成了老米樹 死吃死嚼 任甚麼也不幹 近來看了一些報帛 恍然大悟 想書要生點利 報上勸人愛國 他就打算賣愛國煙 從正月賣起 很賺了些個錢 到了三月 忽然賣不動 一口同音 都說外國煙好 他的心裏 游疑不定 也要變點買賣 到舖子一問 敢情真不賤 每匣一元五毛三 心裡一盤算 惹來再賣 不大合算 賺錢無幾 犯不上給外人帮忙 因此到處勸同行 都買中國烟 鄭靜泉的熱心 有點過火 你不想想 愛國的君子不多 都買中國烟 有誰來買呀

各省新聞

裁撤驛站 (奉天) 吉江兩省文報局 歸併奉天文報局兼辦 等各處分局設齊 就要把驛站裁撤 原來奉省驛站 中屯居旗人抽丁 輪流當差 從國初直到如今 總沒免過 情形極苦 旗丁很是受累 如能從此免了 也是一件仁政

巡兵蠻橫 (揚州) 有一個鄉下人 從轅門橋地方路過 偶不留神 稍為挂了巡警的衣裳 巡警舉起木棍 把那個鄉下人 劈頭蓋臉的打了一頓 打的傷很重 還要帶到局裏罰辦 經路過人再三勸解 方纔釋放 揚州的巡兵 這種光景 真是蠻橫極了

報章大王 (湖南) 安化陶蘭孫先生 是前任兩廣總督陶文毅公的曾孫 學問極高 很有思想 平時最愛看報 無論新聞 雜記 白話 文話 凡力量能買來的 必要設法搜尋 不怕費腦力眼力 一天到晚的研究 總沒個厭煩 現時所存的新舊各報 共有一百二十餘種 合湖南看報的人 從沒一箇人能看這許多的 廣西王君 稱先生為報章大王 先生也用「癖報調民」四箇字 作為別號 可見此人的志向了

駁日人買地修密 (湖北) 日人田村精三 鹿源藤八郎等 在漢陽鸚鵡洲 置買地畝 前臨大江 後通三里 坡 約計二里多長 打算修造磚窰工廠 並要添買沿江地段 預備運料 由日領事替他們說話 張宮保 開關道 兩下裏全都力駁

查拿包探的夥計 (江蘇) 上海租界 包探夥計 匪人居多 借端生事 與地方最無益 瑣道台奉了委派 按名查拿 已經照會英領事 通知巡捕房 一體查拿

上諭 旨

五月十五日戶部 宗人府 正白旗值日無引 見 良泰假滿請 安 順天府奏京師得雨三寸有餘

召見軍機

上諭江西布政使著沈瑜慶補授欽此
上諭廣東按察使著朱壽鏞補授欽此

勸諭點路燈淺說

照得點設路燈 你們大家得知道 有許多方便 許多益處 就說夜晚走路罷 沒有路燈 走到胡同裡頭 簡直黑暗地獄一般 往來的行人住戶 實在大有妨碍 你們大家 雖到沒聽見說嗎 每年到了開溝的時候 因為路燈沒辦好 行人有掉在溝裏悶死的 再不然偶不留神 就跌傷了人 更有一層可慮 小街道夜晚無燈 盜賊最容易隱藏 當下雖然有了站崗巡警 總還不敷分布 偷或到了更深夜靜的時候 遇有盜賊行竊 巡警巡邏不到 你們大家 豈不要受許多危險嗎 若是大家門口都點路燈 通夜光明普照 匪類自然不易隱藏 往來行人也都便當 你們大家 豈不是有許多便宜嗎 這樣看起來 別說管地面的人 多管閑事 實在是為大家有益處 大約明白的人 沒有想不到的 本分廳好言勸諭 自示之後 你們趕緊一面點燈 一面公議一箇捐錢點燈的章程 限十日送廳 由本分廳隨時派人巡邏 沿街稽查 如有黑暗無燈 隨時就叫你們點 以免有名無實 你們大家想一想 所花的錢有限 所得的便宜可是不少 經此次勸諭之後 如再不點路燈 是有意玩忽 本分廳好言勸諭不聽 可就要罰辦了 外城西分廳謹白

電報

● 新城已經克復了 ○ 上海專電說 浙江杭州民變 攻破新城縣城 現在已由官軍擊退
● 議院派查虐殺案件 ○ 路透電說 俄國議院 選派專員 查明俾羅斯杜克地方 猶太人被殺的案子 據說原來因爭鬥起見 巡警不能彈壓 又有陸軍兵丁 跟巡警調唆匪徒 因此搶奪殺害 縱容慘殺的罪名 實在難辭

敬啟者敝堂開設在京已逾數年久蒙貴仕商賞識曷勝榮幸之至現今敝堂主人大有擴充之意 惜重本修葺新式洋樓添設印字局分爲三部 一曰鉛字部 二曰石印部 三曰製本部 並與日本東京最著名之築地商安設置最新奇之機器悉心研究期於斯道之完

來函

破大壞公

益

商部繡工科

余冰臣 沈雪君

夫婦同啓

我夫妻倆 本在江蘇辦一處繡廠 改爲繡品 因爲熱心要把美術風行南北 好大家講求些實業 銷銷外洋 振興女界的利益 所以在蘇州本廠內 挑選了繡教習等十餘人 不遠千里 一同來京 應商部繡工科的聘 本來是上下都爲了公益 是件很好的事 可是注意在實業 就兼課一點字畫 也是爲繡字畫起見 並不敢說是振興女學 所以不稱女學堂 稱做繡工科 第一天並不謁聖 章程內還有年歲大的 不願習字者 聽便一條 不料前天女報上登了商部繡工科開學一段事 說的很長 大概說是形式都沒有 內容可知 (我夫妻倆都到過日本) 形式是畧見過的 因繡工科不是女學堂 故不鋪張 且辦事不能專講形式) 又說開學這一天 總辦就沒有到 (本科並沒有總辦提調名目) 又說代表的于姓 (余之誤) 此人一問三不知 事事不擔沉重 換的寄宿舍 (仍同更房差不多 提起這句話 我就想起來了 這天有女生數人 大槩都兄長陪來的) 形式很文明 形式很像學生 請教過了 知道並沒有在學堂畢過業 也沒有到外洋遊過學 陪了兩天的女生 進到裏面看看 (起初却不允他進內) 他就嫌家備的寄宿舍不寬敞 要換住西院平廳的廂房 一問 (女報說是同更房差不多的) 我因此處原預備大家公用的 很費躊躇 雖答應換住 仍說還要商議 這句話就得罪人了麼 好在商議後亦答應了 大概這就是一問三不知 事事不擔沉重的原因 不知道幾位 理面 對女報館說了些簡甚麼話 報館與我們無嫌 絕不敢見怪 又說孔聖是不拜的 演說是不有的 教習是不見面的 書舍桌椅也是沒有的 寄宿舍是更房變的 飲食是不潔淨的 若細細分辨這許多話 實在 是太費筆墨 好在這都是共知共見的事 大概亦自有公論 不過報館體例 若事關公益 必調查確實 女報 論事 自然說是怕灰了女學生的心 生了阻力 理自不差 我們看了這段不實的話 未來的女學生 因要灰心 生了阻力 就是已來的教習等 亦要灰心 生了阻力 請閱報的明白人想想 我夫妻倆犧牲了

地... 老... 交... 出此地和願見信... 至... 死... 懸... 結... 出此等枝節... 便將地... 辱去... 這此含冤... 敬求公鑒... 九

南方的利益(因現辦蘇州緞廠合資銀十萬兩須另託人經理)安否難必)反來到北方招標苦把大熱的心 掉在冰缸裡 照這樣看起來 不如設法回南去罷 大概北方的公益事 不容易辦 因為私益不滿意 便可隨意去登報 弄到大家灰了心 產生阻力來自散了夥 破壞了公益 假託文明的 還在旁邊打哈哈 說人家不會辦事 這等人實在是文明的公敵 唉呀 現在在中國講究實業的 還不很多 要請貴報館維持維持 這番分辨 不是箇人的名譽 實是社會的公益 辦不辦得到 又何必爭論 萬一爭論 豈不更苦 哉

要

海參威指定華商地界○海參威商務委員 電稟外務部 說俄國官員 在本口岸上 另外劃出一段地方 給中韓兩國商民 開設行棧舖戶 不能同各國商民一律 不准在埠內居住 俄國看待華商 跟韓人一樣 此事與我國體面 大有妨碍 似當由俄公使力爭 俄人不認開放哈爾濱○俄人因開放哈爾濱 作為通商口岸 極力反對 俄商電稟駐京公使 請向我國 外部聲明 決不能允開埠通商的事 已由俄國環公使 屢次到外務部爭論 日本林公使來華○新任駐京日公使林權助君 現時已到奉天游歷 不久就來京到任 據聞 俄裁外省副都統○政務處王大臣商議 現在裁減副都統 摺節糜費 事事都要認真整頓 官辦事的權限 一分開 多少總與怎麼能請求政治 打算咨行各省 詳細查明各副都統 凡跟將軍督撫同城的 既然無事可辦 全照黑龍江的例 一律裁撤

安東縣買地交涉○安東縣新開口岸 所有應用地基 多半被日人預先買去 曾登前報 現時中國的意思 打算由日人手內買回 日人要的價錢太貴 因此商議了許久 總沒辦成 趙將軍要親身前往 跟那種的 日本官員 當面交涉 寄電來問袁宮保 宮保回信說 不必親到 派交涉局梁觀察 很可以辦理這件事 議設大連灣稅關 外務部裏 因大連灣開通商碼頭 要照俄國租借的舊例 在大連設關收稅 派駐日楊公 使 跟日本政府商議 日政府說大連口岸 作為自由港 不便設關 請在租界以外辦理 俄人籠絡達賴喇嘛○俄國政府 派烏里雅蘇台領事官 帶許多珠寶玉器 去見達賴喇嘛 施展他們的手段

專治婦人胎前產後經血不調赤白帶下 益小兒之藥天下無多 此膏中至聖之 專貼風寒 廣分十症 冰珠白 膏

打拿籠絡達賴 叫他鼓動合藏番民 跟英人尋仇生事 俄國好趁此下手 據某報上這樣說 不知真假
 洋鹽不准進口○英國紙煙公司 由外國運來洋鹽 計七百六十四噸 已到上海口外 據說是為自己用的
 情願具不敢出賣的甘結 稟明英領事 寫信給上海道 轉請新關稅務司 驗放進口 瑞觀察因洋鹽這一
 宗貨 照向章不能進口 碍難照准 業已寫信回覆英領事了
 鄉官的通融辦法○黑龍江程將軍奏請 把地方承辦各員 斟酌變通 原設承辦處正委員 專管文案 副委
 員專管裁判 收發委員專管錢糧 同城佐雜等官 仍作為實缺 一律改為警察人員 兼管監獄 意在暗
 合鄉官的辦法 摺子上去 奉○旨交政務處議奏

本京新聞

大人私佔官街○西城紅廟地方 某大人宅中 大興土木 西南拐角 侵佔了許多官街 車輛往來 甚覺不
 便 正在講求路政 利便交通 大人們先不遵守法律 未免招人說話罷

貴胃學堂要設齊長○貴胃學堂學生 都是大員子弟 循守規矩的 固然不少 輕薄浮蕩的 可也很多 辦
 事各官 心裏存著貴胃二字 誰也不敢去管束 開辦已來 一天比一天腐敗 簡直不像學堂的樣子了
 總辦馮華甫 進退兩難 也是沒主意 說不管罷 未免太不成事 要去管呢 可又有碍難的地方 晝夜
 焦思 想出了一個好法子 每齊設一齊長 算是一箇領袖 遇有犯規矩的 責成齊長 私下勸導 已經
 稟明袁宮保 由陸軍各鎮 選派見習官長 充當齊長 見習官長 深明學堂規則 可以作為勸人的人
 但是貴胃學堂 都是大員子弟 犯了少爺脾氣 未必准能聽勸 馮總辦的苦心 還怕是要白費

美術家去世○日新聞報社 贊成員恩祝川 本月初間去世 社內同人 十四日去弔祭 大家穿著便衣 左
 肩佩帶花章 到了靈前 都行三揖禮 禮節雖簡 誠敬的意思 很透露文明 按恩祝川君 平日最講求
 實業 在美術製造上頭 更是留心 立有雕漆廠 辦理的頗見成效 本想製造大件器具 預備往各國賽
 會 正是力求進步的當口 不想恩君去世 實在可哭 以後的事業 全在接辦的同人 認真推廣 成全
 恩君的苦志 果真事業發達 恩君雖死 心血也算沒白耗了

警務學堂改名○警務學堂 現時改了名目 叫作高等巡警學堂 高等科學生 將來也有了入學的地步 總

辦銀君 前天到了學堂 查看各房屋 打算大加修改 秋天高等入學 都可以在堂住宿
 巡捕文明○昨天昇平樓演說 去了一箇巡捕 查問一切情形 主人穆子光 對他說明 巡捕一想是好事
 和言稅色的說道 把此事稟明總廳 一定也要誇獎 受過教育的人 到底是另一個樣子 這位新巡捕
 實在與衆不同

持刀行兇○西女門裏 養蜂夾道 住戶石某 跟街坊陳姓 向來不和 十三日早晨 站在陳姓門前 指著
 狗罵人 氣如昂的樣子 實是要找差兒打架 陳姓媳婦 出來同他爭論 彼此對罵 誰也不饒誰 罵著
 罵著 石某動了火 拿出菜刀 把陳姓媳婦 狠砍了兩刀 一刀砍破頭頂 一刀砍斷鼻樑 傷痕甚重
 死活難保 中局巡警 已把兇手拿獲 解局審辦

惡鴉軟刑○王慶福斜街明遠茶室 有一個妓女 本是兩隻大脚 領家硬要給他纏足 裝了很大的裏高底
 兩足已爛 自然走路艱難 因此常常受打 被濟良所查知 知照第二區 派巡捕提送總廳 問明後發所
 擇配 放裝打扮 並不討厭 一定要纏足 這個軟刑法 實在不好受 何況再加上虐待呢 收拾人家的
 兒女不心痛 難道還不心痛身價嗎 好狠

各省新聞

添設驗病院（奉天） 瀋陽城內 近來有瘟疫病 日本總領事荻原君 恐怕傳染 跟趙將軍商量 要設一處
 驗病院 趙將軍怕失了主權 華民這難免被擾 當面推辭 允許他自行設立 現分南北兩處 各設一院
 聘請日本醫士 管理一切

富兵不耐勞（河南） 汴省新軍 因不飽 操時程度 諭令上緊訓練 誰知那些兵丁 多半不耐勞苦 各營
 報逃的 接連不斷 按現時總數計算 已有六七百名 管理軍政的 無法防範 將來遇見有事 還能靠
 他們打仗嗎

假造鈔票（江蘇） 署臬台朱觀察的公子 串通家丁 假造鈔票 鬧的犯了案 只好把家人柯升父出去 又
 拿件夥犯何杏生 滑清等 發審局委 屢次審問 並把柯升打了二百手板 大約可以從寬了結 不致
 於牽連朱公子了

天橋北和昇水糧店前失去青錫一頭 嗣聞南灣子徐宅車夫拾得此錫 本號至徐宅將原錫領回 徐宅並不受謝 特此登報以表

白門金

五月十六日禮部 太常寺 正紅旗值日無引 見 前江蘇學政唐景崇到京請 安 召見軍機

外城巡警總廳諭

查外城樂戶林立各妓女每逢朔望及廟期往往三五成羣入廟燒香以致聚集無賴少年藉端滋事殊屬不成事體即如前門洞內關帝廟觀音寺兩處為 祀典所關理宜嚴肅乃每逢朔望各妓女前往燒香相沿成習該處為國門通道行人聚眾圍觀動至二三百人之多觀笑喧譁不惟有褻觀瞻而且大傷風化去年十月十五日有全順下處夥計劉錦通帶領妓女前往關帝廟燒香被城樓工人圍繞劉錦通情急放鎗幾釀重大案件當經前工巡局懲辦在案爾等須知婦女入廟燒香大干例禁况朔望廟會均有本地痞棍多以逛廟為名如期而至調戲攪鬧種種不一本總廳辦理巡警以整秩風俗為第一要義為此諭仰各樂戶人等知悉嗣後爾等務必約束各妓女毋論是何廟宇並無論初一十五及有無廟會之期槩不准入廟燒香如有不遵本廳命令仍如前燒香者一經本總廳巡警看見當場將該妓女挈送來廳發交濟良所擇配並將該開設妓館人懲辦決不寬饒自諭之後其各凜遵毋違切切此諭 右諭外城樂戶人等准此

又

為示諭事查外城地面妓館林立其中人數極為繁雜向來遇有死傷亡故之事除出重大命案涉訟到官外其餘無論何項身死各妓館俱不呈報官署往往事後與訟糾纏不休如本年三月間遊客陳小陸在吉順下處被火燒傷身死閏四月間張七所開下處排一妓女身死各案皆經被人告發既無牛供又無確証彼此到官後各執一詞以致纏訟多時久懸莫結甚或開棺檢驗諸多煩擾向使各該妓館均於當時呈報由官分別相驗其因何身死情形自不難昭然共見本廳為慎重人命清理訟源起見特諭仰各妓館知悉嗣後遇有遊客妓女領家及一切雜役人等在妓館內身死無論因何致斃該妓館即行來廳呈報經本廳派員驗明後給予抬埋票方准收殮爾等須知該妓館出有殺傷重大命案即使當時匿報或彼等私和了結終必敗露罪無可逃若係無傷因病身死以及自盡之案一經報官驗實即可判結決無擾累之患自諭之後爾等均宜凜遵毋違倘敢如前隱匿不報一經本廳查出或被他人告發當從嚴懲辦決不寬饒此諭

電報

英國水災○路透電說 英國東南一帶 現有非常的大雨 水勢盛漲 倫敦鐵路被淹 商家全行閉市 又倫敦地方 新近地又微震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 且以文王之德 百年而後崩 猶未洽於天下 武王周公繼之 然後大行 今王言若易然 則文王不足法與

第一個日子 依舊出在孟子口中 乍一看去 好像有點詞意不接 前後細細一想 以齊王由反手也這句

很是傳神 因為公孫丑問道 管仲晏子那樣功勳 夫子還說不足以為 究竟怎麼樣纔好呢 不知孟子的思

想 並不是小看古人 因為仲尼之徒 無道桓文之事 管仲晏子 功名雖大 全都是重霸輕王 孔孟專講

王道 自然要跟管晏相反 今見公孫丑說的話 始終不甚明白 不覺脫口而出 說我使齊王得天下 猶如

反掌之爾啊 孟子說這話的時候 好似自言自語的嘆息 並沒一定向着公孫丑講 因為公孫丑猶豫不定

也就不便搬駁他 第二個日子以下 可全是公孫丑說的 他又推進一步 向孟子問道 照著夫子這樣講來

弟子更生疑惑了 當初文王在岐 德政不為不盛 並且壽活百歲 在世不算不久 百姓們受他的恩惠

感激的不算不深 為什麼文王在生 並沒有王天下呢 直到武王之世 又有周公輔佐 然後纔能天下一家

想文王那般德政 還未能王天下 夫子說以齊王由反手 有若高過文士 王業這等容易麼 豈非文王都

不足學了嗎 咳 以齊王由反手這句話 不只公孫丑聽着生疑 就連後人讀到此處 也疑孟夫子好說大話

不知孟子所談 真是發於肺腑 諸位不信聽我說個比方 如今亞東的強國 總算日本第一了 所以能強

的厚故 全仗著明治變法 當時變法之初 不知生了多少阻力 流了多少熱血 費了多少苦心 起了多少

衝突 不過三十來年 就成了天下強國 要講變政那般功勞 固然是維新的力量了 伊藤侯等一班人 全

累得九死一生 雖則成了不世之功 總因為得遇明主 不是明治那樣決斷 如何能夠革故鼎新 有說日本

變法 究竟算不了王道 不想從封建改為立憲 這纔真是棄霸從王呢 假如明治的人格兒 跟梁惠齊宣一

樣 就讓一萬個伊藤侯 也不能重整山河 孟子人品學術 不能強過孔夫子 未必不勝過伊藤侯罷 未能

贊成王業 就苦在沒遇聖明 古人說良禽擇木而棲 這也是牢騷已極的話了

啓者本局的愛國烟 因為味稍稍差 不能合衆人的口 打算改一改良 但是既改良 必

演說

◎ 生 利 分 利 ◎

哈 寇

全地球上的人 有生利的 有分利的 各國富強 總仗著生利的人多 中國貧弱 就苦在生利的人少 諸位如不信 聽我大概說說

按中國地土說 有二十二行省 各省的丁口湊起來 足有四萬萬多人 土產也很富 銷路也不算不廣 只是工藝不興 真能生利的人 十人中未必有三人 這話怎麼見得呢 請算一算罷 中國四百兆人 總有一半婦女 中國婦女 照例的依靠男子 所餘兩萬萬男子 再除去許多閒人 諸如念書作官的 軍營當兵的

〔官同兵全是保護百姓的人 本不能算分利 不能盡責任 可就是無功受祿了〕 宗室覺羅滿蒙漢旗人 大紳富戶貴子弟 坐喫山空的游手匠 跟那殘疾廢人 連到未及歲的孩童 少說也佔五千萬 這全是分利的人 剩下農工商賈 共總不過一萬五千萬 請問四萬萬的人口 祇有一萬萬多人生利 生之者寡 食之者衆 中國怎麼會不窮呀

這還是皮毛上的話 再往骨子裏頭一追求 十分人中連一分也不到 這又怎麼講呢 外人講究生利 爭得是別國的利權 所以纔能取之不竭 用之不盡 我們中國人生利 是老王的拳頭打了老王的眼睛 張二向李四生了利 李四又找劉七 能生利的越多 受分利的越衆 請再閉上眼算一算 當真能生利的 又有幾個人呀

有人問道 照你這們一說 中國生利的人 豈不是一個沒有了嗎 不然 不然 有 有 只是苦在數目不多 都是什麼人生利呢 據我糊塗想頭 中國第一等生利人 就是在外洋的華商 再說就是受罪的苦工 還有住在中國的洋人 所用的翻譯書記 馬夫包衣人等 無論掙多掙少 不能不算替本國生利的人 但是一件事可憂 洋人用的一般人 數目很有限 受苦的華工 雖能賺些洋財 究竟不是生財入道 不能

...

...

...

...

...

今十箇... 之入案... 四月... 興... 幸... 庄... 有... 自... 置... 地... 二... 十... 餘... 款... 麥... 秋... 已... 做... 商... 在... 割... 去... 和... 順... 取... 科... 有... 忽... 接... 佃... 戶... 董... 致... 遠... 來... 信... 一... 封... 內... 開... 地... 款... 經... 商... 在... 同... 黃... 明... 遠... 傳... 奉... 存... 老... 爺... 交... 驗... 圖... 出... 此... 地... 和... 順... 見... 信... 至... 至... 氣... 死... 案... 懸... 未... 結... 主... 出... 此... 等... 枝... 節... 硬... 將... 地... 畝... 奪... 去... 遭... 此... 含... 冤... 敬... 求... 公... 鑒... 九

捨百姓的性命 永遠拿他跟外人換錢 除去這些朋友不算 能夠挽回中國利權的 可專專倚靠華商了 既要倚靠華商 挽回我們一線利源 非得講求商務不可 如今華商到了外國 事業不能發達 却有兩個大病根 一則中國的熟貨 始終不考求 難入外人的高眼 要講商戰 非認真改良貨品不行 一則各國的商界 全不肯受人欺侮 文有領事扶持 武有兵輪保護 可憐我們華商 艱難困苦 簡直是跟外人乞討 一個箇忍氣吞聲 有淚無處灑 這且不必說 等到回轉祖國 一路上頭 先就受盡了冤屈 花去多少路錢 好容易到了本鄉本土 哼哼 反倒做了衆人的魚肉了 因爲不忘祖國 纔肯回頭 裝束差一點 大家偏說他是漢奸 唉 再不想個正經主意保商 只怕這一分生利的人 也要叫外人奪去了呦

要聞 新聞

俄人越界採金○庫倫圖車盟 有一座山 跟俄國接連 金礦很旺 已由俄人開挖 此處是蒙古部落 本不准外人辦礦 歷任大臣 全不過問 中國主權 焉得不失 俄人立有金廠 規模很大 所招華工甚多 虐待情形 比非洲差不了許多 一般不二 此事的禍首 就是前任某大臣 在那個時候 俄人克立德 看着金苗盛旺 運動某大臣 准他開辦 奉送了兩萬銀子 彼此拜爲盟兄弟 換帖聯盟 本是中國官場 妙用 外國的人 不想也能如此 後來有人奏參 崑中堂去查辦 某大臣著急 求克立德相救 克立德說 你不要害怕 我自有道理 預先寫了一張結 說俄人私挖金礦 經大臣禁止 已經停辦 你把此話存好 崑中堂來到 給他一看 自然無事 話是這們說 金廠還照舊辦理 這都是以前的陳事 不必再說 現任大臣 總得要認真的辦理辦理呀

銀公司要求辦路○蘇杭甬鐵路 浙省紳商 拿定了主意 草合同作廢 歸爲自辦 英商銀公司 因此可就著了急 恐怕這一項利權 終久弄不到手 又想法子運動某大員 說蘇杭甬路工 要歸公司包辦 十五年後 就可交還中國 比華人自辦 更爲妥當 英國代理公使 也屢次到外部來說 某大員台外務部 有意應許 還歸英商承攬 但此事關係重大 浙省京官 一定不肯相讓

俄員遊歷長江○天津俄國辦事武官 烏格羅尼可夫 前往山東遊歷 俄使又照會外務部 說他還要赴長江遊歷 請飭地方官保護 外人的用意太深 借遊歷爲名 實是有暗查的事情 我們那能知道呢 安安當

蓋小兒之樂天下繁多 此書中至聖之 專點風卷 幾分十步 冰珠白 瑞雪

當的保護著罷

中日兵隊衝突○月前北洋新軍 在奉天昌圖地面 跟日本兵隊鬧事 會見各報 現時聽說 團因日本軍政

衙門的 是北洋馬隊 起事的原因 很不要緊 已經由兩國官長 和平解散 不致於鬧成交涉

蒙古商務○歸化城舖商 大合泰 永盛昌 復和泰 公稟官場 前往外蒙古貿易 已蒙批准 限一年回城

所帶僱工貨物 很是不少 僱工二十七名 磚茶十八駝 梭布七駝 雜貨九駝 米麪家具二十六駝 只

有騎駝十二支 騎馬四匹 蒙古地方廣大 人了最多 只因官場層層節制 商務不能發達 主義在鎖固

蒙古 不願叫他們開通 如今為時勢所逼 鎖固主義 萬不能行 可又不知改變辦法 死守着老規矩

華商受了限制 外人就得了專利 蒙古商務 真可痛哭

浙江匪亂詳情○杭州新城 被匪攻戰 見電報 現接杭州專函 新城端安 昌化 於潛 客民居多 大

半投入紅幫 上幾個月 在新城縣城裏 搶劫鹽店之後 就有鼓動的意思 本月初七日 新城縣沈大令

聽人傳說 匪首高某 混到城內 訪准之後 派差拿獲 問出口供 就給正了法 匪黨得信 聚了好

幾千人 立時圍攻縣城 次日破城 橫掃橫奪 省城大兵趕到 這纔擊退 唉 那裏有這們些個匪呀

本京新聞

廣西學界的團體○十七日上午七點鐘 廣西在京留學人 約定在鑾慶胡同廣西老館 開旅京學會 所有京

城學界同鄉 一齊都到 並登臺演說 學界的團體 廣西先見一斑

新戲又出來了○自從梁侍讀編了一齣新戲「女子愛國」交義順和排演 梨園中人 很動了改良的思想 今

又有杜部那編成混沌洲一部 文武生旦 穿插的很熱鬧 這齣戲要用一箇好小生 打算請長春小學的陸

華雲 等着排好上台 再把戲文登報

演說市政○昇平茶樓 前天演說市政議會 各項買賣人 靜坐細聽 好像全都了然 演說的功効 真是最

快 市政議會 所為維持商務 商人若不明白 立會的苦心 豈不又算白費了嗎 常要有人演說演說

益處可就大的多了

巡捕保牲○重載大車 不止毀壞道路 與牲口實不相宜 外國有保牲會 車輛載重 有一定的章程 中國

事事自由 但圖人方便 那懂得體諒牲口呢 車輛載重 全無定章 反下裝車了為止 再遇見道路難走

牲口的苦處 就不能說了 這幾天連着下雨 重載車簡直不能走 十四日下午 取燈胡同 臥住一兩
 大車 滿載糧食 牲口萬也拉不動 趕車的着急 拿鞭子亂抽 抽了半天 照舊拉不動 站崗巡捕(二
 千四百六十七號)一眼看見 趕緊過來幫忙 車載太重 添上一個人力 還是無濟於事 旁邊看熱鬧的
 很多 巡捕恭恭敬敬 求了幾位有力量的 人一齊來幫忙 人多力量大 這纔拉開 外城新巡捕 並非是
 都不夠格 按著這兩天說 很遇見些明白巡捕 像保護牲口的這位 更是難得 自己明白 還得想法子
 勸勸同伴 從此全都明白 報上自然要誇獎了

丟 燈○奉公令叫舖戶門口兒點燈 很有一番光明氣象 不但行人方便 舖戶們也有益處 可是一件事為
 難 城裏的巡捕不多 更不能挨着門去照料 遇見岔道口兒多的地方 時常丟燈 西城錦什坊街 衆舖
 戶點的挂燈 向歸錦善水會承辦 每一盞煤油燈 按月出錢六吊 主意原不錯 就有十幾家小舖戶 貪
 圖省些錢 情願自家辦理 不想這幾年舖戶 偏愛丟燈 有丟去一回的 也有丟兩三回的 一箇多月功
 夫 倒有四五家被竊 就有人背地里嘈嘈 說是情形可疑 怎麼人家包辦的主兒 從來不見丟燈呢 要
 據我們想 不過也是湊巧 不至有別的原故 但求本段的巡捕留留神 自然就不丟了

野蠻兒戲○為人沒受教育 兒戲也動野蠻 西城有個旗人 家裡辦喜事 請了些街坊朋友 前去幫忙兒戲
 夜 有一個人喝醉 坐在棚裏打盹兒 又有個人 成心耍骨董 得「念夕」了箇小火蝎子 輕輕放在他耳
 梁裡 又吹了一口氣 蝎子鑽了進去 放開了尾巴亂螫 把醉人痛醒 趕快用手去挖 越挖越螫 連哭
 帶喊 費了好大的事 這纔把蝎子挖出來 已經痛得半死了 螫傷過重 不定是死是活 這算兒戲哇
 還是有私仇呀

知過必改(恒興順炒栗子鍋台 碍著馬路便道 本報已經說了兩次 昨天早晨 東家梁成熙 親到本館
 據說見報之後 就把鍋台拆去 掌櫃的仗勢推諉 固所難免 東家既在路工局 要說是不守法律 破壞
 路政 實在不敢担 報館編事 原無成見 梁君知過必改 自然要替他警說聲說

各省新聞

學習管理監獄(直隸)保定法政學堂 由正佐兩班 考取了二十四名 入堂學習法政 二年卒業 藩台稟
 明袁宮保 由二十四箇人裏頭 又選擇了八個人 送到日本 學習管理監獄法 中國監獄 簡直就是地
 獄 暗無天日 全是管理的不得法 藩台這們一提倡 後來的犯人 受惠真不淺

官門

五月十七日兵部 太僕寺 廂白旗值日無引 見 色楞額請假五日 興伯請假十日 芬車續假十日 召見軍機

外城巡警東分廳示

為出示曉諭事 照得本分廳地面 從先分五段 現在改分為六區 所有本分廳跟各區坐落的地方 以及四至八道的界限 亟應寫出來 告訴你們 省得你們有了事不知道歸那兒管 弄得滿處亂跑 現在一一的開列在後邊 你們要看清楚了 記清楚了 切切特示

坐落處所 (本廳手帕胡同) (第一區鐵轆轤把現在第二區還沒挪移暫住花市大街原第一段辦事) (第二區東河漕現在此處房屋還沒有修齊暫在鐵轆轤把) (第三區南化寺街) (第四區馬蜂嘴暫在東珠市口從前第五段辦事) (第五區法華寺) (第六區夕照寺) 四至界限 一本廳以東至廣渠門城牆止 西至崇文門車夾道路東各戶後牆 暨珠市口迤南前門大街路西各戶後牆止 南至永定門東城牆止 北至蒜市口珠市口路南各戶後牆止 由天橋起永定門險其路東門臨大街之戶歸西分廳管理不在本廳界內 (第一區) 東至鐵路止 西至東夾道路東各戶後牆止 南至花市大街路南各戶後牆止 北至崇文門城河止 (第一區) 東至鐵道止 西至東夾道及瓜市大街路東各戶後牆止 南至欖杆市路北各戶後牆止 北至花市大街路南後牆止 (第三區) 東至米市口止 西至西水道路東各戶後牆止 南至紅橋止 北至欖杆市路北各戶後牆止 (第四區) 東至西水道路東各戶後牆止 西至前門大街路西各戶後牆止 南至天橋及永定門東城牆止 北到珠市口路南各戶後牆止 (第五區) 東到鐵道止 西到天壇止 南到右安門鐵道止 北到法華寺後牆止 (第六區) 東到廣渠門止 西到鐵道止 南到左安門大街東止 北到東便門

電報

滿洲俄兵撤退 (路透電說 俄國駐紮滿洲兵隊 除留到明年再撤的 其餘的一概撤退 俄國紳商避亂) 又說 俄國商船 由阿鐵薩口岸 開往克斯天西地方 船上的搭客 多半是俄國富紳大商 因俄京南境 革命風潮 鬧的太凶 暫行躲避

曰 文王何可當也 由湯至於武丁 賢聖之君六七作 天下歸殷久矣

久則難變也

上節公孫丑所說 很有些不敢深信的意思 以為王齊反手的話 不過是句空言 找出一個絕大的題目 故意的問難問難 孟子聽罷 趕緊答道 文王何可當也 並不是故作謙詞 古今中外 全是一理 自家看得越重 越要處處虛心 不怕高明到了絕頂 總以為比人家不如 有副對聯說得好「虛心竹有垂頭葉 傲骨梅無仰面花」足見人要文明到家 絕不肯自滿自大 到了中等以下的人 可就大不相同了 剛有些一知半解 就要目中無人 遇見了事 愚而好自用 覺着世人全不如自己 遇見位高明人 熱心苦口的開導他 他再也不肯相信 看自己尊若天神 待別人賤如糞土 這樣的資格 還能夠辦理天下事嗎 今且拉扯一個頑固人 請讀過書的君子想想 卽如原壤罷 連孔夫子都無法可治他 這類人古今都不少 惟獨中國此時最多 合着南北省說起來 還是北京城更多 也不但下等社會如此 中人以上的老先生 也怕不能免俗 少年但知自信 到老來更是惟我獨尊 你跟他說說天下大局 甚麼叫作優勝劣敗 他就跟你瞪大了眼睛 一味的歪纏 開口就說我很懂得「未必」不用你們替外人爭氣 我活了六七十年啦 單說老米飯 也比你們喫的多多（除了多喫老米 還有什麼本事呀 好羞）噯呀 要照這樣冥頑不靈 至死不化 我們中國的前途 真也不堪設想了 請看孟夫子那樣大賢 處處不敢自負 聽公孫丑說到文王 趕快就說文王何可當也 意在我雖看不起管仲 因他志趣不同 若比到文王 我可不敢妄加批評 諸位先生想 孟子生在戰國 一輩子未遇機緣 沒能償了大志 實在是時勢使然 當日若能生在西岐 未必不跟文王一樣 生在武王時代 也可作個周公 若生在阿美利加 也不能讓過華盛頓（諸位先別罵我 這不是毀謗聖賢 請把華盛頓歷史看明 跟中國的大賢比較比較）這就叫英雄所見 大畧相同了 噫 今天未曾講書 先說了許多閒話 書上所說 由湯至於武丁 到底是怎麼個講兒呢 紙短話長 只好明天再說罷（未完）

演 說

◎ 創辦山東女子國民捐 ◎

脩園老人 吳祥強之母

國民捐一事 自北京京報日報倡辦以來 京城內外 男婦老幼 上自王公督撫 下至賣菜的窮民 樂意捐助的 實是不少 諸位想想 國步何等艱難 我們大家 但凡有一碗飯喫的 看著國家這麼樣為難 不盡一點力量 心裏如何過得去呢 我家的芝瑛女士 脩園老人之女 廉惠卿之妻 在上海倡辦女子國民捐 現在天津北京各處 被他感動的也不少 現時我到山東 很想為這件事盡盡力量 我想凡是中國的人 無人不是一樣的心 國民捐一事 一來報効國家 二來免去本身並子孫後代無窮的累 那箇不該當幫助 但是沒有一個現成收捐的地方 願出錢的 不知道應該交在何處 所以都覺着為難 若是大家都不出頭 這件事如何辦得成呢 我本是一個無能的人 不知道辦事的法子 為著國民捐一事 日夜放心不下 這實在是現今第一件要緊的大事 山東省城內外 官憲紳民 必定都有樂助的意思 我今日憑一片誠心 情願將半生節省衣食的費用 庫平足銀五百兩 先自報捐 並願親自到各處 衙署公館紳民宅院 委曲勸導 又蒙官銀號總辦張大人盛意 允升派人在官銀號經營代收 衆位同志樂捐的款項 請隨時交到官銀號內 自當妥為經理 等到湊成整數 匯寄京城戶部銀行 一切應用的作費 都由我自己設法賠墊 不動捐款一分一毫 並將捐款的人名姓氏 開注清楚 按月出榜 或是登載報上 諸位同胞姊妹 力量大小不等 各盡各心 共成義舉 將來山東女子國民捐 集成鉅款 大家的名譽 都有光采 請各留意幫助幫助罷 簡明章程五條列後

第一條 我今倡辦山東省城女子國民捐 專意奉勸諸女同胞 捐集款項 豫備將來償還賠款之用 現今北京天津上海各處 均口勸辦 諸位同志 在省城內外 再多分立幾處 或是與我合辦 或是獨自勸辦 多多益善 總要齊心報効國家纔是

第二條 我現住省城縣西巷路西桐城吳寓 現在豫備捐簿收條 並請官銀號總辦張大人幫助收款 諸位同

憤憤牛白

志 有願意交到我寓處的 或是交到官銀號的 均聽其便 所有捐簿收條 兩處各備一分 我寓處所收捐項 即時通知銀號 開列清楚 滿到百金之數 便交銀行存放生息 每月底統將所收捐款 注明名姓 由官銀號榜示大眾 或登報周知 兩處帳簿 無論何人 隨時皆可查看

第三條 凡願意捐助的 無論銀錢銅元 均可照收 每月底統由官銀號按時價合成庫平足銀 以歸一律 原色原平數目 並合成庫平足銀數目 均于簿內標明 以便彙齊 交北京戶部銀行點收

第四條 此次創辦 意在專勸女同志諸君 如有男子捐款 願隨同彙交者 亦不阻其善意 一例照收登記 第五條 以上係創辦時大概情形 有望漏不爰之處 請列位只管指教 或來信指示 或約我面談 或到我寓處質證 均聽尊便 我處每日均有人伺應來客交款 及查問一切

要聞新聞

保全學務○各處學堂 常常起衝突 推究原故 全是辦理的不得法 學部裡頭 議定辦法 學堂再起衝突 考查明白 秉公辦理 是監督教習的錯處 不可袒護 是學生們鬧事 也不可不管束 曲直分明 兩不偏護 有了這樣辦法 學堂的衝突 自然就不多見啦

慎重軍器○各省採賣軍器 弊病最多 貪圖有錢 買些無用的東西 到了報銷的時候 冒領大價 從中漁利 你說這或其麼事 老爺們只顧發財 全不想想國家 遇有軍務 一堆廢鐵 豈能夠不誤事 聽說要通知各省 採辦軍器人員 如敢再作弊病 查明之後 照着侵吞軍餉的例 加一等治罪

唐侍郎考各路政○彰德府被沖的鐵路 現已一律修好 照常行車 聽說唐少川侍郎 打算前往漢口 親身來回走一邊 考查沿路的情形 以便認真整頓

伊犁練兵○伊犁長將軍 電商北洋 請袁宮保選派知兵大員 前往伊犁 以便訓練新軍 袁宮保跟練兵處商量 聽說要派徐軍門邦傑前去

鐵路歸官的謠傳○上海某報說 商部預定章程 凡商辦鐵路 等三十年 或五十年後 要仿照日本章程 收為國家的公產 這一說實在不確 中國情形 跟日本不同 其勢斷不能這們辦 商部現在極力提遏

專治婦人胎前產後經血不調赤白帶下 呆小兒之藥天下繁多 此膏沖中至聖之 專治風寒 暑分十症 冰珠白 編書

勸各省自辦鐵路 是爲叫各省商民 知道鐵路永遠的利益 絕沒幾十年後 全行歸官的理 各省請求實業的 千萬別因此自誤

本京新聞

徒弟熱心○北京各舖戶 年中都有官戲 夥計徒弟 如不願聽 可以領戲價 這也是一番酬勞的意思 隆福寺德信成 有四箇徒弟 平日愛看報帛 很長了點國家思想 一天到晚 惦记著國民捐 手裏錢 不能了心願 新近要聽官戲 樂的了不得 領了戲價 出門就奔銀行 全數上了捐 數目可是不多 出在舖戶徒弟 能有這樣熱心 實在是難得的很 聞胡蘆罐兒聽聽

考察團法委員回京○戶部裡頭 前派薩郎中 往日本考察團法 預備將來仿辦 現時都考察完了 已經回京銷差

警官起閩○十六日下午四點鐘 有一個人 身後跟隨一名巡捕 看他的勢派 好似巡警委員 由阜成門報 處門口經過 裡面正在宣講 這人向巡捕說 聽他講些什麼 找錯子可以抄他 這話雖不要緊 被街上的人聽見 一經傳說 可就生了阻力啦 目下風氣稍開 警官先起這個閩 實是新政的大阻力 有人認 識這位警官 在內城西局姓崇

雨能息訟○本月十七日 內城總門門口 見有男女二人 一老一少 好像是母子 荒荒張張的 要等大人 喊冤 有人問他是爲甚麼事 據說久住安定門外土城 昨天進京 在宛平縣打官司 回去的時候 天氣 太晚 剛一出城 遇車路劫 東西全都被搶 劫路的並非外人 彼此全都認識 所以趕著來控告 這天 偏巧下雨 等了一天 堂官沒來 他們也不告啦 算是拉倒了

夫婦輕生○鼓樓東大金廠 住着一箇姓常的 本月十四日 夫妻倆箇 一齊吞了大煙 女的救活 男的還 是死了 提督衙門 已經驗過尸 不知後事如何

攔阻行車○珠寶市巡捕 攔阻車輛 很招怨言 西來南來的車 全不准往北走 廊房二條東口 不准車輛 往西走 攔阻的太嚴 常常鬧吵子 巡警果真有命令 不妨官布明白 省得再出口舌

女織布廠招生○東四牌樓 本司胡同 有人立了一處織布廠 專收女生 定額二十名 年紀在四十以內的

大觀園街義和荷包店 西河沿城邊店 東四牌樓六條胡同裕增及洋貨店 琉璃廠西門寶香閣香舖店 河南 保康 天津 道行 廣實 廣南 廣壽 廣德

都算合格 中國貧弱 就苦在生利的人不多 一二萬萬女同胞 說起來全是分利的人 要叫他們生利 非與女工不可

謠言○有人傳說 本年龍發木 必定有水災 這些謠言 除了迷信 還有一個至理 入夏以來 旱的日子 太久 好容易得着雨 連陰不晴 莊稼還是種不上 愚民着急 不由得就造謠言

瘟疫流行○京城內外 鬧霍亂病的 一天比一天多 得病跟着就治 還可以有救 稍微的一耽誤 性命就難保 講衛生的人 總得要多留神

各省新聞

好痛快的事情〔直隸〕直隸撫甯縣 是個偏僻地方 人民多半頑固 今年春天 鄭大令到任 極力想法子 開通 學堂 巡警 錢法 樣樣都辦的不錯 城南楊柳木地方 忽有聖水出現 傳說可以治病 各處鄉

民 都去取聖水 撒散緣簿 到處化錢 認捐的人 還是真不少 鄭大令聞信 親往查看 爲首的是個 瞎子 大令就合他說 既有聖水 爲甚麼不治一治自己呢 吩咐跟人 拿聖水灌他的眼睛 瞎子見事不

好 據實供認 全是騙人錢財 把在會愚民 帶回縣署 一齊枷號 又叫取出緣簿 按照各人捐款 加 倍罰錢 作爲學堂經費 大令能辦痛快事 必定是箇痛快人 可敬

會員可惡〔奉天〕營口公議會 有一個會員 是宦途中的人 就知道升官發財 聽戲逛小班 除此以外 任麼也不懂 有人提倡國民捐 同他商量 他說 好哇 我也寫兩元 只當逛小班啦 國民捐是各人的

義務 大概沒有不知道的 聽他的口氣 彷彿與自己不相干 拿出兩塊錢來 實在心痛 咬牙發狠 只 當逛小班 官制不清 無奇不有 像這樣的人 將來作了民之父母 小民豈能不遭瘟

學生罵縣官〔河南〕汴梁大學堂的學生 因丢了東西 在縣裡報案 詳符縣徐大令 親自赴學堂驗盜 學 生因被竊氣憤 對着縣官 破口大罵 並要動武 徐大令也無可如何 這樣不守禮法學生 可恨又可笑

教官講究工藝〔山西〕垣曲縣訓導宋紹微 自出心裁 製造雜尾車一架 是爲田園澆水用的 比輾轆的舊 法子 靈便多多了 把造成車樣 稟請撫台學務處試驗 業已送勸工陳列所 以便講求仿造

緊要廣告 本館頃接來函云述古林將軍達性歷史者以相離過遠未能確查如有知此公詳細情形者乞

緊要廣告

本館頃接來函云述古林將軍達性歷史者以相離過遠未能確查如有知此公詳細情形者乞

上諭

五月十八日刑部 都察院 大理寺 廂紅旗值日無引 見 溥綱假滿請 安 秀吉請假十日
召見軍機 葛寶華
上諭安徽鳳穎六泗道員缺着玉山補授欽此

外城巡警總廳示

本廳發審處現定辦事時刻早堂八鐘至十一鐘晚堂三鐘至七鐘凡來本廳訴訟須在辦事時限以內逾時不收此示

外城巡警總廳批

衡水縣附生胡殿邦志願充當巡警一稟 批該生志願入巡警教練所肄業以便充當巡警詢屬可嘉仰速來廳報名聽候考驗後送所學習可也此批

商部批

據稟已悉所請開採奉天錦州府屬義州鑲紅旗界內北太平山高力井子煤礦一節查此案前據該商等來都具稟業經據情咨照 盛京將軍嗣准覆稱美商劉承恩即劉頌普租賃義州北太平山高力井子烟煤礦山本係鑲紅旗界官佐領象新租給並未先行稟請咨 部核准殊與定章不符未便任其開採應請照會美國大臣飭令該商將原立租契追銷等因復經本部咨准外務部覆稱該商不遵定章私賃礦山自不能准其開採此案既未先行報部應由該將軍速飭該商將原立租契繳銷作廢等因業由外務部咨行 盛京將軍查照辦理在案茲據該商等稟稱前因查此案係已經斥駁之案所請換給執照之處應毋庸議此批

據呈戶悉所擬集資設立寶興織布公司在大佛寺東賃房准於六月初二日開工請立案轉咨巡警部出示彈壓各節仰該公司即將開辦章程呈部核奪再行酌辦此批

右批 宗室溥宜知悉

來函

擬立中國跑馬廠徵說

燕平人拜上

賽馬一道 本包含着尙武精神 並關繫着身體的強弱 所以西國人的風俗 春秋二季 拿着跑馬 當一件正經事 可惜我國養馬的關人很多 等待中國人跑馬 就得偷偷摸摸 不成個局面 官面還要禁止 彷彿犯了法的一般 這是什麼原故呢 就是缺少完全的章程 跑馬也沒有一定的地方 馬道不修 不但馬蹄受傷 并且容易撞人惹禍 無怪官場要禁止 把一件極文明的道遺 變成違法犯禁的舉動 實在虧負了諸位養馬的銀錢 論北京的馬主 要像蓮花池跑馬廠的地方 修造十處八處 也還修得起 不過沒人提倡 誰也不出頭多事 現在敝人創了這箇議 想做照西國賽馬俱樂部辦法 在大城外寬闊地方 也立跑馬廠一二處 平日操練 按季賽跑 可以不必賭彩 也顯顯華人馬政的精神 兼可鼓勵後人的騎技 所有擇地修道種樹建房 稟請官場保護 修訂賽馬章程 都不是一個人的精力能辦 全仗諸位馬主贊成 這件尙武文明的樂事 辦好了實在有益無損 此刻出資 將來所進入場費 也還回得來 今天約定 如有以此議為然的 就請寫一封願意贊成的信 聲明住址姓名 於十日內 送交打磨廠路北萬豐銀號轉交 以便定日會議 如十日內無音信 就算我瞎說 僑們還是到四合號一帶走走罷

市政公議會第一次提議

燕平人拜上

昨聞友人談及市政會提議開市納捐此舉與商家甚有利益須將利弊明白宣示必令商家樂捐北京惡習甚多實難枚舉聞有包月一行又名桿上專管叫花子各分地段每日向商家取飯錢一百二十文每月取月錢六吊又春秋二季請分子一年合算所費不資稍不如願暗令男女叫花子成羣在商家門前終日喧嘩致商家不能生理若商家開市事前須與包月者講明或給數百吊或數十吊不等始定開市日期否則開市之日亦令叫花子攪擾倘有僧道會亦然此等惡習迹近挾制藉此開捐急宜痛除夫開市納捐出款有限而除去惡習所省糜費多多矣各商家須知雖為籌款實則保護商家想無不樂從也捐項分為上中下三等上者如洋貨店金店票莊爐房當舖銀錢店洋藥局等捐一百元中等者如靴鞋藥烟各店此類甚多捐三十元下等者如剃頭切面蒸餾雜貨小舖等捐五元尙有另議捐如前門東之藥行及參茸商業甚大雖為藥類須納上等捐此事臨時公議若有不肖匪徒藉端訛詐即從嚴懲辦罰苦工輕則責打釋放時送交教養局收留習藝勿令任其流落以免日後滋生事端愚昧之見是否有當敬求 貴主人改政登諸報端是為禱

七月初一日到齊候期考試入學勿失此...

演 說

◎ 燒 香 ◎

北方焚香就叫燒香

品 竄

外國教會 入教堂行禮 總要供點鮮花 親友家用祭 也要送箇花圈 中國人敬獻鬼神 總以燒香為重 照着書上說「至治馨香 感於神明」可見香是清潔之物 絕不像如今的高香 祭奠死人焚香 不過也是表一表敬意 文人好潔靜 閒坐著常要掃地焚香 撫琴觀書 也要先把香爐擺好 所以焚香這件事 並不是專為求福 後來人不求甚解 隨便燒燒 一嫌劈碎了的香木 烟氣不耐久 加上藥料 作出成股的長香 硬說神佛拿香當飯喫 後來越添越多 可就整股的大燒起來了 烟氣騰騰 熏得神像 黑眉烏眼 如同煤黑子一般 已經是沒有道理了 再要加雜上貪心 胡想陞官發財 以為求神保佑 全靠這一股香 香燒的越多 迷信心越重 請看庚子年的大亂（又說庚子年嗎）還不是誤在燒香麼

咳 題到庚子年 我又想起一個笑話來 那時我家有個下人 是涇水縣的土二 這一天向我勸他 他說老大爺呀（大爺二字不必重念）你老這是仔兒著呀 你看大家小戶 誰不去燒高香啊 你老這麼明白 仔嗎 沒事人兒一樣呢 依俺說快開佛樓 多給關老爺供點兒涼水罷 不聽見老團說嗎 有一個人不供涼水 將來滅不了洋人哪 我聽著這話離奇 打算趁勢把他喚醒 說道王二 你先別講燒香 且跟你說個比方話 假如兩個人打官司 同在知縣衙門聽審 張三有理 不肯去托人情 李四沒有理 在衙門花銀子打點 你就算是知縣 該當把誰斷贏呢 王二笑嘻嘻說道 但凡是位青天太爺 定然是有理的得勝啊 要叫李四佔了上風 那不是愛錢的貪官嗎 我說是呀 作官的尙且如此 何況是位神佛呢 書上說得最好「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 積不善之家 必有餘殃」大凡人情善惡 並不在喫齋念佛 好人一股香兒不燒 有神也能保佑（這是比喻 不可認成迷信）歹人燒倒了香舖 神佛也不能喜歡 再說禍福無不自己求 全國的典表 神佛那能夠作弊呢 諸位先生 你猜王二聽了這些話 該說什麼 唉 可笑 可憐 他傻頭傻腦的說 我

七月初一日到齊候期考試入學勿誤此啓
 元大...
 三元...
 天津院...
 本學堂...

衙門辦公 又督稅關辦事之權限 由外務部跟英公使商定 又因照會的不清楚 大約還得另議
西人受傷○天津來信說 前兩天有不知姓名的華人 一清早晨 闖入高林洋行 搶了一枝義勇隊的洋槍
就用這個槍刺 扎傷洋行執事人奧哈喇 此槍就是奧哈喇的物件 當時奧哈喇睡在牀上 幸而另有兩個
洋人 用棍子亂打 把行凶的華人 驅逐出去 究竟為什麼起事 並沒聽說 奧哈喇雖被扎傷 幸虧並
不很重 不然又是個小交涉

本京新聞

老爺不是為民活著的○安定門外 小關一帶 賊匪攔路搶劫 鬧的是真兇 被創的人 接連不斷 一起又
一起 從來沒人管 外館某貨房 前兩天派了夥計 進安定門要帳 回去的時候 走在路 忽有四五
個人 攔住去路 放槍威嚇 槍丟現銀七十多兩 夥計回舖 說明情由 派人去報官 某老爺司書去查
驗 驗了會 說沒有形跡 斷無此事(路劫搶東西 那裏會有形跡)你們若指出賊來 我就能夠辦理
指不出來 不便瞎說 我不是專為你們活著的 是

路斃未埋○永光寺西街棗林地方 於十六日早晨 倒臥了一個無名男子 經分局相驗後 無人認領 至十
九日並不抬埋 屍蟲亂動 臭氣熏人 此事於衛生大有妨碍 不知是衛生局管呢 還是分廳管呀 再遇
此等事 驗明後總宜急速抬埋

叫花子看報○多聞閱報社 前幾天去了箇叫花子 身披破衣裳 腿溜着棍子 抱着沙鍋 見人並不討錢
蹲在門外看報紙 看了足有半天 站起來繞走 聽別人說 這個叫花子 天天要看報 心裏很明白 不
論窮富 只要明白 就可以算個人 空有銀錢 不懂人事 實在不如叫花子

兒 戲○有人出西直門辦事 走到吊橋 見官廳兩旁 擺列許多花槍 威嚴的了不得 細一留神 槍頭全
是木頭作的 木頭槍不能防賊 一定是官廳的擺設兒 擺設兒原為好看 在當初可以這樣辦 現在各國
交通 再弄這些假事 不但不好看 實在是兒戲

假充字號○珠寶市巡捕 不准車輛往北走 原來奉有交派 由北往南的車 准走珠寶市 由南往北的車
全叫走大街 為是不再插車 這個法子 想的倒也很好 十六日後半天 珠寶市有一輛車 要往北走
巡警攔阻 號碼是(255) 作車的大怒 喊着說道 我在總廳(沒說是內外城 你叫甚麼名子 敢攔我的

大德街義和何包吉 西河什武場店 東四牌樓六德胡同同濟藥房及洋貨店 河南 保府 天津 寶善堂藥房

車 胆子真是不小哇 我有要緊的事 偷要昇快了 你担得起呀 巡警說 我們奉總廳交派 不能不認
 真的辦理 您納既在總廳 更得體諒我們了 坐車的不容說話 么喝趕車的 走咱們的 真
 就出了北口兒啦 總廳的老爺 不能敗壞總廳的官事 假充字號 不問可知 再遇這類的事 巡警可以
 同他到總廳 問明假冒 重重治罪
 大概是沒作好○右營兵丁 每名每月 口分銀一兩多 本月口分 每名都扣四錢五 據說要作軍衣 直到
 如今 可還沒見軍衣的面 兵丁們很有怨言 都說是勒扣餉銀 並沒作軍衣 我們想着 不至如此 大
 概是沒作好呢

郭喜兒跑來京○保定府高莊 有一箇郭喜兒 父親已經去世 叔父郭三 在北口剃頭 喜兒今年十四歲
 無事可作 也就在本莊學剃頭 掌櫃的責打 忍耐不住 逃跑來京 打算找叔父 道路不熟 兩眼發
 直 走在城外大井地方 遇見巡警 問明來歷 帶到西局收養 郭三見報 可以快去認領

好大風○前兩天那一陣大風 蘆溝橋左近一帶 風勢很可怕 拔倒了好多大樹 把涼棚都吹到半懸空 稅
 局的公所 向來在一座廟裏 地方雖窄小 那裏旗杆却很大 長裏足夠七丈有零 又因為年久失修 被
 這陣風吹倒 就有些人講究起來了 這陣大風 必有神仙路過 哈哈 奇呀 既是神風 神仙台神仙
 也當留點情 怎麼會把旗杆拔倒 砸了個牆倒屋塌 幸虧沒有傷人 泥胎可受驚不小 神風神風 真有
 點不懂又情

各省新聞

絹扇暢銷(四川) 四川省所出的扇子 向在江浙地方發賣 近來東洋絹扇 各處暢銷 省城張洪興扇舖 仿
 照東洋樣子 製成絹扇 銷路極快 製造的數兒 每天能出五六百把 做出來也就剩不下 扇子的利權
 不致都被外人奪去了

女子工藝廠(廣東) 番禺楊月清女士 約會了幾位同志 湊成資本一萬元 設了女子工藝廠 製造呢絨玻璃
 等物 暫借西關梁園地方 作為工場 先招女工四十人 兩年卒業 現赴日本採辦機器 等稟准商務總
 局 就要開工

本局專辦鑿井之業辦理妥善 添辦造以化學石井口堅固耐久 且光潤定價極
 外公道 在北京東單神農羊肉胡同

本局主人謹啓

外城巡警西分廳講習所告白

定於本月二十五日考試演說教員屆期辰刻各帶筆墨來所聽候
考試毋誤此白
本廳講習所具

上諭

五月十九日工部 鴻臚寺 正藍旗值日無引 見 召見軍機
上諭廣東瓊州鎮總兵員缺著督培公補授欽此

外城巡警總廳示

示諭事照得清理街道以掃除污穢為第一要義本廳自開辦以來沿前工巡局之例凡外城土車仍歸東西兩局僱夫
經理現在四分廳均已成立畫區而治事務紛繁此項土車若仍照舊歸東西兩局專管固覺諸多未便即由四廳分任
其事亦恐號令紛歧不能一致昨奉 部示衛生局管理溝渠街道此項土車撥歸該局試辦俾得事歸劃一以專責成
等因除移知衛生局接辦外為此出示曉諭居民舖戶人等知悉爾等須知土車拉連穢土為講求衛生整頓道路起見
嗣後凡居民舖戶人等務須遵照衛生局頒下章程辦理不得有違並仍逐日將屋內穢土掃積一處俟土車到門拉運
切勿任意傾倒致礙衛生而妨公益具各凜遵切切特示

外城衛生局示

示諭事 照得衛生一項 自以清理街道為入手機關 查外城地面 烟戶稠密 街道狹隘 以致積穢弗治
不自今始 本局現奉 部批 飭將東西兩局原賃土車 暫歸本局一手經理 以為掃除積土起見 其辦法係
逐區分治 先治一區 再及他區 既治之區 即移交該管警官照料善後 不准各舖戶復將積土棄置地上
以期永遠潔淨 至日中新土 仍撥土車四十輛 按照舊例 逐日輪戶傾倒 使無偏廢 惟本局不設巡捕押
運督催 誠恐各車夫于應到地段或有偷漏 為此示諭 凡爾舖戶居民人等 如於向來每日土車所到之地
或有不見車面 即行飛報來局 以憑分別查究 慎勿容隱觀望 是所至盼 切切特示

電報

撥款接濟災民○又說 俄國政府 向議院商議 因二十七州郡地方被災 撥賑款一千萬磅 接濟窮民 以
備購買籽種 趕早耕種地畝
美國議院議定 考查罐頭的事 把考查日期 寫在外面包皮一層 可以免去
不過由政府認真稽查 這件事情 與發售罐頭的商家 頗為方便

前日講書 閒話說的過多 未免就悞了正事 要知中國從來大病 苦在不解虛心「謙受益 滿招損」這兩句書 是爲人一定的至理 孟子說文士何可當也 正是大賢的謙德 至於文王居岐 未能王天下 也當對公孫丑說明 凡事有易有難 全在機緣湊巧 豪傑待時而動 正是等待機緣 文王百年而後崩 猶未洽於天下 設是商代的根本已深 自湯土直到武丁 已傳了十九代 這十九代之內 也出過六七位賢君 年分既深 德業又盛 天下人心 歸殷已久 輕易不能夠搖動 所謂久則難變 正是此理 孟子這句斷語 並不是強詞奪理 諸位看看中外歷史 就知道這話不虛了 今日且把中國故事 比與衆位聽聽 要論天下大勢 自然是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 中間興衰利害 可是專仗着人爲 從打戰國以後 秦始皇吞併了六國 改成了一統專制 因他但有私心 不講公理 得天下雖不甚難 失天下也不費事 後來累代沿革 一直傳到了如今 算來也有兩千餘年 除了六朝偏安 五代時的亂世 遼金夏未在中原 暫可不必要說 大元不脩德政 得失不滿一百年 有幾朝雖算正統 不亞如螢火之光 忽生忽滅 作不了後世典型 輪到漢唐宋明四朝 國運長短 全都差不了多少 惟獨漢朝較長（比唐宋只多數十年）中間有個光武中興 唐宋明三朝 國祚長短 也不差上下 大約都在三百餘年 要叫迷信人一說 必定又要談天命了 其實這樣刻版文章 也有個至理 爲什麼國祚長短 全在三四百年呢 大凡英雄創業 本不是一日之功 論這大下的治法 更非容易作到 從打創業的聖明 成了王業 平定禍亂 發政施仁 直到事事治理妥當 算來總得百年以外 雖有聖君賢相 一時也見不了大功 此後一百餘年 可正是太平天下了 君民同樂 就在這個時會 再到樂極生悲 國勢慢慢的衰敗 也非一百多年看不出來 前後一治一亂 連上中間的太平 通盤合算起來 不都是三四百年光景嗎 我朝入關以來 傳到〇〇〇世宗朝 正在百年之久 那時勵精圖治 一年勝似一年 乾隆嘉慶兩朝 國家正在鼎盛 直到道光初年 已經樂過一百來年了 咸豐年直到現在 不過幾十年功夫 時局可就糟到如此 所以然的原故 就誤在人民沒有國家思想 如今既打算挽回 必須認真的變法 再作成中興世界 也不是辦不到的事嘍

由東四牌樓 離市胡同 移此 業必當工精價廉以應 貴官紳之需先此佈聞 電話總局一百六十號

演 說

◎ 迷信害人 ◎

來 稿

中華報上 前兩天登的奏摺 袁宮保審明逆倫重犯 照例定罪 今把他演成白話 請眾位聽一聽 直隸景州 有一家姓車 老兩口跟前兩個兒子 大的叫車齡 二的叫車二 有一次老頭子害病 車齡着意 對着天地牌位 替父親許願 如果病好 趕緊唱戲 事情湊巧 沒有幾天 果真病好了 老頭子心痛錢財 捨不得唱戲 偏又湊巧 車齡夫婦 也害起病來 可就有人吵嚷 說神仙有了氣 特意找尋他夫婦 車齡一想 父親不還願 我夫婦跟着遭瘟 實在的委屈 莫若想法子分家罷 父親有的是養老地畝 提了出來 賣了去唱戲 還完此願 我們也就不害病了 〔糊塗兒解〕 又有想到 父親偏愛小兒子 養老地畝 全要給車二 車齡更着了急 父親既不還願 又不分給地畝 弄的我夫婦病不離身 早晚一定要喪命 這可真冤枉 〔更糊塗〕 跟妻子商量 把父親害死 得了養老地畝 賣了好還願 妻子傅氏 因為病不離身 也是苦惱的了不得 〔又子更是糊塗〕 丈夫既懷此意 很對心思 車齡到了街上 買了一塊紅礬 預備着害父親 〔許願是假的了〕 有一天老兩口都沒在家 車齡把紅礬砸碎 偷著洒在麪缸裏 老頭子回家 自己做麪湯 吃完之後 剩下了許多 車二的兒子車辰 老頭子最愛 叫他吃點子 另盛了一碗 拿去給他媽吃 老少三口 算是全受了毒 工夫不大 一齊叫喊肚子痛 車二回家一看 知道是吃了毒藥 趕緊灌綠豆湯 老頭子得救沒死 車辰母子 全都死去 車 問出實情 當時就報官 車齡夫婦 一同被拿 車齡死在監裏 妻子傅氏 定了個絞決 噯呀 因為迷信 害了一家四口 真是可憐呀 真是可憐呀 迷信深的人 快快醒悟罷

● 普勸在理人 ●

廣 來 誠

在理的宗旨 不過是衛生 既能講衛生 還得自求進步 各國人笑話我們 常說我們是定質 如同一塊死

石頭一般 絕不會往前進一步 自康熙年間 有了在理會的名目 直到如今 不但不進步 並且還不如當初 就照這樣的傳下去 不定要糟到甚麼分上呢 近幾年更得了 不知道研求真理 作出許多的迷信事 招惹得明白人 拿我們打哈哈 糊塗人說我們是邪教 惟獨報紙上登過的話 可真說對了在理的心病了 不知諸位慚愧不慚愧 諸位呀 從今把迷信除去 由衛生往進步 衛生的人 必講修身 能修身纔能齊家治國 齊家治國 有先後的分別 閉關自守時代 先講齊家 後講治國 現在世界交通 齊家是小事 治國是大事 身家都在國裡 沒國就沒了身家 人人都要想治國 那就是借們進了步 淺見的人說 國是○皇上家的 我們那配治國呢 豈不知道 國是眾民聚成功 家是私家 國是公家 私家有事 老少一齊帮忙 公家有事 大家都得出力 中國目下情形 窮弱已極 靠着○朝廷一家 那就費了大力啦 中國窮弱的原故 全是外債所逼 庚子年大賠款 利上加利 永無還完的日期 熱心君子 創辦國民捐 轉貧為富 轉弱為強 就在此舉了 細看國民捐傳單 自然就明白 我勸在理同人 都來報効國民捐 能替國家還債 就是給國家出力 給國出力 就是在理的進了步了 在下廣來誠 還要親自出京 往各處公所 面勸同人 不管人家聽與不聽 一定我要辛苦一邊

要緊新聞

請免聯單限制○上海日本總領事 寫信給鎮江關道 說各商請領三聯單 赴內地採辦土貨 向來的約章 限定什貨貨物 合到口出口日期 今據鎮江日商稟稱 此項三聯單章程 過於瑣碎 請體恤商情 除去這些限制 陶觀察回答說 聯單所定的辦法 原為防備作弊 照此辦過多少年 相安已久 況且各國商人 沒有不知道的 日本商人 豈能夠破壞舊例 實在不能照准 日人預算關東經費○據某報上說 日本預算明年的關東經費 共總須日銀三百萬元 那裏所收的稅銀 不過八十萬元 下餘不夠的數目 另由日政府貼補 學界婚嫁的限制○現有某大員倡議 凡是學界裡頭人 無論男女 年在二十歲以內 一概不准婚嫁 成家太早 總要分心 因什荒廢了學業 實在無益 聽說要奏明請○旨 通行各省照辦

化此霜由化學煉 常治西時感 常治小勞花此丹與衆 常治上咽 常治婦人 常治男 常治男婦 成烟小神丹

本京新聞

俄設總督事不確○俄國要在哈爾濱設總督 曾紀本報 外務部又寄電去 問駐俄胡大臣 設總督的事 俄國政府 究竟有這箇話 有 要據駐京俄公使說 實是影兒的謠傳

上海罷市案的辦法○駐京領袖義公使 跟英國署公使 都照會外務部 說去年上海罷市的案子 打算分作 兩層辦法 凡是英商的交涉 專歸上海英領事 稟明英公使 跟中國議結 其餘各國洋商所受損害 由 上海值年領事 稟明領袖公使 跟中國商辦 外務部都照來文 寄電去問周玉帥

駐俄胡公使的回電○東三省將軍 因中俄協約 總設定局 應辦各要政 全不能辦 電商外務部 請儘俄 公使 趕緊立定條約 以便進行 外務部屢次去催問 俄公使總推有病 不肯商議 外務部沒法子 只好電請駐俄胡公使 跟俄政府交涉 也還是議不成功 聽說胡公使來的回電 就有兩件事 一件是俄人 要在哈爾濱設總督 一件是俄人不准哈爾濱開口岸(以上兩條 本報已經說過)其餘別的事 全沒提到 通查各省駐兵處所○各省衝要地方 關係很大 應當詳細查明 練兵處的大臣 通行各省 把所有要緊地 方 共計多少處 現時駐兵多少名 是不是通行大路 全都繪圖貼說 咨報練兵處 以便通盤籌畫

熱心公益○昇平茶樓 昨天約請各報社同人 分日演說 諸位君子 熱心公益 一切無不樂從 公同議定 各人認定日期 輪流演說 並研究演說的宗旨 必以忠愛爲第一要義

搶人○西長安牌樓草市 有一家陳姓 昨天早晨 忽然去了幾箇人 傳說是某使館的馬夫 要搶他家的 姑娘 老少著了荒 一齊出來攔阻 搶人的不得下手 說話就開槍 打傷了三個人 還是不能搶 正在 難解難分 巡警聞信趕到 拿給拿獲 解交西局審辦 天子脚下 明目張胆的搶人 真是不知王法 但 是一層可疑 有姑娘的人家 不止一陳姓 爲甚麼單搶陳姓的姑娘呢 必有點原故罷

什不閑改良○唱什不閑的奎秀 從先所唱各曲 實在有傷風化 本報已經說過 他自已認錯 起誓發愿 再不唱時調小曲 仿照八角鼓子的辦法 他也改了良 惠興女士全傳 女子愛國 全都排好 不久就出 來演唱 什不閑所唱的 沒有一齣好曲 真要改良 非多編新曲不可 就這兩齣 萬不夠唱的 若拿這 兩齣當門面 還是唱舊曲子 總我們訪實 可是更要說穿

大... 街... 和... 商店... 煤市街南口外路北泉匯店... 河南 保府 天津... 豐亨號實業通商書局發行

挂幌子太自由○自由兩個字 講法不一樣 有文明自由 有野蠻自由 沒受過教育的人 萬不懂文明自由 廊房二條胡同舖戶 首飾店居多 所挂木牌幌子 真是野蠻自由 胡同本來窄小 除去車道 兩邊及有餘地 來往行人 都順舖戶門口走 一不留神 腦袋瓜子 就要碰在木牌上 大街修馬路 為是利便行人 胡同裡頭 現在雖不修馬路 像這樣不便行人的東西 也得想個法子纔好

擬訂車價○京城裡頭僱車 沒有一定的價錢 轎車 人力車 都是見講 平時還不至訛人 遇有雨雪 漫天要價 還是不能駁回 南分廳三區一段 因為此事太野蠻 條陳總廳 趕緊定章程 各街都立上牌子 由這街到那街 價錢多少 由這胡同到那胡同 價錢多少 清清楚楚 寫在木牌子上頭 遇見雨雪大 道路難走 可以多加點錢 除此之外 不准多給多要 這等辦法 最為公平 行人車夫 兩下裏都不喫虧 總廳已把條陳批准 說定規車價 應當分作兩類 一類是按道路遠近說 一類是按時候大小說 由巡警廳斟酌好了 就可以開辦

洋馬車叫字號○前天走到紙巷子 見有一輛洋馬車 從北往南走 走在楊梅竹斜街口上 迎頭來了一輛轎車 按說也可以開得過去 趕洋馬車的 一定不准他開 穿著紅邊衣裳 揚眉吐氣的喊 你們這些東西 實在可惡 看見馬車來了 不知早早躲開 一個勁兒的往前跑 真要碰壞馬車 賣了你的命也賠不起 快快給我磨回去噠 喝 好揚氣拍馬車

各省新聞

哨官擾民「奉天」有人從遼陽來 講說奉省的人民 困苦已到萬分 除了洋人馬賊 就是大兵官差 到處騷擾 民不聊生 中軍右營某哨官 跟着道台出差 沿路買東西 全是發半價 還有不發價的 商民怕官 也就不敢聲張 唉 提起奉天的事情 我們也沒有眼淚可哭啦

沒有國家思想的和尚 (浙江) 會稽縣樊江地方 有個廣教寺 荒廢了已經多年 去年由本地紳士 設法籌款 在寺內創辦毓秀學堂 一切章程 辦的很完全 忽有廟裏的和尚 串通日本僧人 說在他廟裏強設學堂 寫信知照會稽縣 給他白辦 俞大令見信 親到本廟勸導 不知道怎樣了結 聽說這個日本僧 又到縣等處 干預廟產去了

日昇 崇實學堂諸位 文石泉

啓者本局專辦鑿井之業辦理近。悉辦造以化學石井口堅固耐久而且光潤定價格外公道。在北京東單牌樓羊肉胡同。本局主人謹啓

上諭

五月二十日內務府 兩藍旗值日無引 見 新授安徽鳳穎六泗道玉山謝 恩 順天府奏京師得雨五寸有餘 掌儀司奏二十三日祭 奉先殿醇土行禮 召見軍機 玉山 上諭張百熙等奏分別舉劾屬員一摺順天大城縣知縣畢承繩署武清縣知縣候補直隸州知州周晉傳均著傳旨嘉 獎署東安縣知縣文安縣知縣徐體善貪詐無恥劣跡昭彰着革職永不叙用派員押解回籍又地方官嚴加管束准 補西路同知鄭襄才具甚庸難資表率薊州知州古銘猷精神萎靡聽斷無才均著開缺以簡缺通判歸部選用餘著 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電報

關道招體操會員筵宴○上海電報說 海關道瑞觀察 大排筵宴 招請體操會員 共計四百餘名 排成隊伍 由街上行走 前往道台衙門赴宴

日人推廣航業○東京來電說 日本郵船公司 由英國定買輪船三隻 每船裝載四千噸 預備來往長江 又 定買輪船三隻 每船裝載三千噸 專為航行上海

英艦隊到橫濱○又說 英國艦隊 開往橫濱口岸 本埠的紳董 一齊歡迎 極為親近 艦隊的兵官 第二天又前往東京

俄議院駁政府募債○路透電報說 俄國政府 要募債五百萬磅 賑濟窮民 被議院駁斥 並稱政府應節省 糜費 由官款用度內 撥款五百萬磅 作為賑濟

南非洲調兵勦匪○又說 南非洲曾羅木 波理斯密斯等處 駐紮的兵隊 合曾列杜里亞兵營中的一隊 奉調遣 前往那達爾勦辦匪黨

英禁新到的華工○又說 英國殖民地次官查基比君 在議院聲明 由西十一月三十號起 南非杜蘭斯窪國 如有新到的華工 一律禁止

講書

武丁朝諸侯有天下 猶運之掌也 至是以難也

今天這節書 不能不將始末說清 雖透點兒沾滯 全篇的大意 諸位也不可不知 孟夫子講的道理 說當時王業難成 並非文王德政有限 總因機緣不巧 勢力不敵 商家自從有天下 大業起於成湯 革了夏桀的亂命 救民逃出水火之中 傳到武丁為君 革故鼎新 作了中興聖主 那時諸侯來朝 天下好似運在掌中 這句譬語 言其極輕便極容易就是了 紂雖無道 當初的遺愛在人 算起祖德宗功來 實也非同小可 (報上講書 跟作八股文不同 說不到什麼犯上犯下 既講成湯的事 不能不從上文說起) 從湯傳到武丁 中間相隔一十九世 所出的治世賢君 全有史冊可憑 如太甲的仁義 脩政明祀的大戊 祖乙因河決把百姓遷都於耿 傳到盤庚 又為河決遷都到殷 還有兩三位賢君 都能克承祖志 或遷或守 不過為顧念民生 沒有一點私心 保全自家的富貴 所謂天下人心 歸殷已久 傳到了紂土 已經二十餘代 前後六百多年了 又有微子 微仲 王子比干 箕子 膠鬲 內中惟獨膠鬲一人 不是同姓 以上的幾位名臣 全是商家的皇族 紂王原本兄弟三人 長兄就是微子啓 次兄仲衍 仲衍就是微仲 紂土本是第三名叫受德 比他二位乃兄 善惡可不得一樣 比干箕子 也是宗室中的大賢 (題到箕子 叫人想起朝鮮來 朝鮮本是箕子的舊封 從中雖然改過姓 總是朝鮮本國的人 如今可是屬了外人管) 他二位又作了紂土的師保 有這樣賢臣輔國 紂雖無道 所仗本固根深 人心未去 大凡人主有國 跟庶民有家一理 從起家到敗家 也不是一日的功夫 不成心往壞裏毀 輕易也糟不到極處 但是破壞天下 却不在君主一人一般營私肥己的昏官 就是百姓們的屠戶 宰得百姓無處逃生 焉能不投奔別人救命 久而後失之也這一句 叫人毛骨悚然 紂土的天下既失 一尺地也非他所有 一箇百姓也不來稱臣 至此後悔 也就晚了 武王乘時成事 正是機緣湊巧 文王居西岐 又是箇百里之國 你想難不難 這還是三千年以前的事 同種相爭 不問是誰得天下 受不了異種人的摧殘 如今約時局 可不是這等說法嘍

啓者三井洋行專售日本影印精造各種紙抄揀選上等材料俾人吸食決無傷身之虞 賜顧請至煤市街榮豐恒面商不誤生願

演說

◎興化女學堂開學王子貞演說◎

趙澤田創立興化女學 約我來觀禮 我有一段演說 請大家細聽一聽 中國前途所指望的 和我等大家所盼望的 就是興女學 從先雖是盼望 如今可又有點害怕 這是甚麼道理呢 教育根本 女學不可不講 女子有了才學 纔可以跟男子平等 也可以給國家出力 這是我所盼的 所怕的是甚麼呢 女子有才 還得有德 若是沒有德 可就糟了糕了 在大街上頭 常見有一種女子 打扮的很不好看 舉動輕浮 沒有一點端莊的意思 細一打聽 敢情是女學生 我的心裏 不由得很難過 奉勸各女學生 先得要有德 是節儉樸素 不可過於奢華 香水 香胰 花兒朶兒 更是耗財的東西 就算是好看 究竟不如德字可重 還有一節 言語行爲 身心意念 時時都當防備過錯 常言說的好 守身如玉 守口如瓶 可見一舉一動 是最當小心的 用工的時候 務必格外專心 除了各科學 還得學學女工 瑞仙芝老太太 既肯來幫忙 正是一箇好機會 這位老太太 刺繡精通 最講女工 大家趁此追求追求 將來也可以自食其利 不必再去依賴人 有了這箇根基 女子便可自立 我所說的德字 就是婦德 此外還有私德公德 在家裏愛父母姊妹 那就是私德 如今進學堂 彼此相愛 就是公德 拿著這箇愛心 再去愛全國的同胞 那就是大公德 明白了大公德 將來就可作箇國民之母了 果真有那們一天 我盼望的心事 可就遂了愿 也就無可再怕了

◎鄉人大悟◎

會友講報社 前天講報的時候 聽的人很多 內中有一箇鄉下人 跟人打聽著說 這是講甚麼 過來一位姓志的 趕緊答道 這是講報處 勸人忠君愛國 並不是講經 鄉下人嘔了一聲 說道 是了 我在家里時候 就有人吵嚷 北京有甚麼國民情 又甚麼各人還各人的債 大家都當愛國 七言八語 不知道是怎

麼同事。看這光景，你老必曉得罷。志和見他帶的有心，連連說了兩聲「曉得」，曉得「把國民捐大義」，跟着也對他說明。鄉下人恍然大悟，又說道：「這樣的好事，我們本地，爲甚麼就沒人辦呢？不瞞你老說，我姓翟，在高麗營開茶館，這是頭一次進京，既知道有這件好事，回家之後，一定也要辦理辦理。現成的茶館，可以帶着講報，他就走了。臨出門的時候還說：「如果辦好，必進京來送信，都說鄉下人糊塗，拿此事看起來，並不事真糊塗，的確是沒挨着明白人。這一箇鄉下人明白了，別當作無關緊要的事，高麗營的明白人，從此可就多了。演說的功效大不大呀？從前禁止演說，糊塗不糊塗呀？」

要緊新聞

肅邸回京○肅王由蒙古回京，前兩日有隨員九人先到，還有十餘員，被雨水阻在後面。肅王於昨早八點鐘入城，各巡隊消防隊，都到東車站迎接，並有巡捕護送，到○頤和園請安。

西車站票房真荒唐○十八日那天，有兩位張姓客，一位某姓客，買漢口票搭車，彰德以南，路還沒修好，不能直到漢口，既然如此，就不該買漢口票，票房裏故意冒壞，就賣給他們三張漢口票。開車之後，可就受了折磨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到了彰德，漢口票本可在車上睡，彰德站長來稽查，一定不准他們在車上過夜，再三爭論，電問北京車站，叫甲客人帶回京，隨有車守把票奪去，說是請洋人簽字，纔能搭原車回京。〔會去請洋人簽字，好美〕兩位張姓客，料定他們沒好心，一位看行李，一位跟他去簽字，果然不出所料，一轉眼就躲藏不見了。〔奪了票去，手中無憑據，叫你總得再弄錢〕張姓跑到車站請理，這個當口，車已開行，一人跟車回京，一人留在彰德車站，還有一位某甲客，也留在了彰德。張姓要定了車票，鬧了許久的功夫，纔把車票要回。那位沒票跟車回京的，一路上的窩囊氣，又何必細說。這位要回票來，第二天回到北京車站，查票的架出洋人來，硬說他犯了規矩，要交鐵路巡警，鬧的不可開交。這兩位張姓客，是湖南人，心裏有些理路，還弄到這步田地，那一位某姓客，盤川帶的也不多，恐怕就要流落在彰德了。漢口既不通行，必不能會票，這幾張票價，本意絕不打算歸公，車站的流弊到處如此，你說怎麼好。唉，一樣的同種同國人，動不動就架出外人來，壓制同胞，寡廉表恥，可羞可恨。

化此霜由化學藥 常治四時感 備治勞花 此丹與衆 勝能上咽 參 治婦人 牛 治男婦 戒烟 小神丹

京 大德樓 益發洋貨店 西四牌樓六條胡同福增公洋貨店 河南 保廣 天津 德源 德興 德泰 德和 德順 德隆 德盛 德茂 德興 德泰 德和 德順 德隆 德盛 德茂 德興 德泰 德和 德順 德隆 德盛 德茂

西車站的弊病 督唐督辦整頓過一次 還是不改 照此含帶下去 實在是路政的一個大蠹 天津站長 犯了案 袁宮保大怒 本要殺一個作榜樣 經人轉灣子 受罰拉倒 所以喫鐵路飯的人 樂得作弊 毫無警戒 唐督辦如果要認真 非重重的辦一下子 萬整頓不好

俄人深心○有一個俄國人 到了某學堂 跟辦事人談了半天 問他學那國話 據說專學滿洲蒙古北京話 將來好在中國北方辦事 問他辦甚麼事 又不肯明說 但稱前幾個月 見過達賴喇嘛 達賴喇嘛跟他很要好 俄人也都願意跟喇嘛交好（收服了喇嘛 蒙古人不招自來 都是迷信的功效）俄人待承喇嘛 替他蓋房子 請他喫大餐 又勸他們念俄文書 很在喇嘛身上用心 現在的情形 喇嘛最愛俄國人 俄人 不比日本 日本的心術太利害 俄人的心最善 以上的話 全是俄人自己說的 請明白大局的想想罷

新府尹暫不接印○新府尹袁京兆 本是湖南人 湖南現辦鐵路 紳商人等 公舉京兆為總理 張宮保電奏 到京 奉○旨暫回原籍 查看路線 本定二十一日接印 奉了這道○旨意 暫且可就不接印了 一箇字的人情○據某報上說 俄國佔大連灣的時候 已經說明 不用總督字樣 此次日本租借大連灣 也都聲明 全照俄國的舊例 毫不改變 關東總督 現已改為都督 不用總督的名目 改換一箇字 不過是面子上的空頭情 實在的利權 還是得照舊取去

端午帥有內用消息○據官場傳說 端帥軍回京以後 政府王大臣 要奏請留京內用 閩浙總督的缺 就叫 崇將軍實授 福州將軍缺分 打算就從此裁撤

學部奏補官缺○學部各官員缺 現時虛懸的還不少 聽說已調取各員的履歷 月裡頭要奏請補授

本京新聞

掌櫃的善了急嚙○旗下莫吉格 本是傳事的民役 旗下老爺們 可不敢呼名叫姓 用夥計二字稱呼 莫吉格背地裏說話 叫佐領為掌櫃的 這也是相沿已久 前天有一位佐領 坐在刺頭棚子裏談心 一位設堂官交派 叫各旗裁撤夥計 你說這不是糊塗嗎 昨天我告訴他們幾位（指稱莫吉格說）暫且別上大部 在家先躲幾天再說 有什麼難官事 借們往他家裡去請教 你說高不高 那一位嘆口氣說 唉 這都是夢想不到 二百多年的老例兒 硬要不得守 人家止紅辦的妙 夸蘭達回了榮堂 說本旗官事還沒理

清 討了兩個月限 限滿了要問 再想主意 不問就拉倒 咳 從來狼狽為奸 總願意百年不敗 挑缺改良○國明團各旗 這次挑缺 規矩很嚴 識字 騎馬 放槍 三樣都得像樣子 纔算合格 沒有合格的人 寧可懸缺不補 決不敷衍了事 這個辦法真好 聽說是兵部交派的 興利除弊 一舉兩得 京旗各衙門 不知能仿辦不能

為甚麼禁唱關爺的戲 關爺在蜀漢 本是一位忠義的丈夫 平生事業 都可以感化後人 惟有迷信人的見識 實不可解 把關爺看成降福降禍的神仙 一般愚民 但知道怕關爺 並不知道關爺叫敬的實事 天淨梨園人 有一個三麻子 見解獨高 專演關爺的戲 要抖世人都明白明白 勸人學他 不必怕他 京城地方 這個風氣還不開 玉成班把三麻子約了來 打算遞稟聲明 請開關爺戲的禁 從前的官事 常常自相矛盾 叫戲園子唱忠義戲 又不准扮演忠義人 這個迷信有多大

大柵欄與修馬路○大柵欄的馬路 現在已經動工 由西口修起 第一段都鋪好了碎磚 從此以後 大柵欄一帶 另有一番文明氣象了 舖戶行人 全都方便 有兩件事情 最要緊 第一得有瀉水的地方 路線狹窄 不能砌明溝 遇見大雨 積水過多 馬路必要受傷 何況入塊的石子 像滅人工 必不能經久 非修暗溝不可 第二台階出進得一律 路線狹窄 覆有便道 各舖戶的台階 高高矮矮 裏出外進 實是路政的大病 莫若一律更換 這並非是專講外觀 車馬擁擠的時候 行人都走台階 非此免不了危險 這是兩件要緊的事 大約也有人想到了

德兵演操○前天早晨 德國衛兵 往安正門外演操 共有四隊 音樂隊 步隊 砲隊 馬隊 包衣無恥○前天晚上 馬戲廠賣汽水的 為兩個錢的小事 跟某人爭論 並不十分要緊 只見他橫眉立目 八個不答應 拉著人家的手 要去見他們的洋人 某人精通洋語 見洋人照直細說 洋人和和氣氣 答應了幾聲就完了 無論那國人 總得講公理 無恥的包衣 真該羞死

各省新聞

教習的特別裝束 (天津) 某學堂開辦的日期 聘請的總教習 是個日本人 身穿中國官衣朝珠補褂 二三品頂戴 在○○大皇帝聖容前 行三跪九叩禮 各位分教習 都是中國人 倒穿著西裝軍衣 向聖容就行

馮家鋪楊姓請看

有一個黃楊氏 他 婆母 在彭中堂宅 高湯奶媽 奶乳是五老爺房的 黃楊氏跟隨在蘇 有女二人

日本東京長谷川鑿井局

啓者本局自從光緒二十六年開創鑿井專門之業悉辦造以化學石井口堅固耐久
定價格 公 在北京東單 樓羊肉胡同 (六) 本局主人謹啓

舉手禮 交參觀的人 全覺得很奇怪

藩台鼓勵督員〔直隸〕毛方伯因屬下各員 辦理新政 最是留心訪查 署密雲縣陸大令 舉辦桑 並教

養局工藝等事 頗有功效 藩台在稟帖上 批了些誇獎的話 並叫陸大令進省 以便見面認識 也是鼓

勵屬員的法子 按陸大令一切政治 雖知道不很詳細 但聽說直隸各屬學堂 元氏縣第一 密雲縣第二

果然如此 京北黎民 真真有福

小清河試行火輪〔山東〕挑修小清河等處工程 現已一律完畢 總辦小清河輪船公司唐觀察 把小火輪下

河試驗 極爲順利 將來商務 必有起色

例字悞國〔山西〕中國日下情形 危險已極 除了練兵興學 別無救亡的計策 辦理這些事 總得會用人

萬不可拘泥成例 山西陸軍小學堂 新派提調田錦章 是府經歷銜 熱心教育 總辦最是佩服 外邊

議論紛紛 糊塗話很多 說各學堂的提調 都是知府充當 府經歷銜 如今也當起提調來了 真是破壞

成例 唉 悞國殃民 全在這箇例字 辦理新政 再要拘泥成例 簡直的就是自找滅亡

老人投海〔廣西〕由香港赴省的輪船 剛剛快到虎門 大艙搭客裡邊 忽有一個老年人 年紀約有六十多

歲 走近船邊 大聲說道 非死不得了 一話未完 翻身跳下海去 老年人既沒同伴 也沒人認識他

姓字名誰 是那裡的人 爲什麼尋短見 更是沒人知道 若大年歲 葬身在大海裡頭 實在可慘

女工傳習所〔四川〕巴縣某紳士 在本縣城內 創辦女工傳習所一處 專籌款項 多置縫衣機器 招募婦

女 學習一切裁縫織造 月前開辦的時候 投到的很是踴躍 天足會裏的人最多

來函

逕啓者前閱北京女報所載敝學堂腐敗情形語多不確夏季考試各女學生均屬憑公評定何得瞻徇私情亦無全係

監督教習親友之事學堂功課一切極爲整齊謂爲腐敗未免太過自開學之後雖有數人告退皆苦於功課太密精力

不足自行告退監督諒辭慰留人所共聞亦並無十餘人之多女報館不加調查殊覺失實志學等在堂肄業確知內容

較諸耳會迥不相侔也用特聲明以昭核實 北洋女師範學堂肄業生 何志學 張鳳珠 張佩璣 羅桂圃公啓

理藩院 光祿寺 八旗兩翼值日無引 見 體貝子 松公 陳兆文各等滿請 安 召見軍機

外城巡警總廳批

據尙友閱報處請員王子貞稟稱二十三日在鮮魚口天樂茶園演唱新排詞曲所收戲價全數報効國民捐等情查該員於西城講報多時素講公益此次改良詞曲藉開民智所請應即照准屆時再行派巡警彈壓以免滋擾此批

電報

德國振興路礦○德京電報說 德國在非洲西境阿達威 興築鐵路 以便振興礦務 現已開車
俄國欵項虧短○路透電報說 俄戶部尙書格哥索夫說 俄國今年的用項 約虧短十兆三千萬盧布 本年軍務支銷 比較上年 實加多二十兆盧布
俄屬鐵路被毀○又說 俄屬西比利亞 圍繞貝加爾湖路線 有大石從山頂墜下 砸毀鐵路 隔斷來往 商務大受阻滯 現時貝加爾湖面 又航行輪船 以便接濟商務

專件

研究演說會章程

一本會以研究演說啓發民智俾人皆有愛國思想為宗旨 一本會係聯合各報社諸同志會議演說共同研究故名
研究演說會 一本會原為普勸同胞開通風氣起見必擇忠君愛國合羣保種者演說此外不涉他事 一本會暫借同人閱報社俟有合宜地址再行擴充 一除星期外每日上午十一點鐘至一點鐘演說任人聽聞餘時間報 一逢星期日專請各報社同志研究演說學問 一凡演說時須依次順序此人演說未完他人不得攪話 一演說時須靜坐勿譁以昭鄭重 一各報社同志臨本會時須先賜報社名片及本人名片以便接待

附禁例十條

- (一) 不得談革命
 - (二) 不得譏刺朝政
 - (三) 不得排擊宗教
 - (四) 不得囿于迷信
 - (五) 除去彼世界限
 - (六) 不得語近謠惑
 - (七) 不得談論閩閩
 - (八) 不得轉文
 - (九) 不得言語過激
 - (十) 不得語及攻訐
- 以上均是草創有未盡善之處隨時公擬

演說

◎說鬼◎

史仲三

中國人最迷信鬼神 迷信神的話 報上已經說過 今天我單說說這迷信鬼 傳說人到臨死的時候 必有小鬼來傳 若是關着門 小鬼可就進不來 病人到了危險時候 所以不肯開門 就恐怕鬼進來 但是工夫大了 就誤了時刻 小鬼就難以銷差 勢必使出個動靜來 等人一開門 他可就將魂帶走了 你聽聽這些話 胆子小的人 害怕不害怕呀 一怕就得發毛骨 越毛骨越怕 這豈不是自己嚇自己嗎 好人若是沒有這個念頭 鬼又從何而來呢 咳 這都是從幼小受的傳染病 女子若有教化 小孩耳染裏一清楚 萬受不了這個病 乞丐倒臥在街上 再也沒有什麼鬼啦 沒人管他 就沒這些閒事 病人死去 萬一再甦醒過來 可又改了口啦 硬說不該死 叫差的小鬼 被閻王爺給錯打發了 強詞奪理 實在可笑 中國人的迷信 大概都是這樣思想 越怕鬼越要求神 往往有老家兒死了 兒孫就到土地廟燒紙 名叫抱紙(這個風俗京東最盛)拿一張紙錢 在廟牆上頭 或於泥胎上頭 亂貼亂掛 您想那廟牆和泥胎 全是石灰麻刀做的 再合上紙錢的紙毛子 兩下裡一湊 豈有不黏上的理 兒孫們就大驚小怪的哭 說老家兒的魂靈在此 所以纔把紙錢挂住啦 一羣披麻帶孝的男男女女 全都冲着紙錢磕頭 你看可憐不可憐 這燒錢化紙的事 本是很舊的風俗 一時也萬改不了 明白人辦事 有些地處 也得從俗 如今外教盛行 稍微不附和 糊塗人就說你奉教 其實西教 又何當不迷信呢 這且不必題 當和曾子說過 慎終追遠 大概入過學房的人 都知道這句書罷 那可不是教人燒紙 化銀錠 燒樓庫 送聖等事 人身一死 知覺全無 既然不吃不穿 要個銀錢何用 不必說外國無鬼 就以蒙古人說罷 蒙古人但知信佛 絕不信鬼 男女死了 知道念經求福 不知道死鬼要錢要衣服 至於一切喪禮 也全是上古的風俗 把尸體看的並不重 也沒什麼開鬼的事 俗語信邪不邪 信鬼不鬼 才這層見解打破 膽量萬不能大 生在現時的世界 商戰學戰 天天要跟聽人種爭 心裏存著極極的覺識 大家想想 勝過人家勝不過呀

由東四牌樓 移此 貴官紳欲整洋井請移玉敝局面議 切或自郵局寄函或由電話交談均可 工價酌減 因拓充事 電話總局一百六十六號

要聞

虧空捐款○江西藩司周浩 已經奉○旨革職 政府裏面 因他所辦的捐務 虧空五六十萬 寄電給吳中丞

務必想法子追究 總得 律繳清 以重公款 周藩台要不交出 萬不可含糊拉倒

選派政治顧問官○聽說 人條陳 考察政治大臣 就要回國 既然設立了政治館 該常用精通政法人才

幫助來辦事 請通飭各省督撫 由道州縣官內 挑選熟悉地方情形的 再由各處紳士中 挑選品學兼

優的 派充政治顧問官 美公使的來信○駐京美公使 寫信知照學部 說凡是各處教士 所立的學堂 將來有卒業學生 請一律

給他們出身 本該如此 木商阻撓路工○粵漢川漢兩條路線 全由漢陽鄂陽洲白沙洲經過 此處地方 向來是木帮商人卸貨地 張

香帥派日本工程師 會同地方官 前往測地勢 料木帮出來攔阻 硬叫工程師回城 不許查勘 情

形來得很強橫 張香帥派府縣各官前往 極力的開導 木帮人頑固不化 一定必跟苦區難 連次在會館

公議 不知怎樣結局 預選秋操總統 練 廷上大臣會商 本年秋季 在彰德舉行 北大操 所有各總統 責任最重 電南北洋

大臣 細心斟酌 挑選幾員 預備臨時奏請○欽派 天津電車現辦情形 天津比國商人 創辦電車公司 開車後連欠傷人 學界商界中 彼此約定 不坐

車 電車的餘利 全仗著電燈 本地官商 為自保利權 全不安他的電燈 洋商因此大受賠累 某觀察

趁此機會 跟商界聯成一氣 要把電車公司買回 以免利權被外人佔去 但比商要價過大 開辦的款項

賠墊的數目 全算在一起 必須銀一百一十萬 纔肯讓出 天津商人一核計 修路蓋房 置買機器等

項 至多不過四十萬 情願照數出價 至於賠累銀子 那是洋商不會經理 華人斷不能認 現時比國

商人 大加整頓 極力運動 要直通各國租界 跟火車站相連 正向各領事商議 不知能辦妥不能

日本派鐵嶺領事○日本政府議定 在鐵嶺設立領事館 現已派天野恭太郎 充當鐵嶺縣領事 聽說就要來

到任 預備開辦一切 日人歸併軍政衙門○日本福島少將 山座政務局長 在奉天議定 由西七月一號起 把奉天軍政衙門的事

改歸總領事辦理 其餘昌圖等處軍政署 也一律撤去

化此霜由化學煉煉 常治山時感 常治山勞化 此丹與衆 常治山烟 常治山婦人 常治山男 常治山老幼 此丹通身 常治山小神丹

化此霜由化學... 常... 內... 店... 煤市街南口外路北泉飯店... 西門寶香閣香舖店... 河南 保府 天津... 會館實業商會書畫會

駐日楊公使被控○駐日楊公使 外務部本有意叫他職任 政府知道他不稱職 胡滿總得換人 前有留學生

多名 遞呈到外部 控告楊公使七件事 (一)蓋造振武學校房屋 有私扣款項的事 (二)經手留學生的

學費 存放銀行 貪圖取利 遲延許久不發 致被福島少將看輕 振武學校畢業生 發放文憑 福島

並不候楊公使到 就舉行發放文憑的禮 (一)雇用日本警察 大失國體 (二)某學生跟參贊王某 偶然

爭論了幾句 就把學生革退 其餘三條 不知什麼事

會議要政○軍機政務兩處王大臣 會議政治法律各項要政 打算聘用洋員 幫助辦理 或者能早收實效

現正商量這箇話 究竟可用不可用 某某諸位人員 各有各的見解 所以還沒能決定

周玉帥有患病消息 政府前發了一道急電 寄往南洋 聽說是問周玉帥的病 按周玉帥患病的話 早有傳

聞 軍機處昨又電問張香帥 說南洋大臣 倫或病不好治 應當用誰去替代 請預先密保安人

日本請中國移設海關○青泥窪開通口岸 中國要設立海關 日本官員 請挪到關東邊界的普蘭店 日人的

意思 因海關要設在青泥窪 與日本租界 多有不便 已經向華官開議

提學使出京准期○新改的提學使 除曾經辦過學務的 不必出洋 其餘各員 請○訓以後 都得出洋游歷

考查學務情形 聽說各提學使 已由外務部支領經費 六月初一准出京

補記王公講習所開課○貴胄學堂裏邊 附設王公講習所 前據報名聽講的 共有六十二名 (其中王公世職

計三十四名 先都親望 不願意報名 警部統待郎 爲首提倡 隨後報名的就多了) 四月二十四日 跟

貴胄學生 一同到堂 舉行開學禮 因功課還未編定 暫緩講習 本月十一日 已經開課 除星期之外

每日午前 九點到十一點 是王公聽講的時刻 一點到三點 是世職各員聽講的時刻

奏請嚴禁刑訊○昨有某御史具奏 說前奉○諭旨 停止刑訊 久已頒行京外各衙門 應當遵照辦理 聽說

各承審官員 每逢問案 還是常用重刑 太不合理 請通飭嚴行禁止

火車遠道通行○京漢鐵路 由新鄭到謝莊一段 前因被水冲壞 不能走車 現雖重修 還是不能通行 從

漢口到京 坐火車來的 只能到謝莊下車 坐小車到黃河南岸 河北却照常行車了

設立造紙廠印刷局○財政處會同戶部 奏請採辦機器 設廠造紙 並設立印刷局 挽回利權 奉○旨交政

務處議奏 現已議准 請在北京天津上海等處 各立造紙廠印刷局一所 選派委員經理

本京新聞

總辦德政○大街小巷 任意出恭 真是野蠻已極 前次因要禁止 定出章程 遇有出恭的就罰錢 本報已經說過 那樣的辦法 實在不妥 就算能夠禁止 不定要招多少怨言呢 外城總辦 實心辦事 把罰錢的章程 打算裁去 探了幾處要緊地方 先修尿池 籌出款項 再修茅廁 警察的責任 處處要達民情 總辦這樣辦事 真是體諒到家

文明人的家教不文明○內城東局文案處 有個書記蔡錫全 去年娶了個兒媳婦 一過門來 婆婆就不喜歡 說兒媳婦不貞 已經有了身孕 一定要休退 中當行某兩家作的媒 鬧了許多口舌 倚善丈夫在局裏 當差 新親的家中 又沒有甚麼人 一面自司 本來容易打 把媳婦扣在局裡 用出各種的野蠻法子 喫打胎藥 請穩婆驗 鬧到歸期 毫無影響 沒得可說了 就求老爺斷離 老爺又不敢硬斷 他的兒子 也不大願意斷離 受著父母和壓力 不敢當堂說實話 (文明法律 不能屈心辦事 必不至如此野蠻)

蔡錫全管不了媳婦 也跟著隨聲附和 忘了自己是文明警務中的人 老爺分派○先叫娘家領回 如不領回 就要責備娘家人 娘家只有哥嫂二人 把哥哥嚇的躲藏不見 媳婦歸家 天天要尋死 萬一出了人命 請問是誰的罪名呀

穆子光多禮○昨天穆子光來談 要叫本館替他聲明明白 他的事很忙 各講員來盡義務 他不能天天在昇平樓拱候 願諸位千莫見怪 這層意思 穆子光也太多禮了 諸位來演講 本是國民的義務 並非專請他一人聽 這件好事 比不得行情走會 原不必主人周旋 每晚借用兩小時 三個月一百八十八小時 也是穆子光盡的義務 既是公共的事 誰判誰就是主人 穆子光何必如此多禮

又貼國民捐單○各街要路口 又有人貼國民捐單 寫的是宋字體 旁貼國民捐演說 看着很是醒目 不知是甚麼人盡的義務 前貼的國民捐 被雨刷去 如今接著又貼 叫大家常看 在眼裡 免得忘了這回事 用心也算真苦 但有一種人 得留他神 背著布口袋 見了報單就撕 只顧他們賣爛紙 可就虧負了人家的熱心 巡警亦是國民 請諸位多多照應 國民捐的報單 千萬別叫他們撕了去

革員起解○文縣知縣徐德善 奉○旨革職 交地方官管束 他本是浙江蕭山縣人 府尹派了委員 押解回籍 交地方官管束 已由昨日起解

種現自實業處宗旨 一年卒業

馬肉舖總得禁止○外洋各國 多半都有保牲會 把亞吧畜牲 保護的很周到 獨單中國 大大的不然了 不但沒有保牲會 各處地方 還有一種馬肉舖(俗叫馬乾兒舖)說起他們的殘忍 跟保牲會止是反對 平時不修道路 遇見雨雪天兒 滿街都是泥粥 重載車 有限制 一下于滑倒 牲口就得受傷 或是折了腿 或昇扭了膀 不管能治不能治 立刻就賣給馬肉舖 可憐受辛苦啞畜生 宰了賣肉 若料人家保牲會聽說 真得笑吊了大牙 唉 這不過是殘害牲口 還不至有碍於人 到了鬧瘟疫的時候 牲口得了病 獸醫治不好 也要賣給馬肉舖 宰了之後 照樣賣肉 人要喫了這種肉 試問得病不得病呀 馬肉舖的買賣 殘害牲口 妨害衛生 人跟畜牲 全都不相宜 再二的思索 莫若趕快禁止 又插車○前門珠寶市 不准車輛往北走 應往北去的車 全都走大馬路 只有往南走的車 可以經過珠寶市 這們一分 居然不插車 來往車輛 沒有不說方便的 這不是頂好的事麼 昨天又改回了舊章程 往南往北 各隨自便 不再管了 也真奇怪 插車的事情 一天就又鬧了好幾起

各省新聞

葡萄酒改良〔河南〕輝縣所造的葡萄酒 去年銷路極旺 因香味還欠純厚 外國人不大喜歡喝 現經本縣紳士 親赴東洋 考驗製酒的法子 回來改良仿造 必能推廣銷路

勸種桑樹〔安徽〕淮北二河尖一帶 地土最肥 出產豐富 就是蠶桑這樁事 向來不很講求 去年杜左園大令 採買桑秧幾萬棵 發給民間 廣勸栽種 現時新種的桑樹 極為茂盛 三兩年後 必能得着蠶的 大利益

採買德國機器〔湖北〕湖北要立兩個大公司 創辦電燈自來水 委錢銘伯觀察為總辦 又派李一琴部郎為 會辦 籌款五十萬兩 由李部郎前往德國 採辦機器(李是伯林勒克葛工廠卒業學生) 如果款項不足 還打算續招商股

新戲出現〔四川〕戲文改良 川省早有此事 今有雙流劉君 編出各種新戲 扮演本省的實事 內有製錦袍一齣 是前明莊烈帝 特製錦袍 賞賜女將秦良玉 雖是舊事 很有愛國的新思想 到處人爭著抄寫 大概已出台演唱了

五月二十二日外務部 欽天監 侍衛處值日無引 見 山西提學使錫嘏 陝西提學使劉廷琛 甘肅提學使

陳曾佑 江甯提學使陳伯陶 黑龍江提學使張建勳請 訓 德壽 色楞額 景恩各續假十日 胡燏棻請

假十日 呂軍機 錫嘏等

外城巡警總廳批

據刺頭行首事人張德水楊占魁等聯名稟稱請於七月十三日聚集同行在天壽堂演戲一日重立公議會所提倡國民捐款並請給示保護等情查該會為救濟貧病殞歿死亡起見本屬社會公益之事該首事等又於會所提倡國民捐款思想發達尤堪嘉尚惟會期演戲不無糜費當經本廳飭傳該首事等來廳面諭以停止演戲改為茶會據該首事等面稱本行為手藝工作之人程度尙難劃一藉此感發興會之事振起愚蒙聯合團體實屬因勢利導並非好事鋪張多籌捐之法亦係同行二百餘家共表同情決無勒捐情事本廳察閱稟詞証之問答尙屬相符應即照准但該首事等仍當妥籌辦法嚴規條庶幾辦事熱誠可以共聞共見並於會期前三日來廳稟報以便分派巡警前往彈壓至所請給發示諭應毋庸議此批

又批

據職商張文煒稟永和稟請籌款設廠由官督毀沙板私錢以清私源並擬定辦法十條呈遞等情本總廳察閱該職商所擬辦法第八條內有廠中一切事宜俱歸自行經理之說查該職商原稟既稱稟請官督毀毀又復請歸自行經理語意自相矛盾權限亦不分明又如本條所請寬予限期收買私錢一節查收買私錢果能實力奉行雖以京城之大至多不過月餘足可竣事該職商等所稱寬予限期收買流弊滋多且此等收化私錢業經各錢商稟請本辦由總廳申請巡警部核辦在案該職商所請應毋庸議仰即遵照毋違此批

電報

澤倫兩大臣回國○上海來電說 考察政治大臣澤倫兩欽差 已由香港搭輪起身 約計二十一日 准到上海 廣東又禁止報館○又說 廣東紳商 稟明岑宮保 設廣州城內 有六種報紙 所登的言論 有碍治安 請一律禁止(大概是為議論鐵路的事 不免得罪人) 各報館中人 大動公憤 公稟尙部 爭論這事

印

局分爲三部一日鉛字部二日石印部三日製本部並與日本東京最著名之築地商安設置最新奇之機器悉心研究期於斯道之完

演 說

◎ 日本 人 留 難 法 官 ◎

有人來了一封信 說天津法領事 新近回國 從奉天那裏走 恐怕路上有危險 帶著日本政府護照 還有日本提督的信 專為求他們照應 由營口地方 剛走到二道溝 有幾個日本兵 攔住去路 萬一不叫走 護照 信件 都拿出來給他看 日兵眼皮不抬 當作不要緊的東西 拉着法領事 硬給圈在木屋子裡頭 足有四點鐘的工夫 不給飯吃 也不給水喝 把位法領事 差一點沒給急死 後來要見日本武官 說明有護照 應當趕快放行 日本武官 推辭不見 耗了半天工夫 方纔傳出話來 日本權限以內的地方 最是要緊 雖有護照 也不能夠經過 打算叫我們放行 必須還回營口 法領事本是由營口來的 那能夠再回營口 再三辨論 日本武官 算是給想了個法子 叫他繞走蒙古 法領事到此 也就無可奈何 只好走蒙古罷 跟中國官場聲明 求著沿路保護 按蒙古地方 馬賊太多 真是一步三險 我們念中法的邦交 派兵護送 路過各處 地方官也格外的接待 平平安安 送出中國境界 日本自稱文明新國 人所共知 但是到了奉天以後 所作所為的事情 過於驕傲 實在不像文明 待弱國的民人 可以不講公理 待強國的職官 怎麼也如此無禮呢 藐視一國 不可藐視各國 剛繞強了幾天 何必就這樣結怨呢

◎ 母 教 最 是 要 緊 ◎

前門大街 昨天有一箇人 從南往北走 慌慌張張 走的飛快 兩支眼睛 可是直往後看 也不知是看甚麼 頭裡拍道路 不管不顧 剛剛走過大柵欄 吧達的一聲 鴨袋瓜子 正正確確在電桿子上頭 當時就起了驚天動地 喝 你瞧他鬧成 又打電桿子 又踢電桿子 嘴裡勞勞叨叨 外帶著還罵電桿子 這根可惡的東西 真要氣煞我 我走在這裏 爲甚麼你不躲一躲 哈哈 可真成了笑話啦 電桿子是箇死物 那能夠會躲人呢 這樣的糊塗人 我倒不能怪他了 不講女學 沒有好母教 小孩剛一會走 難免不栽個

大... 街... 和... 商店
 西... 街... 拐角... 洋... 店
 煤... 街... 南口... 外... 路... 北... 廣... 隆... 店
 東... 四... 牌... 樓... 六... 條... 胡... 同... 裕... 增... 公... 洋... 貨... 店
 號... 數... 西... 門... 寶... 香... 閣... 香... 齋... 寺
 督... 官... 以... 美... 通... 商... 等... 事... 務... 處

辦學生充當站長○胡雲楣侍郎 因關內外鐵路站長 多半都是人情來的 任差以後 層層弊病 與路步大 不相宜 以後有站長出缺 就用鐵路學堂畢業生派充 局外的人 一概不准薦舉 並要把各站長 定期通考一次 考試洋文 合車站章程 如有不合格的 即行撤差 另派鐵路學生接充 以免流弊 可不 知辦的到辦不到

定鐵路買地章程○商部因各省鐵路 買地發價 頗有多少不等的弊 民間往往喫虧 怎麼能叫小民相信 打算由部裏定出劃一章程 不准任意剋扣 頒行各省 一律照辦

蒙古金礦可惜○烏里雅蘇台 有金山翁滾山 出產金沙極旺 周圍幾百里 直到三音諾顏 扎薩克圖汗地 面 當年殺卡倫二一四處 防備嚴密 如果開採的得法 蒙古大可以富強 起初由官場商議 就用原設 的駐防卡倫兵 開礦挖金 無奈蒙古人知識不開 礦山左近的蒙民 極力阻撓 雖有幾個人願意 到底 敵不過多數蒙古人 官場也沒法子 只好照舊封禁

福島赴天津議事○日本福島少將 前因有事赴奉天 現時已到旅順 聽說由旅順要來天津 面見袁宮保 有要緊事情商量 來京不來 還沒定准 駐京使館武員佐藤少佐 十九日前往天津 預備迎接

本京新聞

在理會改良紀事○永定門外 在理會公地 昨天會議 城裡各公所 都有人去 巡警廳派員 在場保護 熱鬧之中 透著文明 所會議的事 就是破除一切迷信 專研究戒烟酒的道理 在理的立會以來 至今 二百餘年 雖然常常聚會 向來沒奉過明文 這次會議 居然有巡警保護 真算是頭一次的體面事了 學生罵信差○郵政局信差 昨天往某客棧送信 由櫃房裡頭 忽然跑出一個人來 揪住信差 他要看看信 信差的事情太忙 沒有工夫耽誤 不能給他看 這個人大怒 拿起臉盆來就砍 幸虧沒有砍著 嘴裡 可是不息台的直罵 店裡管帳的 出來相勸 這纔拉了倒 這位打人的 新從河間府來京 聽說還是位 學生呢 唉 既是學生 我們也就不說了

兄弟媳婦犯了家規○外城某胡同 又有一家蔡姓 弟兄兩箇 都是買賣人 兄弟去年娶了個媳婦 過門之 後 妯娌們有些不和 他娘家的父親 新娶了房 本月二十日 自己去架說 且為病勢卜重 當天就

回來 半夜裡大伯子回家 見了兄弟媳婦 立刻紅眼 舉起一根大木棍 沒頭沒腦 一路亂打 心裡還不解恨 把他的媳婦 合妹妹 叔叔 一股腦子都叫來帮打 打得鬼哭狼號 四鄰全都驚動 男男女女成羣的來解勸 不勸還好 越勸越打得兇 巡警查夜到此 聽見裏面吵鬧 以為是有賊 立刻打哨 又叫了幾個巡警來 進門查看 原來是打媳婦 再三解勸 這纔算是歇了手 問他是為甚麼打呢 說起來真叫人 不平 臨回娘家的時候 沒給嫂子磕頭 犯了蔡家門的家規(算不了文明家規)所以要管教管教家務事情 巡警不能深究 聽了聽也就走了 女子沒有學問 害處最大 常見有哥哥兄弟 本來和睦彼此一成一親 各聽媳婦的話(可不是好話)再不用想和睦了 至親的手足 變成了仇人 女子無學的害處 有多們可怕 就說這件事情罷 磕頭跪拜 本不是文明禮節 大媳婦要有學問 明白這些事情 那能再挑唆丈夫嘔氣 去打兄弟媳婦呢

山中要的命○有個人叫馬兒 拉人力車為生 平日最好賭錢 所欠外頭的輸贏賬 約有好幾十吊 無法歸還 心裏很著急 聽別人說 兵部灣有坐山中當局 可以押車 心裡盤算了會子 押車可以了急賬 容出工夫來 慢慢再想法子贖車 這倒是個通融辦法 說話就行事 把車拉到山中當局 果真押了六兩銀子 一切賭賬 全都還清 這箇當口 車主得了信 找著了馬兒 逼著要贖車 他想贖車也不是難事 除了當本八兩 再加個兩兒八錢的 七兩銀子 足可贖車 到了山中當局 細一打聽 了不得拉 少了二十兩銀子 不用打算贖車 馬兒本是個窮人 那裡有二十兩銀子 越想越沒路 跑到齊化門外九土坎 吞烟身死 這是十八日的事情 現在還沒有埋葬 死了一箇馬兒 原不足惜 山中當局再禁止 多數未死的拉車人 恐怕還要被害

各省新聞

德人設立學堂(江蘇) 德國漢堡議院 由眾議員共同商定 撥款一萬馬克 匯到上海 就在租界以內 修蓋洋樓 設立德國學校

西人助賑(湖北) 寄居漢口的各國官商 因湖南此次水災 民情極為可憐 共同籌捐鉅款 買米數千石 運往湖南賑濟 頭一批運米六百包 已中湘潭輪船 載往衡州散放

來函

貴報豆有商部繡工科來函一則題目是破壞公益四個字內中所唾罵的就是指著我們因為前天女報所登的該科開考情形是我們對女報主筆說的我們的意思不過期望女學的意思很重所以把該科不好的地方說出來好叫他改良該科不但不改良反倒罵我們請世界的人想想他辦的不好不准人說那麼要人恭維他麼如今也不與他爭論我們要與他爭論是我們量小已然寫信去勸導他可是他要仍不肯認錯往好裡改我們就索性當箇破壞公益的文明公敵再把該科不好的地方說一說今把給他的信送來請連這信一齊登在 貴報可以叫世界的人知道知道我們的意思此請 著安

京話日報館主人鑒 京城賣烟的舖攤 共有七十餘處 所賣雲龍烟一項 全是中敵號等幾家惹去的 現跟名香煙捲的說明 每月每處 如賣雲龍煙到五匣 須另給存出一塊銅元 由敵號等同人 按月收取 歸成總數 報効國庫捐 敬求貴報給聲明 並非飲財 實是借此盡義務 此請著安

銳善如 謝嘉生 韓譽宜 謹叩

榮豐恒 恒豐泰 瑞豐行 永和棧 寶榮源 廣豐號 天寶成 日順興 仝啓

專件

市政公議會第一期決議事件

各項開市執照酌收照費各議董均樂贊成或有謂宜通收一元者有謂宜分三等四等自十兩至二錢次第酌收者均不免有窒礙偏倚之虞惟按照成本之多寡每百兩收照費三錢以次遞加最為平允妥善本廳照此決議蓋本廳議收照費並非為籌款起見祇以向來各業開歇官不過問成本虛冒漫無稽占致多倒閉虧空情事甚多影射洋商釀成交涉此後無論大小舖面均須呈明成本本廳派員查核與呈報相符然後給發執照庶幾有所限制不至滋生弊端因此俟本廳擬定章程申部核定後再行施行 本會幹事員務各議董抄票公舉者以包君晉侯許君壽占為最多數本廳照數決定現在許君丁艱當經本會議董公舉劉君漢臣代理

市政公益會第一期交議事件

一沿街積土不但有碍交通實於衛生大有關係現奉 警部堂諭交本會集議設法掃除查外城積土地方共有一百十餘處之多盡數掃除實非易事本會諸君有何簡便良法請於下期宣示

一第一期集議時女報館主張君演說改良車制一事此舉關係路政亟宜改良諸君如有良法可於下期發明或繪具圖說互相研究

官報

五月二十三日商部 鑾儀衛 廂黃旗值日無引 見 新疆提學使杜彤等請 訓 召見軍機 杜彤 黃紹箕

吳慶坻 李翰芬 葉爾愷

學部牌示

為牌示事前准各衙門咨到自費出洋游學各員暨先後到部呈請自費游學各員現定於六月初二日考驗仰各員於是日辰刻携帶筆墨前來本部應考可也此示 五月二十三日

順大大興高等小學堂告示

為出示招考事案查 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內開高等小學堂入學之齡應俟初等小學畢業後升入肄業但此時創辦應暫行酌量從寬凡十五歲以下畧能讀經而性質明敏者經考驗合格亦可入高等小學堂等語現在大興高等小學堂購買民房數處添蓋學舍三十餘間自應廣加學額以宏教育而初等小學堂尙少畢業應升之人今擬添學生一百名內本籍八十名客籍二十名暑假後開學函宜先行招考茲定於六月初十日辰刻由 兼尹部 尹 派定學員在本學堂考試為此示仰各應考學生一體知悉爾等如有請過經書性質明敏情殷嚮學者限六月初八日以前取具同鄉官印結并開具三代年貌住址到堂報名并給簡明章程一分屆期到本學堂聽候考驗毋得自誤切切特示

電報

不准希臘教入境○路透電報說 瓦爾那地方 現有希臘教教正 上岸入境 普爾喀里亞等處的人 極力拒絕 不准他入境

預備爭選舉○又說 美國政治家普賴揚君 打算下次選舉總統時候 爭立候補總統現時正在預備

印 局分爲二部一日鉛字部二日石印部三日製本部並與日本東京最著名之築地商安設置最新奇之機器悉心研究期於斯進之完

演 說

◎ 涼 血 動 物 ◎

沒教育的人民 人格多不同 心術見解 所以不一樣 愚而好目用的多 虛心好學的太少 先年有人說過
 中國人看待外人 輕重相差的過遠 下等人眼光太小 不知道地外有地 以為各國洋人 不過是番苗一
 類 除了北京東交民巷 大概也就剩不了許多 出過洋的人 全都喝過洋藥水 說得話不足為憑 拿著我
 們天朝大邦 要跟洋人去學乖 豈不失了本分了 哈哈 背地裏是這們說 彷彿豪橫的了不得 趕到一見
 了洋人 又嚇得魂不附體 躲在遠遠的望著 真如耗子見了貓一樣 偶爾洋人賞些臉 跟他們點點頭兒
 或是問上幾句閒話 喝 看罷 馬上就得意揚揚 這就要誇耀鄉里 說外國人跟我說話來著 敢則他也懂
 得交情 請看這種的人格 還不是奴隸材料嗎 輪到我國上等人 又有些過猶不及 無論人家得失利害
 一槩想著摹倣 外國有的就說好 外國沒有的就說不好 前人有兩句話 小人看待洋人太輕 君子看待洋
 人太重 說的一點也不錯 據我們想著 外洋歐美各國 政治風俗 原本不得一樣 全想照著去辦 未必
 事事能夠見功 惟獨最要緊的兩件 斷斷的不可不學 你猜猜是那兩件呀 一樣是愛力 一樣是毅力 為
 人立身處世 缺少一樣也不行 毅力就是恒心 愛力就是熱血 有熱血沒有恒心 不過成個一勇之夫
 作不成什麼大事 有恒心沒有熱血 也免不了紙上空談 遇見事就想倒退 就是這幾種人 他的毛病 為
 臣不忠 為子不孝 作官不愛百姓 作民不知道愛國 凡事總懷私心 不講公理 這全算是有愛力 沒
 有熱血 為人既沒有熱血 作事還能有恒心嗎 這等人們 說起來就叫作涼血動物 從打上古至今 要有
 多一半涼血動物 怕現今還是洪水猛獸呢 請看禹王治水 是多們大的毅力 書上說他手足胼胝 三過其
 門而不入 又是多們大的愛力 後世人不求自立 就苦在缺少這兩種寶貝 人要罵他涼血動物 他也不爭
 論 索性往實在裏去作 只管自家便宜 怕我什麼涼血熱血呢 不想一國人之中 有一半是這種思想 還

能立什麼國嗎 中國要自呀 先得給大家換點兒熱血 要叫大家有熱血 不靠教育可不成 說到教育 又全在辦理學堂的人了 凡辦學堂的 自家要沒有熱血 大家就全沒有熱血了

要緊新聞

險遭不測○二十四日下午 由山海關來的車 走到豐台南六七里磚窰一帶 頭等客車的玻璃窗 忽被一物擊碎 穿透一小圓洞 四圍炸成菊花形 座客察看形迹 不像磚石 一定是鎗彈子 除非彈子不能如此急速 也整不成如此齊整 當時車上各座客 驚惶的了不得 警察要把玻璃換下 細細查 雖沒傷人 座客亦險遭不測了

日本定大連灣司法權○日本政府議定 大連灣司法權 仿照駐韓統監府法務員的制度 由關東都督管轄 凡在租界內的日本人 自然不必說 是歸都督管了 其餘日本人跟各國人 各國人跟各國人 如有訴訟案件 一槩也歸都督府判斷

關東都督的權限○日本設立關東總督 因俄人屢次辨駁 不認總督的名目 現已改為關東都督 (前次所說 接約改換 可見更是空頭情 俄人要不力駁 只怕還不能改) 所有都督府的條例 由陸軍省議定 稟明 日政府 業已宣布 據條例所載 關東都督的權限 跟台灣總督 一般無二 凡是軍務事情 按照政府 所定章程 全歸都督辦理 關係民政的各種事件 也一律歸他總理

日公使到京○新任駐京日本林公使 二十三日晚車 由天津來京 有使館武員 海軍中村大佐 同車到京 駐京的各日本人 並中外官紳 共有二百餘名 都到車站迎接 林公使下車後 向衆人再三道謝 就 跟參贊各員 有日兵排隊護衛 一同進使館去了

外部議星期停止辦法○商部學部 星期全不辦事 只有外務部 初立的時候 並沒定下這個例 現出王大臣會商 也仿照商學兩部的辦法 每逢星期 停辦公事一天 如遇有要緊的事 還照常辦理 嚴辦不能保商所知縣○商部理頭 前次通行各省 實力保護回國華商 福建地面 現有回籍商人 屢被搶劫 地方官不管 實不是保商的道理 所有保護不力的官員 全被商部奏參 分別嚴辦 華商在外洋謀利 實在不容易 回到祖國 總得認真保護

化此霜由化學煨煉 常 治西時感 治勞花 此丹與衆 治能上咽 參 治婦人 牛 治男 十 治男 老幼四 此丹隨身攜帶方便能戒烟 製出其性不寒 胃風痰內熱自 傷諸虛 不同 無 牛 喉惡症 參 治不調 婦 咳 嗽

家吃香灰 騙人錢財 害人性命 請問問德勝汎 這件事情犯法不犯法

馬戲廠訛人○前天晚上 有人去看馬戲 買票進門之後 剛要坐下 旁邊有一箇中國人 指手畫脚 七個

八個的直攔阻 叫過那邊去坐 問他是甚麼原故呢 他說了 要坐在那邊 得給我加一毛錢 這人也不

同他費話 走到前面去問洋人 這邊那邊 原來全是一樣 並不加錢 外人弄幾個野獸 成千累萬的來

歛財 還要開賭 實在於我們無多大益處 下等的人 貪圖幾毛錢的微利 去給人家當奴隸 原來殺甚

麼心肝 最可恥的 仗著這點洋勢力 還要欺侮欺侮同胞 唉

喝○中國苦人 在馬戲廠門內 替美商施送車牌紙烟 所有去看戲的人 見了便宜東西 沒有不伸手的

前天晚上 去了一位看戲的 真是不隨時 白送給他紙烟 他一定不吸 他說是向來不吸外國烟 送烟

的人聽着新鮮 喝了一聲 往下也就沒言語 就聽他這一喝 很有點滋味 不說明了 請諸位猜 猜

妓女喊冤○翠福班妓女翠菱 前天往惠豐堂過班 走到第二區門口 大聲喊叫冤枉 經區長盤問 據說十

五歲的時候 賣在陳六手裡 如今二十二歲 算起來已經七年 所受苦楚 一言難盡 屢次要從良 得

不著門路 總也不能如願 陳六探知此意 懷恨在心 因此常常毒打 受苦不過 趁着過班的機會 來

此喊冤 區署派人傳被告 陳六沒有在家 妻子張氏 前來投案 毒打的事情 一概全不認 區長鄭君

已把此案稟送總廳 毒打不毒打 也不必細較量 但凡不攔阻從良 橫豎他不喊冤

各省新聞

積穀備荒(河南) 汴撫張安帥 因湖南江西等省 全有水災 米麥價錢大漲 特出告示 勸諭各州縣鄉民 多多的積穀 一年積的 必須夠用二年 三年積的 必須夠用九年 這宗辦法 正合古人積穀備荒的 意思 通行各屬 一律照辦

新船下水(廣東) 怡和洋行 在九龍船廠 新造的長江輪船 船名龍和 月前已經下水 航行很是靈便 每點鐘能走十三海里

開辦紡紗廠(四川) 洋紗洋布 中國銷約最多 這一筆大利 都漏到外國去了 重慶某商 看這道箇情形 約請幾位同志 籌畫鉅款 往上海採辦紡紗機器 稟明商務局 在本城創辦紡紗廠

崇文門內小報房胡同路北第一門

日 本 鑿 井 局

敬啟者敝局在北京市滄口鑿東洋井創設有年凡京內外所鑿洋井皆甘美淨潔並無一井不良蓋蒙 貴官紳同悉敝局因經費過薄又因本地雇工鑿井洋工師多不純良委次偷工有礙 貴官紳幸垂察局督 催再三工人置若罔聞敝局現於不日由京回滄

官門錄

五月二十四日吏部 翰林院 正黃旗值日無引 見 肅王由口外回京請 安 浙江總兵吳元愷預備 召見
 額勒春禮假五日 吏部派驗看月官 派出溥良 景厚 張英麟 李殿林 張亨嘉 紹昌 沈家本 成
 章 御中茹榮 徐士佳 崇興 曹秀 王步瀛 張瑞蔭 惠銘 劉汝驥 內務府奏派拏婚之大臣 派出
 瑞啓 掌儀司奏初一日祭 奉先殿 洵貝勒行禮 呂見軍機 肅王 吳元愷

外城巡警南分廳勸諭淺說

前門珠寶市北口 同大柵欄東口 都是熱鬧地方 其餘廊房頭條 取燈胡同 南火扇 糧食店 也是車子
 常走的地方 插車的毛病 所以天天都有 前回本分廳想出個法子 應往北走的車 全都走大街 南去的
 車 儘可打珠寶市過去 已經立了標示 令人遵守 這幾天也就不插車了 可是現在大柵欄的馬路開工
 車子都不能走 要是再照前頭立的標示走 簡直就沒法開車了 本分廳知道你們為難 只好暫且聽你們自
 便 可南北往來的車 都要讓着一點 只要不插車就得啦 等將來馬路修好了 本分廳自有善法安置的
 今天特為告訴你們說 叫你們都知知道

本館要白兩件

前次有人來函說 白臉小岳 四處搜訪 要用洋鎗打死本館主 我想報上說人的錯 並不是一己私言 白
 臉小岳 既是一個大活人 好漢作事好漢當 不怕報上說 只要認真能改 報紙不敢阻人為善 改了過還
 許要誇獎呢 本報王筆 與他無恩無怨 白臉小岳 就算是不通人性 也不至如此蠻來 這些日子事忙
 天天出門 我並不躲避 昨天又接一信 先叙了兩件別的事 末後還拉扯到白臉小岳 說他一定要害本館
 主 總得把他的過惡聲明 請官場治他死罪 好替報館除一害 兩次來函 既是有愛惜本館的好心 為何
 不寫出住址姓名來 並非本館多心眼兒 我想小岳這類人 仇怨必定多 兩次來函 怕是別有用意罷 果
 真是為公 就請把住址姓名開下 必然登門叩謝 當面領教

昨又接前東閣大學士英宅錫惠君一信 西直門溝沿大陳線胡同恩元君一信 珠爾杭阿公爵一信 以上三信
 因為大興禹臣氏的來函 全都動了公憤 足見公道在人 不勝敬感 自禹臣氏原信登出後 梁成熙即到
 本館查問 並聲說實係挾嫌人託名 有意舞弄 察其形色 無須多疑 今諸君三信 似可不必再登了

講書

齊人有言曰 雖有智慧 不如乘勢 雖有鎡基 不如待時 今時則易然也

孟子向着公孫丑 把又七的道理辨明 中間又下了兩句按語 照着文法兒說 却是承上轉下的口氣 文王未成事業 總是未遇機緣 武王能成大事 正是時勢湊巧 成敗關乎事理 可不能不仗着人爲 古人深信天理 處處盡人事聽天命 孟夫子這段話 不過說是時不可失 因爲公孫丑生在齊國 故此引了一段齊人的話 跟子誠齊人也那一句 正是遙遙相對 起首第一句 還是孟子所言 跟從前講的上文 一氣貫到這句話 說你既是齊人 沒聽見齊人講過嗎 凡人作事 好比耕種一般 種莊稼離不了鎡基 (鎡基是種田的傢俱) 作事就少不了智慧 但怕沒有時勢可乘 雖有智慧 也不中用 沒到了耕種的時候 有鎡基也是枉然 文士未成大業 就是這箇道理 要照齊國時局說來 跟文士又不一樣 文士居在西岐 正遇商家末世 紂雖無道 祖宗的德業未衰 又有那些忠臣義士 拚着性命出死力 百姓雖受虐待 人心還沒有離散 文王本是位聖人 斷不能用出私心煽動民情 到了武王 朝廷的大事越糟 受苦的百姓 看看待死 真如陷在水火一般 見死不救 自己怎麼對得起本心 再要拘定了君口的私德 那可就有害 公德了 孟子出世的時代 君臣的倫紀已失 諸侯們既不尊周 人人都想著爭霸業 此時要出一位聖人 行先王的大道 搭救萬民 那還不是人人所盼望的嗎 所以孟夫子纔說道 今時則易然也 (所以然的易處 看下文便知) 這個易字的本義 是比文王之世不難 無如戰國的諸侯 沒有一個肯行王道的 大家一肚皮私心 齊國成不了王業 也不是未遇機緣 因爲宜士眼光太小 把機會輕輕放過 大勢雖容易 也還不是枉然嗎 唉 種莊稼要待時 沒有鎡基不成功 作事要乘勢 沒有智慧也難辦 就以楚霸王羽說罷 並不是未遇機緣 苦在不能夠任賢 又不明白乘勢 等到兵敗烏江 他自家還說呢 時不卒兮 奈何 那又是聽大由命了 乘勢待時四個字 自古英雄 全逃不出這箇埋叻

日本東京長谷川鑿井局 啓者本局自從光緒二十六年開創鑿井專工之業 添辦造以化學石井口堅固耐久 定價格外公道 在北京東單牌樓羊肉胡同 (六三) 本局主人謹啓

聲明失其作廢
恩宅已自行補救... 手供作廢紙特此廣告

演說

◎ 可喜可賀 ◎

陳明題

哈哈 可是好了 我們道門之中 又開了一處學堂了 前見京話日報上 登有白雲觀開學的演說 看了半天 問不得我有多們喜歡啦 我們道門 自庚變之後 衰微的了不得 一天不如一天 在下面是箇鄙陋不堪的人 住持在海下新城廟 眼看著時勢艱難 知道非興學不可了 不顧同道的忌恨 把廟產變騰了變騰 就立了一處小小的學堂 那時間風氣不開 勉強強強 招了十八名學生 無聲無臭的 可就辦起來了 我本是學務的外行 那裏懂得甚麼章程 東家請教 西家訪師 糊裏糊塗 辦理了兩年 後來纔看見○奏定章程 有了章程 事情可就好辦的多了 慢慢推廣 成了個兩等小學堂 至今五六年間 很出了幾箇可造就的學生 有入大學堂的 有入中學堂的 有入師範學堂的 有入電報學堂的 有入工藝學堂的 有入長蘆學堂的 在眼前看着 實在是可喜 但是自恨無才 總不能把同道的勸醒 多多立幾處學堂 今見白雲觀立學堂 我可真樂極了 白雲觀是道教的總彙 他們那裡一辦學堂 實是道教的大表率 各省道廟 聞風興起 將來都辦起學堂來 清靜無為的宗旨 化成熱心救世的婆心 豈不是道門中的大光榮呀 但願齊心努力辦理這件好事 叫外人也看一看 我們不是白喫十方 到底也給國家盡點義務 也不愧是宗教裡的人 我說的話語 同道的想想是不是呀 和雲溪道人一首詩 登在下面

雲成雨露滿長天

溪上新花意快然

道有三端德智體

人人學此勝登仙

要聞新聞

上海改開車日期○由上海到蘇州無錫 那段鐵路 原定准十六日開車 後來因遇見大風 車站彩棚等處 都被刮毀 改爲二十三日 誰知二十三正遇忌辰 二十四又是禮拜 各領事未必能到 又改爲二十五日 舉行開車禮 二十六日賣票 這算頭一次開火車

京 大德順號 益發洋貨店 山西牌樓拐角天豐洋貨店 東四牌樓六條胡同商務增公洋貨店 河南 保府 天津 會豐號 西門寶香閣香貨店 大德順街義和荷苞店 煤市街南口外路北泉隆店 增豐號西門寶香閣香貨店

飭各省多設商學會○商部通行各省督撫 設立商會 原為振興商務起見 但華人在商界上 不知跟外人爭勝 全由於無學問 再不專心講求 從那裏發明新理 請諭知各屬 務必認真勸化 多設商學會 叫衆商實力講求 從此漸漸的改良 商務纔能有進步

滿洲商務的情形○西商拉脫森 赴滿洲考查商務 由支那公會議長 據他所查的情形 報告駐京各公使 說日本貨物 由青泥窪上岸的 一概不收關稅釐金 所以加倍的得利 應想法勸勸中國 在青泥窪設立稅關 並要求中國 阻止日本貨 不准由韓國邊界運進口 又遼河大橋 也得趕緊修造 以便交通

不准私聘外國教習○奉天學堂 各科學教習 多有聘請外人的 諸事要求挾制 與教育大有妨碍 趙將軍電咨學部 奉省學堂 所用教習 非稟明官場 不准私聘外國人 已經學部允許 由趙將軍札行各地方官 一律遵照

日商開奉天博覽會○日本東京商務總會 要在奉天開設博覽會 經中日兩國 屢次商量 總沒說好 現因奉天地方 已經開為商岸 日本商務總會 議定西十月一號 在奉天租界 大開博覽會 現時正在預備會中的資本 全歸商辦 一切商務貨品 由中日兩國商人 運了去陳列

本京新聞

欺侮殘廢人○昨天石碑胡同南口外 有一個人 身穿暑涼綢褲褂 頭戴外國帽子 騎著腳踏車 由兵部窪往南走 車輪兒登的飛快 身後邊有個送煤的 本是個癩子 挑著很重的分兩 一步一拐 往前行走 偶不留神 把腳踏車挂了一下 也並沒有碰倒 喝 了不得啦 騎車的飛身下來 揪住送煤的人 開口就罵 舉手就打 送煤的連連賠不是 那裡肯聽 正在難解難分 又來了一箇坐人力車的 也是他們一黨 下車就等著打 把癩子打的頭破血流 旁邊人很是不平 勸也勸不開 只好隨他們去 打罵夠了 幾個人纔揚長而去 看神氣好像都是包衣 仗洋勢欺侮同胞 已經是不該了 再這樣欺侮殘疾人 問問他還有人心嗎

漢奸又來害同胞○各處紛紛傳說 現在京城裏頭 又有人替外國招工 鬼鬼祟祟 可是不敢聲張 齊化門六里屯一帶 已經招去不少的人啦 海岱門裡頭 昨天又招了一羣去 此事不知真假 有保民責任的

不可不留神 可又沒法子留神 唉 好在民命不值錢罷

可惜了兒的心思)外國人講求製造 最在要緊的上用心 所以能夠獲大利 中國人未嘗不講製造 可惜講

求的不得法 心思全都白費了 錦什坊街 有一個作泥人的 作的非常精細 頭臉衣服 彷彿跟真的一

般 有這樣的好心思 爲何不講求別種製造呢 用在泥人上頭 未免太可惜

國寶不流通○珠寶市銀市 目下不使現錢 買賣銀兩 全用票子 就是頭路官板錢 也都沒人要 現錢本

是國寶 應當永遠流通 到了如今 不如商家的一張帑 真是透著奇怪哩

迷信太深○雷電的道理 很容易明白 不過就是一股子氣 並沒有甚麼神仙 本報已經說過多少次 無知

的人 迷信太深 說死了也是不明白 十二那天天下暴雨 雷閃很大 西直門外的電桿 一連給震壞了六

根 雷桿子本容易引電 雷閃大了 最容易受傷 糊塗人不知這層道理 以爲是件新鮮事 大驚小怪

就着起謠言來了 有說是霹妖精的 有說是霹怪物的 還有說是神仙發了怒 特意來霹洋東西的 種種

無稽之談 實在不值一笑

好大胆○中國的賊匪 最怕洋人 各處都有被盜的 獨單東交民巷 向來沒有鬧過賊 昨天夜晚 可出了

新鮮事了 東交民巷天興錢舖 忽然進去四個人 手拿洋槍 逼要銀元 夥計徒弟 吓得全不敢說話

賊人走到裏屋 自己就開櫃 所存銀元銅元 現錢票子 約共值四百餘元 一股腦子都給搶去 德兵合巡

捕 聞信立刻趕到 拿獲一名 其餘的全都逃跑 自二十六年到如今 東交民巷裏頭 算是頭一次鬧賊

這幾箇賊的胆子 可真是不小了 一定是知底的人

各省新聞

嚴禁米船抬價(江西)九江米市行戶 勒令米船上的人 抬高價值 居爲奇貨 因此米價大漲 德化縣漢

大令 訪知情由 諭令以後米船到岸 先把價錢定出來 寫一個條子 貼在船桅上頭 賣價多少 叫人

人都能知道 不准行戶從中把持

禁止都天會(江蘇)揚州都天會 也是一樁迷信事 向例五月十八日舉行 現由巡警局總辦 限知縣會街

出告示 禁止出會

此約二十四次內有庚戌房三十四間如有欲立學堂使用者請至

電話局六百零三號

707

本館主人何廣輝謹啓

官門抄

五月二十五日 戶部 宗人府 正白旗值日無引 見 王中堂假滿請 安 新授直隸知府錫齡阿謝 恩
 連順請假十日 召見軍機 錫齡阿

南分廳勸諭淺說

現在外城的烟館 從上捐後 一天比一天多了 更有一班不體面的婦女 名爲喫烟 實是偷情賣俏 無所不爲 年輕的子弟 沒有癮的也想進去逛逛 男女混雜 實在不成樣子 我們有地面的責任 若不想辦法禁止禁止 風氣不更糟糕了麼 今與你們說定 以後烟館裏永遠不准再賣女座 我們還得時常派人暗暗的查訪 倘然經我們查了出來 或經旁人告發 一定不答應你們 除了把烟館發封 還要從重的罰辦 你們大家聽着 這不是隨便說說的 千萬不要當作具文看纔好

來函

◎ 致商部繙工科函 ◎

冰臣先生鑒前閱京話日報見有貴工科來函一則捧讀之下不勝惶悚之至伏思一事之設必有一切章程以約束之章程者何執事人所共守者也亦以有所遵循有所依傍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故章程者何事不可離也况北方公益事難辦非若 貴校之人性明達風氣開通可比女界又爲今初設一切章程宜如何嚴整月之六日僕等送女牛入貴工科 貴科只有簡明章程數則一切詳細規則乃均未備僕等以爲貴科開辦伊始諸事草創一切規則亦萬難就緒補之後日亦未可知雖然輪幅未完而即欲駕行非明白人何克臻此至於女報所登貴科開學情形不過僕等與張君展雲談及貴科開學之佳况諒先生必聞善言則喜大度包容故不揣冒昧將貴科實情稍露 二真先生有所採納以補章程之未備庶貴科之進步借此可得稍速即黑暗之女界亦可因之放一線光明矣而不意有開罪之感豈僕等言有誕耶抑先生素有聞過則怒之病耶至於所言破壞公益一語實測度無由僕等固鄙陋不堪未諳學務貽人非笑不圖文明如先生者不特不俯採芻蕘而竟登諸報端嘖嘖爭辨甚至辱僕等言文明公敵破壞公益何先生之所見乃如是其小所言乃如是其陋且先生其不聞乎博採衆議亦今世界辦事公例故泰西各國有議院之設各學會之研究治工學者則羣聚而設工學會治農商諸學者則羣聚而設農商諸學會以及一切專科未有不有學會者是以泰西學術所以日精也而先生竟舍各國之公例而不用反責僕等之多言先生意同之變幻或非僕等所能識歟嗚呼今中國危迫已極朝野營事諸人若皆如先生則地大物博之中國不爲波斯猶太也亦幾幸矣僕等仍不自揣用特奉陳望 先生

生勿以僕等為文明公敵破壞公益而以僕等為改良貴科之規範則女界幸甚其貴科幸甚中國幸甚

商部繡工科余冰臣答復銳謝韓三君函

銳謝如 謝嘉生 韓譽宜 同啓

善如 嘉生 譽宜三先生閣下均鑒接讀賜書大惑不解囑致復函敢布區區僕因本繡工科開辦第一日有人笑女
牛來科習繡堅索本科西花廳東廂三間為該女生寄宿舍一時未能如願而去天比私益不滿意遂借女報詆毀敝
繡工科影響及於社會為實業進步之大阻力故投函京話一報登破壞公益一則乃昨接 君等來函出名自認為登
女報之人竟不州僕前函所料君等並將自函登諸女報僕竊謂君函過矣

君函責僕以開辦本科有簡章而無細章然簡章者辦事草創之基礎細章者隨時實驗為增益此為世界辦事人所公
認未為開辦甫及一日而遽責以細章不全且以輪輻未完而即欲駕行為警 君等抑知簡章即大輅輪乎若責僕
以簡章有未善處或示僕以細章有應采處敢不拜領教益一如開辦日有韓君仲曹來函囑增意兩則僕立即採行函
謝苟有公益實拜嘉既未幾僕開除其所送女牛兩名不聞韓君挾嫌登報詆毀蓋彼此均為公也設君等處此將何以
堪一乃君等遽以細章為詰責此僕之大惑不解者一

君函又責僕以聞過則怒僕一思之再思之三復思之而不知目下之過在何處實無所用其怒將以僕之來北為過耶
苟非叔實之全無心肝當不至作此語抑以僕之來北辦事不力為過耶何以北京日報等稱本科辦事認真力除滯弊
井糸之以論甚至桐城吳君因旁觀不平投函女報館謂報告者徒以一人之私是非任意詆毀繡工科且謂調查該科
辦事諸人精神十倍夫北京日報暨桐城吳君與僕無一面之緣無杯酒之歡而所登各報若君亦見是非之自有公論
矣故僕後日之過不可知而目下之過除君等議論外反之內心徵之輿論實不知過在何處此僕之大惑不解者一

君函又責僕以登報爭辯君等豈不見僕所登一則之結語乎聲明這番分辯不為箇人的名譽實為社會的公益蓋繡
工科者北方女界公共之繡工科即北方女界公共之利益破壞北方繡工科即破壞北方女界公共之利益故僕前日之辯為北方
公為辯非為僕南來一人辯也君等即不愛僕獨不愛北方之公益乎君等即不為僕辯獨不為北方公益辯乎故保
全公益者文明界所歡迎也破壞公益者文明界所公敵也在君等必曰我等非破壞且欲貴科改良耳惜君等不能從
本科確有未見到之處如韓君來函之指示有益於本科而徒以一人之私益不滿意如旁觀人桐城吳君所言等任
意詆毀耳則君等所報告於女報所登者於本科無毫髮之益而於社會有邱山之損非破壞公益而何非文明公敵
而何或君等明知本科所視者多調查者來自公論無懈可擊而又下一轉語曰余君雖口不認錯而暗中却極力攻
良似本科辦事之實心仍賴君等破壞而完全反覆雖黃世僕之大惑不解者三

至君等自比泰西議院學會羣聚研究試問泰西議院學會有破壞公益之例乎此不辯而自明者也
之吾人欲圖自立於今日之社會非熱心公益不可非廣採輿論不可非力圖猛進不可嗣後君等如實有見地或致
函或登報隨時警告苟利公益敢不頓首稽首拜諸君之貺若一味破壞主意以意氣從事無論如何詆毀僕實無如許
閑筆墨比諸橫逆之變而已

日本東京長谷川鑿井局

啓者本局自從光緒二十六年開創辦鑿井專之業添辦造以化學石井口堅固耐久
定價格外公道在北京東單樓羊肉胡同 本局主人謹啓

演說

◎立憲不損君權◎

中外交通以來 至今一百多年 屢次跟人家辦交涉 除了吃虧 就是得〔念夕〕苦子 沒佔過一回上風 跟人家翻了幾回臉 一回一告饒 甲午庚子兩年 受了兩次大傷 這才明白過來 才知道老守著舊法子 決不能跟各強國並立 打算跟各國立於平等地位 非變法維新不可 等到了二十九年 日本跟俄國開了仗 小小三島的日本 真會打敗了地跨三洲的俄羅斯 這才又明白了一層 日俄之戰 實在是我們中國存亡的大關頭 又知道小國能勝大國的原故 並不在土地有多大 海陸軍有多少 全在乎立憲與專制的分別 日本勝俄國 簡直就是立憲勝專制 由此我們全國上下 提倡立憲的議論 政府也知道不立憲不能立國 故此去年派五大臣出洋 考查各國的政治 現在將到十幾個月 五大臣已經陸續回國 回國之後 宜亦立憲的日期 也就不遠了 實在是人民的大幸福 也不枉大家盼望了會子 話雖這樣說 中國創行立憲政體 可不是兒戲容易的事 故此○朝廷慎重了又慎重 恐怕立憲之後 有了流弊 不但不能強國 還怕有害國家 這個關係 原本不小 在○朝廷所慮的 一來怕人民的程度不到 二來怕有損君權 據我們的愚見想 著 中國的人民程度 現在自然不夠資格 也不能因為民格不夠 就不立憲法了 那豈不是因噎廢食嗎 〔因為噎着就不吃飯〕立憲的道理 說出話來 也不是一下子就立的成功 總得預先宣佈年限 遲到多少年 實行立憲政體 一面編定憲法 一面開通人民的智識 到了年限 憲法也編妥當了 人民也够了程度了 這件事也不是辦不到的了 至於立憲有損君權一層 這句話實在不敢贊成 立憲決不能有損君權 並且君權更重 不信請看現在 中國總算是專制政體了罷 〔假專制〕細考究起來 君主何嘗有一點專制 君主的實權 又在那裏 那一件不是權在政府 每逢行一政 必待王大臣議准了 然後奉○旨依議 ○朝廷的上諭 應當是神聖不可犯的 怎麼會都是陽奉陰違 〔如停止刑訊 下了多少回上諭 至今還是抗旨動刑

勸諭羅足 民間也沒多大的效驗」請問君權何在呀 立憲的政體 不過與有權勢作官的人不合式罷喇 就拏最近一件事比方 日本是立憲政體 第一條憲法 就是天皇之威 神聖不可侵犯 可憲法先重君權 上年日本合俄國定約 因為小村大使讓了步 日本全國的人民 大動公憤 日本民黨首領「立憲國 有政黨有民黨」發出傳單 遍傳國民 說日本跟俄國打了一年多仗 死了無數的人民 費了多大的銀錢 遭次大勝 全是國民的性命財產換來 和約的時候如此讓步 不但白糟蹋了人民性命財產 並且與日本的存亡 大有關係 全國人民 萬不能認這樣的約條 民黨首領 又定出日子 集會全國人民 在日比谷公園 大開演說 與政府反對 [未完]

要緊新聞

岑雲帥有調動的信○粵督岑官保 自從跟本省紳士鬧衝突 屢次來電告退 政府再三的安慰 現因粵漢鐵路的事 彼此還是不和氣 恐怕官紳的意見 終久化解不開 與事無益 打算把岑官保調回四川 如果這樣更動 別省的局面 必跟著一變 可不知道確不確

胆量太小○南京來信說 制台衙門接到密電 說有某國領事傳言 譚公等搭輪回國 有暗殺黨跟隨同來 意在抽冷子行刺 周玉帥電飭上海道 嚴密保護 五大臣到上海時候 下船進公館 沿路上最為要緊 更得多派包探 認真搜查 並請進了寓所 不必出門去應酬 或者預備兵輪 到口外迎頭去接 就請直放北洋 在上海不必登岸 你聽聽罷 既為大員 應當有胆有識 聽這等無憑無據的話 居然信以為真 還要層層布置 多加防備 別國人都在那裡好笑

奏請緩行訴訟法○修律大臣編定的訴訟法 奉○旨交各省督撫 體察地方情形 核議覆奏 現時山陝河南等省 業已陸續奏到 都因所定的訴訟法 承審案件 不准威嚇犯人 不准用掌責各刑 並未永遠免去跪審 各項條例 雖然是養人廉恥 叫大家知道為人可貴 但按照現時的民格 程度太低 恐怕有些辦不到 都請暫緩施行

學部招攬人才○學部奏定本衙門設官章程 原有設立諮議官一條 分為四等 有奏派 有堂派 不作爲實

化此霜由化學煉煉 常端治西時感 端治力勞 花此丹與衆 端能上咽 端治婦人 牛端治男 十治男婦 此丹隨身攜帶方便 誠成烟 製出其性不寒不 胃風痰內熱自 匕傷諸虛 不同並無 牛猴驅口 參 端治不調 婦咳嗽 老幼四 此丹隨身攜帶方便 誠成烟

大德隆洋貨店 平則門內大街廣聚永洋貨店 廣興源洋貨店
 大德隆洋貨店 西四牌樓拐角天寶豐洋貨店 東四牌樓六條胡同裕增公洋貨店
 大德隆洋貨店 煤市街南口外路北泉隆店 廣興源洋貨店 西門寶香閣香貨店
 河南 保府 天津 廣東 廣興源洋貨店

缺也無須常川在署 仿照商部顧問官的辦法 榮中堂面諭各司員 保舉知名的人才 合素日留心學務

深通教育的人才 按名開單呈堂 斟酌委派 聽說已經保舉了十幾員 都是很有名譽的人

教習逞凶的奇聞○湖北荊州府江陵縣 公立初級師範學堂 教員跟學生不和 彼此爭鬧 體操教習范某

竟用手槍打傷五個人 又把堂裡的書籍儀器 合棹燈等物 砸毀了一個罄淨 鬧的很不得了 經本縣程

大令 趕了去極力解散 稟明張宮保 請示辦法 已由梁臬台派人查辦

日人不認與美國立約○上海英國商會中人 說近來歐洲各國 謠言四起 都說日本跟美國訂立密約 兩國

同心合力 吞併太平洋的商務權 法人說的有憑有據 究竟也不知真假 現時日本政府 恐怕有碍大局

的和平 業已據實聲明 說是並沒這們回事

議定學界宗旨○卸任貴州學台朱福詵 前有條陳學務的摺子 已交學部會議 榮中堂 嚴侍郎 復以朱學

台的議論為然 大槩的意思 因各省學界 屢起風潮 過處多半在日本留學生 總吵吵什麼平等咧 自

由咧 鬧出多少事故由子 很給頑固人嘴埋送話 查外洋學派 德意志的國家學 最為純正 應當多派

留學生 赴德國肄業 以後出洋留學 都注重德國學派 就作為中國學堂的榜樣 講求學問的人 全能

把忠君尊孔 看成獨一不二的宗旨 那些平等自由的話 自然就不至於誤解了 喬樹枏左丞 極力贊成

這件事 打算編定章程 奏明頒行各省 一律遵照

各衙門要改舊制○肅王赴蒙古查辦事件 現已到京 考查政治的五大臣 也快回來了 據官場人說 將來

各衙門的舊制 必要有一番更動

會議禁止鴉片烟的事○日前鐵大軍機 跟赫總稅務司面談 商議實行禁止鴉片烟 並面託赫稅司 轉商英

公使 嚴禁商人運烟土 聽說英公使也很贊成

新城縣匪首被擒○杭州來信說 新城滋事的幫匪 目下已漸漸平靜 匪首羅萬福〔又名羅有勝〕業已被官

兵拿住了

聘日人幫辦稅務的謠言○近來外邊傳說 鐵唐兩位稅務大臣 打算由日本人內 選聘精通財政學的 幫著

整理稅務 其實並沒有這個話 據外務部人說 總稅務司赫德 一天不辭職 一天不能再用別國人 前

次給英公使的照會 已經說明此意 斷沒有再聘請日本人的事

派幫辦開埠委員○奉天來信說 袁宮保因奉省各處 開放口岸 責任極重 事情極繁 梁觀察一個人辦理 精神力量 恐怕顧不過來 特派候補縣馬大令慶麟 前往幫辦

本 京 新 聞

在理會二次報効國民捐○羅圈胡同 在理會公所 前次會議 大家都認了國民捐 款項已送到銀行理去了

永定門外 悟真堂公地 這次會議 又寫了許多捐款 共計銅元一萬枚 龍元一百元 二十八處首善 經理人 另外又寫了十四元 在理人的思想 近來很見發達 如此的能愛國 真是叫人可敬

詳紀貴冑聽講○貴冑聽講一節 在先已經說過 不很詳細 今天再接着說說 聽講的共是六十三員 王公 世職 計三十五員 各衙門司官 二十八員 分爲早晚班 早班聽講 是各衙門司官 由八點到十點 晚班聽講 是王公世職 由兩點到四點 所講課程 分必習隨意兩科 必習科有四門 中外政治 中外 歷史 戰術 地形 隨意科有三門 各國文 算學 體操 每一星期 考試一次 按功課的好歹 定各 人的分數

馬路章程不完備○二十四日早晨 儲秀宮麵車 往○頤和園 路過新街口 坦坦然然 在馬路上行走 巡捕攔阻 叫他走便道 跟車的不遵 說話就翻了臉 么喇着趕車的 一齊動手打巡捕 打完之後 把車卸在馬路上頭 一定不走 爲是悞了差使 好來亂賴巡捕 警巡恭玉 見勢不妙 跑到跟車的眼頭 理 哀告求饒 連連的請安 只求套上車 情願派巡捕護送 由馬路上頭走 可以一直走到○頤和園

跟車的怒氣昂昂 說甚麼也不答應 已經稟報西局 下文還不知怎樣 按馬路章程 寫的明明白白 那 知一輛一出錯 鬧得巡捕全都迷了頭 當街當道 請安賠不是 真是給高警察的丟臉 官府的大車 既 是不叫攔阻 莫若都宣布明白 照著我們說的那宗辦法 准誰的大車走馬路 一條一條 都寫清楚 也 省得再叫巡捕丟人○二十四日早十點鐘 本館有人進城 走到西城公立第二學堂門前 遇見一項大轎 轎班車不走馬路 這位坐轎的大人 必是先有交派 實在的可敬 實在的可敬

跑馬廠有信成立○北京地方 養馬的很多 說到了跑馬 可是沒有定章 野蠻已極 喬盞臣想到這件事 仿照外國的辦法 要立一兩處跑馬廠 但是事情繁雜 一個人的精神 萬也辦不到 必須大家斟酌 自

譯學館法文教習柏良材君鑒 前次代自來函 那是聲明報上的是非 又足見貴國武官虛心 哩 原信登報 以表本館敬服的意思 昨接 叫把三

家店邊恩寺兩間真店登報 這可是貴武官 前

前次代自來函 那是聲明報上的是非 又足見貴國武官虛心 哩 原信登報 以表本館敬服的意思 昨接 叫把三

家店邊恩寺兩間真店登報 這可是貴武官 前

家店邊恩寺兩間真店登報 這可是貴武官 前

家店邊恩寺兩間真店登報 這可是貴武官 前

各省新聞

從發了這個議論 各處養馬的體面人 寫信去贊成 其中有好幾位是當道作官的 一件野蠻事 往好裡一改良 可就成了文明舉動 既可以練練身體 又可以學學騎技 這件樂事 千萬辦成了纔好 又一個學生吸大煙()本報說過學生吸大煙 外帶着不給錢 真是一件可恥的事 先以為就是這一回呢 各處細細打聽 吸大煙的學生 敢情是多得很 昨又聽朋友說 有一天在紙陸樓吃飯 見有一個學生 身穿白操衣 袖章黑三道 自稱是疆務學堂的學生 還同着一個人 吃完飯不走 叫夥計給預備煙具 把煙都過足了 倆人說笑着一同繞走

蝗 蟲(清江)今年開春以後 直到眼下 晴多雨少 清江浦左近地方 草地裏化牛蝗蟲 俗名叫就螞蚱 飛起來就是一大片 越撲越多 西南瀋湖灘陂河集一帶 田地中長的莊稼 被螞蚱喫了個乾乾淨淨 今年的秋收 斷沒有一分指望了

差役橫行(九江)德化縣差役 因有鄉下人告狀 勒索花費 鄉下人不給 如狼似虎的差役 那裏能容就把人家的衣裳撕破 拳打脚踢 致受重傷 鄉下人到縣衙 在大堂上擊鼓鳴冤 又被衆衙役拉扯出去 濮大令裝作不聽見 差人凶橫 到這步田地 本官簡直不管 毫無勢力的小民 還能不冤沉海底嗎 體恤監犯(湖北)漢陽縣衙門監獄 向例到日暮時候 就要點名上鎖 現因天氣過熱 由管監獄的家人 查明戴大令 說暑熱太盛 請從五月節起 到中秋節止 每晚改爲二更後收封 叫各犯人多涼快會子 不致於沾染瘟疫 當家人的 有這樣好心 實在難得

僧道的運動(湖北)省城有黃紙傳單 到處布散 說是從某日起 到某日止 家家門口 都該插上柳枝 按日燒香敬神 能免水火火災 如能請僧道念經 定保本地平安 你看他這種法子 大家快給他湊錢罷 大概是沒有絡兒了

妖言惑衆(湖北)現有外來的和尚 身穿白補衲衣 手舉一股香 在漢口街上 造謠言騙人錢財 說七個瘟神下降 有人給他二箇銀元 能免一家的災難 一般糊塗婦女 見了他很是相信 爭着去佈施香資 唉 可憐那些錢哪

家古... 寺... 這可是貴式官... 手... 三益估衣店... 手人馬子... 白

上諭 官門

五月二十六日禮部 太常寺 正紅旗值日 吏部引 見七十七名 禮部早遞萬壽禮節 召見軍機
 上諭禮部奏萬壽聖節禮儀一摺着在 仁壽殿行禮停止筵宴餘依議欽此

五月分選單〔主事〕禮部精膳司林棟福建甲〔道〕四川永寧劉學謙直隸甲〔知州〕貴州永甯陳慶慈湖北廩
 〔通判〕廣東嘉州蔣敦庸湖南監 安徽潁州陳啓秀山西舉 浙江嘉興劉華安徽人〔知縣〕廣東陸豐周
 秉道廣西甲 江西石城陳守謙浙江增 浙江長興丁惟晉山東拔 江西永豐李琦四川舉 浙江壽昌晉榮廂
 白舉 湖北通城胡文驤安徽監 江西永新江仁徵浙江甲 廣東乳源程蔭南湖北附 浙江泰順程濟瀛湖北
 監 四川黔江錢昌祚河南甲 湖北來鳳鄭應輝福建附〔布經〕廣東張如棟浙江監〔直州判〕直隸深州楊
 昇江蘇副〔縣丞〕江西德興齊語濬山東拔 浙江金華王之臣山西附〔同知司獄〕江蘇川沙廳游榮豐四
 川監〔典史〕雲南富民劉秉宜四川監 直隸平鄉李懋齡四川監

外城巡警總廳照會

爲照會事今有翠福小班妓女陳翠菱雙仙班妓女李雅仙二口先後來廳喊訴不願爲娼經本廳傳同訊問據供稱並
 有領家凌虐情形實在不願爲娼只求送所擇配等情茲將該妓女陳翠菱李雅仙二口並花名表一併送交 貴所希
 即將該妓女收所照章妥爲擇配可也須至照會者

南分廳勸諭淺說

馬路的兩邊 本要潔淨 所以本段馬路開工的時候 把你們都趕開了 並不是難爲你們 實實在在的有礙
 工程 又不合馬路的規矩 你們做小買賣的 也得知道這個道理纔好 誰知道你們太不遵守禁令 如今由
 大柵欄口起 至東西珠市口止 馬路中間 柵欄又要擺滿了 據我們想 你們不在這塊兒擺攤 也是一樣
 做買賣 何苦定要在這犯禁地方擺呢 我們今兒再勸勸你們 趕急挪到別處去 明天一早我們便來察 再
 要有不搬的 我們可就要重重的罰辦啦 你們千萬別當說著說呀

日本東京長谷川鑿井局

啓者本局自從光緒二十六年開創辦鑿井井門之業悉辦造以化學石井口堅固耐久
 定價格外公道在北京東單神樓羊肉胡同 本局主人謹啓

演說

◎ 立憲不損君權 ◎ [續昨]

日本內務省 聽見民間的信息 趕緊傳知警視總監 禁止演說 到了那天 警視廳先派了警察 在日比谷公園守門 人民陸續到了日比谷公園 警察攔着不讓進門 人民不答應 警察說奉內務省合警視廳的命令 不叫你們演說 人民大怒 說公園是我們大家出錢修的 不能攔著我們進去 內務省跟我們作反對 你們奉內務省的命令 你們如同內務省一樣 不叫我們進去 俗們就對敵對敵 說著就動手打警察 警察也不會還手 打倒了警察 這箇當口 人也陸續到齊 一同擁進公園 民黨大開演說 把人民分了三起 一起去燒巡查派出所 (就是巡捕處) 帶着與警察打仗 一起去燒內務省 一起去燒警視廳 分派好了 出了公園 與警察打架的這起人 不知那里來的木棍 合各樣家常家俱 (沒有手槍鐵器) 見了警察就打 日本警察章程 人民手無凶器 不敢拔刀 只好用手與人民對打 人民是多的 警察是少的 警察未免要與虧 這邊燒巡捕處的人 都把巡捕處的木房子 抬到寬敞地方去燒 恐怕連著民房 (文明) 打一陣燒一陣 大家回家喫飯 喫完飯出來 又打又燒 也不動氣 也不吶喊 (文明) 整整鬧了一天 警察也有受傷的 人民也有受傷的 內務省也燒了 警視廳也燒了 內務省看着不安 把此舉奏知天皇 天皇趕緊下了特別戒嚴令 (戒嚴令載在憲法 輕意不能發的) 天皇的戒嚴令一下來 真也靈驗 您猜怎麼著 打的也不打了 燒的也不燒了 一箇箇安安頓頓的回家 誰也不敢再對敵了 臨完的結局 雖然沒爭回了條約 雖然懲治了幾個爲首的 也沒有多大罪名 到底柱首相也辭了職 伊藤侯也離了國 (往朝鮮) 小村也走了一次 究竟民黨勝了政黨 日本政府 俯順民情 纔能有這個結局 因爲國家是人民集合成功的 日本打勝仗 也是國民出的死力 列位請看 日本這等大風潮 鬧了個天翻地覆 天皇的戒嚴命令一下 人人無不遵守 日本的君權是輕呢 還是重呀 內閣紛紛告退 在日本算是俯順民情 據中國作官的一想 噯呀 豈不

是與自己不合式嗎。中國向來稱為世界第一專制國。既稱專制。君權自然是重極了。各省的民人。抗捐罷市的案子。層層疊疊。凡鬧亂子的地方。就是○朝廷下一百回戒嚴令。也不中用。無非由著作官的性兒起初任意橫征暴斂。小民喫不下苦子去。輕者抗捐罷市。重者燒衙門殺官。作官的乘勢勦捕。指稱土匪。勦捕完了。又好升官發財。鬧得小民。跟○朝廷離了心。決不能尊重君權。所以說是假專制國。不但於○朝廷不利。並且不利於小民。惟有作官的得大便宜。請明白人想想能。是立憲國的君權重呀。是假專制國的君權重呀。〔已完〕

要 緊 新 聞

嚴禁洋商新設行棧○外務巡警兩部會商 京城地面 並非租界 向不准洋商開設行棧 前曾照會各公使 傳諭各洋商歇業（同華人觀面交易的買賣 祇有日本商）各公使不答應 因此中止 現又有一個辦法 以前所開的舖面 如無別情 暫准其照常生理 但從此以後 不准另外再添開 若再不遵 警部有阻止的權力 就要嚴行封禁 日前又行文知照 已經各公使承認

廷大臣被參○庫倫辦事大臣延錫之都統 因在庫倫地方 辦理商務各事 衆華商很不滿意 怨言極多 傳到京城裏來 現被御史奏參 奉○旨交察哈爾都統查辦

比商不允贖回電車○天津電車 有本地紳商 稟明袁宮保 請收回自辦 已登本報 目下比商沙多 不但嫌價目差的遠 又說開辦的日子淺 賠了許多款項 還沒見絲毫的利益 所以又不願贖了

添設憲政研究所○政府王大臣會議 政治館應辦的事情 編定政治全書 先立住憲政的根基 最關重要 打算在本館內 添設研究所一處 專預備講求憲政 以便斟酌舉辦

湖北又見風災○前見某報上 江蘇揚州地方 被了很大的風災 現接武昌來信說 荊州沙市地方 本是一處大口岸 人烟極稠密 初八日午後 狂風大起 比揚州的風災還利害 飛沙滾滾 遮住了太陽光 白天就得點燈 荊河內大小船隻 吹翻了不知多少 岸上房屋 倒塌的也不計其數 所傷人口 約計三

化此霜由化學煨煉 常 需治西時感 需治五勞 花此丹與衆 需能上咽 需治婦人 牛 需治男 十 治男婦 成 烟 小 神 丹 胃風痰內熱自 傷諸虛 不同 無 牛 候惡 參 脾 不 調 歸 以 散 老 幼 均 宜 此 丹 隨 才 携 帶 方 便 服 用 戒 烟

京
 大國藥號益號洋貨店
 西四牌樓拐角天香堂洋貨店
 東四牌樓六條胡同裕增公洋貨店
 煤市街南口外路北泉隆店
 琉璃廠西門寶香閣香貨店
 河南 保慶 天津 豐源 德盛
 豐源廣實通商書信號

百名上下 真是奇災

欽差因私債被控 欽差督辦土膏捐大臣柯侍郎 向在漢口地方 開設裕源長洋貨綢緞店 跟各錢莊素有來往 積欠阜昌隆等五家的款項 共計銀二萬二千餘兩 柯侍郎託商董金澤生 出來調停 硬要折扣成頭 歸還銀一萬零四百兩 作爲了事 阜昌隆等五家 因喫虧太多 不肯答應 後來各錢莊派人 到柯公館去要帳 全被戈什給趕了出來 不准進門 各錢莊會議 向來商家倒閉 欠下官款 往往查抄家產 變價歸公 柯侍郎二品大員 又是督辦土膏捐的欽差 竟辦這種不體面的事 借銀子不如數歸還 未免太不體統 五家聯名具呈 到總督衙門控告 請提來往票摺各憑據 發交商務局 跟柯大人當面核算 以便清結 不知張宮保怎樣批示 聽說錢莊又發傳單 大意要給認真辦 各幫商人 一面停止作買賣 一面派人進京 到都察院商部呈控 好保全商人的血本 按此事細細想去 頗有可疑 柯侍郎堂大員 斷不至有這樣作爲 其中許有別的原因 等訪明再登

工程師被害 上海某報說 本月十五日午後 有一名西人 是甯滬鐵路的工程師 在吳淞左近地方 被人殺害 由上海到吳淞的電線 因被大風吹壞 所有詳細情形 還知道不清

鐵路材料全歸漢陽承辦 督辦鐵路唐大臣 咨覆商部說 以後各路所用鐵軌鋼板 業已通飭各路總局一律遵照 統歸漢陽鐵廠承辦 不准再由別處購買 對

本京新聞

打的好疼 二十五日早七點鐘 慶王由 頤和園回府 走在德勝門大街 前面抬着一口棺材 相離官轎很遠 抬棺材的人 正要拐灣躲避 轎前打頂馬的包衣 不容躲避 回手就是兩馬棒 打的抬槓人 連聲直噁 這箇包衣 身穿灰布袍 青布官靴 不知是姓什麼 倚勢欺人 實在不該應 中國的百姓 太不值錢 同國人尙且如此 無怪外人要虐待了 這個打頂馬的人 還不如昨天說的轎班車 好大的官迷 有個江西人 跑到 頤和園 攔住徐大人的車 冒冒矢矢 遞了一個條陳 寫的糊裏糊塗 彷彿是痰迷 想著條陳國家大事 自己還要得一個大官 聽說他的意思 叫天下有銀子的人 全都拿了出來 交給 朝廷 一股腦子還了洋價 再由國家造鈔票 通國行使 自然就不至貧窮了 請大家想想

此人不是痰迷呀 不是痰迷呀 國家的銀行 果真能取大信 也未嘗辦不到 紙幣信行 金銀一定無用了 但凡傻子想出來的主意 當時很可笑 數十年數百年後 都變成很大的經濟 可惜 可惜 這個江西人 又想要作大官 不是痰迷 實是官迷

美術可惜○現在外城總廳 拏獲一名造假票子的人犯 審問他的口供 據說是不用戮記 用筆可以描寫 承審官叫他當面描寫 一忽兒的工夫 就描寫成了 拏過來一看 跟真的絲毫不差 可惜這樣的美術 落到犯了王法 推究起來 唉 總是國家沒有教化 很可愛的美術 做了這種沒出息的事 像這一類人 受點教育 何至於造假票子呢 可惜

形跡可疑○外城朱廳丞 每天辦完公事之後 時常出外考查地面情形 本月二十七日下午 廳丞步行到煤市街地方 看見一箇少年男子 身穿扎花衣服 沿著磨盤領兒 很有點形跡可疑 廳丞叫崗兵攔住他 送到廳裏審問 大約這類的人 一定是個遊手好閑 審問出什麼情形 訪明再登

逃犯被拿○內廳逃犯永珍 登過前報 看守的巡長等 全都開去了差使 限一月拿獲 限滿不獲 還有餘罪 到二十六日 就要限滿 巡查處巡警王某 費盡功夫 探明永珍下落 於二十五日那天 廳丞派警巡長捕十餘名 到朝陽門外亮馬廠地方 在永珍的家門外 冒雨守了半夜 夜間三點鐘 居然把他拿獲 二十六日押回送局 限期剛剛滿 你說巧不巧 諸位警巡長捕 人人能盡職 一定必要有獎勵

很可惜的好子弟○散學館的學生 雖是貧寒子弟居多 大概也都可以造就 頑固不化 的教書匠 抱定了老主義 但求背誦如流 懂講不懂 一概不問 發作起野蠻性來 就是一頓惡打 昨天有某小學堂的學生 走到炭兒胡同 經過青雲書屋門外 只聽屋內哭聲 動了野蠻刑法 打得一般很可愛的小學生 狼號鬼叫 就是應為背書不熟 請問老先生 把學生所背的書 叫你自己背一背 准能夠一字不錯嗎 如今廢了科舉 用不著默寫全題 但求講解明白 這書纔算是沒瞎念 歲數小的 字義不明 萬不可念深文理的書 再要不變通 私立的散館 終歸存不住了 爲束脩打算打算 也該應改改良罷

燕喜堂可危○二十四日晚九點鐘 燕喜堂後臺 糟朽坍塌 戲箱等物 全盤壓壞 幸而沒有傷人 看箱的人逃出來 嚇的要死 若是白天演戲 一定要傷人命 這類的事 警察也該應管 房屋危險 總得預先防備 後臺如此 前樓可知 若是將就著再唱戲 恐怕還不妥 土車不准倒土○衛生局的土車 總得大大的改良 破爛車板 一路走著一路洒 除去車夫夫役收了打扮

請

近數年來 紙煙捲的銷路極大 可是全由外國來的

幾股隨使每月按一分行息至一年算大帳時除去花費各股東按五成餘利均分願入股者請到公司閱看章程入股可也
桂月舫 楊月波 公啓

還是五城的舊樣子 這且不題 二十五那天 一點鐘的時候 有倒土車一大串(一串連着走 到了熱鬧地方 專自動橫 有硬交通)在慶隆大院經過 不准居民往車上倒土 因此大家爭論 看看要打起來了 勸架的人 圍了一大羣 很不像官事 打算除此弊 非有明白人壓車不可(切莫真坐在車上壓) 搶劫錢舖的現情○前天報上說 東交民巷大興錢舖被搶 由總巡宋古臣 帶領巡長巡捕多人 會同俄國兵往拿(本報誤為德國兵)當時拿獲一人 開鎗拒捕 華捕凶年 俄兵二人 都受鎗傷 松年送入法國醫院 俄兵送入俄國醫院 搶犯李姓 交內城總廳審辦 據稱是過路的人 見亂驚跑 並非搶犯 不知此話真假

各省新聞

商務不見起色(吉林)北路駐紮的俄兵 照約退到公主嶺 吉林行商的道路 業已通行 但因去年冬天存貨太多 買用的人少 商務銷場 至今還不見起色

英員游歷(奉天)太晤士報訪事員莫利孫 十八日游歷到奉天 拜會趙將軍 暢談了許久 並在府內留宴

應酬的極周到 原來次帥在京時候 跟莫君極有交情 莫君還要游歷安東大連等處 現在已起身 請

看看外國報館的訪事人 體面不體面呀 回看中國 唏

私開礦山(安徽)現有江君鏡仲 在貴池某山 開採煤礦 本地住戶 知道他是私挖 極力攔阻 江君到

礦務局請示 並求保護 奉批商人開礦 從前既沒有稟明領照 私自動工 本局不能保護 等札飭地方

官 查明了再說

皮革公司(湖北)漢口牛羊皮 是出口大宗貨物 本地民人 就知道用土法製造 不大合用 利權因此又

流到外洋 現有張開文 籌款項 創辦皮革公司 專用機器 裏造各種物件 已經租妥房屋 招工開辦

職官實在是幫匪(江蘇)前紀官強盜一段 銅元局委員洪某 被丹徒縣捕役指明 說他是盜犯洪三 拿解

進省 發交蘇州府審訊 業已問有頭緒 洪某又在撫院具稟 聲明他實在是無辜 請從寬釋放 以免拖

累 誤受冤枉 撫台批示 洪福清就是洪三 實係紅帮會匪頭目 並有殺人命案 既經審明 有憑有証 的正凶 應當靜候核辦 不必再朦混稟求

五月二十七日兵部 太僕寺 廂白旗值日無引 見 芬車 滿請安 陸潤庠請假十日 召見軍機 張亨嘉

京師督學局示

爲出示招考事照得案奉學部 奏設京師督學局督理京師學務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本局開辦伊始以爲普及教育莫急於推廣小學籌設小學莫先於儲備師範現經商承學部就國子監南學改設之第一師範學堂開辦初級師範簡易科添招學生分班肄業以備畢業後派充各學堂教員及管理員之選舉業年限因八旗高等學堂已設一年畢業師範生兩班此班學生定爲二年畢業一切課程均遵照 奏定初級師範學堂章程簡易科辦理合行出示招考爲此示仰各處有志學習師範各生一體週知迅即查照後開簡明規則先行赴八旗高等學堂報名限至六月二十日截止二十二日在國子監開場考試諸生務於是日早八點鐘到監點名無得自悞特示

計開簡明規則四條

- 一〔資格〕 不拘舉貢生監及旗民商各籍並省分但須年在二十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品行端謹文理優通身體健全不染嗜好者爲合格
- 二〔限制〕 凡已在官立各學堂及曾經稟准立案之公私各學堂肄業生均不得更名冒考如有願改習師範者須由本學堂保送方准與考違者查出即行扣除
- 三〔期限〕 自出示之日起至六月二十日止每日上午七點鐘至十一點鐘下午一點鐘至五點鐘均可隨時報名
- 四〔處所〕 暫假安定門內郎家胡同八旗高等學堂爲報名處

電 報

猶太人避難○路透電報說 俄國瓦爾索地力 民情擾亂 目下更不安靜 有猶太人四萬名 恐怕遇害 上禮拜四日 帶領老少婦女 都到別處去避難

法國之士的紀念○又說 法議院稟明政府 法國大文學家索羅君 身後所遺的物件 請挪進禮拜堂去 以便常常保存 作爲紀念 好叫後人瞻仰

遺失稟稿

今于二十二日晚轉運公司遺失稟稿一紙無誰何人拾得概作廢紙如有入送回西河沿路北中和棧謝費十吊

遺失者於五月二十二日在珠寶市錢市口一帶失遺天津匯豐銀行支北京匯豐銀行公法平足銀二千兩洋一

胞好
煙

演說

◎變法不必說維新守舊◎

自甲午庚子之後 中國講維新變法 立刻就興出兩個名詞來 一是維新 一是守舊 維新的人爲新黨 守舊的人爲舊黨 黨派一分 毛病可就越出越多了 在守舊的這邊說 一切的新學新理新鮮法子 耳不願聞 目不願見 老守著前幾百年的舊法子 才可他的心 在維新的這邊說 所有中國一切的舊倫理 舊道德 舊風俗 舊習慣 無論好歹 都不合心 恨不能一時全都拋棄了 才算合了心意 其實天下的事 無所謂維新 也無所謂守舊 只要心裏能夠融化變通 守舊即是維新 維新即是守舊 按著中國變法 也不是把先前的好法子 全都不要 通國上下 都變成大西洋的皮毛 就算是維了新啦嗎 中國的舊法子 雖然不如各國好 但是各國有各國的風俗習慣 中國有中國的國粹 (可不是辮子) 可廢的自然不少 也有可以改良的 也有可以保存的 說一個淺比方 西洋人天天吃麪包 喝咖啡牛奶 日本女人不穿褲子 難道說我們也跟着學嗎 日本當初變法 也打算把本國的舊事都去吊 後來有人出頭 倡出議論 一半用歐化主義 (就是學歐洲人) 一半用保存國粹主義 (留著舊風俗) 除了軍事 合外國傳來的聲光化電各種新理之外 沒有不與本國舊俗參酌的 日本之強 實在是這個原故 我們中國 要打算變法自強 也得學學日本的意思 採取各國所長 與我們相宜的事 參酌本國的情形 然後纔可以行的通 本國舊有的好法子 至今大半成了具文 也可以從新復復舊 兩下裡一參酌 自然有利無弊 甚麼叫維新 那叫守舊 這兩個名詞大可以不要他 去了這兩個名詞 自然少生好些個閒氣

要緊新聞

肅王遞封奏○肅王回京後 呈遞封奏一件 條陳蒙古各事 請開墾蒙古荒地 招募蒙兵 認真訓練 振興蒙古學校 這三件事最要緊 萬不可緩 其餘舉辦各項新政 要等蒙地開荒後 纔有籌款的來源 擢子

運到 北京批發處在前門外施家胡同受記
G13 上海二星紙煙華商有限公司啓

有好幾千字 全是親自繕寫 不用隨員經手 可見肅王辦事 處處肯認真

英國要開賽會○英國德博林 明年要舉行賽會 商部繕出章程 咨行南北洋 出告不曉諭紳商 如未有願

意入會的 稟明官場 趕緊回電

大操行軍的傳聞○練兵處王大臣議商 本年秋天 在河南地方 舉行大操 所有會操的各軍 一律步行前

往 不准由火車裝載

督撫兼銜○政府會議 各省將軍督撫 一概加參預政務大臣的兼銜 以便會議一切要政

飭繪西藏全圖○外務部電知駐藏大臣 西藏連界地方 哲孟雄 廓爾喀等處 關係要緊 應派員測繪全圖

咨送到部 預備考查

查看各省商務○商部尙書振貝子 打算親到各省 查看商務情形 大約等秋涼以後 就要起身出京

戶部銀行要出鈔票○北京戶部銀行 打算發行銀元鈔票 現已刷印好了 就要發出行使 由一元直到百元

零整數目都有 這比錢舖的票子 可靠的住了 大槩准可以通行

洛潼鐵路決計自辦○洛陽到潼關的鐵路 前已聲明 由國家籌款開辦 不准銀公司干預 後來因經費不足

又有暫借洋款的話 河南紳士鄭福門侍御 因搭入洋股 利少害多 決計由本省籌款 總要辦成 免

的跟外人混攪 會同顧漁溪京卿 寫信給各省官場同鄉 請大家多多入股 這條路線 只有三百里長

用款不多 很不必借外人的力量

俄國撤滿洲兵隊○俄國在東三省所駐兵隊 近來撤的極快 吉林地方 現已一律撤淨 只有東清鐵路的守

備兵 照舊駐紮 其餘都退到哈爾濱去了 目下哈爾濱齊齊哈爾兩處 約計還有俄軍二十餘萬 不久也

就要撤退

和蘭優待中國紳商○駐京和蘭公使 照會外務部 說接和蘭政府來電 因中國正在振興商務 出洋考察的

官紳 接連不斷 以後如有人赴南洋游歷 到和蘭所屬瓜哇各島 和蘭政府 已商准了和華輪船公司

每人贈送船票一張 由上海到香港 搭坐頭等座 不收船價 將來回國 就趁公司船回華 也不必出費

請咨照商部 並通知各省 一律出告示曉諭

紀稅務處辦事人員○東城西堂子胡同 設立稅務處 會紀前報 聽說辦事各員 有戶部傳蘭泰 曾習經

化此霜由化學製煉 常 治治西時感 備治五勞 花此丹與衆 備能上咽 參 治治婦人 牛 治治男 十 治男婦 此丹隨身攜帶方便 治治男 十 治男婦 此丹隨身攜帶方便 治治男 十 治男婦 此丹隨身攜帶方便

京 處 大德隆號洋貨店 山西牌樓拐角天香堂洋貨店 東門外六條胡同裕和洋貨店 河南 保府 天津 曹會慶寶號青書樓

大德隆號街義和荷苞店 煤市街南口外路北泉盛店 寶源號西門寶香閣香貨店

宋警徵 曹葆詢諸位 二十四日都到差辦事

山西畢業生覆試○山西恩撫台 咨送晉省大學堂西齊畢業生 已經學部考試 請給舉人出身的五十三名 有不合格的兩名 咨回本省補習

蔡御史條陳官缺○蔡御史金臺 因京外各官 界限太嚴 滿漢各缺 不能一律升轉 更顯然分出高下 奏請整頓吏政 內外可以對調 滿漢缺不必再分 其餘還有許多條 訪明再登

本京新聞

禮尙往來○澤尙李三大臣 到法國考查政治 曾經遞過國書 法總統十分感謝 駐京法使巴大臣 奉到本

國大總統國書 答謝中國○大皇帝 巴大臣親自奉交慶土 請外部代遞 禮尙往來 也是一件應有的事

賑恤所改良○梁家園賑恤所 改為教養第二局 委員王君光祖 很有熱心 立了一處閱報社 還要請人演

說 以便開通貧民的思想 原來賑恤所理 本有一處義學 不過念念三百千 毫無益處 王君不辭勞苦

先由衛生下手 把局裏打算潔淨 大加整頓 每日自己盡一點鐘的義務 教導一般窮苦人 識字 學

算 還要添聘操功課 從此一改良 黑暗變為光明 真是貧民的幸福了

提倡街巷自治○昨天市政公議 本主人到場 朱廳丞發問 各街巷污穢不治 專等着官力辦理 一時萬不

能普及 總要有人出頭 擔任自治 作個榜樣纔好 勸我們當一個提倡人 這是一件實在公益事 我便

應允下來 打算修理五道廟這條街 一面約隣居會商 一面籌畫經費 連點燈帶用水 都可以歸在一起

大家商妥 就要呈報總分各廳 趕緊修理

土車快要改良○昨天報上說 土車不倒土 當晚接衛生局的信 說現在創除積土 另有一隊土車 專運陳

年積土 載滿了往城外去倒 不便再拉運新土 現在拉新土的車 祇有四十輛 挨戶掃除 不與拉陳土

的車相干 至於土車的敗壞 相沿租賃 實在沒有合式的好車 正在想法子改良 仿照天津土車的樣子

製造 不久就可以更換了

唆父毆母○朝陽門內地藏菴廟內 有個利源長鐘表舖 舖長陳克寬 平日忤逆不孝 專會調唆他父親打他

媽 他媽要得罪了他媳婦 就弄點酒把父親灌醉 好教他媽挨打 給他媳婦出氣 前些日子 在背地理

又咕唧他父親 父親真聽話 順手抄起個板橙來 照著他媽耳子就一下 打得暈倒在地 半天纔甦醒過來 長血直流 跑到鋪子裡躲躲 他連拉帶扯 給推了出去 他還說呢 河也沒有蓋 井也沒有蓋 你不會去尋死嗎 他媽大哭一場 投奔一處親家躲避 母舅張鱗聽見說 趕緊找他母親的下落 他說我舅舅姓王 你不是我舅舅 你是那裡來的匪徒 到我家冒充舅舅 你再要不出去 我把你交巡捕 東分局的老爺玉子秀 和提督衙門的問官斌老爺姓老龜 都跟我吃喝不分的交情 你要再說是我舅舅 叫你吃不了兜著走 這幾句話 差一點沒把他舅舅氣死 民無教化 真是不如禽獸

好戲可聽○中國人最迷信關帝 前天報上已說過 他老人家的為人 人人當學 誰知道相沿已久 就生出許多怪事來 以為給他老人家燒香 就能夠升官發財 你看傻的有多們可憐 從先運官場 都禁止演唱關帝戲(這個原由 並不是迷信 當年天和館賣戲 程長庚演戰長沙 都老爺要座兒 沒有開地方 應酬的不好 因此大怒 不准再唱關帝戲) 既要叫人學他 就不應該禁止 玉成班約來的三麻子 專演唱關帝戲 總說並不禁止 看起來中國的前途 實在有了指望了 凡開通風氣 演戲的功效最大 感動多數人 非此不可

要排戲總得有學問○改良戲曲的事 梨園中人 已經做到 但有一層難處 非從根子上做起不行 是甚麼難處呢 演唱戲文 若是沒有點理想 總不能十分得神 理想都從學問得來 那可不是一說就成功的 今有樂善會的李毓臣 立了一個志願 要在城外地方 租賃一處房子 招收幼年聰穎子弟 先教他們普通知識 於衛生修身兩門 格外認真 一面排演著新戲 若自姿質最好的 便可教他學高等事業 不願演戲 亦無不可 從中挑選出一班子弟來 叫他從學問中排出各樣新戲 尋常俗套 一概不教 三五年後 必可自立一部 民情風俗 不難由此改良 這真是大有關係的事

臺基宜禁○自衛生局出告示 限暗娼遷移界內 改爲四等下處 違示遷移的 並無幾家 此等暗娼 藏垢納污 已經不易稽查 更有一種敗壞風俗的事 南省叫作臺基 北京名爲轉富局 良家婦女 被誘失節的 不知凡幾 請衛生局查一查纔好

聲明前報○前報登蔡錫全一節 此人並不在東局當差 特此聲明

各省新聞

發明機器(直隸) 正定府某縣 有個生員靳葭村 平日教讀爲生 自從看了幾種新書 書也不教了 專意

清 數年來 紙煙捲的銷路極大 可是全出外國

研究空氣學 發明一種救火的水龍 與外洋造的一樣 近來又發明一種壓棉機 還有紡線機 用著很靈便 可見中國人不比那一個笨 只要用心研究 沒有不成功的

滇越鐵路招工(四川) 滇越鐵路 已經修到祿豐 原有的工人 實在不够用 駐滇法領事 會同總公司 照會錫制軍 請在川南一帶招工 每人每天 給工價銀二毛半 由叙州府劉太守 招募一個多月 並沒人去 現到重慶府城 出示招募去了

製造玻璃(四川) 川西一帶 向來沒人製造玻璃 去年成都勸工局 仿辦了一回 也沒能推廣 現又有一位王君 自籌資本製造 一切規模 仿照西式

鐵路督辦被控(安徽) 蕪湖保榮會 陶君玉堂等二十四人 到蕪湖縣衙門 控告鐵路督辦 說硬把他祖坟掘挖 沈大令叫他們遞了稟帖再查

輪船販私鹽被罰(安徽) 招商局飛鯨輪船 由天津放空 到蕪湖裝載軍米 蕪關杆子手 在輪船艙內 查出私鹽二千零七十二包 淨重八千餘斤 把私鹽全數扣下 變價充公 稅務司的意思 還要叫船主認罰 罰銀五百兩 纔算了事

專 件

市政公議會議定營業執照繳費新章

- 一 本執照照費係會同議董公議數目的中辦理祇以各業成本虛實易於調查為宗旨
- 一 每成本百兩繳照費二錢其餘以本遞增
- 一 呈報成本請領執照須先期繳清照費方能給照開張
- 一 凡呈報開市無論何項營業必須有資本相當之舖保方給執照
- 一 執照祇憑本東呈報成本之數目填寫如呈報成本數目與本舖門面貨物大相懸殊者經本廳查實分別議罰
- 一 未領執照私自開張者查出從重議罰
- 一 更動股東不改字號另加某記者須報明領照照新章納費
- 一 領取執照後如有私攙洋股或懸掛洋旗者查出將該舖封閉仍酌量議罰
- 一 領取執照後如警廳有臨時發令禁止之事該舖不遵守者將原照調回暫行停止營業俟改正後仍將原照發還免繳照費

諭旨

五月二十八日刑部 都察院 大理寺 廂紅旗值日無引 見 秀吉假滿請 安 興伯假十日 陳兆文請
 賜十日 保浚知府許鄧起樞等謝 恩 呂見軍機 壽者

旨翰林院撰文一缺著汪鳳藻李傳元補授保送分發知府翰林院編修許鄧起樞陸懋勳周渤俱著以知府分發省分
 補用保送知縣盛京裁缺刑部筆帖式春德工部筆帖式午亭俱著以知縣用保舉江蘇補用知州洪鼎葵
 直隸補用知縣孫敬先江蘇補用知縣施維明山東補用知縣宋世男李汝松山西補用知縣鄭寶書廣東補用知縣
 向傳幹雲南補用知縣鄧時霖分省補用知縣倭什本俱著照例用開復前山東補用知府彭履謙著准其開復原官
 原銜仍發原省照例用分發安徽試用知縣梁濟張漢騫劉瑞濤胡壬杰何允恕山東試用知縣胡智功王蓋臣陳炳
 綸李明善方家鈺吳天錫山西試用知縣鄭景賢陳鍾岳陳開榮陝西試用知縣林超章林喬初福建試用知縣洪維
 岳浙江試用知縣謝儒賢江西試用知縣許自輿傅佐清殷觀儀興培湖北試用知縣洪錫澤鄭業植方統澣葛鼎銓
 湖南試用知縣濟溥饒廣裕四川試用知縣林獻英胡桂珍張樹蘭廖鴻熙廣東試用知縣帥燿衢貴州試用知縣全
 勳山東補用鹽大使蔭浙江補用鹽大使志魁山東試用鹽大使張有綸福建試用鹽大使彭瑞俱著照例發往吏
 部文選司郎中員缺著孫培元補授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員缺著李紹烈補授擬補吏部主事黃允中著准其補授欽
 此

外城巡警總廳批

前據商人楊世榮稟請在濟良所領取東馮氏為妻一節當經本廳批示並照會濟良所查明去後茲據濟良所紳士袁
 鑑等稟稱楊世榮確係有生業之人疎馮氏亦情願相從以妻並帶領該商枝全家一同面商彼此毫無勉強等情所請
 應即照准仰該所照章取給楊世榮願書存案此批

外城巡警西分廳示

為榜示事照得本分廳於本月二十五日考試演說員所收試卷佳者甚多惟命題演說多未合格茲經本分廳台較其
 及格者取定正取六名備取八名不能演說而文理甚優者記名書記生三名所有正取六名於六月初一日午時來廳
 茶會其備取及記名書記生聽候示傳即該理台通知計開 正取六名 恩霖 榮譜 朱獻臣 解煉 雷啓
 慶 沈寶善 備取八名 廖平 承帶 魏燠 陳世杰 李翰象 馬貫甲 承順 常佑 記名書記生三名
 賀壽衡 富慶緒 許械

民義務戲會廣告

本會因公立培養小學經費不支請票演戲蒙 那中堂批准援照助學會辦專賣女客本會概不
 錢特請花市萬德成銀號經理由本會於十八日起在四合號賣票先此廣告

